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孫曉 主編

十

傳

[四]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社

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十

傳〔四〕

孫曉 主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社

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

高麗史一百二十五

列傳卷第三十八

姦臣一

世未嘗無姦臣也，惟人主明以照之，而馭之得其道，故不得騁其術。苟人主一陷其術，則鮮不至於危亡。高麗自仁宗以後，姦臣相繼而出，竊弄權柄，蠹民敗國，其事皆足以爲後世戒，作《姦臣傳》。

文公仁

文公仁，初名公美，南平縣人。父翼，官至散騎常侍。公仁雅麗柔曼，侍中崔思諏以女妻之。中第，直史館。家世單寒，以連姻貴族，恣爲豪奢。嘗以戶部員外郎奉使如遼，私贈儐者白銅螺鈿器及書、畫、屏、扇等奇玩。自是，遼人每於行李，必援公仁，徵索無厭，遂爲鉅弊。轉樞密院右副承宣，副王字之使

宋。字之亦富奢，二人誇飭詡粧，務相繁縟。仁宗初，拜樞密院副使，與韓安仁爲李資謙所忌，流于忠州，語在《安仁傳》。資謙敗，召還，歷禮吏部尚書，累進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西京僧妙清與白壽翰唱妖言，鄭知常等交譽，公仁亦和之。及妙清叛，壽翰子清自西京齎親舊招壽翰書來，壽翰奏之。王以書示公仁，公仁曰："是事可疑，難究真僞，姑闕之。"西人斬妙清，遣尹瞻請降。元帥金富軾移書兩府曰："宜厚對瞻，以開自新之路。"公仁不聽，奏下瞻獄，困辱之。由是，西人復叛，至踰年乃克。諫官彈奏："公仁薦用妙清，以至誤國，流毒生靈。"左遷守太尉、判國子監事，卒謚忠懿。

朴昇中

朴昇中，字子千，羅州務安縣人。曾祖暹，事顯宗，爲南幸扈從功臣。昇中好學，善屬文。登第，補常安府錄事，轉中書注書。睿宗朝，除翰林侍讀學士，與李載、朴景綽、金黄元、崔璿、李德羽等，爲詳定官，定禮儀。遷國子祭酒、翰林學士、左諫議大夫。坐譏清讌閣侍臣，語侵王，左遷判將作監。後復爲翰林學士、知禮部事。一日，藏經行香，與洪瓘、李璹綴侍臣班，笑語聲徹王所，爲臺官所劾免。尋授翰林學士承旨。是時久旱，王御清讌閣，命昇中講《洪範》。其日偶大雨，或有以爲講經之效者。

仁宗即位，拜樞密院使。李資謙當國用事，勢傾朝野。昇中與許載、崔湜朋附。王嘗遣昇中于資謙第賜詔，令釋衰赴朝，資謙表請終制。昇中欲媚資謙意，上劄子曰："臣伏蒙宣差，至太師私第傳詔。近淫雨過旬不霽，以行禮爲慮。及其日禺中，陰雲忽卷，天日清明，傳宣拜詔，並無失儀，而觀者無不嗟異。苟非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，則孰能如此乎？臣始至其第，太師縞冠，出迎詔輿，瞻望其顏，頗有慼慘之色。初，太師丁憂，卒哭祭畢，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，然後行之，爰命有司稽古制以聞。有司謂：'尊卑異序，禮亦從宜。太師爲王室尊行，宜據諸侯既葬除服之制，從吉視事。'而太師抗表辭免，至于三四，非知人即哲、大孝慕親，則又孰能如此乎？願陛下以所賜詔札及太師所上表章，宜付史館，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意、大臣至誠行孝之節，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。"從之。

又奏加資謙中書令，封朝鮮國公。又請依王太子禮數立府，置寮屬。遂令中外進獻方物。時又追封資謙祖考，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崇，焚黄日賜教坊樂。又令禮司定資謙生日號，禮司不從。昇中自號爲"仁壽節"，其諛佞無恥類此。驟陞參知政事，進守太尉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資謙敗，諫官論奏，流于蔚珍。後以昇中仕累代，有文名，量移務安縣。卒，許歸葬。子深造、深道、深逢、深通。

深造屬内侍。資謙之亂，自宫溷中出，衣上矢汁淋漓，徑至資謙第，告宫中事狀，資謙贈衣冠勞慰之。

有司論以謀叛，長流東鄙。深道從父，死貶所。

崔弘宰

崔弘宰，字令如，稷山縣人。本將家子，少尚氣，喜馳騁，蔭補閤門祇候。睿宗朝，從尹瓘伐東女真，頗有功。累歷清要，出爲西北面兵馬使。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州，又築義州城，以功拜同知樞密院事。仁宗初，參知政事，黨附李資謙，構韓安仁殺之，語在《安仁傳》。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善射御，屢從軍。及貴顯，擅威福，衆心慴服，權勢日熾。資謙自知爲人所惡，常畏人圖己，頗疑弘宰。有武人權因者，知其意，語資謙曰："弘宰與將軍鄭旌叔、李神義陰謀，將不利於公。"資謙以問拓俊京。俊京言："弘宰爲人難測，不可保其不然。"資謙乃密奏，流昇州緌地島。又流其子翔、温、端、僧道休于遠地。及資謙敗，凡爲資謙所斥者，悉召還。弘宰以殺安仁，爲諫官所論駁，最後召。拜平章事、判吏兵部事，賜佐理功臣號。自言"竄逐家産蕩盡"，乃納貨賣官。諫官崔惟清等上疏以爲"貪邪在位，亂法蠹國，遂致旱蝗之災。宜加貶黜，以答天戒"。乃左遷守司空、右僕射。未幾，復拜平章事致仕，卒謚襄肅。

崔褒偁

崔褒偁，毅宗初爲御史雜端，累歷直門下省、尚

書右丞、殿中監，拜右承宣，轉同知樞密院事，遷左散騎常侍，尋知樞密院事、判三司事。性强狠貪墨，既掌樞要，勢傾中外，有不附己者，必中傷之。子壻連結勢家，無所顧忌。左正言文克謙上疏，極言請罷黜，不聽。官至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守太保、判尚書吏部事。以病致仕，遇害於鄭仲夫之亂。時有吴中正者，起吏胥，累補外寄。爲人嚴酷，不恤孤窮，要結貴近，能爲禍福。但以言貌備歷要途，與褎偁同爲省郎，脂韋依阿，恩讎必報，人皆側目。及褎偁秉政，薦爲御史中丞，視事一日而死。

朴暄

朴暄，初名文秀，公州人也。中第，爲崔怡家臣。機警善辭辨，屢中怡意，遂見寵任。不數年，歷揚華要，入政房，與金敞、宋國瞻齊名，頗作威福，勢傾朝野。嘗爲史館修撰，虛誇怡功業，編至五六卷，獻于怡，官累刑部尚書。論崔沆事，流黑山島。後怡以無可與議者，召暄還，未至而怡死。沆遣人投海中。暄嘗獻議建新興倉備凶荒，民賴以活，爲之語曰："微朴公，吾其死矣。"

宋玢

宋玢，礪良縣人，中贊致仕貞烈公松禮之子。松

禮之誅林惟茂，玢爲衛士長，與有功，官累尚書左丞。忠烈五年，拜知申事。時權貴受賜牌，多占畿縣田，玢田居多。都兵馬使建議，不論賜牌，並量給職田，王許之。尋聽玢等請命，賜田在京畿八縣者，勿並充給。進同知密直，累轉知都僉議。哈丹之入寇，王避于江華，命玢留守王京。玢逃奔江華。十七年，元授宣武將軍、鎮邊萬戶，賜金牌，出爲慶尚道都指揮使，務聚斂，大興功役。又令邊卒運米，與女真互市，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。尋起爲贊成事。時選處女，禁昏嫁，玢犯禁，流海島。後復拜贊成，進中贊。俄改知都僉議，乞退。

二十六年，拜右中贊，賜推誠贊化安社功臣號，又賜几杖。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玢，告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曰："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玢，玢曰：'薛比思。'此華言報喜之辭。玢何人，敢如是耶？我與金深、金延壽共聞，不敢不告。"闊里吉思囚玢、庇、深、延壽、漢烈、鄭真、李安雨等于行省獄，令對辨。又囚玢子右副承旨璘、郎將琜、將軍瑞、姪左副承旨邦英、將軍臣旦于巡馬所。尋釋庇、深、延壽、真、漢烈、安雨等。吉思專權黷貨，好惡不公，自宰輔以下，稍忤意，不問曲直，或杖或囚，人無不行賂。元遣塔察兒、王泰亨等來，與王鞫玢于行省，漢烈服其誣。二十八年，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，賜爵樂浪公。

玢謀欲廢忠宣，改嫁公主，恐事不濟，以帝乳母子爲季女壻。壻送錢享王，宰樞俱會。琜行酒，中贊

洪子藩辭以醉不飲。琇出不遜語，子藩恚，遂出。琇厲聲曰："復相子藩，豈帝所知乎？"宰相白王，囚之。子藩怒，數日不視事。初，子藩免，玢代爲首相，將遣使外郡，求子藩過失，子藩知而沮之，由是二人不相能。三十三年，忠宣在元，誅璘、邦英、王惟紹等，遣金文衍囚玢等三十六人，籍其家，流之。以玢寄書于璘，勸成姦計也，語在邦英、惟紹傳。忠肅五年卒。謚良毅。子瑨、璘、琇、瑞。

瑨，官至右副承旨，有寵於忠烈，居中用事，時人目之。璘，知申事。瑞，都僉議政丞。

王惟紹

王惟紹，父昖，官至贊成事。惟紹，忠烈朝補郎將，以弓箭陪如元。惟紹妻，上將軍宋琰女也，貌美。惟紹以禿魯花入元，宦官金吕私之，遂密納于内，吕由是得幸。惟紹累遷密直副使、左常侍。三十一年，知都僉議司事，尋加贊成事。

初，王復位，忠宣以前王在元，至是，王如元，惟紹及高世、金文衍、宋邦英、宋璘、韓慎、李伯超、吴演、秦良弼等從行。明年，王寓前王邸，左右聲言："王欲與前王俱東還。"惟紹、邦英、慎、璘使其黨宋均、金忠義白王曰："前王不自安而怨殿下者有年，殿下雖慈愛，適足賈禍耳，且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？"

時寶塔公主失愛於前王，徙居祇候司。一日，王

欲更衣出，仆地折齒，數日不能食。惟紹等因勸王移寓公主所，自謂得計，托乳媪及宦者李福壽，譖前王於皇后。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、平章八都馬辛曰：“前王素失子道，又不與公主諧，故我王疾之，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琠爲後者非一日。前王誠宜悔過自新，以供子職。昨我王舍於其邸，不謹奉侍，至使折齒，我王欲勿怒，得乎？曩前王願爲僧，省官不許，今聽其祝髮，令琠繼尚公主，可副我王之志。”阿忽台、八馬辛許之。惟紹等見右丞相答刺罕，以王言譖前王。答刺罕曰：“益知禮普化王，世祖之甥，寶塔公主亦宗室女也，廢嫡改嫁，於理安乎！”惟紹復譖，如告阿忽台。答刺罕曰：“瑞興侯亦王之子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曰：“誰出？”惟紹不能對，退問崔有渰。有渰曰：“子亦宗姓，宜自知之。”惟紹等謀既洩，洪子藩等五人詣中書，言“惟紹等離間王父子，逆理亂常，罪莫甚焉”。省官召王父子面詰，已執囚惟紹等四人。未幾，世、文衍、良弼白王曰：“臣等負羈從之，爲日已久，無所報效，但願奉殿下東出齊化門。”王曰：“我聞前王遣人涯頭驛，要我度河而沉之，吾雖老，獨不畏死耶？”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，極論惟紹等罪，且請奉王還。省官奏，於是設宴餞王，又累進驛騎趣行。王無以爲計，乃飲藥發痢，自夏至秋不起，潛遣人詣行在，請與公主俱還。阿忽台以奏，皇后曰：“翁與婦偕行，可乎？如不得已，我且還都，備儀以送，亦未晚也。”公主聞惟紹等被囚，怒甚，召文衍杖之。又使

人守門，禁出入王所告狀者，諸從臣皆離散。又明年，前王奉太子旨，捕惟紹及其黨，囚於邸。有崔涓者，匿公主所，李成柱直入卧内，於櫝中得之。於是，前王遷王于慶壽寺。自後，王拱手，國政歸於前王，乃以從臣權漢功、崔實主銓選。王所任使者，悉斥罷，以其所親信者代之，除授皆出於請謁，漢功等齎批判啓，王行印而已。遂遣文衍于本國，逮捕惟紹之黨，及其有宿憾者宋玢等三十六人，籍其家，流之，其餘或杖或流者數十人。

先是，惟紹等賂内竪金洪守、崔涓妻仁明殿婢權舍，謀進毒前王。洪守以毒授舍，舍又與侍婢無老之謀，而未得進。有勸前王幸無老之者，既幸，而無老之以情告，遂執舍，搜得懷中毒藥，令無老之告省官。省官欲下舍等宗正府究問，難其事而寢，乃斬洪守、舍。裴賫者，善蒙語，性狂縱，數與宰相柳庇言不遜。惟紹之被執也，左右並收賫。前王曰："惟紹等之譖我，正由此人之喙我，必殺之。"使人急榜掠，賫以蒙語乞哀，前王謂左右曰："此人善譯。"遂宥之。斬惟紹、邦英、慎、璘、均、忠義、涓於文明門外，籍其家，父子兄弟皆没爲奴，慎子用盃等三人充驛戶。又承旨吴演嘗黨惟紹，及惟紹誅，著道士服亡匿。前王獲之，囚於邸，欲殺之，演念佛經甚勤，哀之，乃流于島。

宋邦英

宋邦英，上將軍琰之子，忠烈朝累官至左副承旨，進密直副使。初，忠宣以前王在元，王用洪子藩言，請還前王。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，素惡前王。璘勸王如元，沮前王還國，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琠，王從之。行至西京，帝不許入朝，乃還。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、翰林學士王約來，執璘囚行省獄，數之曰："汝勸王朝覲，擾百姓，一也。汝父玢曾禁錮，帝之所知，乃敢詐冒，濫受朝命，二也。"因謂王曰："人有疾，得藥必愈，今我之來，誠王良藥也。"遂與王至壽康宮。入香閣，謂宰相金延壽曰："聞有倖臣金元桂者，誰耶?"時元桂在王側，跪見。塔察兒曰："入國境，有告云元桂奪人已媒之妻，又奪軍官虎符以與妻之兄弟。"遂流元桂而釋璘。

邦英及璘嘗説王作畏兀兒字書獻帝，沮前王還國。用金寶以印白紙十二幅授宋均，托入朝至京師，凡可以沮毁前王者，作書獻帝。會帝不許入朝，均計不得行，藏其紙于宦者李福壽家而還。後郎將李承雨齎其紙東還，會塔察兒歸，道遇，取之，與承雨二幅曰："持此示汝國宰相。"乃以餘紙上中書省，具言均謀，曰："吴祁、石天補外，亦有如此行詐者乎?"承雨還以告。宰樞白王，囚均于巡軍。尋命釋之，宰樞不肯。王使衛士召均至宮門，乃釋。未幾，帝遣兵部尚書伯

伯、劉學士來。王迎入行省，伯伯傳聖旨，問曰："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？"曰："不知。"伯伯顧屬宰相爲證，令具書王言爲咨文。遂問均曰："汝用紙十二幅，欲爲何等事？"均曰："王使均請入覲，惟此一事耳。"又問："誰書畏兀字？"曰："護軍田惠。"以問惠，惠不敢隱。伯伯乃曰："中書省欲奏請還前王，表中有畏兀字書，無押無印。省官疑之，不奏。"

王還宮，邦英、璘等入，説王遣承旨金子興，齎畏兀字書草示使臣，語之曰："我倉卒承問，輒以不知對。今得此書箱篋中，實我所知，但忘之耳。"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，遣其黨韓慎偕往。伯伯怒問子興曰："王授汝書草時，誰在王側？"曰："邦英、璘、慎在左右。"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爲契。又問宰相等曰："王嘗於行省，與吾有言，聞乎？"曰："然。"伯伯又書爲契。乃與王鞫邦英等于行省。王出言若將救者，伯伯曰："有姦如此，不治，後將益甚。"遂出畏兀書草，問璘曰："書此者誰？"曰："邦英。"鞫邦英，不承，被縛乃服。均，本合德官奴，屬内僚，官至護軍，得幸於王。嘗與石胄争寵，胄譖之，還本役。乃剃髮亡入元，投福壽。福壽白王，復其職。惠，其先入居遼陽，依内僚石天卿，起家至護軍，喜生事誤國。

伯伯將還，百官與書曰："邦英等志在患失，欺罔君父，無臣子之義。請歸奏天子，正其罪，使前王及公主東還，國人之望也。"於是，伯伯、劉學士乃與王

議，令大護軍夜先旦、中郎將金章，押邦英、璘等送于元。時帝寢疾，政在中宫，福壽得幸用事，與帝乳媼爲之營救。邦英等得免，與福壽弟上護軍李宏還。時韓希愈、崔崇、吴演等入内議事，號曰“别廳”，邦英、璘亦與焉。三十年，同知密直。明年，又知密直。王如元，邦英、璘等欲從行。曹頔白王曰：“二人得罪上國，不宜扈駕。必欲嬖二人者，請入奏召之。”邦英等謂頔曰：“王不許從行，豈有沮之者耶?”頔曰：“我實沮之。”邦英等至義州，固請。頔白王曰：“二人遠來，難遣還，可異路而行。”王許之。至京師，伏誅，語在《王惟紹傳》。蔡宗璘者，與璘有姻好，亦見逮，會赦得免。

吴潛　石胄

吴潛，初名祁，同福縣人。父璿，官至贊成事。潛，忠烈朝登第，累官至承旨。王狎昵群小，好宴樂，潛與金元祥、内僚石天補、天卿等爲嬖倖，務以聲色容悦。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，分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，又選京都巫及官婢善歌舞者，籍置宫中。衣羅綺，戴馬尾笠，别作一隊，稱男粧。教以新聲，其詞云：“三藏寺裏點燈去，有社主兮執吾手。儻此言兮出寺外，謂上座兮是汝語。”又云：“有蛇含龍尾，聞過大山岑。萬人各一語，斛酌在兩心。”高低緩急，皆中節簇。王之幸壽康宫也，天補等張幕宫側，各私名

妓，日夜歌舞，褻慢無復君臣之禮。供億賜予之費，不可勝紀。轉知申事，進知密直司事，歷監察大夫、知都僉議司事。

潛以讒佞得幸，離間王父子，陷害忠良，人皆切齒，畏禍莫有言者。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、翰林李學士等，爲執石胄父子來。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，欲以潛事告帖木兒不花。先白王，王止之，又令護軍曹頔諭之。冲甲等不從，遂爲書告曰："大德五年四月，帝遣塔察兒、王泰亨諭王曰：'威福予奪，當自己出。凡事体有不便、民情有未安者，其審圖之。'又戒臣僚曰：'悉心奉正，各修乃職，敢有蹈襲前非，專恣不法，王雖爾容，朕必不貸'。臣僚等祗承聖訓，日夜兢兢，猶恐不逮。今有臣吴潛者，實爲元惡，無才無功，徒以奸諂得進。以嘗得罪前王，窺免後患，日夜讒構，離間王父子。自以爲樹立大功，竊弄威福，援引昆季，並參機密，數年之間，皆至將相。凡本國臣僚，無問尊卑，少有嫌隙，輒陷以罪，無辜罷黜者，徧於一國。至於各道按廉守令，以一己愛憎，進退予奪，背棄聖訓，罪不容誅。今有聖旨，亦不疑懼，謀欲沮之。天使還朝之後，必有異圖。伏望廣咨國人，制于未亂，東國蒼生，骨而再肉也。"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，言於王曰："冲甲所言，雖非吾等所斷，亦不可不問。宜將冲甲與潛，赴京對辨。"

又尹萬庇、鄭僐、金禧、尹諧、吴永丘、李舟、李偰、宣宗桂、高延、洪承緒等，以書告元使曰："自

大德五年四月，聖旨訓戒以來，君臣戰懼，不敢違越。今有奸臣吴潛，素無才識，交結中貴，以姦佞得幸，因竊國柄，專恣不法。又以巧言，離間國王父子，毁斥忠良，崇進奸邪，賣官割民，無所不至。今奉聖旨，舉國喜懽，獨潛恐其失權，潛謀沮之，壅遏帝澤，不畏皇威。不去此人，必生禍亂，殃及無辜。伏望回奏天聰，去此大惡，小邦之福也。”又洪子藩、金琿、閔萱、閔漬、鄭瑎、權永、金台鉉、高世、金文衍、李混、元璡、許評、申珩、金延壽、趙文簡、金元祥、朴光廷、尹吉孫、吴玄良、金由祉等，告元使曰：“佞臣吴潛，賣官割民，專恣不法。愚等當恐穢聲聞于上國。今又有聖旨，潛宜生疑懼，小革其心，乃恐失勢，謀欲稽滯聖恩。愚等各懷憤愠，未敢發言。今元冲甲等，乘其衆怒，已具言之，所言罪惡，無非是實。伏望無復致疑，除此元惡，小邦之幸也。”子藩又言：“吴潛雖與吾連姻，請以公義言之。本國之法，出納王命，內有中貴三四人，謂之‘辭’，外有近臣四人，謂之‘承宣’，非此，雖宰相不敢與焉。潛今已拜相，猶且出入王宫，與承宣無異，所陳皆爲邪謀。”金琿繼言潛罪，元使默然。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，萬户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人，又詣元使請罪潛。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諹曰：“聞卿等亦將訴吴潛于使臣，有諸？姑徐之。”諹不從，乃與朴全之等七十餘人，又詣元使，請罪潛，皆不聽。

帖木兒不花等還，贊成事安珦等餞于郊。李學士

唱曰："白酒紅人面。"囑�和之。珣遲留，李自和之曰："黄金黑吏心。"蓋諷帖木兒不花受潛賂，緩其罪也。金深率三軍詣闕，請宿衛禦亂，王不允。王亦知潛斂怨，傳旨曰："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。"子藩疑潛害己，防備甚嚴。潛亦疑懼，不離王側。子藩、深等，率三軍將士及冲甲等，圍王宫，請出潛。王不許。請至再三，不得已，將出之。潛勢窘，但叩頭請留。護軍吴賢良，直入王所，執潛以出，使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。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等，囚潛兄弟三司右尹蒇、承旨演正郎珩、少尹連、妹婿中郎將趙深。後帝杖流潛于安西。忠宣時，拜藝文大提學，改僉議評理，商議會議都監事。忠肅時，轉三司使，進僉議贊成事，龜城君。與柳清臣等，黨於瀋王暠，讒毁本國，語在《清臣傳》。卒謚文齊。子僐，官至贊成事。

石胄，不知何許人，官至密直。子天補、天卿，俱得幸忠烈。天補爲左僕射，扈從奉恩寺，領班而行。人指之曰："內僚得意之秋！"又與天卿群飲川上，酒酣，投秘書尹鄭珩于水，衣冠盡濕，珩無愧色。胄倚勢驕横，嘗以事惡侍史金必爲。一日道遇，毆辱之。有金世者，告中書省曰："石胄之黨，慮前王害己，謀奉國王，將竄海島，密令濟州等處，造船畜粮。"於是，帝遣帖木兒不花等來，收管胄及天補、天卿、天琪，與世赴京對辨。杖流天補兄弟于安西。前王在元，以胄及天琪黨於王惟紹，籍胄家，流之。又杖流天琪。

金元祥

金元祥，忠烈朝登第，稍遷注簿。有妓謫仙來，得幸於王。元祥與內侍朴允材，俱爲妓同里閈，相往來。元祥製新調太平曲，令妓習。一日，內宴歌之，王姤，且變色曰："此非能文者不能，誰所爲耶?"對曰："妾兄弟元祥、允材所製。"王喜曰："有才如此，不可不用。"以元祥爲通禮門祇候，允材爲權務。官累秘書尹、知監察司事，轉右副承旨，以事罷。未幾，命復職，主銓注。謂曰："汝强鋭果敢，所以致讒毁，今宜省之。"遷知申事。與洪子藩等數吴潛罪，告元使帖木兒不花。王聽潛譖，命同知密直金台鉉、承旨宋璘、行省左右司官捕元祥。元祥亡，不獲。尋拜左承旨，復爲知申事。時王惟紹、宋邦英輩離間王父子，王用元使塔察兒及洪子藩言，欲與前王如初。元祥以爲，如此則前王從臣皆當復職用事，得無怒我耶?乃以計讓銓選于右承旨金珆，珆固辭，國人皆知元祥之姦。進密直副使。忠宣即位，拜檢校評理，尋貶懷州牧使。忠肅七年，遷三司使，陞政堂文學。曹頔、蔡河中等左右瀋王暠，謀奪王位，交構萬端。元祥亦陰附其黨，從臾織成。後王論其罪，下元祥等于巡軍，籍没其家，杖流于島。元祥初爲巡軍萬户，造械重百斤，至是首自及。無何，帝命赦之。後八年，以判三司事卒。元祥嘗與吴潛、石天補、天卿等，諂諛忠烈，

導以荒淫。吳、石旋及於禍，元祥以佞獨免。

柳清臣

柳清臣，初名庇，長興府高伊部曲人，其先皆爲部曲吏。國制，部曲吏雖有功，不得過五品。清臣幼開悟，有膽氣，習蒙語，屢奉使于元，善應對。由是爲忠烈寵任，補郎將。教曰：“清臣隨趙仁規盡力立功，雖其家世當限五品，且於其身，許通三品。又陞高伊部曲爲高興縣。”稍遷將軍。王聞乃顏王叛，欲親舉兵助討，遣清臣如元。清臣還，言“賊平，車駕還燕京，罷兵，命王乘傳入賀節日”。王喜，加大將軍，轉密直承旨，陞同知密直、監察大夫。忠宣受禪，拜光政副使，累轉判密直司事。忠烈復位，授贊成事。忠宣復立，拜僉議政丞，封高興府院君，賜玉帶。忠肅聞清臣、吳潛譖己于忠宣，頗疑之。二人請與白元恒辨。忠肅問元恒，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倫，祖倫指前執義徐諲，諲指直郎鄭璆。乃杖璆，流海島。

從忠肅如元，見瀋王暠窺覦王位，遂與曹頔等背王附暠，詭謀萬端。又與吳潛上書都省，請立省本國，比內地。元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：“夫事忘矜細，其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！故智者深懼而庸人忽焉。蓋常人之情，狃近利而昧遠圖，是以缺斤折鈅，或起於勾萌，浸屋流民，或成於蟻溜。《易》曰：‘履霜堅冰至。’由辨之不早辨也。又曰：‘天與水違行訟，君子

以作事謀始。’伏聞朝廷建立征東行省，欲同內地，恐論者不察，以致崇虛名而受實弊。何則？高麗慕義向化，歸順聖朝，百餘年矣。世世相承，不失臣節。世祖皇帝嘉其忠懇，妻以帝女，位同親王，寵錫之隆，莫與爲比。其在本國，禮樂刑政，聽從本俗，不復以朝廷典章拘制。故國家常有事於東方，本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。自遼水以東，瀕海萬里，賴以鎮静，爲國東藩，世著顯效，累葉尚主，遂爲故事。此蓋高麗之忠勤，祖宗之遺訓也。今一朝採無稽之言，以隳舊典，恐與世祖皇帝聖謀神算，似有不同。其不可一也。本國去京師，數千里之遠，風土既殊，習俗亦異，刑罰爵賞，婚姻獄訟，與中國不同。今以中國之法治之，必有捍格枝梧，不勝之患。其不可二也。三韓地薄民貧，皆依山阻海，星散居止，無郡縣井邑之饒。今立行省，勢須抄籍戶口，科定賦税。島夷遠人，罕見此事，必驚擾逃避，互相扇動，脱致不虞，深繫利害。其不可三也。各省官吏俸祿，例於本省差發科程。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，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。本國既無供上賦税，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，則行省之設，未有一民尺土之益，坐耗國家經費之重。其不可四也。江南諸省，既同一體，例須軍兵鎮守。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國，多留兵則供給倍煩，民不堪命。又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，軍額已有定制，固非常人所敢論。然不知征東鎮兵，果於何處簽發？其不可五也。古者集大事則博謀於衆，防壅

蔽也。竊聞首獻立省之策二人，乃其國之故相，以讒間得罪於其主，懷毒自疑，遂謀覆其宗國，以圖自安，迹其本心，初非獻忠於聖朝也。由是觀之，梟獍犬豕之不若，當明正典刑，以戒人臣之不忠者。昔唐太宗伐高麗，至安市城，攻之不下，師還，以束帛賜其城主，以勉事君。夫太宗之與高麗，敵國也，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，不能拔，不以喪敗爲恥，仍以忠義相勉，書之史策，以爲美談。聖朝之於本國，義則君臣，親則甥舅，安危休戚，靡不同之！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，賣主自售，果得遂其奸計，有累政化，可勝既乎！其不可六也。觀聞孔子曰：'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'，'未信'而諫，'人以爲謗己也'。觀自惟草茅賤士，其於朝廷政事，不宜妄有論列。然目覩盛世，爲奸人所欺，不勝忠憤所激，輒肆狂斐，以浼清聽。僭越之誅，無所逃命，爲朝廷惜舉措耳。"李齊賢亦上書都堂，立省之議乃寢。

初，清臣與潛詣中書省，誣王盲聾暗啞，不親政事。遂訴云："忠宣王奏仁宗，以燾爲王，暠爲世子，已有定命。至英宗時，燾與伯顏禿古思謀，令金怡説忠宣王，奪暠世子印。又奪忠宣所賜暠田宅，及陪臣清臣、潛等百四十人田宅。"於是，帝遣平章買驢、舍人亦忒迷失不花來，頔及興禮君朴仲仁、趙雲卿、上護軍高子英等從之，皆瀋王黨也。買驢見王禮容嚴肅，條辨甚悉，曰："帝所以遣臣來者，察王疾也。以今所見，向者之訴，皆誣也！"頔等惶懼無言。及王復位，

清臣、潜等懼不敢還。清臣留元九年而卒。不學無知，有機變，恃勢弄權，爲國害。時有“猫部曲人仕朝則國亡”之讖，俗稱猫曰“高伊”。子攸基，官至判密直事。攸基子濯，自有傳。

權漢功

權漢功，安東人，父頙，官至僉議評理。漢功，忠烈朝登第，直史館。王與忠宣俱在元，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，政歸忠宣。漢功以從臣在忠宣邸，與崔誠之主選法。及王薨，忠宣還國，賜鞓帶，常出入禁闥，召見無時，拜密直副使，驟陞僉議評理。時王久留于元，從臣皆思歸。漢功、誠之同掌銓注，利其賂遺，無意東還。李思温、金深言於徽政院，繫漢功等獄。王怒，白太后，釋漢功等，流思温、深。王喜，遣漢功來，宴其父頙、誠之父毗一及諸宰相。忠肅初，轉三司使。教曰：“漢功、誠之、朴景亮等，侍從父王夷險一節，金深、李思温輩積歲蓄謀，圖國危主，而三人共竭心力，夾輔終始，有司舉行賞典!”又元贈三王，時漢功與正尹洪瀹掌文字，論其功，賜錄券，轉贊成事。忠宣奉御香，南遊江浙，至寶陁山，漢功與李齊賢從之。

初，忠宣在元，凡國家事遥傳旨以行。漢功與誠之、李光逢等，扈從京邸，招權納賄，親戚故舊，濫授朱紫，忠肅頗懷不平。及帝流忠宣于吐蕃，王下漢

功、光逢及金廷美、蔡洪哲、裴廷芝于巡軍，命贊成吴潛、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。漢功自厠竇逃，捕而囚之，籍漢功、洪哲家，釋廷美。命三司使金恂、密直使白元恒、密直副使尹碩、全英甫，大護軍李仁吉，與監察讞部官，杖漢功、洪哲、光逢、廷芝，流遠島。臨海君李瑱餞于郊，漢功曰："天下雖廣大，一身藏處難。"瑱曰："厠竇好。"漢功大慚。漢功、洪哲、光逢等不入海島，皆聚洪州界，擾民間不可勝紀。未幾，洪哲子前正尹河中，偕元使金家奴來自元，以帝命赦漢功、洪哲而召之。後漢功、洪哲、光逢等怨王，乃邀驪興君閔漬、永陽君李瑚等，欲請立瀋王暠。會百官慈雲寺，上書中書省曰："小邦厚蒙聖澤，民安其業。奸臣在王左右，流毒內外，百姓無辜，不堪其苦。素聞瀋王暠，稟性慈善，望之如渴，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。頃者，白元恒、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，令國人上書，乞王遄歸，陪臣會議，數月未就。代言慶斯萬、護軍金仁沇等，以王命督之，不獲已署名。斯萬、潛授金之鏡等，呈于上省，冒弄都堂，伏乞詳照。"漢功等復會慈雲寺，招百官督署呈省書。署未半，天忽大雨雹，監察執義尹宣佐曰："吾不知吾君之非，臣而訴君，狗彘不爲。"唾之而去。於是臺諫、史翰及贊成事閔宗儒、彦陽君金倫等，皆不署。漢功、河中等承瀋王旨，囚斯萬、仁沇、之鏡于巡軍。漢功等又招百官署名，忽震雷以雹，大如李梅，四角如蒺藜。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賫書如元，呈中書省，不

受，呈翰林院，亦不受。

漢功素爲忠宣所重。忠宣在吐番寄漢功詩云："瘴烟蕃地舊聞名，未識離都幾萬程。夢裏備嘗艱險了，思君況乃不勝情。"忠惠聞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，使護軍朴伊剌赤納之宮中。伊剌赤先奸，事覺，王怒，皆撲殺之。及忠惠被執如元，宰相、國老會旻天寺，議上書請赦王罪。漢功曰："昔殷太甲不明于德，伊尹放諸桐三年，然後悛心改行，復于君位。又有一國，介於要衝之地，殺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，於是天子遣人誅之。又有一國之臣，使於他國，及其還，天子之使斬其君首而去，其臣詣屍所，陳祭而哭，亦令斬之。今王無道，天子誅之，何得而救乎！"語在《金倫傳》。漢功官至都僉議政丞，醴泉府院君，嘗受元命爲太子左贊善。忠定元年卒。謚文坦。子仲達，孽子仲和。

蔡河中

蔡河中，蒙古名哈剌帖木兒，順天君洪哲之孽子。忠肅時，拜護軍，與曹頔諂事瀋王暠，窺覦國釁。頔謀奪王位，譖構萬端。及王如元見留，收國印，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，言"帝以暠爲國王"，百官詣暠母安妃賀。頃之，護軍李漣來，言"國王萬福"。宰樞召河中、漣面質，始知河中之妄。河中嘗恨辨違都監，取其父及權漢功田民，斷與於人。至是，召都監官謂

曰：“從汝惡王命决耶?”尋復如元，從瀋王。後帝復賜王印章還國，河中、頔等又令留都無賴子弟二千餘人，連名呈省，復訴王不已。累遷密直使，轉贊成事。臺官申君平不署告身，久之，進拜政丞。曹頔之亂，侍從忠惠，策功一等，賜鐵券。及忠惠被執如元，宰樞議不給惡少輩祿。張松等詣河中第，鼠伏哀乞，河中諾。知密直韓松大言曰：“陷君者皆此輩，政丞何諾也?”忠穆初，與司空姜好禮，政堂文學鄭乙輔，同知密直金上琦、薛玄固，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，改右政丞。

恭愍三年，復爲右政丞，尋領都僉議，封平康府院君。河中在元，謀復爲相。會元南征紅巾等賊，旁求勇士。河中請還國，出兵助征，乃薦政丞柳濯、廉悌臣等，有勇略。遂與李壽山來，傳丞相脱脱言，云：“兩國相好已久，今漢賊大起，吾受命南征，王宜遣勇鋭以助之!”壽山宣帝旨於王曰：“河中諳練可使。”河中亦傳旨曰：“壽山穎悟可使，王其用之。”既而復爲政丞，尋改侍中，監察司不署告身，累月乃署。河中議罷糾正監諸倉庫，王默然。復領都僉議。五年，流于順天。明年，僧達禪自河中所訪全贊曰：“蔡相欲與公謀大事!”語泄，繫達禪及贊于巡軍按問。逮捕河中，與其壻上將軍洪尚載及判事盧成、按廉全祐祥、判三司事康允成、判官康允暉、清州牧使鄭珚，命李仁復等鞫之。栲掠累旬，河中誣服，自縊。斬于市。仁復嘆曰：“知人無辜，不能申理而獄成，吾其無後

乎?”全贊在獄死，斬首，梟于街。杖配珚、祐祥、尚載、辛貴、趙暉、趙萬通、洪開道、李稱、康贊于諸道烽卒。達禪自死。薛玄固、鄭光祖，皆河中同母姊妹之壻。珚，光祖子也。玄固子𤢰、師德。

辛裔　田淑蒙

辛裔，靈山人，登第忠惠朝，累遷左正言，驟陞知申事，轉僉議評理。元使朶赤、乃住之執王也，裔與其妹壻宦者高龍普，謀伏兵禦外以助之。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，裔儒者，何至此耶?裔嘗受元命，主楡岾都監。時姜居正、尹衡爲有備倉官，以王命收寺院田，楡岾田亦見收。楡岾都監牒有備倉，令還田，居正等曰:“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，不可擅還。”都監訴于裔，執居正等，以不從聖旨取辭。衡乃承，居正竟不屈。裔益怒，囚居正于行省獄。

忠穆初，裔與盧英瑞穿紫靴，戴椶帽，踞胡床于宮門內，見上洛君金永旽來，不爲禮。永旽呼使前曰:“僕聞上襲位東還，復正三韓，蹈舞來賀。公等何不革前代惡少奢靡冠服!此豈移風易俗之道乎!”裔等慚退。尋封鷲城府院君。時雖去北殿群少，裔及田淑蒙等相繼用事，不數月間，親姻故舊，布列卿相。代言鄭思度，依阿進用，久在政房，中外輻湊，時人目之曰“辛王”。初，陜州吏李績避本役，托裔求官，裔奪人官授之。失官者訴監察司，囚績。裔深〔銜〕

之，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以來，不得，裔怒，使其弟貴毆中郎將，蓋倚龍普勢也。裔母奪人奴婢，其主乞哀，反毆之。主訴整理都監，遣吏捕其家人，又毆之。都監囚裔弟大護軍珣，杖之。恭愍四年卒。

淑蒙，嘗侍學忠穆，稱師傅，累遷祭酒。王嘗押祝板，問淑蒙曰："何不用紙?"淑蒙曰："用板，崇儉德也。"王然之，押數板。裔止之曰："恐勞聖體。"王從之。自是除太祖真殿外，餘皆代押。時王習《千字文》，安震曰："要詳音義。"淑蒙曰："殿下但習音，不尋其義。殿下雖不識字，於臣何傷?然恐不可。"王曰："師傅比來不講其義，故不習耳。"淑蒙曰："殿下不習而反咎臣，非臣不講也。"爲代言，忤德寧公主，貶流東萊。中郎將金煥、慶允和，提控張安世等，以謂淑蒙雖有罪，然侍講日久，不宜流，與判事李元龍等百餘人，上疏請召還，不允。忠定時，拜監察大夫，糾正申翼之取惡少輩馬，付司僕寺，淑蒙使人奪其馬以歸。

李春富

李春富，陽城縣人。祖梃陽城君，父那海僉議評理。美容儀，心如其貌，有寵於英宗皇帝，除直省舍人。春富歷三司左尹、密直代言。恭愍朝，累拜判樞

密院事。紅賊陷京城，以春富爲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，賜輸誠保節功臣號，轉都僉議評理。賊平，以簽兵有勞，錄功爲一等，以事罷。附辛旽，爲贊成事。王觀擊毬宮門外，旽騎過都評議司帳幕，春富與密直金蘭就立馬前，拱手而語，若奴隸然。春富無才望，以柔順諂事旽，又務迎合王心，遂拜侍中，賜忠勤節義同德贊化功臣號。常與蘭爲旽腹心，每朝，二人必先謁旽私第，然後赴衙。一日，王欲除拜，時池龍壽等擊東寧府，師未還。春富曰："今將士暴露于外，破敵成功，不行論賞，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，武臣必觖望。"王從之，軍中聞之大悦。旽與其黨奇顯等謀逆，事覺，流于水原。春富、蘭、洪永通、金瑱詣宮門言："臣等與旽同事久，今旽流而臣等獨免，如國論何?"王曰："且歸視事。"

初，高仁器泄旽逆謀，春富與蘭先白王，以故寬其罪。憲司奏曰："春富、金蘭與旽，同是宰輔，名位相等，趨走庭下，曲意承奉，養成無君之心，其罪大矣。旽惡未著，人不及知，春富獨先知之，情固可疑。既知其謀，非唯不禁，互相比周，姦狀已著。且奇顯等謀舉大事，必有倚恃，春富不究治，趣令殺之。同時事旽者，並受重刑，春富當惶懼自退，俟罪不暇，乃畏人發姦，不離宫省，蒙蔽天聽，凶詐益甚。豈可以曖昧微功，枉稽天誅！請置於法。"王不聽，止罷其職。憲司又奏曰："春富既知旽逆謀，宜即上聞，反與賊旽商榷數日，至不得已乃聞，非但無功，罪惡反重。

及旽敗露，上自親問，不唯庇旽，其黨所爲，亦皆掩護。爲旽謀主，情迹暴著。宜正典刑，垂戒後世。”命誅之，下教暴其罪。春富弟元富爲鷹揚軍上將軍，光富爲承宣。兄弟三人皆據權要，宗族多居顯列。春富誅，元富、光富亦以旽黨流于外。春富子沃、贇、裔、澣、澂，並没爲奴，分隸州郡。沃隸江陵。倭寇東界，我軍望風奔潰。沃素以勇聞，按廉授兵使擊賊，沃力戰却之，江陵一境賴以免。事聞，賜鞍馬，免其役。後辛禑給春富告身。

金元命

金元命，中贊之淑之孫。恭愍朝，爲監察執義上臺，糾正庭迎，從後譏之。元命怒，還家。監察司劾糾正許少游，罷之。元命移病，王命視事。元命上臺，糾正聯署，條錄過失，又不庭迎。王因少游、朴德方、都弘慶等鞫之，杖流有差。遷上將軍，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爲二等，收復京城功爲一等，拜密直副使。素與贊成李龜壽爲刎頸交。龜壽過元命家，置酒，見妾與妻同席，曰：“君今爲相，家且不齊，何以正國?”叱下其妾，不飲而出。再遷密直使，賜輸誠奮義功臣號。初，辛旽爲僧，依元命見王。及旽得幸，以元命爲三司左使、鷹揚軍上護軍，掌八衛四十二都府兵。元命率徒兵修旻天寺薑池，鑿渠堰石，徑市北街，引流達于巡軍北橋，自言將以壓朝廷也。術家曰：“徑

市鑿溝，武盛文衰。”元命黨於旽，恐臺諫文臣發其姦，用術家語以壓之。後與吴仁澤等謀除旽，旽知之，訴于王，繫巡軍鞫之，杖流盈德，没爲奴，籍其家。久之，旽遣其黨孫演杖殺之。元命女爲郎將朴東朝妻，東朝死，私典校令申仁甫。辛禑時，憲司劾仁甫冒稱三品官，又奸東朝妻，請罪之。仁甫素諂附權貴，且元命之女爲恭愍外戚，故寢其事。仁甫止坐冒職，杖配長巖戍。

金鋐

金鋐，義城縣人。初事忠惠，免居羅州，以豪右奪占田民，資産饒富。恭愍時，倭寇羅州，鋐率木浦人擊走之，以功復職。輸貨權門，屢爲全羅道捕倭使，頗有戰功。紅賊陷京，鋐從諸將收復，録功爲一等，出爲全羅道都巡禦使。時全羅饑，重以兵革，民不聊生。鋐割剝無所不至，减軍粮用其半，税諸州漕船，皆輸于家，一方嗷嗷。大護軍宋芬死，其妻服未闋，鋐以事鉤致，白晝强淫，因以爲妾。領漕船至内浦，與倭遇，戰敗，士卒死者過半。嬖幸受鋐賂，反譽之，王遣中使賜宫醞迎勞，國人憤恨。後以辛旽黨流，復起爲同知密直，出鎮全羅，憲司劾不能沮。鋐又附幸臣金興慶、寵宦金師幸，移慶尚道都巡問使，鎮合浦，貪殘如全羅時。按廉柳珣劾鋐不法，鋐亦摭珣過，報于朝。倭寇合浦，燒軍營，士卒死者五千餘人。王

遣趙琳誅之，支解以徇諸道。其子承溍奔喪，王曰："汝父之罪，非大逆也。"喪畢就職。

池奫

池奫，忠州人，其母巫女。發跡行伍，屢從軍有功。恭愍朝，累遷判崇敬府事。辛旽誅，奫盡取其服玩而有之。辛禑時，拜門下贊成事、判版圖司事。有姜乙成者，納金版圖，未受價，以罪誅。奫取其妻爲妾，得價布千五百匹。宰臣辛順誅，奫以其子益謙妻順女，遂出順所没第宅貲産與之。奫與李仁任、林堅味專權貪黷，憚金續命清直，謀傾軋之。奫通禑乳媪張氏，其妻亦與張善，出入禁中。續命譏之曰："宰相之妻，無故出入宫禁，可乎?"奫聞而深銜之。及般若事起，奫嗾諫官劾續命流之，語在《續命傳》。持平宋齊岱欲劾奫交結乳媪，奫門客執義金承得密以告奫，奫乃出齊岱，知泰安郡事。奫用事于内，承得及知申事金允升爲羽翼。奫之殺林樸，仁任、慶復興皆不與聞，遂惡焉。

先是，倭寇全州，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，擬遣益謙，奫内不平。仁任、奫、崔瑩等會復興第，議久不决。奫厲聲曰："判三司公可往!"瑩怒曰："吾既分管楊廣道，豈可之他乎?"奫前語仁任曰："侍中謀事此而未决，侍中可往。"奫又托攻遼以撓其議，曰："倭賊但擾邊，不足憂。脱大軍根據定遼衛後，必難

圖，莫若移師攻遼。侍中之計雖善，非今日謀國之長策。”仁任勃然曰：“三宰敢爾？君既善謀國，吾當讓避。吾以爲全州國之襟喉，今賊闌入，暴骨原野，唇亡齒寒，不可不救，爲是拳拳耳。三宰抗此議，則吾何能爲！”遂徑出。復興走，追挽其袖，泣止之，奫頓首謝。

及仁任移病在家，奫過門不謁，人始知二人有隙。有人帖匿名書於仁任之門曰：“池奫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，嗾門下舍人鄭穆，欲劾去仁任，以奫爲侍中。事迫矣，其速圖之。”其末又云：“吾職判事，吾姓李，吾名十一畫。”仁任秘不發。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，以示仁任。仁任密示奫曰：“公與吾交分甚篤，是得無間吾二人歟？”奫曰：“此内府令金賞所書也。”賞，仁任族姪也。時承得、允升，判典校寺事李悦、左常侍華之元黨附奫，以希遷擢，自謂“池門四傑”。仁任欲剪奫黨，未得間。會之元、承得聚悦家，言曰：“厚待元使，不用洪武年號而行宣光七年，無乃速乎？”仁任廉得之，遂下悦、之元、承得巡衛府。奫時爲巡軍副萬戶，故仁任托以誹謗朝政，痛鞫之：“近日，若等會悦家云云，作何等文書日月乎？”對曰：“天下方亂，朱氏與大元戰争未息。先王决策，臣事朱氏。今不遵先志，遽用宣光紀年，不已速乎？但議之耳，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。”韓略亦以奫黨繫獄。又鞫賞曰：“汝嘗爲掌令，不署穆告身，以妓之釁乎？世累乎？”賞、穆嘗共姦一妓，故云。賞曰：“以其身有過

也。”“然則誰發其議？”賞曰：“寧我受罪，臺議豈可洩乎？”於是，杖流悦、之元、略。以承得嘗封順静王后玄宫，故免杖而流之。又流賞。其不及允升者，蓋仁任欲慰安瑀危疑之心，且冀其發之不暴也。瑀大懼，誓謂仁任曰：“予若謀公，天必誅之。”使益謙請救於瑩，不得。曰：“崔公亦黨於仁任矣。”乃嚴兵自衛。

掌令姜隱見瑀權稍弛，阿附仁任，劾允升等結爲朋黨，沈湎酒色。是夜，允升往見瑀曰：“之元、承得、悦，皆已見竄。公之羽翼既除，今又劾我，禍將及公，宜早圖之。”瑀遂與允升謀曰：“明日，我將請王，命子視事，又令復興、仁任入政房。子便告王曰：‘是政轉動也，侍中不欲詣，願上親下批目。’即矯制召我。我入，罷復興、仁任職，彼必各還其第。我又白王云：‘復興、仁任，乃逆臣洪倫之族，見上誅夷其族，欲圖大事，請亟發兵收捕。’”既定約，使益謙言於族黨睦仁吉曰：“仁任謀害吾父，父亡則及我，我亡則族父繼之。請潛遣睦忠、波演等勇士，期以詰朝會宫門。”仁吉佯應曰：“諾。”因問曰：“所謀止仁任乎？”益謙歷數復興、瑩、李希泌、李琳、都吉敷等。仁吉即馳告仁任等，令避宿以觀變。益謙陰引交州道兵二十餘人，密伺仁任動静。明日，瑀至都堂，謂復興、仁任曰：“允升今爲同知貢舉而被臺劾，若代以他人，取士遲緩，必涉農月，可令視事。”復興欲乘瑀出，與瑩謀去之，乃陽言曰：“公可自詣闕白王。”瑀遂至闕，矯旨召臺諫，趣令允升視事。適持平李吉祚

等上疏曰："𤪌廣植黨與，擅行威福，謀殺冢宰。允升爲𤪌腹心，必知其謀。請下獄鞫之。"疏將上，𤪌以約允升之語白禑，不許。𤪌色變，又使人請仁任入政房。

仁任、復興、瑩等知其謀，與希泌、邊安烈、吉敷、朴林宗、曹敏修、楊伯淵、堅味、仁吉等直至禑前，命召𤪌入。𤪌使其黨賓天翊等二十餘人，衷甲帶劍聚闕下，伺仁任等出，將擊之。復興、仁任等使仁吉白禑曰："老臣聞不測之變，不以聞，臣亦有罪。昨𤪌使益謙請甲士於臣，其情叵測。"𤪌厲聲曰："有之！復興、仁任、琳乃洪倫妻族，希泌倫之妻父，忌臣欲誅逆黨，將殺臣，故請甲士以備之耳。"視瑩佩刀張目，膝行而前，若將奪之。瑩執刀鞘，以身蔽禑，謂𤪌曰："臣而無禮於君，邦有常刑，且爾止欲殺兩侍中耶？"𤪌曰："奚止侍中而已？"歷數在座諸相，抗語不已。禑趣𤪌出，𤪌曰："上何故先退臣？"禑曰："諸卿可以次出。"𤪌振袂突出，及門，將上馬，中郎將桓天祐擊𤪌僕，奪其馬。堅味執𤪌，以待巡衛官。𤪌顧左右索劍，不得。遂下𤪌、允升于巡軍獄。益謙逃。𤪌謂堅味曰："與君有平昔之雅，幸亟殺之。我死，君亦繼之。"既囚𤪌黨，宮禁戒嚴。

初，允升等屢夜飲，謀以𤪌爲首相，密謂𤪌曰："公爲冢宰，何如？"𤪌曰："有仁任在。予命數在戊午，運乃吉。"允升曰："苟有命，何待戊午？第聽吾計。"遂謀變曰："黄裳摸稜，宜爲左侍中，公守侍中，益謙鷹揚軍上護軍，之元大司憲，允升政堂文學，

承得簽書密直。”及鞫旕，旕曰：“悔聽允升計，以至於此。”下益謙母妻及其黨天翊，判事高如意，判書崔奕成，典客令黄淑真、金履、金密、秦金剛、洪子安、李龍吉、李宗彦、李乙和、李匡、張德賢、金宗、李陽真、安思祖等于獄。翼日，益謙聞母被繫，自就獄。

瑩鞫旕、允升、益謙聚兵闕門，謀害大臣，三人皆服，遂誅之，並斬天翊、奕成、如意等二十餘人，流旕妾十二人、益謙妾七人、允升妾二人，杖流密、金剛、龍吉、宗彦、乙和、德賢、金得守等七人，流履、思祖、宋臣起等，餘皆釋之。如意、奕成皆爲旕卜吉凶者也。又遣體覆使崔仁哲鞫承得、之元、悦于清州。之元首服，曰：“旕及允升謀殺大臣，我實與聞。”悦曰：“前日匿名書，實吾所爲，吾名乃十一畫也。請原之。”仁哲栲問之元曰：“悦亦與聞否？”之元曰：“有之。”悦不服，及鞫訊甚慘，遂服。承得被搒掠垂死，猶不服，然之元、悦證驗明甚，乃服。仁哲報于都堂，仁任謂復興、瑩曰：“既誅其魁，可釋此輩，復杖流何如？况罪不可再加乎？”復興曰：“旕愚人也，從此輩從臾耳，非旕首謀也。”瑩亦曰：“前日杖流，以其議朝政也，今日之誅，以其害大臣也，皆罪之重者，豈宜釋之？”仁任曰：“何以處悦？若無悦書，吾儕其得有今日乎？”瑩曰：“果悦所爲，當旕在時，可以言矣。見竄之後猶不言，是誣我也，宜並誅之。”仁哲遂斬承得、之元、悦，傳首于京。

旕遇知玄陵，位至宰輔。通禑乳媪，或賂宫妾，

夤緣有寵，恣其跋扈。多植門客，附己者用之，異己者斥之。允升贈𧷤奴婢，遂爲𧷤親信，與承得、之元、悦，更相汲引。𧷤倚爲腹心，分置臺諫，大張威福，多列姬妾，幾三十人，唯取富者，不以色，立門戶者，十有二人。貪淫譎詐，賣官鬻獄，得人臧獲，不可勝紀。又遥授官爵，代受祿俸，朝野側目。及誅，人皆快之。益謙目不知書，嘗憑父勢，以上護軍爲侍學，爲世所嗤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六

列傳卷第三十九

姦臣二

李仁任

李仁任，星山君兆年之孫，蔭補典客寺丞，累遷典法總郎。恭愍七年，拜左副承宣。八年，紅賊陷義州，王命仁任爲西京存撫使以備之。賊平，策功爲二等。十一年，與諸將收復京都，又策功爲一等。

明年，元將納德興君，仁任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，調兵食。德興君屯遼東，候騎屢到鴨綠江，中外震懼。國家慮邊將或生變，凡用兵方略，皆從中遙授。是以將帥自危，莫敢專制，頗失機會。且士卒夏月赴征，徂冬未代，糧餉又絶，凍餒顛仆，唯將吏官屬人馬稍彊。然輕兵渡江，屢襲遼、瀋，掠居民以

邀官賞，故未一交鋒，先自罷敝。王命都元帥慶復興留守西北，令安遇慶等諸將渡江擊之。仁任謂都元帥府鎮撫河乙沚曰："我軍飢寒，日夜思歸，豈無異心！但畏法不敢耳。近都巡察使李龜壽行至鳳州，軍卒謀叛伏誅，此一驗也。渡江之舉，可爲寒心。都元帥性多疑，必不能斷。我欲假他事，請元帥遣子稟事於王，子其圖之！"即以龜壽軍卒叛書授乙沚以遣曰："子往，上必引見，第獻此書，慎勿他語！上悟，必命旋師。"乙沚倍道馳，詣京見王。王覽書，果大驚，不暇具文牒，口喻復興勿渡江。乙沚還，仁任曰："師將渡江，元帥若以無文牒爲辭，猶豫不決，奈何？我姑先見，極陳利害，然後子可入。"乃見復興，從容語曰："公曾牧尚州上官，時民心何如解官時？"復興曰："解官時，民心不如初。"仁任曰："今日之事殆類此。主上舊君，德興新主。愚民但知安飽之爲樂，豈知邪正之所在？況我師暴露已久，皆思歸，一朝渡江，其變難測。莫若斂軍還營，固守鴨綠，遏賊渡江，上策也。"復興悚然曰："業已如此，奈何？且乙沚何時還乎？國家必有處分。"頃之，乙沚入傳王命。復興悅，立召諸將還。

十四年，拜三司右使，轉都僉議贊成事，賜純誠同德輔理功臣號，進左侍中。二十三年，罷，復爲守侍中，封廣平府院君。王見弑，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。復興宣太后旨於仁任。仁任貪立幼主，謀竊國柄，欲立辛禑。議未决。李壽山曰："今日之計，當在宗

室。”密直王安德、永寧君瑜等希仁任意，大言曰：“王以大君禑爲後，捨此何求!”仁任率百官，遂立禑。或謂仁任曰：“自古國君見弑，爲宰相者，先受其罪。帝若聞先王之故，興師問罪，公必不免，莫若與元和親。”仁任然之。及帝使蔡斌等還，仁任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餞行，密諭金義中路殺斌等以滅口。義遂殺斌，奔北元。由是人心疑懼，未敢通使朝廷。

辛禑元年，典校令朴尚衷、司藝鄭道傳等謂宰相曰：“宜速遣使告喪。”仁任曰：“人皆畏憚，誰可行者。”尚衷等謂判宗簿事崔源曰：“王被弑而不告喪，帝必疑之，如或問罪，一國皆受其禍。宰相莫以爲意，卿能爲社稷行乎?”源曰：“社稷苟安，何惜一死!”尚衷等以告仁任，不得已從之。

時有邊報，北元將以兵納瀋王暠孫脱脱不花。仁任率百官詣孝思館，盟于太祖真曰：“本國無賴之徒，挾瀋王之孫，來寓北鄙，窺覦王位。凡我同盟，戮力固拒，翊戴嗣王，上報先王之德，下保父母妻子。有渝此盟，非惟國家明正其罪，天地宗社山川之神，必降陰誅。”義從者來，仁任、師琦待之厚。尚衷上疏言：“宰相不問金義殺使之罪，而待其從者厚。是師琦嗾義殺使，其跡已具。乞明正其罪。”會判事朴思敬自北元還，白太后曰：“納哈出謂臣言：‘爾國宰相遣金義請云：王薨無嗣，願奉瀋王爲主，故帝封爲爾主。若前王有子，朝廷必不遣瀋王也。’”太后召仁任曰：“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，卿等獨不知乎?”遂下尚

衷疏于都堂。禑下師琦巡衛府。師琦亡入人家，追者急，師琦知不免，拔佩刀自刎。仍斬之，梟首于市。

仁任以爲遣義如元者，乃贊成康舜龍、知密直趙希古、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爲，並流遠地。蓋以舜龍等嘗仕元朝故也。仁任與宗親耆老、文武百官連名爲書，呈北元中書省曰："本國自世祖皇帝龍興之時，我忠敬王首先朝覲。欽蒙聖恩，得比聖朝諸王駙馬世襲之例，授以王爵，釐降公主。忠烈王爲駙馬，生忠宣王，忠宣王生忠肅王，皆襲王位。自英宗皇帝時，有江陽君滋子完澤禿瀋王暠，本國支派相別，妄争王位，蒙朝廷區别，不能争奪。先王伯顔帖木兒是忠肅王親子，襲位二十四年，遺旨令親男元子禑襲位。謹遣判密直金湑申達訃音，前赴朝廷。今來乃知完澤禿瀋王孫脱脱不花，實非釐降公主流派，妄生異心，欲要争襲，甚違世祖皇帝定制，乞賜禁約。"既而，北元遣使來曰："伯顔帖木兒王背我歸明，故赦爾國弑王之罪。"仁任與池奫欲迎之，三司左尹金九容、典理總郎李崇仁、典儀副令鄭道傳、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，以爲不可迎。仁任、復興却其書不受，令道傳迎元使。道傳詣復興第，備陳利害，辭頗不遜。仁任、復興怒不視事，乃流道傳。禑及太后再慰諭之，仁任、復興乃出。

右獻納李詹、左正言全伯英上疏曰："守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，幸而獲免，此國人所以切齒痛心者也。吴季南擅殺定遼衛之人，張子温不以金義之

殺使告定遼衛，罪當推鞫，仁任置而不問。罪一也。近贊成事池奫出鎮西北，得金義書，不以上達，密附仁任。及殿下累索，然後乃聞，托以不惑民聽。罪二也。胡書之來，池奫寫其書，削其言之要者，以獻殿下，付其書仁任，仁任不即上聞。罪三也。與百官同盟，以示專事殿下之意，與胡通，欲樹功瀋王，以免他日之禍，反復姦詐。罪四也。仁任、奫脣齒煽變，將然之禍不可測。請誅仁任與奫，又正季南、子温之罪，又遣使聞于天子。"書上，貶詹知春州事，伯英知榮州事。於是，鷹揚軍上護軍禹仁烈、親從護軍韓理阿仁任意，上書以爲："諫官論宰相，非細故也。諫官是則宰相有罪，宰相無罪則諫官非矣，不可不辨。"遂下詹伯英獄，使瑩、奫等鞫之，辭連尚衷、田禄生。瑩杖鞫禄生、尚衷甚慘。仁任曰："不須殺此輩。"乃流之，皆道死。杖詹伯英及方旬、閔中行、朴尚真，流之。又以九容、崇仁、鄭夢周、林孝先、廉廷秀、廉興邦、朴形、鄭思道、李成林、尹虎、崔乙義、趙文信等謀害己，並流之。時仁任、奫、堅味提調政房，顓權植黨，舉國趨附。銓注之際，視人賄賂多少，伺候勤怠，以爲升黜。官或不足，則添設無限，或累旬不下批，以待貨賄之來。一日除官，宰樞至五十九，臺諫、將帥、守令皆其親舊。至於市井工匠，無不夤緣除拜，時人謂之"烟戶政"。其論賞鴻山戰功，不從軍得官者甚衆。

三年，以京城濱海畏倭寇，欲遷都內地，議可否。

崔瑩以爲不可遷，陳徵師固守之策。仁任曰：“今赤地千里，農夫輟耕望雲霓，而又徵師，使失農業，非爲國之謀也。”後仁任坐都堂，議遷都曰：“今倭謀寇京都，忠州去海遠，四方道路適均，宜預遷太祖真于忠州，以松都爲防戍之地。”禑錄仁任、復興功，教曰：“卿以功臣之後，在先王時，赤心素節，歷仕中外。丙申、己亥、辛丑、壬寅、癸卯年間，社稷傾危之際，奮不顧身，克著功績。迨先王奄棄之初，悉捕凶徒，以正典刑。俾予幼沖，不墜祖宗之緒，再安社稷，以迄于今，帶礪難忘。若不旌異，何以勵後！今賜田各二百結，奴婢各十五口，雖有過愆，犯不至十，悉皆原宥。卿等其益懋乃心，匡救不逮，與國咸休！”南原府使盧成達日與倡妓縱飲，不恤民事。及倭寇南原，成達火其倉，盜米百三十石、紙二百卷。憲司請治其罪，成達逃。仁任曲法庇之，竟不罪。

有裴中倫者，遺仁任妾奴婢五口，拜典客寺丞，與判事金允堅爭奴婢。允堅亦以奴婢十口遺仁任。二人皆附仁任，訟都官，允堅得之。仁任右中倫，召罵都官。吏還取其案，允堅更訟之。知典法李釋之曰：“汝可訟於侍中。”時凡爭訟者，必先以田民金帛遺仁任，然後得理。臺諫彈劾，法司斷決，亦皆先陰稟之。六年，文牒錄事王裨馬弱，仁任與之駿馬。七年，因倭寇漕路不通，宰相之俸，不過數斛。仁任不受，曰：“以予之祿，頒諸尉正！”仁任縱肆貪饕，瘠公肥私，致祿俸不給，顧行小惠，以釣虛名，時人譏之。既而

辭職，不允。

八年，判書雲觀事張補之、副正吳思忠等上書言："道詵《密記》有三京巡御之説。今變怪屢現，野獸入城，群烏飛集宫中，井沸魚鬥，請移都避災。"禑下其書于都堂。仁任執不可，曰："今勍敵在境，覘我虚實，不可徙深地示弱。况又年饑，倉廩罄竭，而使行者嬴粮，居者失所，其可乎？且乘輿所至，供億甚繁，遷都之舉，徒取民怨，非久安之計也。"事遂寢。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，憲司劾之。仁任與秩善，止令安置宜寧。禑荒淫遊戲無度。一日，至仁任第，適不在，乃還。仁任聞之，獻良馬。自後，禑常至其第。禑初稍志于學，仁任、齋、堅味不喜儒，競以鷹犬導之。仁任辭職，不允，授領門下府事，尋領三司事。禑遷都漢陽，仁任及禑舅李琳、堅味、廉興邦、都吉敷、李存性、崔濂等扈從，各遣傔從，所在成群，奪民（曰）〔田〕廬，無有紀極。吉敷以仁任姻親，拜代言，諸司章疏，不能口讀，驟陞五宰，黨於仁任。堅味、興邦久執政柄，受人賄賂，用捨顛倒。

九年，有人書于吉敷門曰："池佛陪爲大司憲，邊伐介爲掌令。"二人本系庸賤，生長市井，姦貪諂譎，未嘗齒於縉紳，故書以諷之。

十年，仁任獻其婢鳳加伊於禑，禑寵愛之，屢宿其第，仁任避居别墅。禑稱仁任爲父，妻朴氏爲母，仁任待禑如畜壻。國無旬日之儲，而田園奴婢遍中外，將相皆出其門，争效之奪人田民，不恤國事，時人目

之曰“提調奴婢”。禑嘗惡堅味貪饕，屢諷其子檄。堅味托疾乞退，仁任亦乞退，以觀禑志。禑不允，仍以仁任領三司事，又領重房司憲。開城府事副令張演妻，典工判書金克恭季女也，與護軍金璋私。演執璋告憲司，妻逃入仁任家。仁任令憲司勿問。

十二年，代堅味爲侍中。明年，以老病辭。

十四年，誅林廉，安置仁任于京山府，竄其弟前評理仁敏于雞林，配烽卒，杖流孽子大護軍瓛，女壻知申事權執經，姪右代言稷，姻族簽書密直河崙、李崇仁，密直副使朴可興，誅從孫三司右使存性。存性初效仁任所爲，後頗悔，其尹西京，治爲第一，民追慕之。初，仁任逢迎恭愍，贊成影殿之役。及王薨無嗣，援立辛禑，一國威福，在其掌握。欲多樹親黨，務以柔佞悦人，門客滿庭，各自以爲待己尤厚。誣陷忠良，殺戮無辜，時人比之“李猫”。林、廉之誅，仁任將有所言，詣瑩第，瑩辭不見。然瑩德仁任右己，白禑曰：“仁任决謀事大，鎮定國家，功可掩過。”遂並其子弟皆宥之。國人嘆曰：“林、廉之黨，渠魁漏網。”又曰：“正直崔公，私活老賊。”

辛昌立，左侍中曹敏修白昌召仁任。時仁任已死矣。國人初聞被召，恐其復亂國政，開田民攘奪之門。尋聞其死，皆喜躍曰：“人不能誅，天乃殛之。”昌賜教曰：“終始哀榮，君無憾矣。左右輔弼，予何望焉？”人皆笑之。敏修請禮葬，遣使弔誄，贈謚典。儀官難之，皆謝病不出。副令孔俯慨然曰：“吾而不謚廣

平，誰敢爲之?”獨至典儀，議謚曰“荒繆”。崇仁、河崙、姜淮伯等折辱之，俯以諧對。其後臺諫論仁任罪，亦自俯發之。

右司議大夫尹紹宗與同列上疏曰：“竊見李仁任以柔媚之資，挾其詐慝，夤緣父兄，事我玄陵，竊位宰相。影殿之役，中外嗷嗷，侍中柳濯請候農隙，忤旨見罷。而仁任遂代其位，當國秉政，迎合面諛，竭民財力，毒痡三韓，卒致甲寅之禍。是仁任實知民怨而反逢長之也。上王幼冲嗣位，仁任專制國柄，乃謀一身百年之富貴，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，殺忠勳而竄大臣，罷書筵而進頑童，蔽上聰明，導上聲色，娛上遊畋，使上王不暇親政。宦官宫妾、饔夫内竪，爵禄以悦之，饋遺以結之，使爲耳目，日夜稱譽於上。甘言小惠，愚弄國人，皆得懽心。以林堅味、廉興邦爲腹心，雄唱雌和，貨官市獄，門如沸湯。苞苴附托者爲賢才，節行廉恥者爲不肖。鍾鼎出於一笑，刀鋸起於一嚬。兩府百司，藩鎮守令，咸出其門，言官要職，列其私親。溪壑之欲，不知紀極，田園遍於諸道，金帛充於列屋。富家之翁，啗以封君，婣亞乳臭，工商賤隷，坐耗天禄，宿衛之臣，百戰之士，未食斗粟。於是一國之人，以奔競爲德行，賄賂爲功狀。群寮曠職，知有私門不知有王室矣。四境多虞，軍旅方殷，而仁任不以爲念。敗軍之將，納賄則不問。破賊之帥，非賂則不賞。境内丁壯，咸托凶黨，免於戎行，戍兵羸弱，倭奴横行，前無結草。濱海沃野，五六千里，

暴骨荒墟，而內地州郡，蕩爲戰場，八道肅然者，由仁任之壞軍政也。長養林、廉群凶之黨，奪人土田，奪人奴婢，賊害無告，殘虐生靈。惡聲達于上國，而仁任自疑，不敢入朝。其金銀馬布之貢，輕薄譎詐之責，鐵嶺立衛之議，實仁任召之也。盧氏宮妾也，崔氏院婢也，探旨封妃，以配正宮，倚其內助，以固其權，猶慮其計之未周也。乃納家婢，戴爲小君，俯伏稱臣，滅我列聖五百年正家之法，敗我東方數千載秉禮之俗，污穢王室，羞辱祖宗，播醜天下。天子以爲三韓無人。開國以來，其姦其罪，未有倫比。林、廉之惡，皆仁任所醞釀也。群凶既族，而仁任乃保其首領以死，但削其爵，而其家得全，是勸來世之姦賊也。天子豈不以臣等爲黨惡，而不能聞於殿下，以正其罪耶！其爲中興更化之累莫大焉。願殿下奮乾剛之明斷，數仁任之罪，斬棺瀦宅，以解天地祖宗之怒，以快臣億兆之憤。其家舍奴婢財物，一皆籍没，其子孫遠竄禁錮，使國人曉然知奸賊誤國之罪，雖其身已死，不得逃於天誅。則爲惡者懼，爲善者勸，人心正而國祚長矣。林、廉之族誅，誠社稷之福也。今殿下憫其罪及無罪，還其家産，誠天地生物之心也。然其支黨假群凶之威福，病國毒民，所畜聚者，豈在無辜之列乎？不問有罪無罪，一切還之，豈不有戾於聖王懲惡勸善之政乎？豈不有戾於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乎？願命憲司，堅味以下諸姦並不還一錢外，其支黨奴婢家財，明其罪之輕重，雖在還給之限，止給其祖先相傳文卷明白

者。其他橫得者，一切不許還給，以充雜貢!”疏上，命禁錮子孫。

明年，紹宗又與同舍許應、閔開等疏論仁任。適紹宗病，應等寢不上。及紹宗遷大司成，昌乃許葬仁任，其壻姜筮往京山府葬之。紹宗赴書筵，以疏進昌，命權近讀之，曰：“臣等前日論仁任罪惡，請斬棺瀦宅。而殿下記其人所不知餉軍出奇制勝、援立事大之功，而宥其三韓所知殘民賊君、誤國滔天之罪，誠國人之所失望，爲惡者之所喜幸，爲善者之所沮喪。一代人心之所以不正，而臣等所以爲殿下懼，開萬世禍亂之原於中興之初政也。夫以四百餘年聖繼神承之國家，至我玄陵，仁儉勤政，歷年之所積畜者，果如亡秦兵火之餘，關中之竭，而仁任有蕭何給軍食之功乎?以我玄陵之明，得人之多，曾謂仁任得專良、平、淮陰出奇制勝之功哉?丙申、己亥、辛丑、癸卯之難，廟堂帷幄則有洪彦博諸公，干城折衝則有李承慶、安祐、李芳實、金得培、崔瑩諸將相，功名卓卓，在百姓耳目。而今也謂仁任一身兼三傑之功者，臣等所未知也。三韓之人無智愚，皆指仁任爲林、廉群賊之魁，而犬豕之矣，罵詈之矣，而不知仁任有尺寸之功。假令仁任雖小有勞，果足以掩其當國十四年，賣官而青紫如泥，鬻獄而姦宄得志，毀軍政而州郡爲墟，鑄群凶而喪邦本之罪乎?大明龍興，續中原之正統。玄陵先天下而奉正朔，將請衣冠而變胡服，下令國中禁人剃頭。昇遐不日，仁任以侍中剃玄陵所長之髮。於是，

國人知仁任有無君之心，無事大之志矣。上王無他兄弟，明德太后以五朝三韓之母，太任、太姒之聖，擁立上王於膝下。謂仁任有援立之功，臣等所未知也。玄陵之薨，上王之嗣，王人之不返，三者皆國之大事也。宜每事各遣一使亟奏，而仁任乃遲回，經涉數月，方遣一介微臣崔源以行，遂啓天子疑我之心，被我以不道大惡之名，可謂能盡事大之禮乎？仁任當國，逆天子徵執政之命，不肯入朝。凡遣使臣，輒見拘囚，推鞫竄逐，上下阻隔，人情疑懼，訛言屢興，國幾於亡，能盡事大之禮者，固如是乎？夫治國莫先於正人心，人心既正，則教易入而令易行，姦不生而亂不作。仁任當國，徇私情而害公義，窮人欲而滅天理，生有罪而殺無辜，賞無功而誅有功，貴貪黑而賤清白，好姦回而惡正直，進小人而退君子，溺人心於污濁。三韓之人，以禮義廉恥爲貧賤禍敗之檻穽，而惟恐或陷於其中。民焦虐焰，國幾顛覆，尚賴天地之相，祖宗之靈，啓我上王，廓清群凶，再安社稷，人心一正。然臣瑩不知《春秋》討賊之大法，上戾天心，下違人望，釋首惡而不誅。於是國人見賊魁之得全，則又翻然而改其心曰：‘彼林、廉之敗者，姦之未熟耳。姦之熟則人不得而罪也，天不得而禍也，爲惡誠無害也。’夫人之情，誰不樂富貴哉，誰不厭貧賤哉？若不忠不義，窮凶極惡，而得保富貴，以遺其子孫而無後災，則誰復有爲忠爲義，以遺其貧賤於子孫哉？今殿下私賊魁而全其家，則三韓之人，父勉其子，妻勸其夫，

使學賊魁之深姦，棄忠棄義，惑世誣民，人人皆欲賣殿下之社稷而求富貴矣。仁任之逆命不朝，與崔瑩攻遼之計。其罪一也。若原其情，則瑩之攻遼，不忍坐視祖宗封疆之削也。仁任不朝，只爲苟安待死之謀耳。瑩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，不取民之一毫。續癸卯已絶之國統，扶昇天幾覆之社稷，掃群凶於戊辰，拯億兆於湯火，一攻遼之謬舉。殿下既斷以大義，而不敢私矣。至於仁任敗國逆命之罪，乃何必欲保全，以勸萬世之不忠不義乎？願殿下一依前疏所言，下憲司施行，以懲爲惡，以正人心。”恭讓即位，諫官吴思忠等又上疏，請斬棺瀦宅，籍没家産。於是，命瀦其宅。

林堅味

林堅味，平澤人。父彦修，以堅味故暴貴，封平城府院君。堅味恭愍朝屬于達赤，以勞補中郎將。王避紅賊南幸，堅味從之。至慶安驛，堅味言於宰樞曰：“賊已入京都，臨津以北，非我有也。請徵諸道兵討之！”宰樞不應，堅味涕泣白王。王曰：“其如倉卒何！”賊平，策扈從功爲一等，累遷密直副使。

辛禑時，知門下省事，轉評理。禑始選置内宰樞，掌出納。於是，堅味及洪永通、曹敏修爲之，常在禁中，事無大小，皆先關白然後行。堅味舅評理致仕公永張死，葬具皆官府所庀。禑嘗使人召堅味，辭以疾，再召乃至，其驕蹇如此。進守門下侍中，與都吉敷、

禹玄寶、李存性提調政房。故事，侍中掌銓選，堅味權自恣，永通、敏修雖爲侍中，不得與焉。堅味姻族成守恒知平州，剝民營私，無所不至，秩滿還家，累重屬路。又爲鐵原府使。又李祥原者，以堅味子檢爲養子，得拜樞密。

禑惡堅味貪饕，屢諷檢。堅味托疾乞退，許之，封平原府院君，遣知申事廉廷秀賜宮醞慰之，尋復爲侍中。又與李成林等提調實錄編修。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北青州萬戶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。禑待與極厚，堅味、成林皆設宴私第厚慰之，贈細布。遂執得卿，歸于京師。將行，都堂諭之曰："北青州之事，汝任其咎，勿以累國！"得卿曰："我但奉行都堂牒耳。上國有問，豈敢終諱？"堅味憂懼，無以爲計。密直提學河崙密謂曰："事貴從權，當今倭寇充斥，豈無遇賊而死者乎？"堅味大喜。得卿行至鐵州，中夜盜殺之。以遇倭聞于帝。彦修卒。及葬歛柩，奠至二十餘所。成林、玄寶、廉興邦、李仁敏等請謚曰"忠貞"。禑起復堅味爲門下侍中，遣知門下事安沼賜衣一襲。堅味詣闕謝，禑曰："今以國事委卿，懋哉！"又賜鞍馬衣服。禑調馬花園，謂左右曰："將水精木公文來，予將制此馬。"又戲謂檢曰："爾父好用水精木公文？"時堅味、仁任、興邦縱其惡奴，有良田者，率以水精木杖而奪之。其主雖有公家文券，莫敢與辨，時人謂之"水精木公文"。禑聞而惡之，故每言及之。尋領三司事。

興邦家奴李光奪前密直副使趙胖白州之田。胖乞哀於興邦。興邦歸其田，光復奪其田，凌辱胖。胖詣光哀請。光傲胖，益縱虐。胖不勝憤，以數十騎圍而斬之，火其家。欲白興邦，馳入京。興邦聞斬光，大怒，誣胖謀叛，令巡軍執胖母妻，遣四百餘騎至白州捕胖。騎至碧瀾渡，州人云："胖率五騎，已馳入京。"興邦等勸禑下令，購捕甚急。交州道元帥鄭子喬使其壻中郎將安承慶捕胖于孝思觀松岡，繫巡軍。興邦時爲上萬戶，吉敷爲副萬戶，與堅味女壻都萬戶王福海及副萬戶李光甫，委官尹珍、姜淮伯，臺諫典法雜訊。胖曰："六七貪婪宰相，縱奴四方，奪人田民，戕虐百姓，是大賊也。今斬光者，唯以輔國家，除民賊耳，何云謀叛？"栲掠竟日，不服。興邦欲誣胖服，治極慘酷。胖辱罵不小屈，曰："我欲斬汝國賊，汝與我相訟者也，何鞫我爲？"興邦怒益盛，使人亂擊其口。福海陽不聞，假睡，餘人無敢如何。獨左司議大夫金若采以爲不可而止之。後數日，禑如瑩第，與語良久，議胖獄。是日，興邦復欲鞫胖赴巡軍，請獄官及臺諫，皆不至。禑遣醫賜胖藥，尋命釋胖及其母妻，又賜醫藥與裘。時當頒祿，禑下令曰："宰相既富，可不頒。其先頒隊伍之無食者！"遂下興邦于巡軍。國人皆喜曰："吾君明矣。"禑召胖七歲兒，問其父所爲。對曰："吾父但拔劍試之，云'欲斬貪婪六七宰相，以快吾志。否則，妻孥必至飢寒。'"禑賜兒笠。

禑命瑩及我太祖陳兵宿衛，下堅味、吉敷獄。使

者至堅味第，堅味拒命，厲聲謂使者曰："七日頒禄，古制也。今主上無故不頒，豈爲君之道乎？自古人主之非，臣下有正之者。"遂欲爲亂，使人奔告其黨，甲騎已遮路，不可出。其人歸以告堅味。堅味家在男山北。既而，仰見男山甲騎成列，膽落就擒，歎曰："廣平君誤我矣。"先是，堅味、興邦忌瑩清直，且握重兵，常欲加害，仁任固止之，故云。巡軍鞫堅味、興邦等，罪不窮治以聞。禑大怒，以前評理王安德爲都萬戶，知門下李居仁爲上萬戶，我恭靖王爲副萬戶，命更鞫之。

恭靖王時，知密直檄自總角侍禑遊戲，出入動必相隨，累遷密直副使，常直禁中。至是，勒歸其家。尋下檄、福海、成林、興邦、興邦弟大司憲廷秀、堅味女壻知密直金永珍等巡軍獄。分遣諸道察訪，刷堅味、興邦所奪田民，還其主。遂誅堅味、成林、福海、興邦、吉敷、廷秀、永珍、檄，又斬福海養父門下贊成事金用輝，成林壻存性，成林友壻前原州牧使徐信，堅味弟判開城齊味，興邦妹壻密直洪徵、任獻，典法判書李獻子公緯、公約、公縝，福海兄德海，妹壻開城尹鄭愨、朴仁貴、李希蕃等。福海被繫，用輝有異謀，帶劍入闕，故先斬之。仁貴、希蕃，托附堅味者。獄官籍獻家，無擔石之儲，欲免之。瑩以獻藉興邦勢爲大司憲，未嘗發一直言，遂斬之。時人悲之。又斬福海父右侍中益淳，堅味姪女壻右司議大夫辛權，吉敷女壻大護軍辛鳳生，堅味族子執義李美生，判官閔

中達徵子尚淵、尚濱、尚溥，判内府寺事金萬興等。萬興，堅味家臣，專總田民之簿，貪暴奸黠爲腹心者。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寶、國寶子同知密直致中、女壻知部安祖同、興邦女壻成均、祭酒尹琠、護軍崔遲、福海妹壻大護軍金涵，族典法判書金乙鼎，掌令金肇，齊味子孟陽、吉敷，族前江陵府使都希慶、都祁、都云達，及被誅者族黨前知密直全彬，密直副使安思祖，密直提學朴仲容、辛靖，司僕正甘成旦，宦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。籍没堅味等資産。流吉敷子進士俞于邊地。俞，禹仁烈女壻，瑩與仁烈善，免。

置田民辨正都監，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，分遣安撫使于諸道，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，凡千餘人，並没財産。杖仲容父前贊成形一百，流角山戍巡軍。勾堅味、益淳、興邦、吉敷財産，榜掠其妻，皆死獄中。盡收殺被誅者，子孫雖在襁褓，皆投之江，匿免者無幾。没被誅人妻女爲官婢，凡三十餘人。投成林、福海、存性、永珍、橵、權、孫仲興及橵六歲子于臨津，又斬成林黨前判書成仲庸。徐規，亦成林黨也，在利川，安集李安生搜捕之，規逃。其妻故宰相成士達之女，安生見而悦之，遂私焉。其妻誘規至，執殺之。事覺，殺安生，没規妻爲典客寺婢。

堅味性猜忌陰凶，有口才，世比之李林甫。仁任久竊國柄，支黨根據。堅味爲其腹心，疾惡文臣，放逐甚衆，興邦亦在逐中。後堅味以興邦世家大族，請與昏姻，興邦亦懲前日流貶，欲保其身，惟仁任、堅

味言是從。於是，以興邦異父兄成林爲侍中，權奸親黨，布列兩府，中外要職，無非私人，專權自恣，賣官鬻爵，奪人土田，籠山絡野，奪人奴婢，千百爲群。以至陵寢宮庫、州縣津驛之田，靡不據占。背主之隸，逃賦之民，聚如淵藪，廉使、守令，莫敢徵發。由是民散寇熾，公私匱竭，中外切齒。瑩及太祖憤其所爲，同心協力，導禑除之，國人大悦，道路歌舞。

廉興邦

廉興邦，曲城府院君悌臣之子。恭愍朝，擢魁科，累遷左代言，尋罷。王欲興儒術，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。興邦主其事，令文臣隨品出布。典校郎尹商拔賣衣得布五十端，以助其費。興邦責不出布者曰："商拔寒儒，祿不足以度朝夕，尚賣衣助費。公等可出商拔下乎？"旬日間，得布至萬端。時影殿役大興，倉庾虛竭，而不仰公廩，得營國學。尋陞知申事，與諸將平紅賊，收復京都，策功爲二等，拜密直副使，轉提學。辛禑時，忤李仁任，流于外，尋封瑞城君。有裴元龍者，素稱能吏，附興邦爲養父，贈以宅舍。爲雞林府尹，侵漁百姓，至載鐵杷歸之家，鄉人目爲"鐵文魚府尹"。文魚即八梢魚，鐵杷之狀似之，故云。除三司左使。禑不親政，興邦與弟廷秀及禹玄寶專秉國務，皆決於口，或有不啓而行者。時擬遣知門下事安慶爲進奉使如大明。興邦受慶賂，以前門下評理洪尚

載代之。

一日，將大閱于毬庭。大司憲任獻，興邦妹壻也，遣臺吏告都堂曰："此庭非惟先王大朝會行禮之所，密邇景靈殿，太祖列聖神御在，豈可縱軍士馳騁於其間乎！"興邦曰："玄陵嘗閱五軍於此，取其閑曠也。"獻執不可。興邦怒曰："講武之事，非惟都堂，亦憲司所宜深慮也。"玄寶亦謂臺吏曰："姑且休矣。"興邦家奴李琳、女壻判密直崔濂家奴居富平，恃勢恣横。府使周彦邦遣吏簽軍，奴等率民四十餘人，毆其吏瀕死。彦邦自持四道都指揮使發軍牒至其家，奴輩又毆彦邦，且毆二傔人，折其齒。都堂以聞，禑遣巡軍提控辛龜生往捕奴輩，不復究問，悉斬之。興邦嘗與異父兄李成林上冢而還，騶騎滿路。有人爲優戲，極勢家奴隷剝民收租之狀，成林忸怩，興邦樂觀，不之覺也。後與林堅味伏誅，事在《堅味傳》。

曹敏修

曹敏修，昌寧縣人。恭愍時，出知順州。紅賊入寇，敏修與諸將擊走之，錄功爲二等，累轉典理判書，進同知密直司事，賜忠勤輔理功臣號。辛禑初，爲慶尚道都巡問使。倭寇金海，恣殺掠，焚官廨城門，敏修與戰敗。又戰于大丘，亦敗，安集盧處中死，士卒死者甚衆。倭數十艘自金海泝黄山江，將寇密城。敏修邀擊之，斬數十級。禑遣中使賜衣酒及馬。倭又寇

晉州，敏修戰于清水驛，斬十三級以獻。禑遣人賜酒。遷知門下府事，爲西北面都體察使。定遼衛都事高家奴聞納哈出與北元屢遣使交好於我，遣卒二百餘來，渡鴨江行商覘我。敏修曰："聞有聖旨禁斷私商，汝何犯令，擾我疆耶！"其卒還渡江去。轉評理，拜守侍中，上書乞退，禑不聽。敏修與諸宰相建議："軍國之需不贍，凡賜給田及口分田、寺社田租，並公收之，以補經費！"禑不從。罷封昌城府院君，尋判門下府事。禑攻遼，敏修爲左軍都統使，事在《禑傳》。

我太祖於回軍時，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，敏修亦以爲然。及禑廢，太祖欲擇立王氏之後。敏修念李仁任薦拔之恩，謀立仁任外兄弟李琳女謹妃之子昌，恐諸將違己意立王氏，以韓山君李穡爲時名儒，欲藉其言，密問於穡。穡亦欲立昌，乃曰："當立前王之子。"太祖謂敏修曰："其如回軍時所言何？"敏修作色曰："元子之立，韓山君已定策，何可違也。"遂立昌。敏修請于昌，召仁任、李崇仁等。仁任已死矣。昌以敏修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、西海、交州道都統使，賜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。

林、廉誅，敏修恐禍及己，所嘗攘奪田民，悉還其主。至是，稍稍復奪，肆其貪婪。又沮革私田之議，踵仁任所爲。趙浚上疏劾之，流于昌寧，並流其鎮撫南成理于公州，許埛于鳳州。昌使左代言權近賜敏修酒曰："卿雖有罪，然功可相掩，不宜流竄。但在即位之初，諫臣之言，不可不聽耳。"昌以生日宥罪，放敏

修歸田里。

恭讓即位，諫官吴思忠、趙璞等上疏以爲："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，曹敏修以李仁任姻親，欲立昌。問計於穡，遂定議立之。請下攸司論罪！"王命削職，復遣司憲糾正田時鞫之。郎舍尹紹宗等上書，略曰："敏修黨於賊臣李仁任，位至冢宰，縱其貪暴，大敗風俗。又以主將，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，欲使我宗廟永不血食。權近私拆聖旨，黨附辛氏，先示李琳。二人逆謀，皆天地所不容，祖宗所不赦。請下攸司，明正典刑！"王以敏修回軍有大功，不宜重論，止令遠配，近亦杖流。憲司上疏，請治敏修、穡議立辛昌，又欲迎還辛禑之罪。諫官復上疏，請置極刑，削穡職，與敏修皆徙邊地。臺諫再論奏，不報。又交章上疏。王命我太祖及沈德符曰："敏修既已加罪，卿等宜諭臺諫，更不論執！"王錄回軍功，下教褒獎，賜功臣號。臺諫上疏以爲："曹敏修沮衆議，立異姓，是乃王氏祖宗之罪人也。乞明正其罪！"不允，尋卒于昌寧。省憲、刑曹言："敏修沮王氏而立昌，其罪固不容誅。幸免刑戮，得終天年，保全其家，無以示後，舉國觖望。"王召鄭夢周、裴克廉等同省憲、刑曹更議，籍敏修家。子取貴嘗爲辛旽所愛。金興慶譖于王。王謁陽陵，取貴不扈駕，杖殺之。

邊安烈

邊安烈，本瀋陽人。因元季兵亂，從恭愍王來，

賜鄉原州，從安祐擊走紅賊，錄其功爲二等，累遷判少府監事。又與祐等收復京都，錄功爲一等，尋除禮儀判書，賜推誠輔祚功臣號，陞密直副使，再轉知司事。宰樞嘗會宴于郊，安烈與林堅味、廉興邦等拍戲較勝負，拜判密直司事。與崔瑩征濟州還，改知門下府事，轉評理。辛禑初，賜推忠亮節宣威翊贊功臣號，出爲楊廣、全羅道都指揮使，兼助戰元帥。倭寇扶寧，登幸安山，安烈與羅世、趙思敏、柳實督兵進攻，大破之，斬獲甚多。獻捷，禑賜白金一錠、鞍馬衣服。凱還，都堂出天水寺，設儺戲迎之。進門下贊成事。

倭賊五百入鎮浦口，以巨絙相維，分兵守之。遂登岸，散入州郡焚掠。羅世、沈德符等至鎮浦，用火炮焚其船。賊守船者燒溺殆盡。賊窮，怒益盛，盡殺所俘子女山積，所過波血，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拔而來。守船賊脱死者趣沃州，與登岸賊合焚利山、永同縣，殺永同監務，又焚黄澗、禦侮二縣，又寇中牟、化寧、功城、青利等縣，焚尚州，留七日置酒。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往覘賊，諸元帥許之。儉至，賊欲殺之。儉曰："天下無殺使之國。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算，戰則必克，然盡殲汝等，何益？汝等宜占居一邑。"賊曰："是紿我也。汝國誠欲活我，豈奪我舟楫耶？吾亦計之熟矣。"飲儉以酒，遂以鐵騎衛送。賊掠得二三歲女兒，剃髮剖腹净洗，兼奠米酒祭天，分左右張樂羅拜。祭畢，分其米而食，飲酒三鍾，焚其兒，槍柄忽折。卜者曰："吾等留此必敗。"即引軍趣善

州，遂焚善州。又侵京山府。三道沿海州郡，蕭然一空，自有倭患，未有如此之比。

禑以我太祖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都巡察使，安烈爲都體察使以副之。王福命禹仁烈、都吉敷、朴林宗、洪仁桂、林成味及太祖庶兄元桂爲元帥，皆受太祖節度，各賜馬二匹。師出至長湍，有白虹貫日。占者以爲戰勝之兆。倭駐沙斤乃驛，元帥裴克廉、金（明）〔用〕輝、池湧奇、吴彦、鄭地、朴修敬、裴彦、都興、河乙沚擊之，敗績，修敬、裴彦死，士卒死者五百餘人。賊遂屠咸陽。又攻南原山城，不克，退焚雲峰縣，屯印月驛，聲言："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上。"中外大震。

太祖見僵尸相接，惻然不能寢息。與安烈等至南原，克廉等來謁于道，莫不懽悦。太祖休馬一日，將以厥明戰。諸將咸曰："賊負險，不若俟其出與戰。"太祖慨然曰："興師敵愾，猶恐不見賊。今遇賊不擊，可乎？"遂部署諸將，詰朝誓而東踰雲峰，距賊數十里，至荒山西北，登鼎山峰。太祖見道右險徑曰："賊必出此襲我後矣，我當趨之。"諸將皆由坦道進，望見賊鋒鋭甚，不戰而却。時日已昃，太祖既入險，賊奇鋭果突出。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，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餘發，皆中其面，莫不應弦而斃。凡三遇戰，殲之。其地泥濘，彼我俱陷相顛仆。及出，死者皆賊，我軍不傷一人。

賊據山自固。太祖指揮士卒，分據要害，使麾下

李大中等十餘人挑之。太祖仰攻之，賊出死力衝突，我軍奔北而下。太祖顧謂將士曰：“堅控，勿使馬蹶！”既而，太祖復使吹螺整兵，蟻附而上衝賊陣。有賊將引槊直趨太祖後，甚急。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：“令公視後！令公視後！”太祖未及見，豆蘭遂射殪之。太祖馬中矢而仆，易乘，又中仆，又易乘。飛矢中太祖左脚，太祖抽矢，氣益壯，戰益急。軍士莫知太祖傷。賊圍太祖數重，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。賊又衝突太祖前，太祖立殪八人，賊不敢前。太祖誓指天日，麾左右曰：“怯者退！我且死賊！”將士感厲，勇氣百倍，人人殊死戰賊，植立不動。有一賊將，年十五六，骨貌端麗，驍勇無比，乘白馬，舞槊馳突，所向披靡，莫敢當，我軍稱阿只拔，都争避之。太祖惜其勇鋭，命豆蘭生擒之。豆蘭白曰：“不殺，必傷人。其將身被堅甲，又帶銅面具，無隙可射。”太祖曰：“我射兜牟頂子，兜牟落，汝便射之。”遂躍馬射之，正中頂子，兜牟纓絶而側。其將急整之。太祖即射之，又中頂子，兜牟遂落。豆蘭便射殺之。於是賊挫氣。太祖挺身奮擊，賊鋭鋒盡斃。賊痛哭聲，如萬牛。棄馬登山諸軍，乘勝馳上，鼓譟震地，四面崩之。遂大破之，川流盡赤，六七日色不變。人不得飲，皆盛器候澄久，乃得飲。獲馬一千六百餘匹，兵仗無算。遣知印金鞠報捷。禑喜，遣密直使印元寶賜宮醞慰之。授鞠郎將，賜馬一匹。

初，賊十倍於我，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。太祖曰：

"天下未有殲敵之國。"遂不窮追。退而大作軍樂，陳儺戲，軍士皆呼萬歲，獻首級山積。諸將懼治不戰之罪，叩頭流血乞生。太祖曰："在朝廷處分。"又曰："賊之勇者殆盡矣。"笑謂諸將曰："擊賊固當如是!"諸將咸服。時被虜者自賊中還言："阿只拔都望見太祖置陣整齊，謂其衆曰：'觀此兵勢，殊非往日諸將比。今日之事，爾輩宜各慎之。'初，阿只拔都在其島，欲不來。衆賊服其勇鋭，固請而來。諸賊酋每進見必趨，軍中號令悉主之。"是行也，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。太祖謂曰："竹輕於木，便於致遠，然亦民家所植也。且非吾裝齎舊物，不失舊而還足矣。"軍士敬服，咸棄之。太祖所至，不犯秋毫，皆類此。東寧之役，太祖獲其將處明，不殺。處明感恩，每見矢痕，必嗚咽流涕，常隨侍左右。是戰也，處明居馬前，力戰立功，時人稱之。

太祖振旅而還，崔瑩率百官設綵棚，雜戲班，迎天壽寺門前。太祖望見，下馬趨進再拜。瑩亦再拜，前執太祖手，揮涕曰："非公，孰能爾耶?"太祖頓首謝曰："謹奉明公指揮，幸而得捷，予何功焉。此賊勢已挫矣，儻若復肆，吾當受責。"瑩曰："公乎！公乎！三韓再造，在此一舉。微公，國將何恃?"太祖讓不敢當。禑賜太祖及安烈金各五十兩，福命以下諸將銀各五十兩，皆辭曰："將帥殺賊，職爾，臣何敢受?"太祖威名益著。倭賊虜國人，必問"李太祖舊諱萬戶今在何處乎?"不敢近太祖之軍，必伺間乃入寇。

安烈與堅味、李仁任提調政房，同欲相濟，凡工匠及有財者，必先用之。倭寇丹陽郡，安烈與韓邦彦等擊破之，斬八十餘級，獲馬二百餘匹。又與邦彦等擊倭于安東，斬三十餘級，獲馬六十匹，封原川府院君，尋判三司事。恭讓初，領三司事。金佇獄起，佇言與安烈、李琳、禹玄寶、禹仁烈、王安德、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内應。郎舍尹紹宗、李詹、吴思忠等上疏曰："安烈欲迎立辛禑，永絶王氏之祀，實金佇之所明言，國人之所共知。請下憲司，明正典刑，籍没家産。"王乃以事在赦前，但罷其職。翌日，疏又上，只削職，流漢陽。

初，禑歸江陵，謂人曰："誤我者安烈。"問佇不服，以刀裂足掌數寸許，熨以火，隨問皆服，遂成獄詞。安烈亦坐罪。紹宗等又言："洪永通、禹玄寶、王安德、禹仁烈、鄭熙啓等實與安烈逆謀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。願置安烈、永通、玄寶、仁烈、安德等極刑！"不報。紹宗等又言："洪永通黨附仁任、堅味、興邦，同惡相濟。群凶就戮，而永通獨以禑姻戚，得保首領。禹玄寶位至上相，患失乾没，姦邪傾諂，毁我禮俗。王安德托名將帥，每致敗北。藍浦之役，全軍覆没，大損國威，在軍法所當誅。禹仁烈出身刀筆，緣權勢致位政府，功德斯民，蓋所未聞。鄭熙啓連姻興邦，恣爲不義，又因禑妻崔天儉之女，幸免戊辰之誅。此五人罪惡貫盈，在所必誅。與安烈之謀，欲戴辛禑，是皆天地所不容，非殿下所得私也。願殿

下斷以大義，下攸司鞫治。”不允。諫官伏閤待命，日中不退。王乃召德符及我太祖議之，下旨曰：“安烈已削職流之。永通、玄寶、熙啓等於佇辭證，並不相干。安德當回軍時，協謀定策。仁烈嘗與長壽入朝，奏禑狂悖之狀，於佇謀必不與焉，只罷其職。”潛遣密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：“我在，卿等毋恐！”

是日，狐出壽昌宮西門，走入孝思觀西岡。郎舍復上疏曰：“狐陰類而穴居者也，小人托附權勢之象也。故《傳》論小人之難去曰：‘穴墉之狐，不可灌也。’墉以比權勢，狐以比小人。今臣等伏閤請去小人，而妖狐乃見，是小人未盡去之象也，天之譴告明矣。古人曰：‘執狐疑之心者，來讒賊之口。’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，次念祖宗之業，正安烈等六人之罪，以謝祖宗。則天譴可弭矣。”不聽。大司憲成石璘又上疏請誅安烈。時有强盜劫人於門外，紹宗等面啓曰：“唐憲宗朝，吴元濟以蔡州叛，丞相武元衡、中丞裴度請討之，李師道以藩鎮聲勢相倚，故遣賊殺元衡，傷度首而去。群臣議赦元濟，以安藩鎮。憲宗不聽，以度爲丞相，卒平元濟，以安天下。今賊近在京城，又在漢陽，劫盜之發，實由此輩，不可不慮也。”退，上疏曰：“臣等前以安烈大逆，五上疏請治罪。殿下寬宥，只令安置漢陽別業，國人觖望。願明正其罪，以懲亂賊。”

王下其疏憲司曰：“就貶所勿更鞫，誅之！”憲司夜遣録事孫元湜移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安烈。都評議

使司奏曰：“大臣不可不問其故，便置極刑。”王命左司議吴思忠、執義南在往鞫之。思忠等行至碧蹄驛，遇元湜，已誅安烈而還。安烈臨刑歎曰：“謀迎辛禑，豈獨我歟？”欲有所言。伯興不問，命吏出外斬之。紹宗等言：“自古亂臣賊子，未有無黨而敢爲惡者。竊聞逆臣安烈臨刑自言：‘臣死固當，同謀者衆，獨臣死耶？’漢陽府尹金伯興不問而誅之。安烈腹心部將通山君李乙珍，必與其謀，不可不鞫。伯興黨逆掩覆之罪，不可不懲。”乃罷伯興職。遣司平提控朴爲生、司憲糾正申孝昌鞫乙珍于清州，栲掠甚酷，辭連李琳及子貴生及定州牧使李庚道、鄭地、元庠。庠，安烈之妻族，命臺諫同巡軍鞫庠。庠曰：“但怨革私田，欲迎立辛禑，以沮其事耳。”乃遣思忠及掌令權湛鞫庚道于安州，在及左獻納咸傅霖鞫琳于全州，地及貴生于雞林。又命臺諫同巡軍鞫問伯興、庠。伯興死獄中，王疑獄官酷刑致死，乃曰：“罪不及妻孥，宜免安烈妻族！”遂釋庠。尋下教録安烈回軍功，尋以辭連。初削功臣，籍没家産。子顥、頤、頊。

王安德

王安德，鄉貫世系未詳。恭愍朝，從安祐等平紅賊，録功爲二等，累遷密直副使。恭愍薨，安德倡議立辛禑，陞判司事，轉門下評理。北元使來，安德爲館伴。有宰相奉宫醞至館，立而飲使臣，跪飲安德。

使臣怒曰："以汝君之酒，立飲天朝使，跪飲陪臣，禮乎？"時君弱，大臣用事，人皆趨附求合，故積習至此。

出爲楊廣道都元帥。倭寇餘美縣，安德擊之。賊登山，趣沔州，安德追擊，斬一級，賊入加耶寺。禑遣體覆使崔仁哲責安德不能捕倭。倭自江華攻陷楊廣濱海州郡。初，賊船僅二十二艘，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。見者誤以爲我軍，不避，被殺傷者，不可勝計。賊又寇慶陽，遂入安城郡。安德望見賊勢，怯懦不進。乃召副元帥印海、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，欲邀擊歸路。賊知之，由他路引去。安德率鋭卒擊之，不克，身被創鋭，卒死者四人。安德號天慟哭，擒賊諜訊之，諜曰："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，崔瑩必帥師而下，於是乘虚直擣，京城可圖也。"初，賊入安城，伏兵麻田，使被虜三四人田于隴上，若農夫然以紿之。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，亦率兵來問田者，曰："賊退否？三元帥何在？"對曰："賊既退，三元帥追之矣。"承直信之，直趨官廨。賊伏發圍之，承直單騎突圍脱走，士卒多被殺虜。自水原至陽城、安城，蕭然無復人烟。

遣贊成事楊伯淵，評理邊安烈、林堅味助戰。會仁哲還朝，妄言："臣督安德仁、桂海擊倭于稷山縣，斬五十餘級，賊奔潰。"禑信之，賜仁哲廐馬、白金，安德等廐馬、衣酒，召伯淵等還。倭屠燒洪州，殺牧使池得清妻，虜判官妻子。安德與戰于蘆峴，敗績。

翌日，賊又寇温水縣，焚伊山營，海等戰于薪橋。夜，賊四圍，士卒驚潰多死。賊又自鎮浦入韓州。安德請遣將助戰，禑命商山君金得齊、密直副使睦忠、王賓副之。賊又寇寧州、牙州，安德與仁桂、海、得齊、忠賓等戰于牙州，走之，擒三人，獲兵仗及馬百七十餘匹。禑賜酒以慰之。又擊倭于槐州，斬三級。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，安德與金斯革、都興擊之，斬三級。拜贊成事。倭賊屯古庇仁境，安德與廣州節制使崔雲海、楊廣道都節制使李承源追至九十里，與戰于都屯串，大敗。安德墜馬僅免，士卒死者四十餘人。

恭讓朝，判三司事，金佇、邊安烈之獄起，辭連安德及禹仁烈、禹洪壽等。臺諫屢上疏，請置極刑，不允，封安德爲江原君。王召獻納咸傅霖曰：“予命臺諫、刑曹毋論王安德、禹仁烈、禹洪壽等，汝知否?”傅霖對曰：“臣知之。”王曰：“汝已知之，何論執不已？予雖否德，既已爲君，汝等不從我命，可乎?”對曰：“賞罰不當，則臺諫論駁，固其職也。”王曰：“汝等不從我命，當罪之!”對曰：“自古人君不罪言者。”王曰：“玄陵之世，諫官得罪者多矣。”對曰：“玄陵何足法乎？即位之初，有仁心仁聞，稍稱賢君。厥後頗自爲聖，蔑視群下，雖有言者，不以爲意。猜忌日深，大臣臺諫，皆受其禍，言路蔽塞，馴致甲寅之變。今殿下膺臣民之推戴，紹復大業，三韓欣然，以爲復見太祖之世。若止以玄陵爲法，豈臣民之望

乎？”王曰：“洪壽爲功臣，安德有回軍之功，仁烈嘗入朝奏禑不道，豈欲迎立哉？”對曰：“戊辰回軍，權在李侍中，安德在麾下，安敢有異議！仁烈之入朝，迫於國命，豈得已乎？洪壽之爲功臣，臺諫已言其濫。大抵反側小人，權利所在則從之。請斷以大義。”王不悦。臺諫交章，復論安烈之黨。流安德于州，洪壽于仁州，元庠于光州，又流李乙珍、李庚道于遠地，踰月召還。郎舍許應等言：“僞辛之黨，其罪一也。憲司近劾李穡竄逐鄉里，而王安德、李種學、李乙珍、李庚道等，尚在京城。請奪職遠流。”王以安德有功，且罪狀未著，止流種學、乙珍、庚道于外。未幾，定迎禑之罪，外方從便。尋許任便居住。卒謚貞襄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七

列傳卷第四十

叛逆一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尤嚴於亂臣賊子。及據地以叛者，其誅死者而不貸，所以戒生者於後也。夫人臣忠順，則榮其身，保其宗，而美名流於後。叛逆者，未有不脂潤鼎鑊，赤其族而覆其祀者。可不戒哉？作《叛逆傳》。

桓宣吉

桓宣吉與其弟香寔俱事太祖，有翊戴功。太祖拜宣吉馬軍將軍，委以腹心，常令率精鋭宿衛。其妻謂曰："子才力過人，士卒服從，又有大功，而政柄在人，可不懊乎？"宣吉心然之，遂陰結兵士，欲伺隙爲變。馬軍將卜智謙知之，密告太祖，以跡未形，不納。

一日，太祖坐殿，與學士數人商略國政。宣吉與其徒五十餘人，持兵自東廂突入內庭，直欲犯之。太祖策杖立，厲聲叱之曰："朕雖以汝輩之力至此，豈非天乎！天命已定，汝敢爾耶！"宣吉見太祖辭色自若，疑有伏甲，與衆走出，衛士追及毬庭，盡擒殺之。香寔後至，知事敗亦亡，追兵殺之。

又徇軍吏林春吉者，青州人，與州人裴悤規，季川人康吉、阿次，昧谷人景琮謀反，欲逃歸青州。智謙以聞，太祖使人執訊之，皆服，並令禁錮。唯悤規知謀洩，乃逃。於是欲盡誅其黨。青州人玄律奏："景琮姊乃昧谷城主龔直妻也。其城甚固，難以攻拔，且隣賊境，若或誅琮，龔直必反，不如宥以懷之。"太祖欲從之。馬軍大將軍廉湘進曰："臣聞景琮嘗語馬軍箕達曰：'姊之幼子，今在京師，思其離散，不堪傷情。況觀時事亂，靡有定會，當伺隙與之逃歸。'琮謀今果驗矣。"太祖大悟，便令誅之。

伊昕巖

伊昕巖，業弓馬，無他才識，見利躁求，事弓裔，以鉤距得見任用。弓裔末年，將兵襲取熊州，因鎮之。聞太祖即位，潛懷禍心，不召自至，士卒多亡，熊州復爲百濟所有。韓粲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昕巖比隣，知其陰謀，具奏太祖曰："昕巖棄鎮自來，以喪邊疆，罪實難原。然與我並肩事主，情分有素，不忍加誅。且

其反形未露，彼必有辭。”請密令伺之。太祖遣内人至家，從帳中候之。昕巖妻桓氏至厠，謂其無人，旋已長吁曰：“吾夫事若不諧，吾受禍矣。”言訖而入。内人以狀聞，遂下獄，具服。令百僚議其罪，皆曰“當誅”。太祖親讓之曰：“汝素蓄凶心，自陷刑辟。法者，天下之公，不可私撓。”昕巖流涕而已。令斬於市，籍其家，不問黨與。

王規

王規，廣州人，事太祖爲大匡。太祖納規二女，一爲第十五妃，一爲第十六妃。十六妃生一子，曰廣州院君。惠宗二年，規譖王弟堯及昭有異圖，惠宗知其誣，恩遇愈厚。司天供奉崔知夢奏：“流星犯紫微，國必有賊。”惠宗意規謀害堯、昭之應，乃以長公主妻昭，用強其族。規不得行其謀。規又欲立廣州院君，嘗夜伺王睡熟，遣其黨潛入卧内，將行大逆。惠宗覺之，一拳斃之，令左右曳出，不復問。一日，惠宗違豫，在神德殿，知夢又奏：“近將有變，宜以時移御。”惠宗潛徙重光殿，規夜率其黨穴壁而入，寢已空矣。規見知夢，拔劍罵之曰：“上之移寢，必汝謀也。”知夢竟無言，規乃退。惠宗雖知規所爲，亦不罪之。規嘗惡大匡朴述熙，及惠宗薨，矯定宗命殺之。初，惠宗疾篤，定宗知規有異志，密與西京大匡式廉謀應變。及規將作亂，式廉引兵入衛，規不敢動。乃

竄于甲串，遣人追斬之，誅其黨三百餘人。

金致陽

金致陽，洞州人，千秋太后皇甫氏外族。性姦巧，陰能闒輸。嘗詐祝髮，出入千秋宮，頗有醜聲。成宗認之，杖配遠地。穆宗即位，召授閤門通事舍人，不數年，貴寵無比，驟遷至右僕射兼三司事。百官與奪，皆出其手，親黨布列，勢傾中外，賄賂公行。起第至三百餘間，臺榭園池，窮極美麗，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忌。又役農民立祠洞州，額曰“星宿寺”。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王寺，其圖像奇怪難狀，潛懷異志，以求陰助。凡器皿皆銘其意，鍾銘曰：“當生東國之時，同修善種。後往西方之日，共證菩提。”穆宗常欲黜之，恐傷母志，不敢也。後太后生子，是私致陽所生也。致陽與太后謀爲王後。忌大良君，逼令爲僧，屢欲害之。乘王寢疾，欲謀變，劉忠正上書告變。王召蔡忠順密議，令亟迎大良君。致陽知之，無如之何，首鼠數日。及康兆廢立，遣兵殺致陽並其兒，流其黨于海島。有長淵縣人文仁渭者，悃愊無華，久爲千秋宮使。及致陽誅，宮僚多連坐誅竄，獨仁渭以兆之庇獲免，官至尚書左僕射。

康兆

康兆，穆宗時累官中樞使右常侍，出爲西北面都

巡檢使。穆宗寢疾，知金致陽謀變，遣皇甫俞義往迎顯宗。又知殿中監李周楨附致陽，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，即日發遣，仍徵兆入衛。兆聞命，行至洞州龍川驛。内史主書魏從正、安北都護掌書記崔昌曾坐事被黜，深怨朝廷，常欲構亂。二人俱謁兆，紿言："主上疾篤，命在頃刻。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，以公在外，手握重兵，恐或不從，矯命徵召。足下當速還本道，大舉義兵，保國全身，時不可失。"兆深然之，以爲王已薨，朝廷悉被致陽誤，便歸本營。太后忌兆，來遣内臣守岊嶺，使遏行人。兆父患之，爲書納竹杖中，令奴剃髮爲僧，詭言妙香山僧，報兆云："王已賓天，姦凶用事，可舉兵來，以靖國難！"奴晝夜急走，至兆處，氣竭而斃。兆探得杖書，愈信王薨，遂與副使吏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平州。知王未薨，兆喪氣垂頭良久。諸將曰："業已來矣，不可止。"兆曰："然。"遂決意廢立。不知王已迎顯宗，乃遣分司監察金應仁率兵往迎。先奏王曰："上疾彌留，國本未定，姦黨窺覦。又偏信庾行簡等讒諛，賞罰不明，致此危亂。今欲定分以係人心，除惡以快衆憤，已迎大良君詣闕，恐聖情驚動，請出御龍興歸法寺，即掃盪姦黨，然後迎入。"王曰："已知所奏。"是日，應仁與俞義到神穴寺，奉顯宗還。

翼日，鉉雲率兵入迎秋門，大譟。穆宗驚懼，(訙)〔執〕行簡送兆所。給事中卓思政、郎中河拱辰皆奔于兆。兆至大初門，據胡床，崔沆出自省，兆起

揖。沆曰："古有如此事乎?"兆不應。於是，兵士闌入。穆宗知不免，與太后仰天號泣，率宫人小竪及蔡忠順、劉忠正等出，御法王寺。兆坐乾德殿，御下軍士呼萬歲。兆驚起，跪曰："嗣君未至，是何聲耶?"俄而，俞義等奉顯宗而至，遂即位於延寵殿。兆廢穆宗爲讓國公，使閤門通事舍人傅巖等守之，遣兵殺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，流其黨及太后親屬周禎等三十餘人于海島。穆宗使沆請馬於兆，送一匹，又於人家取一匹。穆宗及太后乘之，出自宣仁門，向忠州。行至積城縣，兆遣尚藥直長金光甫進毒，穆宗不肯飲。光甫謂隨從中禁安霸等曰："兆言：'若不能進毒，可令中禁軍士行大事，報以自刃。'不爾，吾與若等俱族矣。"夜，霸等弑之，以自刎聞，取門扇爲棺，權厝于館。兆使人以縣倉米作飯祭之。顯宗以兆爲中臺使，鉉雲爲副使，尋授兆吏部尚書、參知政事。

元年五月，契丹主以兆弑君，欲發兵問罪。王聞之，以兆爲行營都統使，鉉雲及兵部侍郎張延祐副之，起居舍人郭元、侍御史尹徵古、都官員外郎盧戩爲判官，右拾遺乘里仁、西京掌書記崔冲並爲修製官，檢校尚書右僕射、上將軍安紹光爲行營都兵馬使，御史中丞盧副之，兵部郎中金爵賢及皇甫俞義爲判官，少府監崔賢敏爲左軍兵馬使，少府少監崔輔成副之，興威衛錄事高幹、大樂丞金在鎔爲判官，刑部侍郎李昉爲右軍兵馬使，刑部郎中金丁夢副之，内謁者柳莊爲判官，禮賓卿朴忠淑爲中軍兵馬使，禮賓少卿李良弼

副之，尚書都事高延慶、司宰注簿庾伯符爲判官，刑部尚書崔士威爲統軍使，戶部侍郎宋隣副之，左司員外郎皇甫申、試兵部員外郎元頴爲判官，率兵三十萬，軍于通州以備之。

十一月，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，號“義軍天兵”，渡鴨綠江，圍興化鎮。兆引兵出通州城南，分軍爲三，隔水而陣。一營于州西，據三水之會，兆居其中。一營于近州之山，一附城而營。兆以劍車排陣，契丹兵入，則劍車合攻之，無不摧靡。契丹兵屢却，兆遂有輕敵之心，與人彈碁。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。鎮主告契丹兵至，兆不信，曰：“如口中之食，少則不可，宜使多入!”再告曰：“契丹兵已多入。”兆驚起曰：“信乎?”恍惚若見穆宗立于其後，叱之曰：“汝奴休矣，天伐詎可逃耶?”兆即脫鍪牟，長跪曰：“死罪，死罪。”言未訖，契丹兵已至，縛兆裹以氈，載之而去，鉉雲亦被執。契丹主解兆縛，問曰：“汝爲我臣乎?”對曰：“我是高麗人，何更爲汝臣乎?”再問，對如初。又剮而問，對亦如初。問鉉雲，對曰：“兩眼已瞻新日月，一心何憶舊山川。”兆怒，蹴鉉雲曰：“汝是高麗人，何有此言?”契丹遂誅兆。

李資義

李資義，中書令子淵之孫，侍中頲之子。宣宗朝，

累遷戶部尚書。獻宗元年，拜中樞院使。初，宣宗納尚書李碩女爲后，生王，又納資義妹元信宫主，生漢山侯昀。王幼弱有疾，不能聽决，母后專國事，左右依違其間。資義貪冒貨財，集無賴勇士，以騎射爲事。常曰："主上有疾，朝夕難保，外邸有窺者。汝輩宜盡力奉漢山侯，勿令神器歸于他人！"聚兵禁中，欲舉大事。時肅宗爲雞林公，在明福宫，密知之，諭平章事邵台輔曰："國家安危繫宰相。今事急，公其圖之。"台輔使上將軍王國髦領兵入衛。國髦先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於宣政門內，誅其黨閤門祗候張仲、中樞院堂後官崔忠伯等于宣政門外，分遣兵士捕資義子注簿綽，興王寺大師智炤，將軍崇列、澤春，中郎將郭希，別將成甫、成國，校尉盧占，隊正裴信等十七人，皆殺之。流平章事李子威，少卿金義英，司天少監黃忠現，奉御黃榮，少監徐晃，侍御史王台紹，祗候李資訓，錄事李景泌、崔淵，注簿全寵、王縝，判官李滋令、金彪，司辰黃玩，殿前承旨廉正，將軍李甫、吴昌，郎將仇賢、良玠，別將安鱗、珍奇，散員惟寵、崔幸、林自成、侯善、金錢、李玄孟、康希白、鄭貞佐等五十餘人于南裔，没賊黨妻子爲兩界州鎮奴婢。肅宗初，御史臺奏："賊臣李資義等私畜米穀，數至鉅萬。是皆剝民所聚，請並没官。"從之。

李資謙

李資謙，中書令子淵之孫，慶源伯顥之子，以門

蔭進爲閤門祗候。女弟爲順宗妃，順宗薨，與宫奴通，資謙坐免官。睿宗納資謙第二女爲妃，由是驟貴，至參知政事、尚書左僕射、柱國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司徒、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尋加守太尉，賜翼聖功臣號。封其母金氏通義國大夫人，妻崔氏朝鮮國大夫人，同日降三敕于其第。累加同德推誠佐理功臣、邵城郡開國伯，食邑二千三百戶，食實封三百戶。諸子並進爵。王薨，太子幼，諸弟頗覬覦。資謙奉太子即位，是爲仁宗。拜資謙協謀安社功臣、守太師、中書令、邵城侯，食邑五千戶，食實封七百戶。下詔欲異其禮數，群臣請書表不稱臣，宴會不與百官庭賀。待制金富軾以爲不可，從之。尋冊爲漢陽公，以母喪去位。母，平章事廷儉之女，性貪沓，抑買市人財物，或全不與直，又縱奴婢横暴。及死，市人相賀。

王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資謙曰："君之於臣不名者，蓋所以表明功德，優禮親賢。成王之於周公旦，章帝之於東平王是也。歷代以爲故事。況公先王之所付托，冲人之所尊親，任大責深，功崇德重，不可與群僚同其稱謂。自今所降書詔，不稱名，不稱卿，此雖異數，亦率舊章。仍趣釋服赴朝!"賜衣帶鞍馬、金銀幣帛甚多。資謙上表陳謝，請終制。王又遣使冊爲亮節翼命功臣、中書令、領門下尚書都省事、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、朝鮮國公，食邑八千戶，食實封二千戶。府號"崇德"，置僚屬，宫曰"懿親"。崇德本逆

臣金致陽西宅號，後乃知之。妻封辰韓國大夫人，子之美爲祕書監、樞密院副使，公儀尚書刑部侍郎，之彦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，之甫尚書戶部郎中、知茶房事，之允殿中內給事，之元閤門祗候，子僧義莊爲首座。王出乾德殿門外，親傳詔書，百官詣殿庭賀，次進資謙第賀。資謙釋服上官坐，中書省宰樞、文武常參以上階上，七品以下階下，綴行陳賀。是日，大雨雷電，市道水深一丈。

資謙恐他姓爲妃，權寵有所分，强請納第三女于王。王不得已，從之。是日，大風飛瓦拔木。後又納其第四女，又大風雨。王既冊資謙，推恩赦二罪以下，其日中外所獻，悉歸資謙第。命有司修葺資謙祖先所居開明宅，功既訖，改號重興宅，令資謙入處。遣參知政事李壽、同知樞密院事許載下詔賜衣襨、金帛、鞍馬、土田、奴婢。仍幸其第，置酒用家人禮，夜艾而還。以之美試禮部尚書、同知樞密院事，公儀衛尉卿，諸子弟姻拜官有差。資謙私遣其府注簿蘇世清入宋，上表進土物，自稱知軍國事。資謙權寵日盛，有不附己者，百計中傷。竄王弟帶方公俌于京山府，流平章事韓安仁于海島，殺之，又流崔弘宰、文公美、李永、鄭克永等五十餘人。以其族屬布列要職，賣官鬻爵，多樹黨與。自爲國公，禮數視王太子，號其生日“仁壽節”，內外賀謝稱箋。諸子争起第宅，連亘街陌，勢焰益熾，賄賂公行，四方饋遺輻湊，腐肉常數萬斤。强奪人土田，縱其僕隷掠車馬輸己物，小民

皆毁車賣牛馬，道路騷然。

又欲知軍國事，請王幸其第授策，勒定時日。事雖未就，王頗惡之。內侍金粲、安甫鱗常侍左右，知王意，乃與同知樞密智祿延欲捕資謙，流遠地，召上將軍崔卓、吴卓，大將軍權秀，將軍高碩等圖之。時之元妻父拓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，卓等素疾俊臣自下位擢爲兵部尚書居己上，故許之。約既定，至初夜，率兵入宫，先殺俊臣及俊京子內侍純、祗候金鼎芬、錄事田其上、崔英等，投尸於宫城外。內直旗頭學文踰城，因中郎將池顥告資謙，資謙罔知所爲。郎中王毅又踰城奔告其詳，資謙與俊京及之美等相顧戰恐，召集宰樞百寮于其第，使之美往復議問，皆莫知所對。俊京曰："事急矣，不可坐待！"乃與侍郎崔湜、祗候李侯進、錄事尹翰等率數十人至朱雀門，不得入。使翰踰城，折鑰開關，入至神鳳門外，呼譟聲殷地。祿延、卓等謂外兵大集，膽落皆不能出。資謙使人火崔卓、吴卓、秀、碩等家，囚其妻子奴僕。平明，俊京見俊臣輩屍，恐不免，與之甫、湜、侯進、翰、金鼎黄、曹舜舉、文仲經等召聚軍卒，授軍器庫兵仗，進圍昇平門。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至宫城外，在宫內者無敢出，但持弓矢分守子城門上。王御神鳳門，張黄繖，俊京軍卒望見羅拜，呼萬歲。王使問："汝輩何爲操兵而至？"對曰："聞有賊入禁中，欲衛社耳。"王曰："無之，朕亦無恙，汝等可釋甲散去。"遂縋下內帑銀幣賜軍卒，令侍御史李仲、起居舍人胡宗旦宣

諭軍士解甲投兵。俊京怒，拔劍逐仲等，令軍卒復擐甲，執兵大呼，或有流矢及御前，以楯蔽之。義莊之徒以斧斫神鳳門柱，有自樓上射斫之者，中其頭即斃。

資謙使閤門祗候崔學鸞、都兵馬錄事邵億至宮門奏曰："請出禁中作亂者。不爾，恐驚動禁中。"言甚不遜。王默然。俊京遣億謂資謙曰："今日向晚，恐賊乘夜竊發。及其未發，焚宮門索擒，何如？"資謙使之美問平章事李壽等，答曰："宮宇相比，延燒不可撲滅，甚不可也。"俊京不待報，取少府監黃灰木、將作監木橦積東華門廊，火之，風焰煽熾，須臾延及內寢，宮人皆驚駭走匿。及晚，俊京、之甫被甲上馬，率兵百餘人至春德門，守門內侍李叔晨開門納之。俊京入左掖門前，禁衛別將李作、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。俊京奔退，作手闔門扉。俊京使人守諸門，令曰："有自內出者，即殺之。"夜，王步至山呼亭，侍從皆散，惟近臣林景清等十餘人在。王恐被害，作書請禪位於資謙。資謙畏兩府議，未敢發言。壽颺言於座曰："上雖有詔，李公豈敢如是？"資謙意遂沮，涕泣還書曰："臣無二心，惟聖鑑諒之！"

有洪立功者，將軍劉漢卿下中郎將也。資謙以漢卿入內，即以立功爲借將軍，帥兵聽俊京指揮。俊京使立功領卒六十餘人，擔柴至都省南路。立功密語卒曰："我與若等皆王臣也，而負薪燒宮，非臣子之義。"遂釋擔，從宣義門竇入見羅拜。王驚問："爾爲誰？"立功前自陳。王甚悦，賜酒食，自是宿衛不離。

黎明，王以火焰將逼，欲出。會資謙遣承宣金珦請出御南宮。王步至景靈殿，命內侍白思清奉祖宗真，納諸內帝釋院眢井中。乃出西華門，乘馬至延德宮。吴卓導前，俊京使郎將張成拔劍突入，執卓斬之，又殺左僕射洪灌，分遣人執崔卓、秀碩、作甫、麟、幸忠，大將軍尹成、韓景，將軍朴英、宋仁、史惟挺、吴挺臣、漢卿，郎將李儒，内侍崔箴，員外郎朴元實等，皆殺之，其餘軍士死者，不可勝計。內侍奉御王觀、大將軍尹先、郎將丁寵珍、别將張成好從王在南宮，資謙請出之再三，王不得已，從之，使人請勿殺，之甫皆殺之。資謙又與俊京議，亂作日直宿者，無貴賤皆殺之。壽執不可，乃止。將軍李禄千、金旦、金彦逃免，後彦自出流南裔。是日，宫禁焚蕩，惟山呼、賞春、賞花三亭及内帝釋院廊數十間僅存，百官狼狽奔散。資謙殺禄延及吴卓子子升、碩弟甫俊，流粲于遠地，没禄延、粲妻子爲奴婢。粲後改安。

資謙請王幸重興宅西院。王去仗衛，從間道及院門。大卿金義元、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，郎將池錫崇、散員權正均、隊正吴含自山呼亭至南宫，不離左右。至是，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，資謙、俊京欲殺之，使郎將李積善牽出。錫崇手執御衣，疾呼請救。王顧叱，積善蹴其胷，猶不釋，御衣爲之裂，幞頭亦觸楣而破。之美、之甫在門，望見王，不下階，崔湜獨出拜，罵積善曰："有聖旨，汝何敢爾？"積善遂釋之，錫崇等尚恐懼不能出。時宦者趙寧諂事資謙，王

召湜、寧曰："錫崇等三人，至誠愛君，更無他心。爾等爲我，請勿令殺。"俊京從之，流遠地。王升堂，資謙與其妻拍手拊地，大哭曰："自皇后入宮，願生太子。及聖人誕生，祈天永命，無所不至！天地鬼神，鑒吾至誠。不圖今日，反信賊臣，欲害骨肉！"王羞赧無言。

王自居西院，左右皆資謙黨，國事不自聽斷，動止飲食，皆不自由。百寮移寓旁近寺館，備員而已。資謙、俊京威勢益煽，其所施爲，無敢誰何。贈俊臣守司空，鼎芬、純戶部員外郎，其上、英閤門祗候，厚賻之，從資謙之意也。又出資謙所惡者內侍二十五人。自是外家益橫。宰相朴昇中、許載以下，皆諂諛附托，威虐可畏。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諭俊京，令效力王室，俊京心然之。王賜俊京詔曰："惟朕不明，致凶徒生事，使大臣憂勞，皆寡人之罪。是用省躬悔過，指天誓心，冀與臣民，惟新厥德。卿其更勵厥修，無念既往，盡心夾輔，俾無後艱。"會之彥奴罵俊京奴曰："汝主射宁位，火宮禁，罪當死。汝亦當沒爲官奴，豈得辱我哉！"俊京聞之，大怒，走詣資謙第，解衣免冠曰："吾罪大矣，當詣所司自辨。"徑出不復顧。有人止之，乃歸卧其家。資謙遣之美、公儀請和，俊京罵曰："前日之亂，皆爾等所爲也，何獨謂我罪當死乎！"卒不與見。因宣言："欲歸老吾鄉。"王聞之，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佾趣令視事，賜鞍馬。資謙從王詣安和寺，百官拜馬前，資謙視之自若。

未幾，王移御延慶宫。資謙寓居宫南，鑿北垣以通宫内，取軍器庫甲兵藏之家。王嘗獨往北垣，仰天慟哭移時。資謙因十八子之讖，欲圖不軌，置毒餅中以進。王妃密白于王，以餅投烏，烏斃。又送毒藥，令妃進于王。妃奉椀，陽蹶覆之。妃即資謙第四女也。俊京既與資謙構隙，思全又乘間説之，俊京乃决策，附奏云："願自效。"王使謂俊京曰："國公雖僭亂，反狀未著。朕若先舉，親親之意謂何？徐俟其變，應之未晚。"常使中人伺之。一日，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。王手書小紙，密遣宦者趙毅示俊京曰："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至殿北，若將入寢門，朕若遇害，實否德所致。所可痛者，太祖創業，列聖相繼，以至寡躬。若爲異姓所易，非獨朕罪，實輔相大臣所深恥也。惟卿圖之。"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珦。珦跪號天泣曰："有旨如此，義當死事，公其可安乎！"俊京與珦率上衙將校七人、寮吏僕隸二十餘人出北門，倉卒無所持，各取柵木爲棒。自金吾衛南橋入宫。毅延呼曰："事急矣，趣入！"遂閉廣華門。李公壽隨至，王命開一扉納之。公壽即壽也。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入軍器監，分授兵甲，向延慶宫。路見資謙黨少卿柳元湜，其言不順，即殺之。

俊京擐甲胄急入宫，王出天福殿門遲之，俊京奉王以出。資謙之黨射之，俊京拔劍一呼，無敢動者。王入御軍器監，嚴兵衛。俊京使承宣康侯顯召資謙，資謙服素而至。俊京與公壽議，囚資謙及妻子于八關

寶，斬其將軍康好、高珍守等，皆資謙所指使者也。分遣人逮捕支黨。王出御廣華門，使告於衆曰：“禍起蕭墻，大逆不道。賴忠臣義士，舉義除害。”衆皆稱“萬歲”，懽呼抃躍，至有流涕者。之美聞變，率百餘人至廣華門，不得入，徘徊往返，與李資德及金仁揆入兵部，猶未知資謙被囚。及晚，巡檢至兵部，執之美，囚檢點所。資德等驚駭散去。王還御延慶宮。近侍先入清宮，義莊匿內寢，執送八關寶，流資謙及妻崔氏、子之允于靈光，之美于陜州，公儀于珍島，之彥于巨濟，之甫于三陟，義莊于金州，之元于咸從，閤門祇候朴彪、文仲經，直長朴永，太史令梁麟，冬官正梁獮、李叔晨、李芬，大將軍金好，將軍池顥、池福臣，郎將崔思琰，別將位好，散員宋用中等三十餘人，及官私奴凡九十餘人，分配遠地。彪最姦黠，諂媚資謙，常出入卧內，凡聚斂附益，皆其所爲。故射利干祿者，競賂之，遂致（臣）〔巨〕富。朝廷尤疾之，中路殺之，沈于水。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之彥家臣大樂丞金冲，枷于市三日，流遠島。其親黨資德、仁揆、義元、王毅、禮賓卿李資元、殿中少監朴孝廉、祇候李存皆貶爲守令，又流朴昇中于蔚珍。

資謙尋死于靈光。後三年，召還其妻。久之，下詔曰：“昔鄭莊公置姜氏于城穎，誓曰：‘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’既而悔之，復爲母子如初。秦皇迎遷母於雍，而入咸陽，復居甘泉。此二君忘母氏之舊惡，致人子之孝意，朕甚慕焉。今外舅雖没，而親親之意，

終不可忘。可贈檢校太師、漢陽公，妻崔氏可封卞韓國大夫人。”

拓俊京

拓俊京，谷州人。其先本州吏，家貧不能學問，與無賴輩遊，求爲胥吏不得。肅宗爲雞林公，就其府爲從者，遂補樞密院別駕。肅宗九年，從平章事林幹伐東女真，師敗。俊京請兵器、介馬於幹，入賊陣，斬其將一人，奪所俘二人，遂與校尉俊旻、德麟各射一人，賊少却。俊京將退，賊以百騎追之，又與大相仁占射殺賊將二人。賊不敢前，我軍得入城。授千牛衛錄事參軍事。睿宗二年，以中軍兵馬錄事從尹瓘伐東女真，戰于石城、英州，大捷。瓘承制拜閤門祗候。又戰于吉州有功，事聞，授工部員外郎，語在《瓘傳》。王以俊京屢有戰功，召見其父檢校大將軍謂恭于內殿，從容勞問，賜酒食及銀一錠，米十碩。俊京累遷衛尉卿，直門下省。

仁宗初，由吏部尚書、參知政事拜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司徒、守司空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未幾，自歸其鄉谷州。王遣侍郎崔湜、奉御李侯追及於牛峰郡諭之，乃還，轉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四年二月，與李資謙舉兵犯闕。王諭以效力王室。會俊京與資謙有隙，五月，執資謙流之，語在《資謙傳》。以功拜門下侍中，俊京辭以越次不受，乃拜推忠靖國協謀同德衛社功臣、

三重大匡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、守太保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戶部事，兼西京留守使、上柱國，妻黄氏爲齊安郡大夫人。賜衣服、金銀器、布帛、鞍馬，奴婢一十口，田三十結，圖形壁上。

明年，左正言鄭知常以俊京既去資謙，恃功跋扈，且知王忌俊京，遂上疏曰："丙午春二月，俊京與崔湜等犯闕，上御神鳳門樓，諭旨軍士，皆免甲懽呼，獨俊京不奉詔，脅軍前進，至有飛矢過黄屋者。又引軍突入掖門，焚宫禁。翼日，移御南宫，凡侍左右者，皆執而殺之。自古亂臣，罕有若此，誠天下之大惡也。五月之事，一時之功也。二月之事，萬世之罪也。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，豈以一時之功，掩萬世之罪乎？請下吏罪之!"乃流巖墮島。又明年，量移谷州。八年，詔曰："俊京犯闕之罪雖重，然其功亦不細，令妻子完聚，給還其子職田。"尋集三品以上及臺諫侍臣于都省，籍李、拓之黨及子孫之罪，藏諸所司。二十二年，詔曰："拓俊京雖失爲臣之節，亦有衛社之功，可授朝奉大夫，檢校戶部尚書。"數旬，疽發背，死于谷州。

妙清

妙清，西京僧，後改净心。仁宗六年，日者白壽翰以檢校少監分司西京，謂妙清爲師。二人托陰陽秘術以惑衆。鄭知常亦西京人，深信其説，以爲上京基

業已衰，宮闕燒盡無餘，西京有王氣，宜移御爲上京。乃與近臣內侍郎中金安謀曰：“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爲上京，當爲中興功臣，非獨富貴一身，亦爲子孫無窮之福。”遂騰口交譽。近臣洪彝敘、李仲孚及大臣文公仁、林景清從而和之，遂奏：“妙清，聖人也。白壽翰，亦其次也。國家之事，一一咨問而後行，其所陳請，無不容受，則政成事遂，而國家可保也。”乃歷請諸官署名，平章事金富軾、參知政事任元敱、承宣李之氏獨不署。書奏，王雖持疑，以衆口力言，不得不信。於是，妙清等上言：“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，是陰陽家所謂大華勢。若立宮闕御之，則可併天下，金國執贄自降，三十六國皆爲臣妾。”王遂幸西京，命從行宰樞與妙清、壽翰相林原驛地，命金安營宮闕，督役甚急。時方寒沍，民甚怨咨。七年，新宮成。王又幸西京。妙清之徒，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，或請約劉齊挾攻金滅之，識者皆以爲不可。妙清之徒，喋喋不已，王終不聽。

王御新宮乾龍殿，受群臣賀。妙清、壽翰、知常等言：“方上坐殿，聞空中有樂聲，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？”遂草賀表，請宰樞署名，宰樞不從，曰：“吾儕雖老，耳尚未聾。空中之樂，曾所未聞。人可欺，天不可欺也。”知常忿曰：“此非常嘉瑞，宜書青史，昭示後來，而大臣如此，深可嘆也。”表竟不得上。明年，西京重興寺塔災。或問妙清曰：“師之請幸西都，爲鎮災也，何故有此大災？”妙清慚赧不能答，俛首良

久，抽拳舉顔曰："上若在上京，則災變有大於此。今移幸於此，故災發於外，而聖躬安妥。"信妙清者曰："如是，豈可不信也?"又明年，金安奏："請以所奏天地人三庭事宜狀，傳示侍從官書三本，一付省，一付臺，一付諸司知制誥，令各論奏。"妙清又説王築林原宮城，置八聖堂于宮中。八聖：一曰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，實德文殊師利菩薩；二曰龍圍嶽六通尊者，實德釋迦佛；三曰月城嶽天仙，實德大辨天神；四曰駒麗平壞仙人，實德燃燈佛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，實德毗婆尸佛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，實德金剛索菩薩；七曰甑城嶽神人，實德勒叉天王；八曰頭嶽天女，實德不動優婆夷，皆繪像。安仲孚、知常等以爲此聖人之法，利國延基之術。安等又奏："請祭八聖。"知常撰其文曰："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是名得一之靈；即無而有，即實而虛，蓋謂本來之佛。惟天命可以制萬物，惟土德可以王四方。肆於平（壞）〔壤〕之中，卜此大華之勢，創開宮闕，祗若陰陽。妥八仙於其間，奉白頭而爲始。想耿光之如在，欲妙用之現前。恍矣！至真雖不可象静，惟實德即是如來。命繪事以莊嚴，叩玄關而祈嚮！"其飾誣説如此。有武人崔逢深與知常密契，師事妙清，嘗上言："陛下欲平治三韓，則舍西京三聖人，無與共之。"即指妙清、壽翰、知常也。

十年，始修宮闕，平章事崔弘宰及公仁、景清董其役。及開基，妙清使弘宰等及勾當役事員吏，皆公服序立，將軍四人甲而劍立四方。卒百二十人槍，三

百人炬，二十人燭而環立。妙清在中，以白麻繩四條，長三百六十步，四引作法。自言："此太一玉帳步法。禪師道詵傳之康靖和，靖和傳之於我。臨老得白壽翰傳之，非衆人所知也。"妙清、壽翰又奏："上京地勢衰，故天降災孽，宮闕焚蕩。須數御西京，禳災集禧，以享無窮之業！"王問諸日官，皆曰："不可。"知常、安及大臣等曰："妙清所言，即聖人之法，不可違也。"乃以妙清爲隨駕福田，壽翰入内侍，幸西京。行至金巖驛，風雨暴作，晝忽晦冥。衛士顛沛，王執轡迷路，或陷泥濘，或觸㮇石。侍從失王所之，宮人或有哭泣者。及晚，雨雪寒甚，人馬駱駝死者多。妙清曰："我曾知是日有風雨，敕雨師、風伯曰：'乘輿上道，勿作風雨！'既許之，而食言如此，可憎之甚。"西京父老檢校太師致仕李齊挺等五十人希妙清、知常旨，上表請稱尊號建元。知常等因説王曰："大同江有瑞氣，此神龍吐涎，千載罕逢。請上應天心，下順人望，以厭金國。"王以問之氐，對曰："金國强敵，不可輕也。況兩府大臣留守上都，不可偏聽一兩人之言，以决大議。"王乃止。

妙清、壽翰等嘗密作大餅，空其中穿一孔，盛熟油，沉于大同江。油漸出浮水面，望之若五色。因言曰："神龍吐涎，作五色雲，此嘉瑞也。"請百官表賀。王遣公仁及參知政事李俊陽等審視之。時有業油鞴者言："熟油浮水，則有異色。"使善泅者索，得大餅，乃知其詐。元敳上書曰："妙清、白壽翰等，肆其

姦謀，以怪誕之説，誑惑衆心，一二大臣及近侍之人，深信其言，上惑天聽。臣恐將有不測之患，請戮妙清等於市，以絶禍萌。”不報。妙清又言：“主上宜長御大華闕，否則遣近臣備禮儀，設御座，置御衣，致敬如在，則福慶與親御無異。”王遣公仁、仲孚奉御衣如西京，行法事。

十一年，直門下省李仲、侍御史文公裕等上疏曰：“妙清、白壽翰皆妖人也，其言怪誕，不可信。近臣金安、鄭知常、李仲孚，宦者庾開，結爲腹心，屢相論薦，指爲聖人。又有大臣從而信之。是以主上不以爲疑，正人直士皆疾之如讎，願速斥遠。”言甚切直，不報。仲等退而待罪。十二年，王以妙清爲三重大統知漏刻院事，賜紫。初，妙清屢請巡御西京，而災異荐至，其黨欺誣，以爲無害。至是，固請西幸，欲濟逆謀。王以大臣諫官言，不聽。右正言黄周瞻阿妙清、知常意，又奏請稱帝建元，不報。

十三年，妙清與分司侍郎趙匡，兵部尚書柳旵，司宰少卿趙昌言、安仲榮等據西京反，矯制執副留守崔梓、監軍事李寵林、御史安至宗等囚之。又遣僞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李仲並諸僚佐，及列城守臣，皆囚西京鹽庫。凡上京人在西都者，無貴賤僧俗，皆拘之。遣兵斷岊嶺道。又遣人劫發諸城兵，掠近道牧馬，皆入城。國號大爲，建元天開，號其軍曰“天遣忠義”。署官屬，自兩府至州郡守，並以西人爲之。僞批下，見者竊笑，匡、仲榮從旁叱之。

初，仲榮以佛事招集徒衆，與妙清、柳浩等結爲黨與，西人因之，陰令舉事，事集殺之。妙清與匡等率城中文武會觀風殿，號令諸軍，欲分數道，直趣上京。壽翰親舊在西京者，爲書招壽翰曰："西京已反，可抽身以來。"壽翰子清持遺壽翰，壽翰以書奏之。王召示公仁，公仁曰："是事可疑，難究真僞，姑秘之。"有卒崔彥、韓善貞等來，奏曰："臣等以事歸本鄉黃州，見西人率兵至洞仙驛，執司錄高甫正，又取驛馬送西京，禁人往來京城者。吾等晝伏夜行，從間道來。"王乃召宰樞議之，命富軾、元敳及承宣金正純會兵部治兵爲討賊計，遂以富軾爲元帥往征之。遣內侍柳景深、曹晉若、黃文裳往西京宣諭戢兵。西人開城門，引入觀風殿。昌、匡坐東，妙清坐西，其餘文武集殿庭，皆戎服。景深等至殿門，昌等下庭拜，問聖体，饋酒食遣還，云："當奉表奏聞，倉卒未果，請先以此歸奏！"付書一封云："伏望主上移御此都，不然，必有變。"辭甚不遜。

繼遣檢校詹事崔京上表曰："陛下信陰陽之至言，考圖讖之秘說，創大華之宮闕，象鈞天之帝都。臣等同婁敬之矢謀，望盤庚之遷邑。豈期臣下不體宸衷，非徒懷土以重遷，抑亦防功而害事？人心可畏，衆怒難防，車駕若臨，兵戈可戢。"表至，咸曰："以臣召君，可斬其使！"王欲息兵，乃賜京酒食幣帛，命爲分司戶部員外郎，慰諭遣還。召問兩府大臣，將以是日出師，富軾等諸將詣闕俟命。安等謀緩兵期，以圖不軌，乃奏：

“引見金使受詔，而後移御大明宫遣將，猶未晚也。”或告安等潛聚兵仗，私相偶語，陰謀不測。富軾謂諸相曰：“西都之反，知常、安、壽翰與其謀，不去此輩，西都未可得平。”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三人，斬於宫門外。乃奏之。流妙清黨陰仲寅、李純茂、吴元師、崔逢深于遠島。西人至成州，矯制執防禦官僚，散入人家飲食。州人知其僞，擊殺五六人，囚二十餘人，馳聞，王奬諭賜官僚藥各一銀合，將吏幣帛有差。

漣州吏康安世、中郎將金仁鑑捕僞兵馬副使李子奇、將軍李英及卒六百餘人。王又奬諭，賜錦二段、綵帛八匹。諸城聞之，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。富軾大軍至，列城震懼。富軾遣僚掾于西京，曉諭至七八。匡等知不可抗，欲出降，猶豫未決。會金淳夫齎詔入城，西人遂斬妙清、昷及昷子浩首，遣尹瞻等偕淳夫獻之，且自請罪。於是，梟三人首于市，下瞻獄。匡意不免，復反。富軾以城險，不急攻，列營持久。城中糧盡，驅出老弱者。富軾知可取狀，築土山，設砲機爲攻具。

十四年，選鋭卒萬餘，分三道進攻，賊兵大潰。匡不知所爲，闔家自焚死，西都平。妙清、壽翰、知常、昷、匡等妻子並没爲奴婢。

知常初名之元，少聰悟，有能詩聲。擢魁科，歷官至起居注。人言：“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，積不平，至是，托以内應殺之。”知常爲詩得晚唐體，尤工絶句，詞語清華，韻格豪逸，自成一家法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八

列傳卷第四十一

叛逆二

鄭仲夫　李光挺　宋有仁

鄭仲夫，海州人。容貌雄偉，方瞳廣顙，白皙美鬚髯，身長七尺餘，望之可畏。初，州上軍籍，封其臂送京。宰相崔弘宰選軍，見而異之，解其封慰勉，充控鶴禁軍。仁宗朝，始補牽龍隊正。除夕，設儺禮，呈雜技，王臨視，內侍、茶房、牽龍等交相騰躍爲樂，內侍金敦中年少氣鋭，以燭燃仲夫鬚，仲夫搏辱之。敦中父富軾怒白王，欲栲仲夫。王允之，然異仲夫爲人，密令逃免。仲夫由是慊敦中。後仲夫復進，昵侍左右。毅宗初，爲校尉，御史臺奉詔鎖壽昌宮北門，禁群少出入，仲夫與散員史直哉擅開，出入自恣。御

史臺請下吏，王不聽，累轉上將軍。時王荒淫，不恤政事，遊幸無度，每至佳境，輒駐輦吟賞風月。

十八年，王移御仁智齋，法泉寺僧覺倪迎駕于獺嶺院。王與諸學士唱和未已，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，始有不軌之心。左副承宣林宗植、起居注韓賴無遠度，怙寵傲物，視武弁蔑如，衆怒益甚。

二十四年，王幸和平齋，又與近幸文臣觴詠忘返，扈從將士飢甚。仲夫出旋，牽龍行首散員李義方、李高從之，密語仲夫曰："文臣得意醉飽，武臣皆飢困，是可忍乎！"仲夫曾有燃鬚之憾，乃曰："然。"遂構凶謀。後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，仲夫謂義方、高曰："今可舉事。然王若便還宮，可且隱忍，如又移幸普賢院，無失此機！"翌日，王將幸普賢院，至五門前，召侍臣行酒。酒酣，顧左右曰："壯哉！此地可以肄兵！"命武臣爲五兵手摶戲。蓋知武臣觖望，欲因以厚賜慰之也。賴恐武臣見寵，遂懷猜忌。大將軍李紹膺雖武人，貌瘦力羸，與一人摶，不勝而走。賴遽前批紹膺頰，即墜階下。王與群臣撫掌大笑，林宗植、李復基亦罵紹膺。於是，仲夫、金光美、梁肅、陳俊等失色相目，仲夫聲詰賴曰："紹膺雖武夫，官爲三品，何辱之甚？"王執仲夫手慰解之。高拔刃目仲夫，仲夫止之。至昏，駕近普賢院，高、義方先行矯旨，集巡檢軍。王纔入門，群臣將退，高等手殺宗植、復基于門，賴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。王大驚，使宦者王光就禁之，仲夫曰："禍根韓賴尚在王側，請出誅之。"

内侍裴允才亦入奏，賴挽王衣不出，高拔刃脅之，乃出，即殺之。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：“高敢於御前拔刃耶！”義方瞋目叱之，錫才不復言。於是，承宣李世通、内侍李唐柱、御史雜端金起莘、祇候柳益謙、司天監金子期、太史令許子端等，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，積尸如山。

初，仲夫、義方等約曰：“吾曹袒右去幞頭，否者皆殺之。”故武人不去幞頭者，亦多被殺。王大懼，欲慰安其意，賜諸將劍，武臣益驕横。先是，童謠云：“何處是普賢刹，隨此畫同刀殺。”或告仲夫、義方曰：“金敦中先知而逃。”仲夫等驚曰：“若敦中入城，奉太子閉城固拒，奏捕亂首，則事甚危矣，如之何？”義方曰：“若爾，我不南投江海，則北投丹狄以避之。”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。疾足者夜至敦中家候之，寂無人聲。問承宣安在，答以扈駕不還。即回報，仲夫、義方等喜曰：“事已濟矣。”乃留其黨守行宫。高義方、紹膺等選驍勇直走京城，至街衢所，殺别監金守藏等，入闕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、司天監陰仲寅、太府少卿朴甫均、監察御史崔東軾、内侍祇候金光等内直員僚，皆殺之。又率巡檢軍夜抵太子宫，殺行宫别監金居實、員外郎李仁甫等。又入泉洞宅，殺别常員十餘人。使人呼於道曰：“凡戴文冠者，雖胥吏，殺無遺種！”卒伍蜂起，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褒偁、判吏部事許洪材、同知樞密院事徐醇、知樞密院事崔温、尚書右丞金敦時、國子監大司成李知深、秘書監金光

中、吏部侍郎尹敦信、尉衛少卿趙文貴、太府少卿崔允謂、侍郎趙文振、內侍少卿陳玄光、侍御史朴允恭、兵部郎中康處約、都省郎中康處均、奉御田致儒、祇候裴縉、裴衍等五十餘人。

王益懼，召仲夫謀弭亂，仲夫唯唯不對。王即拜高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，其餘武人上將軍，加守司空僕射，大將軍加上將軍。仲夫等以王還宮，宦者王光就謀聚儕輩討仲夫等。韓淑泄其謀。仲夫等又索隨駕內侍十餘、宦官十人殺之。仲夫逼遷王于軍器監，太子于迎恩館，遂放王于巨濟縣，太子于珍島縣，殺幼少太孫。王之愛姬無比，逃匿青郊驛，仲夫欲殺之，太后固請乃免，從王而行。兵部侍郎趙冬曦以相延基地，往西海道，聞變，將往東界，舉兵討賊。至鐵嶺，猛虎當道，不得過，追騎及而捕之。仲夫以冬曦嘗有平耽羅之功，議流遠地，守者遽殺之，投尸于水。仲夫等又殺內侍少卿崔儇，流少卿崔倚、員外郎崔值。又欲撤所殺文臣家，陳俊止之曰："吾輩所嫉怨者，李復基、韓賴等四五人，今殺無辜，亦已甚矣。若盡撤其家，其妻子將何寄生！"義方等不聽，遂縱兵毀之。是後，武人習以爲常，若有讎怨者，輒毀其家。仲夫、義方、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晧即王位。仲夫等又殺嬖宦光就、白子端，倖臣榮儀、劉方義等，梟首于市，其他宦寺及寵驕恣者，戮之幾盡。

初，毅宗構三私第曰館北宅，曰泉洞宅，曰藿井洞宅，聚斂財貨，以巨萬計，至是，仲夫、義方、高

皆分占焉。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貫鄉海州，義方陞外鄉金溝爲縣令。明宗既立，以仲夫參知政事，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又加門下平章，策功爲第一，圖形閣上。時諸武臣會重房，悉召文臣之遺者，高欲盡殺之，仲夫止之。先是，創壽星祠，兵部郎中陳允升督役，凡軍卒輸石，必（枰）〔秤〕而納之，軍卒怨。至是，有軍士至允升家，紿曰："有旨：先詣闕者，拜承宣。"允升出，軍士殺之，抱以大石。

二年，仲夫爲西北面兵馬、判行營兵馬，兼中軍兵馬判事。初，東北面兵馬使、諫議大夫金甫當有膽氣，仲夫、義方等忌之。明年，甫當欲討仲夫、義方，復立毅宗，與錄事李敬直及張純錫謀，以純錫及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，裴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，使發兵，乃與東北面知兵馬事韓彦國舉兵應之。純錫、寅俊等至巨濟，奉毅宗出居雞林。仲夫、義方聞之，使將軍李義旼、散員朴存葳領兵趣南路，又遣兵西海道以圖之。安北都護府執甫當、敬直等，送于京，義方鞫殺之於市。初，甫當之謀起兵也，内侍陳義光、裴允材知之，甫當臨死，誣曰："凡其文臣，孰不與謀！"於是，一切誅戮，或投江水。旬日間，文士戮且盡，中外洶洶，莫保朝夕。承宣李俊義及陳俊自知無道，乃請義方止殺戮。郎將金富亦謂仲夫、義方曰："天意未可知，人心不可測，恃力不揆義，獮薙衣冠，世寧少金甫當乎？吾輩有子女者，通婚文吏，以安其心，可久之道也。"衆從之。自是禍稍止。

義旼等至雞林，弑毅宗。又明年，仲夫拜門下侍中。先是，義方惡李高、蔡元逼己，殺之。仲夫慮禍及己，欲辭位，杜門不出。義方兄弟携酒，詣其家致款，仲夫迎入，以實告之。義方等相與約誓，結爲父子，言甚切至，仲夫乃安。仲夫子知兵馬事上將軍筠密誘僧宗旵，欲殺義方兄弟。宗旵推筠爲謀主，使親近於王，出入後庭無忌，遂拜承宣。仲夫性本貪鄙，殖貨無厭，及爲侍中，廣殖田園，家僮門客，依勢橫恣，中外苦之。

五年，仲夫重修普濟寺，設落成會，請王臨幸。有司諫止之。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。仲夫具盛饌以進，王不欲從容留飲，乃命兩府宰樞、承宣、諸司侍臣同時赴宴。時仲夫年已七十，不欲去權位。郎中張忠義阿意，説之曰："宰相賜几杖，則雖七十不致仕。"仲夫悦，諷禮官依漢孔光故事賜几杖。國事皆關決，時坐重房議人罪，百僚詣門賀。

六年，仲夫以病請免。諸領軍士揭匿名榜云："侍中鄭仲夫及子承宣筠、女壻僕射宋有仁擅權橫恣，南賊之起，其源繇此。若發兵討之，必先去此輩，然後可。"筠聞之，懼乞解職，累日不出。

八年，仲夫致仕。家奴嘗犯禁服紫羅衫，臺吏令所由脱之。奴毆所由而走，吏憤甚，囑路人捕之。翌日，中丞宋詝、御史晉光仁縛問之。仲夫怒，欲率兵士至臺詝殺等，筠止之。仲夫遂白王，欲罪之。會旗頭祿尚告仲夫曰："大將軍張博仁、前將軍趙存夫等，

潛結失職輩，期以暮夜犯公家。”仲夫信之，請繫詔獄。王命內侍將軍吴光陟等按問，無狀。又旗頭告：“同領旗頭八十人會酒家飲，謀出博仁於獄。”仲夫潛遣家僮捕繫鞫問，亦無驗，竟竄博仁于海島，餘悉流南裔。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謀害仲夫，仲夫請按鞫。由是獄事連起，不暇治詝等。王慮仲夫憤未快，罷詝職，左遷光仁工部員外郎。

廣德里舊有太后別宫，因火災不御，筠請買爲私第。太后命却其直與之。筠大興工役營葺。時王在壽昌宫侍太后疾，其地距宫不百步，又於歲行爲太后忌方，王深惡之，屢欲詔止其役，憚筠不果。筠久知兵部，掌注西班，請謁輻湊，頗厭之，屢求免，不允。九年，筠單騎往天神寺以避之。王命內侍郎將柳得義諭還，使者絡繹。筠乃還，改知都省事。筠嘗誘尚書金貽永之女爲妻，疏棄舊妻，縱欲無節。將軍慶大升素憤仲夫所爲，且筠潛圖尚公主，王亦患之。大升鋭意討之。既殺筠，因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、有仁子將軍群秀。仲夫等聞變，逃匿民舍，悉捕斬之，梟首于市，中外大悦。紹膺官至參知政事，貪戀祿位，年過七十，尚不致仕。

李光挺起自行伍，仲夫之廢毅宗，光挺與其謀，由是拜大將軍。明宗初，授樞密院知奏事，累陞院使。時內侍郎將兼兵部員外郎莊甫，性剛正，不阿權貴，嘗面責內侍將軍鄭存實驕傲。重房聞之，劾甫陵辱長

官，欲貶巨濟縣令。甫忿怒，詣樞密院，謂光挺及副使崔忠烈曰："聞公等欲貶我海上，我有何罪？"辭色俱厲。光挺等怒，即配遠島，陰使人擠水中，聞者惜之。

九年，光挺參知政事，嘗以事囑京市署令王寵夫，寵夫不聽，光挺遣電吏誘至中書省，呵叱之。寵夫據義不屈。光挺怒罵，曳下庭，奪其衣冠，囚之，尋釋之。一日，熒惑犯歲星。光挺以災變，再乞解職。不允，加太子太傅、判兵部事。光挺頑貪無識，銓注甚濫，進門下侍郎平章事。

十三年，冢宰閔令謨欲告老，以年未七十未決。光挺規代其職，先自上表乞退，蓋趣令謨致仕也。尋代令謨守太傅、判吏部事。

十四年八月，以太白犯上將、執法，又詐上表辭職。俄而，太白退舍，復就職。十一月八關會，王觀樂于毬庭，光挺上壽，王曰："卿已老，惜哉！"光挺拉淚嗚咽。蓋恐以老褫職，人皆笑之。明日，上表乞退。舊例，乞退皆以其年十月，光挺貪戀爵位，至是乃乞。二十四年，卒。

存實嘗買紅鞓工彦光家，約以白金三十五斤，但輸二十三斤，紿曰："待汝徙家畢償。"彦光曰："雖未輸一二斤，尚不可，況十二斤乎？"遂不徙。存實怒，誣告街衢曰："我家人將白金十二斤過市，彦光成群掠奪，請治之。"街衢使雖知其誣，畏存實暴戾，囚彦光及妻，又繫其隣里四十餘人栲問。彦光窘計無所

出，賂存實銀十二斤，得釋。有民臨路作舍，存實托路隘，欲毁之，民納賂乃止，貪暴類此。累官至守司空。

有仁，仁宗時，以其父衛社亡身，授散員，尋爲太子府指諭，拜衛將軍。太子偏愛之，厚加寵賜。初娶宋商徐德彦之妻，妻本賤者，貲財巨萬，以白金四十斤賂宦者，求三品。毅宗末，轉大將軍，頗與文官交通，武官常疾之。時仲夫用事，有仁自知孤危，恐禍及己，逐其妻于海島，求仲夫女爲妻。明宗初，出爲西北面兵馬使。自庚寅之後，北人横恣：昌州人殺其守愛妓，置之衙門；成州人議滅三登縣，有不從者，殺數十人；鐵州人議殺其長，格鬥而死。有仁不能制，稱疾乞代，乃以金吾衛大將軍于學儒代之。有仁後拜樞密院副使、兵部尚書，驟登樞府，大張禍福，進退人物，皆出其口。進參知政事。

舊例，宰相奉使如金，其傔從有定額，要市利者，賂使銀數斤，然後得行。内侍郎中崔貞爲生日回謝使，有仁囑一奴令帶去，時貞以貨得者已滿數，不能補。奴恃主勢，遂行。金人檢還之。貞還，坐免。太學博士盧寶璵爲蔚州防禦副使，有仁以爲外官文武交差有成法，今見任蔚州判官亦文吏，不宜又除寶璵，不署告身。時溟州副使、管城縣令皆文吏。吏部又以文吏爲判官、尉，省已署過。寶璵援例告有仁，有仁怒，然前已誤署，勢不得自省中奏。乃誘重房駁奏寶璵及

溟州判官、管城尉，皆不得赴任。八關會，王遣內侍太府少卿鄭國儉例賜花酒于省宰，時少晚，有仁怒不受。王遣承宣敦諭，乃受。國儉被劾，削內侍籍。後附有仁，復籍。

初，仲夫爲冢宰，在中書省，有仁以親嫌，未登相位，在樞密累年，潛托內人，拜守司空尚書僕射。及仲夫致仕，乃拜門下侍郎平章事，時閔令謨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。王以有仁武人使氣，又爲仲夫壻，心憚之，班令謨上，有仁固讓，又以令謨爲門下侍郎平章事，班有仁上。有仁請壽德宮居之，富貴華侈，擬於王室。

子群秀，年少頑黠，多行不義，席父勢，驟拜高官。嘗爲全羅道按察使，升黜徇好惡，不問政績。然以權門之子，無敢議者。

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兵部事、樞密使文克謙、副使韓文俊俱名儒，王倚重，有仁疾之。文俊嘗爲一卒抵書有仁求官，又親請之。有仁怒曰："公樞機大臣，敢以私事伺候執政之門，有虧公輔之望。"劾之。會克謙有服，不從法駕，有仁以爲失近臣之體，並劾奏之。王重違其奏，且以二人非罪，依違數日。有仁論執愈堅。王命右承宣文章弼至其家，密諭曰："文俊則固可罪矣。若有服不扈，從國典也，以此罪克謙，奈禮何?"有仁猶不奉詔，杜門數日。克謙等密奏曰："聖慈至渥，然不允則臣等必有不測之患，願從所奏，以快其心。"王不得已下制，並左遷。宰相以下，屏氣

累足，側目而視。慶大升因衆怒，遂誅之。有仁家臣中書省令史石球欲爲報仇，造妖言惑衆，謀作亂，事覺，流于海島。

李義方

李義方，全州人。毅宗末，以散員爲牽龍行首，與鄭仲夫、李高等作亂。王懼，即拜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，兄俊儀爲承宣。明宗立，授大將軍、殿中監兼執奏，冊爲壁上功臣，圖形閣上。

元年，大將軍韓順，將軍韓恭、申大譽、史直哉、車仲規等相與言："李義方、李高等擅殺朝臣，害及忠良，非義也。"義方等聞而殺之。惟仲規素與義方親，免死流外。高有非望之志，陰結惡少及法雲寺僧修惠、開國寺僧玄素等，日夜宴飲，因謂曰："大事若成，汝等皆登峻班。"遂作僞制。及太子加元服，王將宴于麗正宮。高爲宣花使，當與宴，陰令玄素招致惡少，聚法雲寺修惠房，斬馬饗之，使各袖刃隱于墻屏間，將作亂。有校尉金大用子爲高驅使，聞其謀，以告大用。大用與內侍將軍蔡元善，遂告之。義方素惡高逼己，至是與元候高等至宮門外，即以鐵椎擊殺之。令巡撿軍分捕高母及黨與，皆誅之。其父嘗惡高不肖，不以爲子，故獨配流。元陰謀欲盡殺朝臣，事泄，義方又忌元，遂殺于朝，並捕門客群少，皆殺之。三年，封王女爲宮主，近臣上壽，夜分未罷。義方携妓入重房，

與諸將縱飲，喧噱擊鼓，聲聞于内，略無畏忌。尋轉衛尉卿、興威衛攝大將軍、知兵部事。

明年，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門，殺宣諭僧錄彦宣。義方率兵千餘擊殺數十僧，餘皆散去，兵卒死傷者亦多。翌日，重光、弘護、歸法、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。門閉，乃燒城外人家，欲延燒崇仁門，入殺義方兄弟。義方知之，徵集府兵逐之，斬僧百餘，府兵亦多死者。令府兵分守城門，禁僧出入。義方又遣府兵毁重光、弘護、歸法、龍興、妙智、福興等寺。俊儀止之，義方怒曰："若從爾言，事不成矣。"遂焚之，取貨財器皿以歸。僧徒要擊於路，還奪之，府兵死者甚衆。俊儀罵義方曰："汝有三大惡：放君而弑之，取其第宅姬妾，一也。脅奸太后女弟，二也。專擅國政，三也。"義方大怒，拔劍欲殺之。文克謙止之，曰："以弟殺兄，惡莫大焉？何面目見人乎？若吾言不可聽，請先殺我。"義方與克謙善，且其弟隣爲克謙女壻，故從其言。俊儀走出西門。義方自引劍割其胸而卧。仲夫曰："兄弟鬥宫中，何理耶？"欲執俊儀殺之。仲夫妻聞之，使人謂曰："義方兄弟之事，於卿何與？"由是俊儀得免。然交舊莫敢往見，門客亦散。俊儀往謝義方，義方亦潛往謝之。義方拜左承宣，納其女爲太子妃。

時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，謀討義方、仲夫。元帥尹鱗瞻禦之，敗還。位寵兵向京都來，屯京西權有路上。義方怒甚，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、大將軍金德臣、

將軍金錫才等，無貴賤悉誅之，梟首于市。領兵而出，先遣崔淑等數十騎突陣擊殺數人，諸軍乘之，西兵驚亂，大敗而走。義方乘勝逐北至大同江。位寵收散兵，復守城。義方屯兵城外，留月餘，苦寒不能戰，復爲西兵所敗，乃還。

義方自納女東宮，益擅威福，濁亂朝政，衆心憤怨。鱗瞻將復討位寵，治兵西郊，僧徒亦從軍。義方偶出宣義門外，仲夫子筠密誘僧宗等，托有求訴，隨義方後，伺隙斬之。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高得元、柳允元等，皆殺之。僧徒以爲賊臣之女不可配東宮，奏黜之。六年，義方門客將軍李永齡、別將高得時、隊正敦章等欲爲義方報仇，謀殺仲夫，事泄，重房捕永齡等，竄遠島。一時武臣皆義方麾下，相謂曰："軍國權柄屬之重房者，實由義方之力。"遂配宗昰等十餘僧于海島。

李義旼

李義旼，慶州人。父善，以販鹽鬻篩爲業，母延日縣玉靈寺婢也。義旼少時，善夢見義旼衣青衣，登黄龍寺九層塔，以爲此兒必大貴。及壯，身長八尺，膂力絶人，與兄二人横於鄉曲，爲人患。按廉使金子陽收掠栲問，二兄（瘦）〔瘐〕死獄中，獨義旼不死。子陽壯其爲人，選補京軍。乃携妻負戴至京。會日暮，城門已閉，投宿城南延壽寺。夢有長梯自城門至闕，

歷梯而登，覺而異之。義旼善手搏。毅宗愛之，以隊正遷別將。鄭仲夫之亂，義旼所殺居多，拜中郎將，俄遷將軍。

明宗三年，金甫當起兵，以張純錫、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。純錫、寅俊等至巨濟，奉毅宗出居雞林。仲夫、李義方聞之，使義旼及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。義旼等至雞林，有人遮説曰："前王來此，非州人意，乃由純錫、寅俊等爾。其徒不過數百，皆烏合之衆，去其魁，則餘悉潰走。請少留，吾歸圖之，第願勿加罪州人。"義旼曰："我在，勿憂！"其人遂入州，謀諸衆曰："純錫輩非今王所遣，殺之何害！"夜以兵圍而攻之，斬數百人，列其首於路之左右，以待義旼。幽毅宗于客舍，使人守之。乃引義旼等入城。出毅宗至坤元寺北淵上，獻酒數盃。義旼拉脊骨，應手有聲，便大笑。存威裹以褥，合兩釜，投之淵中。忽旋風大起，塵沙飛揚，人皆呼而散。寺僧有善泅者，取釜棄屍。屍出水涘有日，魚鼈烏鳶不敢傷。前副戶長弼仁等密具棺，瘞水濱。義旼自以爲功，拜大將軍。

明年，趙位寵起兵。義方以義旼爲征東大將軍、知兵馬事。義旼將兵赴戰，有流矢中目，進軍鐵嶺，四面鼓噪，急擊大破之。方攻漣州，有興化道逆賊數千來，屯北川救之。義旼領兵出拒，冒刃入其屯，斬一騎將，賊兵退。是後賊聞義旼兵至，輒奔遁不敢敵。以功拜上將軍。七年，位寵餘兵復聚保香山，義旼領八將軍往擊之，斬三百餘人，告捷。

九年，慶大升誅仲夫，朝士詣闕賀，大升曰："弑君者尚在，焉用賀爲！"義旼聞之大懼，聚勇士于家以備之。又聞大升都房人謀害所忌，益懼，乃於里巷樹大門以警夜，號爲閭門。京城坊里皆效而樹之。十一年，拜刑部尚書、上將軍。初，大升之誅許升也，義旼以兵馬使出鎮北塞。有人謬傳國家誅大升。義旼聞之，大喜曰："吾欲殺大升未果，是誰之謀歟？先我著鞭矣。"大升聞而銜之。義旼還，懼不自安，稱疾歸其鄉。王屢召不至。及大升卒，猶不至。王懼爲亂，授工部尚書，遣中使敦諭，乃至，引見便殿。王內實畏忌，外加恩慰，中外嘆王柔懦。尋加守司空左僕射。

二十年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兵部事。時宰相多武人，知樞密院事金永存、副使孫碩同在院，相詬罵如兩虎哮吼。同列畏縮，稍稍引去，唯副使王度從容誘解。一日，義旼與杜景升同坐中書，誇曰："某人自矜勇力，吾擊仆之如此。"遂用拳撞柱，榱桷爲之動。景升曰："某時之事，吾以空拳奮擊，衆皆奔潰。"遂撞之，拳陷於壁。後義旼與景升坐省議事相失，奮拳擊柱，曰："爾有何功，位在吾上！"時人語曰："掖垣李、杜，密院孫、金。"或作詩嘲之曰："吾畏李與杜，屹然真宰輔。黃閣三四年，拳風一萬古。"

二十三年，南賊蜂起。其劇者金沙彌據雲門，孝心據草田，嘯聚亡命，剽掠州縣。王聞而患之，遣大將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、李公靖、金陟侯、金慶夫、

盧植等討之。至純，義旼子也。義旼嘗夢紅霓起兩腋間，頗負之。又聞古讖有“龍孫十二盡，更有十八子”之語。十八子乃李字，因懷非望。稍損貪鄙，收用名士，以釣虛譽。自以籍出慶州，潛有興復新羅之志，與賊沙彌、孝心等通，賊亦贈遺鉅萬。至純亦貪婪無厭，聞賊多財物，欲鉤致之，陰與交通，資以衣糧鞋韈，賊亦遺以金寶。由是，軍中動静輒泄，以至屢敗。存傑嘗以智勇名，至是忿恚曰：“若以法治至純，其父必害我。否則賊益熾，罪將誰歸？”至基陽縣，仰藥而死。

二十四年，王冊義旼爲功臣，兩府文武群臣皆就第賀。義旼擅銓注，政以貨成，支黨連結，廷臣莫敢誰何。多占民居，大起第宅，奪人土田，肆其貪虐，中外震慴。嘗自駱駝橋至猪橋，築堤高數尺，挾堤種柳，人稱爲“新道宰相”。義旼妻崔氏凶悍，因妒格殺家婢，且與奴私。義旼殺奴逐妻，多引良家女子有姿色者爲婚，旋復棄之。諸子倚父肆横，至榮、至光尤甚，世謂之“雙刀子”。至榮嘗爲朔州分道將軍。舊例，將軍必承兵馬指揮，然後巡行道内。至榮專擅出入，略無畏忌。監倉使閤門祗候崔莘尹奉使到朔州，至榮不迎命，以褻服同食公舘，忽手捽莘尹，欲毆殺之。力困少休，莘尹得逃，至榮取莘尹衣物火之，殺麾下螺匠一人。凡忤意者輒殺之。聞人有美室，瞰其夫出，必脅亂之。路遇美婦人，輒使從者擁去，污而後已。嘗與牽龍朴公襲争妓花園玉有憾，拔劍逐公襲

于宮門。義旼請罪至榮，王不許。請流花園玉，王遣內侍李德宇囚妓，至榮突入獄，逐德宇，出其妓。又逼淫王嬖姬，王不得罪之，朝野痛憤。義旼女爲承宣李賢弼妻，淫縱與母同，賢弼醜之，不與同居。賢弼之子晉玉拜別將，亦甚狂狡。至純諫其父曰："公以孤寒位將相，宜有教方，以守富貴。今子孫横暴，怨結於人，禍必不旋踵矣。"

二十六年，至榮爲將軍，奪崔忠粹家鵓鴿。忠粹怒，遂告兄忠獻，欲誅義旼父子，忠獻然之。義旼適在彌陀山別墅，忠獻等往殺之，梟首于市。時至純爲大將軍，至光爲將軍。聞變，率家僮戰于路。至純見忠獻等多助，自揣不勝，與至光遁走。至榮以碧瀾江普達院爲願刹，欲跨江作橋，携妓往安西都護府，令吏民助其費。吏民畏禍，抽斂白金七十斤與之，民不堪其弊。忠獻遣將軍韓休往捕之。休侵夜入府，至榮方與太守許大元宴，戴花把酒。休斬之，傳首于京。安西民喜曰："至榮死，吾屬無患矣。"忠獻等又請遣祇候韓光衍于慶州，夷義旼三族。分遣使諸州，誅其奴隸及黨附者，流賢弼于原州。至純、至光詣仁恩館乞罪，忠獻曰："此禍本也，不可貸。"斬之。義旼不會文字，專信巫覡。慶州有木魅，土人呼爲"豆豆乙"。義旼起堂於家，邀置之，日祀祈福。忽一日，堂中有哭聲，義旼怪問之，魅曰："吾守護汝家久矣，今天將降禍，吾無所依，故哭。"未幾敗。有司奏請去壁上圖形，詔墁之。

鄭方義

鄭方義，晉州吏也。神宗三年，晉州公私奴隸群聚作亂，屠燒州吏家五十餘，延爇方義家。州吏告牧官追捕之。方義手弓矢，入謁司錄全守龍。守龍詰曰：“何爲持弓矢拜乎？”方義曰：“欲捕賊魁，他人已擒，敢入賀耳。”守龍曰：“不然。汝持弓矢，亦必作亂也。”即問方義，款無他，釋之。太守李淳中聞之，曰：“方義正欲作亂，司錄放之，非也。”遂枷鎖方義下獄。翌日，欲更鞫，方義弟昌大突入庭，脱去枷鎖扶出。因嘯聚群不逞，隳突州里，殺素所仇怨者，牽連被殺，至六千四百人。於是淳中等懼，閉閣不出。方義脅令視事，多斂邑内銀瓶，欲賂朝中權貴以自免。按察副使孫公禮行部至晉按問之。吏民畏方義，皆曰無罪。淳中竟坐流草島。王遣少府監趙通、中郎將唐績安撫晉州。方義鍊兵，擅生殺，虐焰甚熾，通等至，但拱手而已。時陜州賊光明、計勃亦豪横，爲一方巨害。晉之與方義有隙者二十餘人，往投陜州賊黨之居奴兀部曲者，請兵欲擊方義，賊從之。方義出擊走之，乘勝至奴兀部曲，盡殺其黨。明年，晉人討方義，殺之。昌大率二百餘人登城。州人攻之，昌大遁去，其黨亦散，晉州平。

曹元正　石隣

曹元正，玉工之子，母及祖母皆官妓也。初限職七品，鄭仲夫之亂，助李義方，遂歷郎將、將軍。明宗時，爲工部尚書，轉樞密院副使。東宫牽龍指諭缺，元正請以其子補之。王令中官諭曰："已用尚書史正儒子矣。"元正勃然，奮罵中使曰："何正儒子可，而元正子獨不可耶？"聞者莫不痛憤。元正性貪暴，嘗請芻於將作注簿李長同，長同不許，罵曰："多奪人田，富有錢穀，猶以爲不足，又求官物耶！何貪之甚也！"元正聞之，怒諷重房，以他事論奏，流南方。嘗爲東北面兵馬使，奪人貲貨，不可勝計。至斂馬衣送其家，見長髮者，必剪其髮以爲毼，多至二馱。十七年七月，元正又奪中書省公廨田租。平章事文克謙、崔世輔、文章弼、杜景升，左常侍李知命，直門下金純，給事中文迪等請治其罪，章凡五上，乃左遷。工部尚書致仕。其子英植、英迪、應倫、女壻李杜等，貪暴尤甚，而在近密，重房亦奏黜之。

是月晦日夜二鼓，有賊七十餘人踰墻入壽昌宫，殺樞密使梁翼京，内侍郎中李揆、李粲等，殺傷甚衆。宿衛皆走匿。賊出内侍院燭照之，所至輒殺。至御所，揚言曰："高令文、俊白等已除惡徒，當復衛社。"王曰："誰爲汝主帥？"賊詭言宰相杜景升、給事中文迪等也。左承宣權節平知賊徒無繼，潛出到街衢，召兵

至宫門外，讙譟動地。賊懼，走出西門。中郎將高安祐聞變，馳至市樓橋邊，見一僧詐爲病乞兒，卧糞壤中，即捕之。有紅燭跋在腰間，收繫鞫問。乃元正怨文克謙，欲去之，與石隣、石冲、石夫、朱迪等謀，遣其家臣高令文、林椿幹、俊白等作亂也。王命刑部尚書白任至、大將軍朴純、内侍將軍李文中等按問數日，令文、俊白等俱服。遂發兵捕得元正隣等，衆心稍安。臺省刑部會市街，先斬令文、椿幹等，又斬元正等十餘人於保定門外。並其黨三十餘人，籍其家者，凡百七十餘户。

隣，本微賤，世居倉傍，拾米以生。補禁軍。庚寅亂，從李義方，除郎將。明宗時，從杜景升討趙位寵有功，累陞上將軍，歷東西北面兵馬使。嘗受所管驛吏銀二十斤，屬其事於西海道按察使康用儒，不從。隣憾之，誣訴用儒，請免其職。王不聽，隣忿怒，瞋目張拳，厲聲曰："吾不復仕矣。"遂解帶投地而出。王遣内豎留之再三，不從。又命兵部尚書梁翼京留之。翼京挽袖譬解之，乃入内殿。王温言慰諭，與之飲，詔罷用儒，以解其怒。隣退，還收其詔。隣數日不起，王屢遣人使就職，隣猶偃蹇不朝。國人皆傷王之弱，而憤隣横也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九

列傳卷第四十二

叛逆三

崔忠獻　崔怡　崔沆　崔竩

崔忠獻，初名鸞，牛峰人。父元浩上將軍，忠獻蔭補良醞令。明宗四年，元帥奇卓誠擊趙位寵，聞忠獻勇敢，選補別抄都令，以勞累遷攝將軍。弟忠粹爲東部錄事，性猜險勇悍。二十六年，李義旼子將軍至榮奪忠粹家鵓鴿，忠粹請還，言甚悖。至榮怒，令家僮縛之。忠粹曰："非將軍手縛，誰敢縛我？"至榮壯而釋之。忠粹即告忠獻曰："義旼四父子，實爲國賊，我欲斬之，何如？"忠獻難之，忠粹曰："吾志已决，不可中止。"忠獻乃然之。會王幸普濟寺，義旼稱疾不扈從，潛往彌陁山別墅。忠獻與忠粹及其甥隊正朴晉

材、族人盧碩崇等袖刃，至別墅門外候之。義旼將還，出門，欲跨馬，忠粹突入擊之，不中。忠獻直前斬之。從者數十人股弁皆潰。使碩崇持首馳入京，梟于市。觀者驚噪，聲振都下。扈從者聞變，潛遁，王亦趣駕還宫。忠獻、忠粹馳馬露刃，至十字街，見監行領將軍白存儒，告以故。存儒樂從之，召集將士。忠獻、忠粹率兵詣宫門，奏曰："賊臣義旼曾負弑逆之罪，虐害生民，窺覘大寶。臣等疾視久矣。今爲國家討之，但恐事泄，不敢請命，死罪死罪。"王慰諭之。仍請與大將軍李景儒、崔文清等討餘黨，遂與之，坐市街召募，壯士響應。於是，諸衛將卒亦皆畢集，膝行聽命，莫敢仰視。乃閉城門，分捕支黨，悉獲之。忠獻、忠粹與文清、景儒會仁恩館議事，有人告云："平章事權節平、孫碩，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。"又告景儒等有異謀。忠獻即召節平子將軍準、碩子將軍洪胤與之飲，言笑自若。俄而，目左右皆拉殺之。又斬景儒於坐，以文清老且直，釋不殺。忠獻等坐市幕，分捕節平、碩及將軍權允、柳森柏，御史中丞崔赫尹等，殺之。時吉仁在壽昌宫聞變，急即與將軍俞光、朴公襲等，擅出武庫兵仗，以授禁軍及宦官奴隸，凡千餘人，諭曰："今忠獻作亂，多殺無辜，禍將及汝，宜各戮力，以立大功。"乃率衆出宫門，踰沙嶺向市街。忠獻等勒兵迎戰，以敢死者十餘人爲先鋒，揮劍大呼，突陣而前。仁衆望而四潰，仁、光、公襲馳入壽昌宫，閉門拒守。忠獻等率衆圍之。存儒欲以火攻之，仁懼，踰

垣而遁。王使人開門，召忠獻、忠粹，忠獻等疑仁在內，使郎將崔允匡入奏："賊臣義旼跋扈，臣舉兵誅之。其黨忌臣，反欲加害。然上天不助，凶徒自潰，尚有餘黨，潛側於內，請入宮搜捕。"王許之。遂使允匡縱兵入，隨遇輒殺，僵屍狼籍。光與公襲自刎。王左右皆散走，唯小君及宮姬數人侍側，垂泣而已。

忠獻等引兵還仁恩館，捕參知政事李仁成，上將軍康濟、文得呂，左承宣文迪，右承宣崔光裕，大司成李純祐，太僕卿潘就正，起居郎崔衡，郎中文洪賁等三十六人，囚于館。仁至北山，剃髮被緇，墮巖下死。忠獻又殺上將軍周光美、大將軍金愈信、權衍等。有僧告："吉仁欲率王輪寺僧徒舉事，請備之。"忠獻大怒，遂殺所囚仁成等三十六人，遣人至王輪寺覘之。僧皆方食在堂，帖然無變。忠獻知其誣，欲收斬告者，已遁矣。文迪妻崔氏就積屍間覓夫屍，戴之而去，觀者流涕。忠獻聞之曰："烈女也。"令收葬之。忠獻又流判衛尉事崔光遠，少卿權信，將軍權湜、杜應龍，郎將崔斐于南裔。

忠獻多殺朝臣，人心洶懼，遣使諸道慰安之。忠獻與忠粹上封事曰："伏見賊臣義旼，性鷙忍，慢上陵下，謀搖神器，禍焰熾然，民不聊生。臣等賴陛下威靈，一舉蕩滅。願陛下革舊圖新，一遵太祖正法，光啓中興。謹條十事以奏：昔祖聖統一三韓，卜神京於松嶽郡，於明堂位作宮闕，爲子孫君王萬世所御。頃者宮室災，又從而新之，一何壯麗。而信拘忌之說，

久違臨御，安知有負於陰陽耶？惟陛下以吉日入御，承天永命。本朝官制，計以祿數，比乃差舛，兩府及庶位，間有剩置，廩祿不足，爲弊甚鉅。惟陛下準古減省，量宜除授。先王制土田，除公田外，其賜臣民各有差。在位者貪鄙，奪公私田兼有之，一家膏沃，彌州跨郡，使邦賦削而軍士缺。惟陛下敕有司會驗公文，凡所見奪，悉以還本。公私租賦，皆由民出，民苟困竭，顧安所取足？吏或不良，惟利之從，動輒侵損。又勢家奴皂，爭徵田租，民皆嗷然愁痛。惟陛下擇良能，以補外寄，毋令勢家破民產。國家分遣使，統兩界，察五道，欲吏姦抑，民瘼沮而已。今諸道使等，應察不察，但誅求，以供進爲名，勞郵以輸，或充私費。惟陛下禁諸道使供進，專以覈問爲職。今一二浮圖山人也，常徘徊王宮，而入卧內。陛下惑佛，每優容之。浮圖者，既冒寵，屢以事干穢聖德。而陛下敕內臣，勾當三寶，以穀取息於民，其弊不細。惟陛下斥群髡，使不跡于宮，毋得息穀。比聞郡國吏多湜貪，廉恥道息，諸道使置不問焉。設有仁而清者，亦不之知。使其惡肆，而清無益，奈戒勸何？惟陛下兩界都統、五道按察使，按吏能否，具以狀聞，能者擢之，否者懲之。今之廷臣，並不節儉，修第宅，理服玩，飾以珍寶，而夸異之，風俗傷敗，亡無日矣。惟陛下具訓于百僚，禁華侈，尚儉嗇。在祖聖代，必以山川順逆，創浮圖祠，隨地以安。後代將相群臣、無賴僧尼等，無問山川吉凶，營立佛宇，名爲願堂，

損傷地脉，災變屢作。惟陛下使陰陽官檢討，凡裨補外，輒削去勿留，無爲後人覬望。省臺之臣，主言事，故上或不逮，則有敢諫，雖干鈇逆鼎，所甘心焉。今皆婞婀低昂，以苟合爲心。惟陛下擇其人，而後使直言在庭，臨事或折。”書奏，王嘉納之。

忠獻以内侍戶部侍郎李尚敦、軍器少監李芬、祇候元偆等五十人，皆以勢冒進，不應爲内侍，奏黜之。又以王子僧小君洪機、洪樞、洪規、洪鈞、洪覺、洪貽等，在内干政，奏還本寺。又以嬖僧雲美、存道出入王宫，朝臣多附，並黜之。是年，拜左承宣，尋知御史臺事。明年，制曰：“左承宣崔忠獻、大將軍崔忠粹，疾惡如讎，手斬義旼，以安宗社。可賜忠獻忠誠佐理功臣，忠粹輸忠贊化功臣，贈其父元浩奉議贊德功臣，守太尉、門下侍郎，圖形閣上。”一日，忠獻欲往興王寺，慶成佛像。有人投匿名書，云：“興王寺僧統寥一與中書令杜景升謀害忠獻。”乃止。

忠獻、忠粹欲廢王，設醮告天。是夕，大雷電雨雹，暴風拔木，墻屋多頽。後七日，又大雷電。忠粹與晉材往謀於忠獻曰：“今上在位二十八載，老而倦勤。諸小君常在上側，竊弄恩威，以亂國政。上又寵愛群小，多賜金帛，府庫虚竭，不可以主臣民。且太子璹嬖群婢，生子九人，各投小君，祝髮爲弟子，性又闇弱，不宜爲儲副。司空縝博通經史，聰明有度量，若立爲王，國可中興矣。”縝婢爲忠粹所嬖，故欲立之。忠獻曰：“平凉公旼，上之母弟，宏略大度，有帝

王之量。且其子淵聰明好學，宜爲儲副。”議未決。晉材曰：“縝與晊皆可爲君。然金不知有縝，若立縝，彼必以爲簒，不如立晊，如毅宗故事，以弟及告之，則無患矣。”議乃定。忠獻、忠粹與晉材、碩崇及其族人金躍珍等，勒兵市街，爲中軍，分諸衛兵爲左右前後軍，屯于四街。又遣將卒閉諸城門，召杜景升，流紫燕島。又流樞密院副使柳得義、將軍高安祐、大將軍白富公、親從將軍周元迪、將軍石城柱、侍郎李尚敦、郎中宋廉克、御史申光漢等十二人，及大禪師淵湛等十餘僧于嶺南。又配洪機等小君十餘人于海島。忠獻、忠粹遣人入闕，逼王以單騎出向成門，幽于昌樂宮，使中禁指諭鄭允候守之。時太子璹在內園北宮，使人督之，與妃步出宮門，冒雨乘驛騎，放于江華島。

迎平涼公晊，即位于大觀殿，是爲神宗。以子淵爲太子。忠獻、忠粹擁兵入樞密院，令諸衛將軍屯于毬庭。忠獻奏黜內侍閔湜等七十餘人。又以俗傳王飲炟艾井，則宦者用事，乃毁之，以廣明寺井爲御水，俚語藤梨謂之炟艾。王以忠獻爲靖國功臣、三韓大匡、大中大夫、上將軍、柱國，忠粹爲輸誠濟亂功臣、三韓正匡、中大夫、鷹揚軍大將軍、衛尉卿、知都省事、柱國，晉材爲刑部侍郎，贈元浩英烈佑聖功臣、三重大匡、門下侍中。忠獻又流樞密院使崔漣于昇州。

初，太子娶昌化伯祐女爲妃，至是，忠粹欲以女配太子，固請于王，王不悅。忠粹佯謂內人曰：“上已出太子妃否?”內人以告，王不得已，出之。妃嗚咽不

自勝，王后亦流涕，宫中莫不垂淚。妃遂微服出外。忠粹即定期聚工，大備裝具。忠獻聞之，携酒至忠粹家，從容與飲。酒酣，忠獻曰："聞君欲納女東宫，有諸？"對曰："有之。"忠獻曉譬之曰："今我兄弟，雖勢傾一國，然系本寒微，若以女配東宫，得無譏乎！况夫婦之間，恩義有素，太子配耦有年，一朝離之，於人情何？古人曰：'前車覆，後車戒。'向者李義方以女配太子，卒死人手。今欲踵其覆轍，可乎？"忠粹仰天太息，良久曰："兄言有理，敢不從！"遂罷遣工匠。

既而，翻然改圖，曰："大丈夫行事，當自斷耳。"復集工人督辦如舊。其母謂之曰："汝從兄言，予實喜之，又何如此耶？"忠粹怒曰："非婦人所知。"以手推之仆地。忠獻聞之曰："罪莫大於不孝。今辱母如此，况於我乎！必不可以言語諭之。明朝，當令吾衆候廣化門，拒其女不納！"人以告忠粹，忠粹亦謂其徒曰："人於吾行止，莫敢誰何，兄獨欲制我者，恃其有衆也。詰旦，吾當掃除其徒，爾等努力！"人又告忠獻，忠獻泣謂其衆曰："忠粹欲以女配東宫者，無他欲，以圖不軌也。明朝欲掃吾徒，事已急矣。計將安出？"衆曰："請與朴晉材謀。"忠獻即召晉材及躍珍、碩崇告之，晉材曰："公兄弟均吾舅也，有何厚薄！然國家安危，係此一舉，與其助弟而爲逆，孰若右兄而從順！且大義滅親，我當與躍珍、碩崇等率衆助之。"忠獻大悦。

夜三鼓，忠獻率兵千餘，由高達坂至廣化門，告門者曰："忠粹明朝欲作亂，吾將衛社稷，亟以此達王所！"門者以聞，王大驚，即命開門納之，使屯於毬庭，又發武庫兵仗，授禁軍以備。諸衛將軍亦率兵爭赴。忠粹聞之懼，謂其衆曰："以弟攻兄，是謂悖德。吾欲奉母入毬庭，見兄乞罪，汝等宜各遁去。"將軍吴淑庇、俊存深、朴挺夫等曰："僕等所以遊公之門者，以公有蓋世之氣。今反怯懦如此，是族僕等也。請一戰以決雌雄。"忠粹許之。黎明，率兵千餘人屯十字街，約曰："戮力以戰，苟殺彼黨者，當授所殺者職！"忠粹軍聞諸將皆歸忠獻，自知寡助，稍稍遁去。忠獻出廣化門，向市街而下，忠粹向廣化門而上，遇於興國寺南交戰。晉材、躍珍、碩崇各率徒衆，一踰泥峴，一踰沙峴，一踰高達坂，首尾相應，腹背攻之。忠獻以御庫大角弩縱射，矢下如雨。忠粹之徒，取步廊扉板爲楯禦之，不克，遂大潰。忠粹曰："今日之敗，天也。兄居臨津以北，我居臨津以南。"即與淑庇、存深等馳至保定門，斬關而出。渡長湍，至坡平縣金剛寺，追者斬之，傳首于京。忠獻哭之，謂追者曰："我欲擒耳，何遽殺耶?"乃遣人收葬之。王論功，詔有司圖形，加父母爵號，陞知奏事，知御史臺事。

元年，私僮萬積等六人樵北山，招集公私奴隸謀曰："國家自庚癸以來，朱紫多起於賤隸，將相寧有種乎！時來則可爲也。吾輩安能勞筋骨，困於捶楚之

下！”諸奴皆然之。剪黄紙數千，皆鈒丁字爲識，約曰：“吾輩自興國寺步廊至毬庭，一時群集鼓噪，則在內宦者必應之。官奴等誅鋤於內，吾徒蜂起城中，先殺崔忠獻等，仍各格殺其主，焚賤籍，使三韓無賤人，則公卿將相，吾輩皆得爲之矣。”及期皆集，以衆不滿數百，恐不濟事，更約會普濟寺，令曰：“事不密則不成，慎勿泄！”律學博士韓忠愈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，忠愈告忠獻，遂捕萬積等百餘人，投之江。授忠愈閤門祗候，賜順貞白金八十兩，免爲良。以餘黨不可悉誅，詔不問。

明年，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，朝往兵部，晝入吏部，注擬文武官。又出入禁闥，以兵自衛。先是，忠獻疑金俊琚兄弟有異志，貶俊琚黄州牧守，弟俊光尚州牧守。俊琚不恤民事，募勇士，恒事遊畋。晉材門客無慮數百，有神騎指諭李勣中者，最親昵。勣中密召俊琚，欲作亂。時俊光移守安邊府，俊琚陰與通謀，乃率黄州民驍勇者潛入京。俊琚妻父郎將金純永告忠獻，忠獻遣門卒捕俊琚斬之，分捕其黨，或殺或流，悉籍妻子爲奴婢。俊琚父平章事永存以老免死，配黄驪縣。遣御史中丞康純義、內侍丁公弼等捕俊光于安邊。俊光到白嶺驛，聞事敗，乃還。公弼詐稱祈恩別監，至安邊。俊光備公服出迎，公弼令抄奴縛之以來，栲問不服，殺之。勣中逃匿，後被執見殺。純永以功拜將軍。公弼等五人皆拜官有差。尋加忠獻開府儀同三司。又明年，又加三重大匡、守太尉、上柱國。趙

準者，忠粹女壻也。忠獻欲官清要，除戶部侍郎、右諫議大夫。忠獻自知縱恣，恐其變生不測，凡文武官閑良軍卒强有力者皆招致，分爲六番，更日直宿其家，號“都房”。其出入合番擁衛，如赴戰陣焉。

四年，拜樞密使、吏兵部尚書、御史大夫。五年，忠獻始在私第，與內侍、吏部員外郎盧琯注擬文武官以奏。王頷之，二部判事坐政堂，但檢閱而已。忠獻獨專政柄，或因左右所托，或納賂稱意者，皆得拜官。嘗會客設宴，使重房有力者手搏，勝者即授校尉、隊正以賞之。琯，忠獻外親，起市井，性巧黠，善承迎，忠獻甚寵愛。由是，不數年驟遷吏部郎中，車馬輻湊，氣勢日熾，親戚皆顯，賄賂公行。後出補安西都護府使，以琴儀代之。忠州判官崔孝基因忠獻嬖妾月符賂犀帶，忠獻悅，特徵還屬內侍。龍虎軍卒仲美詐稱忠獻所遣，持兵刃往鳳州日興倉，侵割百姓，斂銀帛，驛輸于家。有人執以告，忠獻付街衢所按問，梟市三日，仍禁內外挾持兵刃者。忠獻女壻任孝明登第，王即屬內侍下宣旨，權補閤門祗候。晉材爲設賀宴，盛陳羅綺，忠獻引賓客赴之。新及第過者輒邀致，杯盤極侈。又自高達坂至加造里，連亘結彩棚，大張伎樂雜戲，觀者如堵。慶州反，忠獻會文武三品以上於其第議之，皆曰：“遣使諭之，然後可出兵。”乃遣兵部郎中宋孝成、刑部員外郎朴仁碩諭之，賊不從。忠獻以大將軍金陟侯等爲兵馬使，往討之。陟侯等引兵發，忠獻與子怡、晉材登路傍樓觀之，大陳兵衛，以示威

武。加守太傅、參知政事、吏兵部尚書、判御史臺事。

六年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、吏部尚書、太子少師。諸家僮因樵蘇，分隊習戰於東郊，忠獻聞之，遣人捕之。皆遁，只獲五十餘人，掠問，投于江。春州舊隸安邊，州人以道途艱險，厚賂忠獻，乃陞春州爲安陽都護府。忠獻一日詣王宫，御史臺官迎候於麗景門，雜端、琴儀立語馬前，人譏其諂諛。

七年，有衆三十餘人會給事同正池龜壽家，謀殺忠獻。事覺，龜壽逃。人執其弟龜永，告忠獻。忠獻鞫之，龜永曰："將軍李光實爲謀主。"忠獻捕詰之，曰："吾素知爾不肖，但以故舊授將軍，何敢爾耶!"光實不能對，乃流海島。

熙宗立，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師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上將軍、上柱國、判兵部御史臺事、太子太師。王以忠獻有擁立功，待以殊禮，常呼爲"恩門相國"。楊廣道按察使郭公儀貪鄙，民多怨之，有司執其從吏鞫之。公儀嘗以博(奕)〔弈〕善忠獻，故止笞其吏。元年，賜忠獻内莊田一百結，又授特進訏謀逸德安社濟世功臣、門下侍中、晉康郡開國侯，食邑三千戶，食實封三百戶。忠獻作茅亭于男山里第旁，蒔雙松。及第崔頤賦雙松詩，兩制文士皆和。忠獻招耆儒白光臣等，使第之，及第鄭公賁詩爲第一。忠獻奏其詩。王召公賁，屬内侍。

二年，詔曰："門下侍中晉康侯忠獻，當先君即政之時，及寡人繼統之初，以至于今，竭誠夾輔，有大

功業，可立府以崇賞典。”命禮司及樞密院立都監。遣使冊忠獻爲晉康侯，立府曰“興寧”，置僚屬，以興德宫屬之。忠獻迎命于男山第，諸王皆詣其門。禮畢，宴冊使，贈犀帶、白金、綾絹、鞍馬甚厚。其餘讀冊以下諸執事，亦贈白金、綾絹有差。夜更宴諸王，因奏留使副，其帳具、花果、絲竹、聲伎之盛，自三韓以來，人臣之家所未有也。自後忠獻出入宫禁，便服張蓋，侍從門客殆三千人。時以譯語内殿崇班于光儒權知閤門祇候，省郎議“光儒南班員，今拜職非舊例”，不署告身數月。忠獻謂省郎曰：“光儒頃者待北朝使，有專對之能，故授參職，何堅執常制耶！”省郎即署之。王加忠獻中書令、晉康公，忠獻辭不拜。明年，復以爲中書令、晉康公，忠獻曰：“公者，五等之首。中書令，人臣之極。”遂辭不拜。先是，有人帖匿名牓云：“將軍朴晉材，謀去舅崔忠獻。”由是兩家構隙。至是，晉材爲大將軍，門客幾於忠獻，而率皆勇悍。晉材恨門客除官者少，常怏怏不平，酒酣，輒言忠獻無狀。且自謂若無忠獻，可專國柄，欲圖之，流言曰：“舅氏有無君心。”每語門客曰：“寧無一日之榮乎？”忠獻知其必害己，召晉材。晉材謁於階下，忠獻呼使前曰：“汝何欲害我！”遂命左右縛之，斷其脚筋，流白翎鎮，居數月病死。分配門客勇悍者于遠島。

四年，王移御怡第，忠獻迎駕，獻壽于闊洞私第。諸王、宰樞皆侍宴，翼日乃罷，錦繡綵棚、胡漢雜戲，窮極侈異。後數月，王宴宰樞，觀擊毬，賜忠獻玉帶

一腰，通天胯帶一腰，南鋌十五斤，盛香金鏤銀盤二。

五年，青郊驛吏三人謀殺忠獻父子，詐爲公牒，召募諸寺僧徒。牒至，歸法寺僧執齎牒者告忠獻，即置教定別監于迎恩館，閉城門，大索其黨。青郊人誣構右僕射韓琦，忠獻殺琦及三子。又殺將軍金南寶等九人，分配從者于遠島。明年，有人投匿名書于忠獻家，曰："直長同正元諝與宰相于承慶，謀殺忠獻。"忠獻捕諝問之，諝仰天嘆曰："此必我仇人庾益謙所爲也。益謙嘗貸我銀瓶二事，積年未償，亡去。予屢責妻子取其家，此必益謙所爲也。"忠獻遣人搜益謙家，果得書草，乃流于島。

忠獻嘗營第于闊洞，毁人家百餘，務爲宏麗，延袤數里，擬於禁掖。北臨市廛構別堂，號"十字閣"，土木役劇，國内嗷嗷，訛言："密捕童男女，衣以五色，埋四隅，以禳土木氣。"凡有兒者，皆深匿之，至有抱負遠遁。或無賴輩詐捕小兒，其父母驚懼，賂以厚幣，乃棄去。忠獻令御史臺榜市街曰："人命至重，豈有埋地禬禳之理！有捕兒者，執以告。"自後妖言稍息。

忠獻權傾人主，威振中外，人有違忤，即見誅戮，故皆鉗口不言。盧仁祐，大將軍俊之子也。以其姻戚，昵居左右，佯狂屢直語。忠獻惡之，謫守仁州。秩滿還朝，忠獻營三第，多藏金玉錢穀，謂左右曰："除府庫所藏外金銀珍寶，欲獻王府，以助國用，何如?"衆皆曰善。仁祐曰："未若留爲經費，更不斂民之爲愈

也。”忠獻慚赧。一日，忠獻以事詣壽昌宮謁王。有頃，王入内，中官給忠獻從者曰：“有旨賜酒食。”乃引深入廊廡間。俄有僧俗十餘人持兵突至，擊從者數人。忠獻知有變，倉皇奏曰：“願上救臣。”王默然，閉戶不納。忠獻無以爲計，匿於知奏事房紙障間。有一僧三索竟不獲。躍珍及怡舅知奏鄭叔瞻在重房，聞事急即入，扶忠獻以出。忠獻黨指諭申宣胄、奇允偉等，與僧徒相格鬥。忠獻都房六番皆集宮城外，不知忠獻生死。有茶捧盧永儀者，初隨忠獻入内，登屋大呼曰：“吾公無恙。”於是，都房争入救之，僧徒敗走。躍珍謂忠獻曰：“我將率兵入宮，盡殺宮中人，且行大事。”忠獻曰：“若爾，國將何如？恐爲後世口實，汝毋輕往。”使上將軍鄭邦輔等捕司鑰鄭允時及中官，囚于仁恩館，鞫之，乃内侍郎中王濬明爲謀主，參政于承慶、樞密史弘績、將軍王翊等皆知其謀。忠獻怨王，廢之，遷江華，尋遷紫燕島。放太子祉于仁州，德陽侯恕于喬桐，始寧侯于白翎。遣怡及平章事任濡奉漢南公貞于私第，即位於康安殿，是爲康宗。流濬明及承慶、弘績、翊等于外。王改忠獻興寧府爲晉康府，賜文經武緯嚮理措安功臣號。

高宗元年，封忠獻妻任氏爲綏成宅主，王氏爲静和宅主。任氏本將軍孫洪胤妻也，忠獻殺洪胤，聞其美私之。王氏，康宗庶女也。忠獻移入別第，劍戟兵衛，彌滿數里，朝士追隨者甚衆。前此無宰相隨之者，至是簽書樞密院事琴儀、樞密院副使鄭邦輔始從之行，

時人鄙之。忠獻遣將軍李光裕遷熙宗于喬桐。光裕還言：“王驚愕失措，且供頓闕乏，止有米六石。”忠獻變色，厲聲曰：“非我仁恕，王父子得保首領以至今日乎！追思濬明事，使我毛髮盡竪。”

三年端午，忠獻設鞦韆戲于柏井洞宫，宴文武四品以上三日。忠獻時有出入重房、將軍房，必結綵棚以迎，大設宴會。其還，亦如之。忠獻嘗自謂國富兵强，每有邊報，輒駡曰：“何以小事煩驛騎，驚朝廷！”輒流告者。邊將解体曰：“必待敵兵陷兩三城，然後乃可飛報。”至是，契丹兵入寇，京城無備，人情恟懼，皆怨忠獻。

初，李至榮爲朔州分道將軍，楊水尺多居興化、雲中道。至榮謂曰：“汝等本無賦役，可屬吾妓紫雲仙。”遂籍其名，徵貢不已。至榮死，忠獻又以紫雲仙爲妾，計口徵貢滋甚。楊水尺等大怨，及契丹兵至，迎降鄉導，故悉知山川要害、道路遠近。楊水尺，太祖攻百濟時所難制者遺種也，素無貫籍賦役，好逐水草，遷徙無常，唯事畋獵，編柳器販鬻爲業。凡妓種，本出於柳器匠家。後楊水尺等帖匿名書云：“我等非故反逆也，不堪妓家侵奪，故投契丹賊爲鄉導。若朝廷殺妓輩及順天寺主，則可倒戈輔國矣。”忠獻聞之，乃歸其妓紫雲仙、上林紅于其鄉。順天寺主亦恃勢自恣，與妓爲亂者也，聞之亡去。

時遣將禦契丹兵，驍勇者皆忠獻父子門客，官軍羸弱不可用。忠獻閲家兵，自左梗里至右梗里，作隊

數重，連亘二三里。槍竿懸銀瓶，或三或四，誇示國人以募兵。怡兵自選地橋至崇仁門，用旗鼓習戰。門客有請從官軍者，即流遠島。忠獻閲戰于其家，門階高峻，馬不得上，以人作馬狀，進退相戰。又假作契丹將軍，佩金牌形，擒斬之，奏凱班師。又令群妓作蓬萊仙女來賀狀。忠獻樂甚，賞以銀瓶、細布。侍御史金周鼎著黄背衫入卒伍中，踴躍進退，識者鄙之。平州擒送契丹軍二人。其人云："我軍約以今月晦日，將犯京城。"忠獻聞之，使宣胄、允偉等勒兵市街。忠獻父子擁兵數萬以自衛，怡耀兵于宣義門外。

四年，忠獻父子在其第盛陳兵甲戒嚴。時契丹兵逼近，令百官守城，又毁城底人家，開鑿隍壍。興王、弘圓、景福、王輪、安養、修理等寺僧之從軍者，謀殺忠獻，佯若奔潰者，曉至宣義門，急呼曰："契丹兵已至矣。"門者拒不納，僧徒鼓噪，斬關而入，殺門者五六人。有郎將金德明，嘗以陰陽之説媚忠獻，官至知太史局事，所進新曆皆變舊法。日官及臺諫心知其非，畏忠獻，莫敢言者。又數興工役，侵耗諸寺，故僧徒怨之，先毁其家，然後向忠獻家。纔至市街，爲巡撿軍所逐，奔至新倉館與戰。忠獻遣家兵挾擊之，僧魁中流矢仆。其徒奔至宣義門，懸門下不得出，遂皆散走。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，擒其黨鞫之，辭連中軍元帥鄭叔瞻。明日，忠獻閉城門，大索僧之逃者，皆殺之。會大雨，流血成川。又斬僧三百餘人於南溪川邊，前後所斬幾八百餘，積屍如山，人不得過者數

月。發大倉給家兵及留京五領軍五日粮，晝夜戒嚴。天甚寒，士卒斫路傍柳，又竊公家材木，爇以自温。

契丹兵追至宣義門，焚黄橋而退。朝野大振。先是，德明告忠獻曰："顯宗葬安宗，以致庚戌契丹兵。今葬厚陵於其側，契丹兵又來，恐風水使然，宜速改葬。"忠獻然之，欲改葬，令卜日。司天臺持疑，不即卜日，乃流判事崔季良于高鸞島，後又流大將軍李孚于島。孚有智勇，善射御，得士卒心，可屬大事，聞者惜之。王賜忠獻子將軍瑀及宣胄、允偉、朴世通、崔俊文等五領軍米人一石，布一匹，忠獻集諸軍賜之。允偉軍卒無故呼喊，忠獻擅令停賜。舊例，都目政在歲抄，忠獻以兵禍人無行貨求官者，乃託賊遷延。至明年正月，始開都目，多受人賂，托以戰功，不次除官，雖有功，非賂終不得職。尋以年滿七十，陽欲告老致政。王知其意，命有司備禮儀，賜几杖，令出視事。

忠獻使怡巡閲城廊兵器，以私卒自衛，帶甲者連亘數里。忠獻欲得武士心，以郎將大集成等五人爲借將軍。集成以無本領，不問僧徒、奴隸，許爲屬卒，中外大擾，家家杜門，至有不得樵牧者。忠獻聞之，怒奪其職。

六年，王賜忠獻姓王。時趙冲破契丹兵凱還，忠獻忌功，停迎迓禮，私宴將帥于竹坂宫，歛銀百官，以供其費。初，冲欲留西京，第其軍功，忠獻恐生變，飛書趣還。及論軍功，忠獻主之，有功者無賞，人多

怨之。校尉孫永等十人醵飲於市，酒酣嘆曰："頃與契丹戰有功，以無賂不得官。"坐中人告忠獻。忠獻遣家兵捕之，並其同類百餘人，斬於保定門外。郎將奇仁甫謀誅忠獻，不克見殺。忠獻有疾，上表辭職，還几杖。又請還賜姓，悉放内外囚，以至配島者。時月犯熒惑，日官奏："貴人死。"忠獻召集樂工數十，奏樂竟日，至夜三鼓，樂未闋果死，年七十一，謚景成。百官縞素會葬，秘器、羽葆、鼓吹、旗常擬於王者。

忠獻初娶上將軍宋清女，生怡、珦，任氏生珹，王氏生球。珦娶宗室壽春侯沆女，封寶城伯。珹後改瑼，尚熙宗女，齒宗室。親迎日，諸王、宰樞、百官具公服以從。初封永嘉伯，後進封爲侯。子該，封宜春侯。高宗四十五年，瑼死。中書省奏："瑼以父勢，强尚公主，不可葬以諸王。"制可。球官至守司空、柱國。忠獻死，降授球工部侍郎。宋清弟洪烈藉忠獻拜樞密副使，恃勢驕横。凡有求忠獻者，必因洪烈乃成，由是諸王貴戚争先交結。性又滑稽，每至諸王第，見珍玩必奪而後已。故諸王聞洪烈至，則趣左右收珍寶，乃出迎。

怡，初名瑀，累遷樞密院副使。高宗六年，忠獻有疾，密謂怡曰："病將不瘳，恐有蕭墻之患，汝勿復來！"怡遂稱疾不就，令其女壻將軍金若先侍疾。忠獻婢桐花貌美，里人多通，忠獻亦私之。一日，戲曰："汝以誰爲夫耶？"婢以興海貢生崔俊文對。忠獻即召

俊文，留於家奴，使之補隊正，至大將軍，日見寵任，請謁者皆附之。俊文於忠獻家側，大營私第，交結勇士，與上將軍池允深、將軍柳松節、郎將金德明爲忠獻羽翼。及忠獻病，四人謀曰："公棄世，吾輩必爲怡所虀粉。季子珦膽氣過人，可屬大事。"因瞷怡候疾，欲除之，遣人報怡曰："令公病篤，欲見公。"報至再三，怡愈疑不至。德明反，以其謀告怡，怡慰諭留之。俄而，俊文、允深等至曰："公疾革，宜速往候。"怡即捕二人，並松節分配遠島，道殺俊文。

忠獻死，怡以其所畜金銀珍玩獻王。明年，又以忠獻占奪公私田民，各還其主，且多拔寒士，以收人望。初，忠獻授人爵，視賂多少。時求八品者甚衆，而官制少，於是陞五部錄事爲八品。又以史官翰林之祿過於五部錄事，亦陞爲八品。怡以爲"先王增史翰之祿，所以崇儒。祿已增矣，何必改官制?"遂復以史、翰、五部錄事並爲權務官。流其弟珦、珦婦翁壽春侯沆、沆子司空琮、承宣申宣胄及忠獻家臣崔思謙、婢桐花、成春、獅子等于諸島。尋召還沆及琮，量移珦于洪州。珦勇而猜暴，自流洪州，心常怏怏。大營室宇，多行不義，侵擾居民，闔境苦之。怡及州官禁之，不聽。後珦聚群不逞作亂，召其州副使柳文桓、判官全兩才、法曹李宗等。兩才病不就，文桓、宗至，珦即面縛，懸於樹，尋殺之。又率其衆至兩才所，引出斬之。登客舍門樓，擊錚鼓呼噪，州人皆會，震慄失措。珦以書召在貶前將軍柳松節于南海，金壽迎于

禮山，又召朴文梓傳檄旁近州郡，令發兵爲援。使家僮發倉粟給軍，有一卒殺其僮，於是，州中恟恟。國家聞變，遣兵馬使蔡松年、知兵馬事王猷、副使金毅烈率十領兵討之。珦與數十人逃上北山。州人引兵圍之，珦曰："吾兄累年不召，又不請州官護待，州官蔑視，不聽吾言，以故蓄憤。嘗詣神祠，三擲杯珓，得吉卜，乃聽左右言，輕躁作亂，雖悔何及。"日没，珦從者皆亡去。珦不知所之，墜巖崖，匿石窟。追兵至，自刭佯死。兵執而囚之，死獄中。按察使全懿獲壽迎、文梓，又移文捕松節等，皆殺之。怡聞而喜，使懿窮捕餘黨。懿希怡意，誣以"禮山、結城、麗陽、大興等七縣監務，始與珦通謀，及事敗，欲自免，反捕傳檄者。"乃拘縣吏等鞫之，俱誣服，七縣監務皆死。又洪州人常往來於珦者，無問輕重，悉誅之。重房劾懿擅殺壽迎等，流海島。承宣車倜無才能，唯以令色媚人，嘗附忠獻用事，權傾中外。怡疾之，流于羅州。後怡密爲書召還，授樞密院副使、御史大夫，厚饋遺，又與所愛名妓玉肌香，以慰籍之。

八年，封晉陽侯。怡固辭，尋參知政事、吏兵部尚書、判御史臺事。東北面兵馬使報："蒙古使這可等至都護府城外。"怡曰："前來使尚未暇應接，況後來者乎！宜令兵馬使慰諭遣還。"時人以爲蒙古之釁，始於此矣。怡會宰樞其第，議發南道州郡精勇、保勝軍，城宜州、和州、鐵關等要害處，以備蒙古。知奏事金仲龜曰："比來州郡被契丹兵侵掠，民皆流亡。今無警

急，遽又徵發，以勞其力，則邦本不固，將若之何!”怡竟不聽。

十年，怡修隍羅城，以家兵爲役徒，出銀瓶三百、米二千餘石，以支其費。又出黄金二百斤，造十三層塔及花瓶，置興王寺。上將軍崔愈恭嘗與樞密副使吴壽祺、將軍金季鳳、郎將高壽謙等邀宴重房諸將於其家，謀欲盡殺文臣，以報私怨。事覺，貶壽祺爲白翎鎮將，尋遣人殺之。愈恭爲巨濟縣令，季鳳爲溟州副使，配壽謙海島。明年，愈恭與季鳳及大將軍李克仁謀殺怡。怡知之，殺愈恭、克仁、季鳳，散員朴希道、李公允等，流其黨五十餘人于島。又鞫其黨，辭連樞密副使金仲龜，上將軍咸延壽、李茂功，大將軍朴文備，皆流遠島。

十二年，百官詣怡第，上政簿，怡坐廳事受之，六品以下官，再拜堂下，伏地不敢仰視。怡自此置政房于私第，選文士屬之，號曰“必闍赤”。擬百官銓注，書批目以進，王但下之而已。嘗拜私奴之子安碩貞爲御史中丞，人皆憤之，至有上疏言者。怡又以爲前遊馬將校，乃御前近衛者，遂召集私第選之，鞍馬服飾，極其侈美，倍於往日。又奏：“本朝文物禮樂，請一遵華制。其自宋來投者，許於臺省、政曹，隨材擢用。”慶尚道按察使權應經圖倭形以獻。怡問其故，曰：“異國之人，容貌奇怪，欲令參政知之耳。”怡知其媚，笑之。

十三年，怡患瘇。自兩府至掾吏，爭祈禱，設齋

作疏，都下爲之紙貴。諸醫不能理，閤門祇候林靖妻，本醫家女，貼引毒膏有效。王特除靖工部郎中，以慰怡意。王賜怡匡辟翊戴功臣號。

十四年，怡令教定都監，牒禁內六官，各舉登科未官有才行者。初，忠獻置教定都監，掌庶事，怡因之。怡門客多當代名儒，分爲三番，遞宿書房。森溪縣人崔山甫，曉陰陽術數，剃髮爲僧，住金剛寺，與姪倉正、光孝等奪掠爲事。光孝盜宰人牛，縣官捕之，光孝逃，山甫亦變姓名曰周演之。後至京，以占術惑人。怡與語稱賞，日益親信，事皆咨之。聲勢日盛，能禍福人。人皆畏之，爭賂遺，遂致巨富。以術僧道一爲弟子，與相密謀。自言察聲觀色，能辨人貧富壽夭。多引婦人之美者淫焉，醜聲流聞，畏威莫有言者。一日，演之密白怡："今王有失位相，公有王侯相，命之所在，其可避乎?"怡以語腹心將軍金希磾。希磾問演之曰："果有此說乎?"演之愕然，詒怡謂曰："前日密語洩，恐禍及。"怡謂演之侮己。會有人譖怡曰："頃者公有疾，上將軍盧之正、大將軍琴輝、金希磾會演之家，謀欲害公，奉熙宗復位。"怡信之，流演之于南海，之正及輝亦配諸州。籍演之家，得熙宗與演之書，有"誓同生死父事之"語。怡即遣將軍曹時著等遷熙宗于江華，又遷于喬桐。沈演之于海，夷其族。捕道一鞫之，乃服。又捕之正、輝、希磾及中郎將牙允偉、別將申作楨，並沈于海，妻子兄弟分配遠地。又沈希磾子三人。有文大淳者，嘗流紫燕島。有僧犯

罪，亦配是島，與大淳相惡，密遣人譖怡曰："大淳等潛謀作亂，發近邑兵將赴京。"怡遣郎將李蕡執大淳等五人，不問而殺之。朝野稱寃。南京人仁傑勇悍過人，屬神騎爲賊魁，剽掠南北。一日入京，邏卒覺之，告怡。怡遣十餘騎捕之。仁傑徐行無懼容。騎不知爲仁傑，問賊安在。仁傑曰："在某處飲酒，可速往捕。"騎馳去。仁傑自馬後騰上捽曳下，奪其馬以走，餘騎追不及。仁傑匿利川，發卒捕殺之。仁傑臨刑曰："吾平生多行不義，受誅何悔。但六軍在前，出入敵陣，斬將搴旗，吾志也。不得一試，死於人手，爲可恨耳。"

十五年，加鼈戴鎮國功臣。懷音鎮別將告西都有謀反者，兵馬使移牒西都，索之不得，押送告者于京。怡欲因以收北人之心，賞告者良馬、錦衣、金帶、綾羅絹五十匹、紬紵布各十匹、米三十石，令驛輸其家。又請王褒異賜廐馬一匹、綾羅絹四十匹、紬百匹、布二百匹，又以私田七百餘結，屬諸衛散員及校尉房以市恩。及第朴寅聘日本，齎和親牒還。怡給銀瓶五事、段子六十匹、布五百匹、米豆並五十石、鞍馬、琴以賞之。有僧將營慈惠院，伐材于江陰縣，監務朴奉時禁之，没其材。僧托大將軍大集成貽書以請，奉時不從。集成請怡移教定所牒，又不從。集成慚忿訴怡，乃流奉時于遠地。臨陂縣令田承雨疾上將軍金鉉甫廣植田園，悉收其租入官，又以其田與民。鉉甫托按察使崔宗裕徵還其租。承雨忿恚，償以官銀器，報法司。

法司劾鉉甫、宗裕，怡奪其狀止之。國學博士金挺立、白良弼惡學錄廉守臧、直學景瑜，譖以譏謗時政。怡怒，囚街衢獄，尋配守臧于神草島，瑜于巨濟。

十六年，怡占奪隣舍百餘區築毬場，東西數百步，平坦如碁局。每擊毬，必使里人灌水浥塵。後又壞人家廣之。前後占奪，無慮數百家。日聚都房、馬別抄，令擊毬，或弄槊騎射。怡邀宴宰樞耆老，臨毬庭觀之，或至五六日，能者立加爵賞。於是都房、別抄鞍馬、衣服、弓矢，效韃靼風俗，競以美麗相誇。都下子弟亦爭事豪侈，妻多以貧見棄。且分五軍習戰，人馬多顛仆死傷者。於其終，習田獵，繇絡循環。怡悦之，饗以酒食。毬庭舊有樓三間，怡又增三間，日晚起役，至詰朝畢。怡奏："今年大旱，禾稼不登，請遣使五道，審檢損實。"從之。初，國家授宋商人布，令買水牛角來。至是，宋商買綵段以來，國家責違約。宋商曰："我國聞汝國求水牛角造弓，敕禁買賣，是以不得買來。"怡囚都綱等妻，取所買綵段剪裁，還與之。後宋商獻水牛四頭，怡給人蔘五十斤、布三百匹。怡私造御輦以進，輦飾金銀錦繡，覆以五色氈，窮極侈麗。王嘆賞不已，賜監造大集成鞍馬、衣服、紅鞓。王以輦駕水牛，道路爭觀。

十七年，大倉、八廩地庫皆災。怡及若先皆擁家兵自衛，無一人往救者，火徹夜不滅。

十八年，怡妻鄭氏死。王命官庀葬，事用順德王后例，賻以太府綵段七十匹。怡辭不受，唯受大小斂

所用二十匹。三殿及諸王、宰樞、承宣以下，争設奠，務爲侈美，市價踴貴。及葬，贈卞韓國大夫人，謚敬惠。百官諸領府皆會葬，至以金銀錦繡飾龕室，左右列紅燭，連亘數里。石室極奇巧。是年，蒙古大擧入侵，王遣三軍禦之。馬山草賊魁自降，詣怡曰："請以精兵五千助擊。"怡大喜，賞賜甚厚，造戎冠金環子，許著慰之。怡又遣人往廣州冠岳山草賊屯所，誘致賊魁五人，精鋭五十人，厚賞以充右軍。忠州奴軍賊魁令史池光守、僧牛本來，怡褒賞，以光守補校尉，牛本爲忠州大院寺主，加三重。蒙古兵至禮成江，京都洶懼。怡與若先以家兵自衛，守城者皆老弱。怡遣御史閔曦、内侍郎中宋國瞻犒慰蒙古兵。昇天府副使尹繗、録事朴文潛置家屬于江華，乃説怡曰："江華可以避亂。"怡信之，使人往審之。中道爲蒙古兵所拘。

明年，蒙古河西元帥遣使寄書，送金線二匹。其書稱令公，蓋指怡也。怡不受，曰："我非令公。"以歸淮安公，亦不受，往復久之。怡竟使學士李奎報製書以還。

怡使江華勸農别監申之甫迎熙宗於紫燕島。王后薨，怡獻棺槨，皆飾金銀，王見而嘆賞。怡聞大集成女新寡而艷，娶以爲後室。時集成爲後軍陣主，雖敗軍，恃怡無恐。大氏欲歸謁父母，怡令軍器别監李資敬索十品、銀瓶二十。資敬奪五店公私瓶以充之。

怡欲遷都江華，會宰樞其第議之，皆畏縮不敢言。夜别抄指揮金世冲排門入詰曰："松京自太祖以來，歷

代持守，凡二百餘年。城堅而兵食足，固當戮力，死守社稷。捨此，將安都乎?”怡問守城策，世冲不能對。集成謂怡曰：“世冲效兒女之言，欲沮大議，請斬之，以示中外。”金鉉甫希集成意，亦言之，遂引世冲斬之。怡遂請王亟下殿，幸江華，王猶豫未決。怡奪祿轉車百餘兩，輸家財于江華，令有司刻日發遣五部人戶。牓曰：“不及期登途者，以軍法論。”又遣使諸道，徙民山城、海島。發二領軍營宮闕于江華，遂遷都。時霖雨彌旬，泥濘没脛，人馬僵仆，達官及良家婦女，至有跣足負戴，鰥寡孤獨失所號哭者，不可勝計。

二十一年，王論怡遷都功，欲封侯立府，百官皆賀于第，怡辭以迎詔禮物不備。於是，州郡争致饋遺，遂封爲晉陽侯。怡營私第，役都房及四領軍輸舊京材木。又多取松柏植園中，悉以船輸，人多溺死者，其園林延袤數十里。怡於西山發民私藏冰，民甚厭苦。又安養山去江華數日程，怡使門客將軍朴承賁等取其柏樹植之。時方沍寒，役徒有凍死者，沿路郡縣，棄家登山以避之。有人牓昇平門云：“人與柏孰重?”又爲崔宗俊構第，二日而成，奪路人馬輸材瓦。時托怡而輸私物者，亦如之，行路嗟怨。

二十二年，怡與宰樞議，徵州郡一品軍，加築江華沿江堤岸。二十九年，加食邑，進爵爲公。

三十年，校尉趙甫壽譖其表兄大將軍宋白恭於怡，怡投白恭於江，拜甫壽爲郎將。左倉納晉陽稅，王以

晉陽已爲怡食邑，命黜倉別監王仲宣。有司又請論仲宣及倉官，怡奏曰："臣重違上命，雖已受封，今年税請依舊納倉，赦仲宣等罪。"王從之。怡修國學，納米三百斛于養賢庫。又遣大司成宋國瞻、諫議洪鈞相安南地，欲鑿渠通海，不可乃止。東海中有島名蔚陵，地膏沃，多珍木海錯，以水程遠，絶往來者久。怡遣人視之，有屋基破礎宛然，於是移東郡民實之。後以風濤險惡，人多溺死，罷其居民。

三十一年，怡以郎將申著爲按察使，正言李僐上書劾之。怡怒，貶僐延州副使，督令之任。大卿任景純子峘善書，怡愛之，養以爲子，改姓崔，授將軍。峘性貪鄙，恃勢恣横。怡嘗以私織全幅黄綾，粧康安殿後壁障子，令峘寫《無逸》篇。王見而嘉之，賞賜甚多。

三十二年四月八日，怡燃燈，結彩棚，陳伎樂百戲，徹夜爲樂。都人士女，觀者如堵。五月，宴宗室司空以上及宰樞，結綵棚爲山，張繡幕羅幃，中結鞦韆，飾以文綵花。設大盆四，盛冰峰，盆皆銀釦貝鈿。大尊四，插名花十餘品，眩奪人目。陳伎樂百戲，八坊廂工人一千三百五十餘人，皆盛飾入庭奏樂，絃歌鼓吹，轟震天地。怡給八坊廂白金各三斤，又給伶官、兩部伎女、才人金帛，其費鉅萬。

三十三年，怡享王，設六案，陳七寶器，膳饌極豐侈。怡自誇詡曰："復有如今日者乎?"怡好燕樂，聚飲無度。或宴三品以上于其第，或宴宰樞及文武四

品以上，歌吹連日，或至夜分而罷。嘗會宰樞及諸將軍等四十六人宴，酒酣，御史中丞將軍林宰執巵作倡優舞，見者鄙之。又燕兩府及諸將軍極歡，使伶人奏唐樂。天忽雷電，怡懼止之。

三十六年，死，輟朝三日，謚匡烈。及葬，儀衛甚盛，後配享康宗廟庭。

怡無嫡子，嬖妓瑞蓮房生二男萬宗、萬全。初，怡欲傳兵柄於若先，恐二男爲亂，皆送松廣社，剃髮授禪師。萬宗住斷俗，萬全住雙峰，皆聚無賴僧爲門徒，惟以殖貨爲事，金帛鉅萬。計慶尚道所畜米五十餘萬石，貸與取息，秋稼始熟，催徵甚酷，民無餘粟，租税屢闕。門徒分據名寺，倚勢横行，鞍馬服飾，皆效韃靼，相稱爲官人。或强淫人妻，或擅乘驛騎，陵轢州縣官吏。其他僧徒乘肥衣輕者，詐稱弟子，所至侵擾，州縣畏縮，莫敢誰何。刑部尚書朴暄言於怡曰："今北兵連年入寇，民心疑貳，撫以恩信，猶恐生變。今兩禪師門徒，割剝民産，斂怨實多。南方騷擾，若北兵猝至，恐相應爲變矣。"怡聞之猶豫。會慶尚道巡問使宋國瞻亦寄書言之。怡謂暄曰："若之何。"暄曰："公若召還兩禪師，令巡問、按察使囚其無賴僧徒，以慰民心，可無變矣。"怡然之。即遣御史吴贊、行首周永珪于雙峰、斷俗，發錢穀悉還其主，焚契券，囚門徒之爲惡者，中外相慶。萬宗、萬全詣京，與其妹宋愭妻泣訴怡曰："尊公在時，侵逼尚爾，百歲之後，吾兄弟不知死所矣。"怡乃悔之，反謂暄離間父

子，流黑山島，貶國瞻東京副留守，悉釋其門徒，令萬全歸俗，改名沆。

沆，初拜左右衛上護軍、戶部尚書，諸王、宰樞皆詣門賀。怡使待制任翊授書，侍郎權韙習禮，遷樞密院知奏事。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。及怡病，沆領兵入府，聞病殆，即還其家。怡死，知吏部事上將軍周肅領夜別抄及內外都房，欲復政于王，猶豫未決。殿前李公柱、崔良伯、金俊等七十餘人歸于沆，肅亦附焉，合番擁衛。沆服喪，二日而除。及葬，杜門不出，蒸其父諸妾。王拜沆銀青光祿大夫、樞密院副使、吏兵部尚書、御史大夫、太子賓客，尋兼東西北面兵馬使，又以爲教定別監。沆忌知樞密閔曦、樞密副使金慶孫得衆心，流海島。又流左承宣崔岠、將軍金安、指諭鄭洪裕及怡侍妾三十人。王下制曰："自皇考御宇，寡人即祚以來，晉陽公怡左右輔弼，故三韓如仰父母。今忽棄世，無所倚賴。子樞密院副使沆，繼世鎮定，可超授相位。"明年，王贈沆母静安宅主。沆黜巫覡于城外。又以教定別監牒蠲清州雪緜、安東繭絲、京山黃麻布、海陽白紵布諸別貢，及金洪州等處魚梁船稅。又徵還諸道教定收獲員，委其任於按察使，以收人望。

初，怡以羅得璜、河公敘、李瓊、崔甫侯爲宣旨使用別監，分遣諸道，爭剝割誅求，民不堪苦。沆欲干譽，皆罷之，不數年復用，人皆憤嘆。王下制，以

怡食邑晉州，祿轉税布徭貢，直納沆家。沆辭不受。一日，沆衷甲領兵，自長峰宅馳馬，移于見子山晉陽府，由東偏戶入，蓋畏人也。沆前娶大卿崔昷女，以有疾棄之，改娶左承宣趙季珣女。王命牽龍、中禁、都知、巡撿、白甲、内侍、茶房衛送，賜御座、肩輿、燈燭，又賜黄金鏡奩、粧具。諸王、宰樞皆贈金帛致賀。王命移忠獻真于昌福寺，怡真于禪源社，參上、參外、別監及文武官各二十員，導從如移太祖真儀。沆爲僧時，與甫州副使趙廉右、道康監務朴長源有憾，及用事，乃流于島。侍御史李僐素與二人善，及按慶尚道，至固城，召二人宴，縣令權信由亦與焉。後有僧譖信由於沆曰：“僐與信由潜召廉右等謀亂。”沆投等四人于江，時人哀之。

王以築中城功，拜門下侍中，封晉陽侯開府，讓不受。一日，月犯房上相。司天臺奏：“月犯上相，占云：‘主有憂，上相誅，有亂臣，臣代其主。’”時王將迎蒙古使幸梯浦宫，故司天欲王修省停幸。沆見實封，惡之，嗾御史臺劾司天妄奏星變，罷判臺事崔允旦、太史丞吴安矩。沆嘗以繼母大氏助若先子敉，不右己，深怨之。乃奪大氏宅主爵，收其財産，令夜別抄皇甫俊昌等投大氏前夫子將軍吴承績于海。會夜黑潮退，承績得不死，祝髮潜入皆骨山，寄書于母。家奴至密城，洩於人。副使李舒聞之，以報沆。沆大怒，獲承績，投之江，斬俊昌等六人，流大氏于海島，尋毒殺之。大氏族黨及諸奴婢，或殺或流，凡七十餘人。

舒以功超拜軍器監。

沆信譖，凡有私憾者，輒誣告謀亂以邀賞，及鞫無驗。沆又遣將軍宋吉儒沈金慶孫于海，以承績姻親也。分遣人沈殺南道編配者過半。周肅初名永賚，性浮夸，爲怡友壻。怡寄以腹心，每聞讒訴，必委肅治之。肅阿其意，無問曲直，皆殺之。又使肅監選校尉，視賄賂多少爲次，朝野切齒。怡死，沆以肅先附己，待甚厚，事皆咨問。沆嘗徙見子山第，不令肅知之，始相疑忌。沆遣郎將林庚押肅流島，至熊川，沈殺之。肅意將軍金孝精構之，臨死語庚曰："孝精與吾謀，欲復政于王。"庚還以告沆。沆流孝精于島，尋殺之。又流肅女壻將軍崔宗弼、羅州副使李昀。是年，王命封侯立府。沆又讓不受。

三十九年，李峴奉使如蒙古。沆謂峴曰："彼若問出陸，宜答以今年六月乃出。"峴未至蒙古，東京官人阿母侃、通事洪福源等請發兵伐之，帝已許之。及峴至，帝問："爾國出陸否?"對如沆言。帝又問："留爾等，別遣使審示，否則如何?"對曰："臣正月就道，已於昇天府白馬山營宮室、城郭，臣敢妄對!"帝乃留峴，遂遣多可、阿土等密敕曰："汝到彼國，王迎于陸，則雖百姓未出，猶可也。不然，則速回。待汝來，當發兵致討。"峴書狀張鎰隨多可來，密知之，具白王。王以問沆，對曰："大駕不宜輕出江外。"公卿皆希沆意，執不可。王從之，遣新安公佺出江迎多可等，請入梯浦館。王乃出見。宴未罷，多可等怒王不

從帝命，還昇天館。識者曰："沆以淺智，誤國大事，蒙古必至矣。"未幾果至，屠滅州郡，所過皆爲煨燼。

四十年，拜門下侍中，判吏部、御史臺事，沆在家遥謝。下制曰："朕臨莅三韓，四十有一載。自丙子、辛卯以來，隣敵侵擾，禍亂相仍。專賴晉陽公崔怡，輸誠衛社，轉籌制變，至於躬奉乘輿，涉水遷都，功業所致，社稷安寧，萬世子孫，帶礪難忘。嗣子門下侍中崔沆，承襲家業，應時而起，尊主庇民，一新令條，佐致中興，功勤莫大，宜垂異恩，覃及内外。其赦斬、絞以下，加怡爵號，沆封侯立府，先妣加封爵。"沆創九曜堂于闕西。及成，王幸觀之，許沆親侍二十人初入仕，丘史二十人、真拜把領二十人初入仕，監督官上將軍朴成梓子一人真拜把領，工匠賞功有差。

自遷都後，蒙古督令出陸，縱兵侵掠。永寧公綧在蒙古軍，貽書沆曰："去年秋，皇帝怒大駕不渡江迎使，發兵問罪，吾無計沮之。白皇帝曰：'臣願將帝命諭本國，令復都舊京，子孫萬世，永修蕃職。'皇帝敕臣曰：'汝與本國宰臣歸到汝國，諭以朕命，使之出陸。'吾於六月初吉，到也窟大王處具告之，勒令隨軍一時同發。今也窟等十七大王太子，各領兵馬，抄蒙古、漢兒、女兒、高麗人屯田南北界，以蒙古精兵分攻水内山城。且帝命大官人曰：'國王若出迎，即當退兵。'今國之安危，在此一舉。若不出迎，須令太子若安慶公出迎。必退兵，社稷延基，萬民按堵，公亦長享富貴，此上策也。如此而兵若不退，族予一門。願

除狐疑善圖，不失今時，後無悔恨。”峴亦隨蒙古軍而來，貽書云：“吾二年見留，觀其行事，殊異前聞，不嗜殺人，愛惜物命。去今年賜詔條件，固非難事，何不出迎？皇帝怒曰：‘爾國不知朕愛護之意，故發兵問罪。’國家如欲延其基業，何惜遣一二人出降？今東宮若安慶公出迎陳乞，庶可退兵，願公善圖。”翼日，宰樞會議，皆曰：“出迎便。”沆曰：“春秋貢奉不絕，前遣三次使价三百人未還，而猶若是。今雖出迎，恐爲無益。萬一執東宮若安慶公至城下邀降，何以處之?”皆曰：“侍中議是。”出迎議寢。

四十一年，宴宰樞于其第，觀擊毬戲馬，別抄有以黄金飾障泥，金葉羅花插馬首尾者。沆嘗分日宴諸王、宰樞、承宣、文武四品以上，自是宴會無常。明年，王詔曰：“旦、奭相周，蕭、曹佐漢，君臣相資，古今一揆。晉陽公崔怡當聖考登極之日，寡人即祚以來，推誠衛社，同德佐理。越辛卯，邊將失守，蒙兵闌入，神謀獨决，截斷群議，躬奉乘輿，卜地遷都。不數年間，宮闕官廨，悉皆營構，憲章復振，再造三韓。且歷代所傳鎮兵大藏經板，盡爲狄兵所焚，國家多故，未暇重新。別立都監，傾納私財，彫板幾半，福利邦家，功業難忘。嗣子侍中沆，遹追家業，匡君制難，大藏經板，施財督役，告成慶讚，中外受福。水路要害，備設兵船，又於江外，營建宮闕。且築江都中城，金湯益固，萬世永賴。況今太廟，草創未備，實乖奉先之意，朕心未安。又令門客朴成梓爲督役使，

凡百之費，皆出私儲，不日功畢，制度得宜，誠罕世大功。朕甚嘉嘆，其令有司，開府益封食邑，加贈考妣，進秩二子。”成梓以下至工匠，亦皆賞賜有差。沆辭不受。尋進中書令、監修國史。新及第郭王府等謁沆，沆登樓與花酒。

四十三年，賜濟衆康民功臣號。前西海道蘇復別監宋克斂莨實三百八斛賂沆，即拜御史，人號爲“莨實御史”。前學錄鄭城譖於沆曰：“河東監務盧成與鄉人李珪、李昌結爲兄弟，招集陜州副使薛仁儉、南海縣令鄭皐、及第俞汝諧、僧明就等，常置酒爲樂，誹謗國政。當宴會，書‘天子之門諸賓莫入’八字，帖諸門，以防外客，各陳懷唱和。有‘賢士槌胸日，倡雛得意秋’之句。”沆怒，斬成、珪、昌于市，配仁儉、皐等于海島。時人指城爲食人者。

四十四年，沆病篤，王爲放獄囚。沆扶病登後園小亭，賦詩云：“桃花香裏幾千家，錦幄氤氳十里斜。無賴狂風吹好事，亂驅紅雨過長河。”吟畢還寢，暴死。追贈晉平公。

沆初爲僧，通宋婢生竩。適妻無子，以竩爲嗣。竩美容貌，兩手微有金色，性沉默多羞澀。沆使景琳師芮起教詩筆，權韙、任翊教政事，鄭世臣教禮。王以竩爲殿中内給事，賜紅鞓。沆嘗以竩屬宣仁烈、柳能曰：“若輔導成就，獲承家業，則君等之賜也。”及沆病，召仁烈、能執手曰：“君等保護此子，吾死無恨

矣。”沆死，殿前崔良白秘不發喪，按劍叱侍婢勿哭，與仁烈謀，以沆言傳于門客。大將軍崔瑛、蔡楨及能等，會夜別抄、神義軍、書房三番、都房三十六番擁衛，乃發喪。王即授竩借將軍，又命爲教定別監。百官皆詣門弔賀。

沆嬖妾心鏡美麗慧黠，竩曾私之。沆死之日，納之後房。沆本妓出，竩又母賤，故時人讀簿書至倡妓賤隸之言，輒諱之。人有仇怨，則譖以“訾公所出微賤”，竩盡殺之。發倉賑飢民，又給諸領府各三十斛。王以竩爲樞密院副使、判吏兵部御史臺事，讓不受。竩復歸延安宅及靖平宮于王府，納其家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于內莊宅，布帛油蜜于太府寺。又以年饑，發私廩賑權務、隊正、近仗、左右衛、神虎衛、校尉以下及坊里人，尋拜樞密院副使，又辭不受，改授右副承宣。有閔偁者，自蒙古逃還，以所佩金牌獻竩，且曰：“在蒙古時，聞大臣密議，今後不復東伐。”竩悦，與第舍、米穀、衣服，拜爲散員。

四十五年，竩以將軍邊軾、郎將安洪敏、散員鄭漢珪爲江華收獲使，恣其攘奪，百姓嗷嗷。舊制，奴婢雖有大功，賞以錢帛，不授官爵。沆始除其奴李公柱、崔良伯、金仁俊爲別將，聶長守爲校尉，金承俊爲隊正。奴等白竩曰：“公柱身事三世，年老有功，請加參職。”乃授郎將。奴隸拜參自此始。竩年少暗劣，不禮遇賢士，所與親信者，如柳能、良伯之輩，皆庸隸輕躁。其舅巨成、元拔及心鏡內行譖訴，外施威福，

黷貨無厭。時又遭歲飢饉，不發粟賑貸，由是大失人望。及吉儒之貶，又與柳璥、柳能、金仁俊兄弟等交惡，不相接見。

神義軍都領郎將朴希實、指諭郎將李延紹密謂璥、仁俊、承俊、公柱，將軍朴松庇、都領郎將林衍、隊正朴天湜、別將同正車松祐、郎將金洪就，仁俊子大材、用材、式材等曰：“竩親近憸小，信讒多忌，不早爲之所，吾曹恐亦不免。”遂定計，約以四月八日，因觀燈舉事。中郎將李柱聞之，與牽龍行首崔文本、散員庾泰、校尉朴瑄、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竩。良伯，大材之妻父也。大材以希實等謀告良伯，良伯佯應，以告竩。竩急召柳能計議。時日已暮，能曰：“暮夜無能爲，請以書諭夜別抄指諭韓宗軌，遲明召李日休等勒兵討仁俊，未晚也。”竩然之。大材妻在側聞之，以告大材。大材告仁俊曰：“事急矣，不如早圖。”既昏，仁俊率子弟趨神義軍，見希實、延紹，云：“事洩，不可猶豫。”乃召集向所與謀者及別將白永貞，隊正徐挺、李梯、林衍，使衍及指諭趙文柱、吴壽山捕宗軌殺之。又召指諭徐均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，使人呼於道曰：“令公死矣。”聞者皆集，璥與松庇等亦至。仁俊曰：“如此大事，不可無主者，可推大臣有威望者以領衆。”即召樞密使崔昷。昷至，又邀朴成梓議之。仁俊召良伯，未及升堂，別抄兵以炬燒口，遂斬之。衍又斬日休于其家。

仁俊令門卒不報更籌，分隊伍於廣場，燃松明如

書。衆人呼噪，適大霧，家兵無一人知者。黎明，夜別抄等壞竩家壁而入。元拔，壯士也，聞難驚起，拔劍當戶，兵不得前。元拔自度不勝，欲擔竩走避，以竩肥重未能，乃扶上屋茀，又自當戶。壽山突入，擊元拔中額，踰垣走。别抄追斬于江岸，又索竩及能，皆殺之。璥、仁俊、昷詣闕，百官俱會泰定門外。兩府及璥、仁俊入謁便殿，復政于王。發竩倉穀，分賜有差，太子府二千斛，諸王、宰樞、文武百官以至胥吏、軍卒、皂隸、坊里人小不下三斛。又賜諸王宰樞至權務、隊正布帛有差，又以所畜馬賜文武四品以上，又加賜三品。遣郎將朴承蓋于慶尚道，内侍全琮于全羅道，籍没竩及萬宗奴婢、田莊、銀帛、米穀。宰樞奏："崔忠獻罪盈惡積，崔怡專權擅命，宜削去圖形，罷廟庭配享。"從之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

列傳卷第四十三

叛逆四

韓恂　多智

韓恂、多智，皆義州戍卒，恂爲別將，智爲郎將。高宗六年，二人反，殺其防戍將軍趙宣及其守李棣，自稱元帥，署置監倉使及臺官，擅發國倉，諸城響應。遣將軍趙廉卿、郎中李公老招撫之。恂、智黨五十餘人至嘉州客舍曰："兵馬使趙冲、金君綏、丁公壽等清白愛民，餘皆貪殘，厚斂於民，剝膚椎髓，不堪其苦，乃至於此耳。"崔怡聞其言，以安永麟、柳庇、俊弼、李貞壽、崔守雄、李世芬、高世霖、洪文敘、李允恭、崔孝全、宋自恭、李元美、崔謐等嘗諂事忠獻，或爲按察，或爲分道分臺監倉使，或求巨邑，侵漁無厭，

分配諸島。先是，朔州分道將軍黄龍弼性貪暴，用刑慘酷，州人知龍弼意在求貨，賂以官藏銀器。龍弼巡至安北都護府，恂、智黨來攻其府，齊聲唱曰："朔州銀器宜速還之！"龍弼慚憤自刎。

時北界諸城多爲恂、智所陷，於是命三軍往討。明年，恂、智等以清川江爲界，投東真，潛引金元帥于哥下，令屯義州，自領諸城兵屯博州，相爲聲援。中軍知兵馬事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，遣義州人郎將尹忠孝、朴洪輔寄書于哥下，開陳本末，諭以禍福，責其違盟。于哥下悟，佯怒，即囚忠孝等，遣義州郎將郭允昌召恂、智。恂、智擁兵六百赴之，于哥下宴慰，並及諸城賊魁，慰籍甚厚，因疏其姓名。翼日，伏兵設宴，酒酣，伏發，捕恂、智及其黨尹大明、韓存烈等，悉誅之。于哥下遣忠孝移牒，並函恂、智首送于京。國家分配其黨于海島，後皆遇赦還鄉。

九年，恂、智黨復引東真兵萬餘入静州，遂侵義州，防守將軍守延與戰敗績。麟州人謀與賊通爲内應，防守將軍知之，出屯城外，以解其謀，勒兵掩襲東真兵，斬二百餘級。王遣中軍兵馬使李迪儒、右軍兵馬使趙廉卿、後軍兵馬使金淑龍發西京兵追捕之。又有振威縣人令同正李將大、直長同正李唐必者，乘契丹之亂，與同縣人别將同正金禮謀不軌，嘯聚徒衆，劫奪縣令符印，發倉賑貸，村落飢民多附之。移牒旁郡，自稱靖國兵馬使，號義兵。至宗德、河陽二倉發粟，恣人所取。將寇廣州，王遣郎將權得才、散員金光啓

等與按察使崔博發廣、水二州兵討之，不克。更徵忠清、楊州道兵攻之，獲唐必、禮，賊徒潰散。將大奔尚州，被擒。按察使械送于京，皆伏誅。

洪福源

洪福源，初名福良，本唐城人。其先徙居麟州，父大純，爲麟州都領。高宗五年，元遣哈真、扎剌攻契丹兵于江東城，大純迎降。十八年，撒禮塔大舉入侵，福源又迎降于軍。

二十年，福源爲西京郎將，與畢賢甫殺宣諭使大將軍鄭毅、朴祿全，據城反。崔怡遣家兵三千與北界兵馬使閔曦討之，獲賢甫送京，腰斬于市。福源逃入元。於是，擒其父大純及女、子弟百壽，悉徙餘民于海島，西京遂爲丘墟。福源在元爲東京總管，領高麗軍民，凡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。讒構本國，隨兵往來。怡患之，欲悦其心，官大純爲大將軍。百壽時爲僧，髮之爲郎將。以張暐爲福源女壻，賄賂不絶。福源感之，讒構稍弛。然自是元兵歲至，攻陷州郡，皆福源導之也。

三十七年，元徵大純入朝。永寧公綧之入質也，寓於福源，福源待之甚厚。久乃生釁。綧積不平。

四十五年，福源密令巫作木偶人，縛手釘頭埋地，或沉井呪詛。校尉李綢嘗逃入元，依綧覘知之以奏，帝遣使驗之。福源曰："兒子病虐，故用以厭之耳，非

有他也。”因謂綧曰：“公受恩於我久矣，何反使讒賊陷我耶？所謂所養之犬，反噬主也。”綧妻蒙古女也，聞其語聲甚不遜，呼譯者具問，大怒，呵福源伏於前，切責曰：“汝在爾國，爲何等人。”曰：“邊城人。”又問：“我公爲何等人？”曰：“王族。”曰：“然則真乃主也，汝實爲犬，反以公爲犬噬主，何哉？我皇族也，帝以公爲高麗王族而嫁之，妾以是朝夕恪勤無貳心。公若犬也，安有人而與犬同處者乎？吾當奏帝。”遂詣帝所。福源號泣叩頭乞罪，綧追止之不及。福源傾産備賄貨與綧，倍道追之。中途遇敕使，敕使即令壯士數十人蹴殺福源，籍没家産，械其妻及子茶丘、君祥等以歸。福源諸子憾父之死，謀陷本國，無所不至。

元宗二年，茶丘雪父寃，帝詔曰：“汝父方加寵用，誤詿刑章，故於已廢之中，庸霈維新之澤，可就帶元降虎符，襲父職，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！”十二年，茶丘奉詔來，見王不拜。以中書省牒索其叔父百壽。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，將遣之。茶丘故爲遷延，竟不偕去，蓋欲激帝怒，恐動之也。時官奴崇謙、功德等反，謀殺達魯花赤，事覺，捕鞫之。茶丘欲使崇謙等辭連本國，因起兵襲取京城，密引達魯花赤脱朵兒議之。蒙古法：凡議事意合，則脱冠以示其從，茶丘等皆脱冠，脱朵兒不脱，爲之明辨，故免。茶丘討三别抄于珍島，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。明年，倭船泊金州，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元責交通，密令還去。茶丘聞之，嚴鞫子一，鍛鍊以奏，曰：“高麗與倭

相通。”王遣張暐請釋子一囚。一日，茶丘遽還，元人莫知其故，王慰諭之。

十五年，帝將征日本，以茶丘爲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。茶丘剋期催督甚急，分遣部夫使，徵集工匠，諸道騷然。帝又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，又命爲東征副元帥。茶丘以忠清道梢工、水手不及期，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，以太府卿朴暉代之。茶丘與忽敦、金方慶等征日本。忠烈三年，帝欲復征日本，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。時韋得儒等誣構方慶大獄起。茶丘在東京聞之，奏帝來問，欲令方慶誣服，嫁禍於國，栲訊極慘酷。未幾，帝召還，語在《方慶傳》。茶丘常怨本國，君祥以爲“寧怨永寧公，不敢負國”，爲本國興利除害，無不力焉。

十八年，帝又欲征日本，令本國造船。君祥進言曰：“軍事至大，宜先遣使問諸高麗，然後行之。”帝然之，遣君祥來問，王曰：“臣既隣不庭之俗，庶當躬自致討，以效微勞。”明年，元遣君祥兄熊三子波豆兒來管造船事。波豆兒望王宮，下馬流涕曰：“雖云衣錦還（卿）〔鄉〕，職是勞民，可愧也。”禮遇宰相甚恭。二十年，帝崩。君祥白丞相完澤，寢東征。二十一年，王嘉君祥功，封三韓壁上功臣、三重大匡、益城侯，尋封都僉議中贊、修文殿大學士、監修國史、世子師、臨安公。

國制：非出身科第，不得爲文翰官。崔怡擅政，自爲監修國史，猶不得兼修文殿。君祥時爲元朝集賢

大學士，故得拜焉。百壽子詵官累僉議評理。忠宣初，拜贊成事，尋封麟城君，改封江寧君。忠肅五年卒。子綏、鐸、翊。孽子明理和尚貪暴驕横，其妹適元寵臣亦刺赤，明理和尚隨之，遂爲亦刺赤所愛。嘗奉御香來，强奸評理洪順女。女從兄洪承衍面辱之，明理和尚訴行省，囚承衍。暐，興海人，位至中贊致仕，卒年八十一，謚純靖。無他功能，以君祥等仕元有功本國，故凡遣使入朝，多以暐副之，遂至極品。子碩登第，至判密直司事。有柳宗者，初附崔沆爲江華判官。及金俊謀誅沆子竩，宗與文璜欲殺俊，事洩，流海島。嘗與寡妹宿一房，虎穿壁攫其妹，斷宗一臂。後又附茶丘，好説國家陰事，得罪，没其家。

李峴

李峴，高宗時人，性貪婪，好傷人。嘗爲選軍別監，多受賂銀，人號“銀尚書”。轉官至樞密副使，使于蒙古，被留二年。説也窟曰：“我國都介于海島，貢賦皆出州郡。若於秋前奄襲州郡，都人必窘。”遂受金牌，導也窟而來，隨蒙古兵諭降諸城。至楊根、天龍二城，脅之曰：“椋山、東州、春州等城，並以不降見屠，宜速出降。若守將不許，即斬以來！”二城降。自爲達魯花赤，率二城降民攻忠州城，七十餘日不下。及蒙古軍還，不得隨去，乃來，其軍中所獲婦女財寶，盡爲己有，銀鈒至滿一笥。宰樞會議曰：“峴以宰相犯

叛逆，宜赤族。”於是，棄市，籍其家。有人蹴其口曰：“喫盡幾人銀帛耶?”沉其子之瑞、之松、之壽、之柏、永年于海，妻及姊妹、女壻流于島。

趙叔昌

趙叔昌，平章事冲之子。高宗十八年，以防戍將軍在咸新鎮，蒙古元帥撒禮塔來圍鎮，曰：“我是蒙古將也，汝可速降，否則屠之!”副使全僩懼，與叔昌謀曰：“若出降，城中之人猶可免死。”叔昌然之，遂以城降。謂蒙古人曰：“我趙元帥冲之子。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爲兄弟。”僩發倉餉蒙古軍。叔昌爲書諭朔州宣德鎮，使迎降。蒙古人所之，令叔昌先呼曰：“真蒙古也，宜亟出降!”至鐵州城，蒙古攻之愈急，判官李希績死之，蒙古遂屠其城。未幾，咸新鎮報于朝曰：“國家若遣舟楫，當盡殺蒙古人小尾生等，卷城如京。”乃命金永時等三十人具舟楫以往，果殺蒙古人幾盡，小尾生先覺亡去。僩率吏民入保薪島，後挈家乘舟還京，溺死。叔昌官至上將軍。畢賢甫之反，辭連，斬于市。

趙暉

趙暉，本漢陽府人，後徙居龍津縣。高宗四十五年，蒙古兵大至，高、和、定、長、宜、文等十五州人入保猪島。東北面兵馬使慎執平以猪島城大人少，

守之甚難，遂以十五州人徙竹島。島狹隘，無井泉，人皆不欲，執平强驅納之，人多逃散，入者十二三。糧儲乏少，執平分遣別抄請粟於朝，催運他道，守備稍懈。暉與定州人卓青及登、文州諸城人合謀，引蒙古兵乘虛殺執平及登州副使朴仁起、和州副使金宣甫、京別抄等，遂攻高城，焚燒廬舍，殺掠人民，以和州北附于蒙古。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，以暉爲總管，青爲千戶。明年，暉黨自稱官人，引蒙古兵來，攻寒溪城。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抄出擊，盡殲之。王使郎將金器成、別將郭貞有齎國贐如蒙古屯所慰之。器成等至文州，暉黨在寶龍驛，與蒙古兵三十餘人殺器成等，並傔從十三人，掠國贐而去。暉黨又引東真國兵屯春州泉谷村。有神義軍五人，詐稱蒙古將軍羅大使者，馳入其屯曰："解爾弓劍，聽元帥教命。高麗太子將入朝，汝何殺高麗使者，奪國贐乎？爾罪當死。"皆伏地股栗。於是，揮鞭召別抄四面攻之，無一脱者，遂得國贐及器成等衣物而還。

元宗十二年，襄州民張世、金世等以蒙古將有所鞫，謀殺守令、吏士，將逃匿遠地，事覺，伏誅。其餘黨天瑞等八人潛投暉請兵。暉給四百餘人，猝入襄州，執縛知州事、兩班等，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，遂欲脅遷于和州。王請達魯花赤遣人往諭。天瑞不聽，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而去。王奏于蒙古，請治天瑞等罪。帝遣只必哥來問之。時只必哥在西京，暉自蒙古還，謂只必哥曰："我奏'襄州人實自納款上朝，

非我驅迫其民。'帝即以詔授我，使勿問。"只必哥遂不問。子良琪，襲總管。孫曒，自有傳。

金俊

金俊，初名仁俊。父允成，本賤隸，背其主投崔忠獻爲奴，生俊及承俊。俊狀貌魁岸，性寬厚，謙恭下人。又善射，好施與，以得衆心。日與遊俠子弟群飲，家無所儲。有術僧見之，曰："此人後必當國。"朴松庇、宋吉儒等譽於崔怡，怡遂倚信，每出入，必使俊扶持，授殿前承旨。俊通怡嬖妾安心，配固城。數年乃還。怡之召沆爲後，俊有力焉。及沆襲權補別將，益親信。沆死，竩獨任崔良伯、柳能，而疎俊，俊心不平。及吉儒之敗，益相疑貳。高宗四十五年，與柳璥、松庇等誅竩，復政于王。俊進曰："竩不恤生民，坐視餓死而不賑貸。臣等舉義誅之，請發粟賑饑，以慰人望。"即授將軍，賜衛社功臣號，策勳爲第二，尋拜右副承宣。

初有權施者，娶怡妓妾女，得拜僕射。子守鈞，拜將軍。守鈞女壻文璜，亦拜少卿。及施父子以事罷，竩又被誅，璜心常怏怏，欲殺俊爲竩報仇。璜子光旦、英旦，與隊正崔注，錄事柳宗植、李秀之，校尉玄君壽等交結。一日，璜密諭注、秀之，謀殺俊。二人許諾，因招君壽議之。君壽猶豫，秀之以告宗植。宗植許之，乃與璜父子會密室，屏左右謀之，將各引所親

勇士舉事。宗植往别將金仁問家，見壁上有弓劍，取而撫之，曰：“君丈夫也。當此時，可以此物取卿相，安能效兒女子碌碌乎?”仁問異其言而不對。宗植去，仁問恐禍及己，遂語指諭白永貞告俊。逮捕宗植問之，果服。俊以爲宗植素狂，其言戲耳，譴而放之。君壽聞宗植被鞫，奔夜别抄營，告璜等謀。俊聞之，鞫璜、注、光旦、英旦、秀之等殺之，流守鈞父子、宗植于島，籍璜、守鈞家産，以與仁問、君壽。又以盲僧伯良卜其吉凶，投海，籍其家。宦者金仁宣性温雅，王甚愛之。俊啓事，仁宣出入傳旨，相與比附。俊妻又仁宣姪女也。仁宣年六十，官亦極于南班七品，俊力請除參職。王亦欲授之，恐成後例，竟不許。元宗元年，改策功，以俊爲第一，進樞密院副使、御史大夫、柱國、太子賓客、翼陽郡開國伯，食邑一千戶，食實封一百戶。一日，往水州廣因院，施酒食於行路，從者如雲，皆著戎服。

四年，守太尉、參知政事、判御史臺事、太子少師。明年，蒙古徵王入朝，俊爲王設百高座於大觀殿，講《仁王經》。王謂俊有忠誠，賜從者爵有差。又命爲校定别監，糾察國家非違。王如蒙古，命俊監國。俊以别抄三十人，晝夜衛其家。王還國，欲封侯立府，下制曰：“參政金俊，事我先王，誅戮權臣，復政王室，扶立寡躬，奉承宗祀，功業之盛，敻出千古。頃者北朝責令親朝，以無舊例，依違未决。大兵連歲來侵，國勢日危。又北使來督親朝，朝議紛紛，罔知所

從。俊爲國深謀，奏留使臣，督辦方物盤纏，俾不違約，與使偕行。果蒙天眷，錫與便蕃，不日還國，社稷復安，厥功重大。宜答以殊恩，有司其議以聞。”六年，拜侍中，尋冊爲海陽侯，一依晉陽公故事。

俊嘗以事囑忠清道按察使邊保，保不聽，俊白王流之，以夜別抄指諭金革精代之。又募射士，多出銀罌，許中者取之。時能射者以百數，未有中者，有一人中之，即授散員。俊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，以充國贐。又遣使購富民金銀，法苛峻，民多愁怨。舊制，八關閱樂日，堂後、門下二人盛設宴，近因兵荒，廢之已久。俊以閱樂不可無宴，乃置廣庭宴禮都監，移牒州郡備供具，民甚苦之，後遂寢。俊家臣高耳、別監文成柱倚俊勢，剝民無所不至。有人帖匿名書于御史臺訴之，俊寢不問。

九年，蒙古帝遣使徵兵，敕俊父子及其弟冲皆赴京師，冲即承俊也。俊聽將軍車松佑言，謀欲殺使，深入海中，再白王，王不聽。俊謂松佑曰：“上固拒，奈何?”松佑等曰：“龍孫不但今上，諸王固多！况太祖亦以將軍舉事，何有疑慮！”俊深然之，遂决謀欲殺使，令都兵馬錄事嚴守安告冲。守安詣其第，極言不可，冲信之，遂沮其謀。然俊益拒蒙古命，王甚怏怏。俊恐蒙古責不入朝，大會五教沙門於其第，供佛祈福。

初，俊子承宣暟家奴與龍山別監李碩有憾。聞碩載內膳二艘泊于江，訴碩於暟。暟以告俊，遣夜別抄奪之，入其家，分與夜別抄。未幾，俊見王，王以碩

所上膳狀示俊。俊變色退，還收以獻，王却之曰："既奪而復獻，於義可乎？是皆寡人祭醮之須，碩久稽不進，見奪於俊，是碩罪也。"流于島，遂以內侍權仁紀代之，尋召碩還。由是王益惡俊。

國子學諭洪惟敍嘗以書狀伴蒙古使入朝，與金裕説俊密事。有申百川者，素爲惟敍所侮，聞其言以語俊，俊殺惟敍。俊自言："嘗誅權臣，發畜積，活人多矣，雖卧市街，誰敢害我！"由是聞人惡言，不以爲意。列置農莊，以家臣文成柱管全羅，池濬管忠清。二人争事聚斂，給民稻種一斗，例收米一碩。諸子效之，競聚無賴，怙勢恣横，侵奪人田，怨讟甚多。俊嘗欲邀王于其家，撤隣家以廣其家。窮冬盛夏，晝夜督役，屋高數丈，庭廣百步，其妻尚嫌曰："丈夫眼孔亦爾小耶。"及封宅主，每入見宮主，拜乎上。俊既封侯，效宗室右奉笏，每曰："平生所未慣，有時左奉。"人譏之。時有淫巫號鷄房，出入俊家。俊惑其言，國家事皆占吉凶，時號鷄夫人。俊每於蒙古使來，輒不迎待使，若徵詰，輒言可殺。

樞副林衍嘗與俊子争田。俊曰："我在尚爾，况死乎！吾寧忍視此人耶？"又衍妻嘗手殺其奴，俊曰："此婦性惡，當遠流。"衍聞之益銜。郎將康允紹得幸於王，且與衍相善。知王忌俊，又知衍、俊有隙，屢言於王曰："諸功臣皆與俊善，惟林衍不附。"又謂衍曰："國勢危殆，將若之何？"衍曰："王如有命，臣豈惜死！"允紹以奏，王曰："真忠臣也。"一日，衍

謂宦者崔瑨曰："國事至此，子盍告王？"瑨佯許，内懷恇怯，遷延數日。衍又謂曰："言出我口，入君之耳，萬一或洩，命在朝夕，奈何猶豫？"瑨即與宦者金鏡入奏，王曰："果若所言，何幸如之！"衍遂制大梃，盛櫝若膳物然，預置宫中，約日舉事。會王出餞蒙古使，俊黨皆不扈從，故未果。王恐事泄，終夜不寐，宣言有疾，分遣中使禱諸神祠佛宇。詰朝，俊不赴衙，鏡等以王命召之，俊急趨朝。俊妻族宦者朴文琪知其謀，奔詣俊家，遇諸道，以左右擁衛，不能告。冲聞俊赴衙，亦至朝堂。瑨傳旨引俊至便殿前，稱王不豫，引入政堂，令抄金尚梃擊之，俊大呼，遂斬之。又引冲入内，冲見血痕欲走出，宦者金子廷使其弟子厚殺之。俊從者欲入救，子廷當門稱旨却之曰："今俊兄弟已皆誅戮，汝等入内何爲？其各同心衛社！"遂推而出之。

衍分遣夜别抄捕俊諸子及其黨，皆斬之。俊子柱聚其徒，謀拒之。夜别抄指諭高汝霖等至，柱謂汝霖來助己，且喜且懼，慰以好言。汝霖等持疑未决。將軍曹子一亦率介士繼至，不即前。有校尉徐靖射柱，誤中屋角，柱走入門。子一等麾其衆使退，柱踰垣而走，追騎及斬之。前數日，柱夢有一紫衣人來，坐廳上，使人執俊諸子，以針線貫之。最後及柱，針者曰："此亦貫乎？"紫衣曰："何獨赦也！"遂貫之。柱果後誅。俊子柱及碩材、大材、 、祺、靖。碩材、大材早死。柱初名用材，同知樞密院事。 、祺、靖，後

妻之出。嵦嘗赴舉，平章金之岱掌試，難其第，擬以乙科四人，王擢第三。初拜閤門祗候，至右副承宣。嵦母常與俊謀，欲以嵦爲嗣，凡嵦事每右之。營其宅，多壞人家樑棟楹桷，必以紋木異材，雖遠必致，金碧相輝，壯麗無比，園囿花卉，皆取奇品。祺、竫皆將軍。冲清介自守，見其兄與諸姪所爲，常切責，俊與諸子皆憚之。冲臨刑嘆曰："予無所知。"人皆惜之。又誅俊黨大將軍崔暉，將軍車松祐、康保忠、玄壽、朴承益，郎將方仲山、池濬、文成柱，指諭葛南寶，家奴誅者，不可勝紀。又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、上將軍金洪就于海島。將軍李悌、孫元慶自刎死。

初，俊流固城，縣人朴琪頗有恩，俊以爲養子，累授承宣。及俊誅，琪怏怏不食肉，夜則潛泣。衍聞之，白王殺之。李宗器者，永州吏，逃入京，以勇力稱。從俊誅竩，累遷大將軍。衍亦殺之。及死，嘆曰："若知至此，當早殺衍！"群臣表賀誅俊。松庇初以德原吏籍軍伍，以誅（誼）〔竩〕功，累官至參知政事。性寬洪，不與人争功。忠烈四年，卒。子成大。

林衍　林惟茂

林衍，初名承柱。其父不知何許人，僑寓鎮州，娶州吏女生衍，遂以鎮州爲貫。衍蜂目豺聲，捷而有力，能倒身臂行，或投蓋于屋梁。爲大將軍宋彦祥養卒，後歸其鄉，蒙古兵適至，衍與鄉人逐之，遂補隊

正。有林孝侯者，通衍妻，衍知之，誘孝侯妻通焉。孝侯告有司，有司欲治衍罪，金俊壯其爲人，力救得免。又薦爲郎將，故衍常呼俊爲父，冲爲叔父。衍與俊誅竩，爲衛社功臣，累遷樞密副使。及俊當國，專擅威福，元宗忌之。衍又與俊有隙，遂與金鏡、崔㻂等誅之。又忌鏡、㻂勢逼己，遣夜別抄捕鏡、㻂及其弟琪斬之，梟市。御史大夫張季烈善騎擊毬，性恬淡有禮，爲王所親信，常出入卧內。大將軍奇蘊爲王庶妹壻，參典機密，又籍俊家財，以珍寶賂鏡、㻂。衍惡之，流于島。

〔衍〕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，與宰相議曰："我爲王室除權臣，王乃與金鏡等謀欲殺我，不可坐而受戮。我欲行大事，不爾竄之海島，如之何？"宰樞莫敢對。衍歷問之，侍中李藏用乃以遜位爲言，參知政事俞千遇力言不可，衍未決而罷。翼日夜，衍囚前將軍權守鈞、大卿李敍、將軍金信祐，歷數其罪，曰："守鈞以賤口，濫受大職。敍淫其妻前夫女。信祐奸父之妾。"遂皆斬之，以恐衆心。衍擐甲，率三別抄、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淐第，會文武百僚，奉淐呼萬歲，入本闕即王位。宗室、百官朝賀。忽風雨暴作，拔木飛瓦。賀畢，衍率然下階拜藏用，蓋喜遜位之策也。時王在辰巖宫，衍使左副承宣李昌慶逼出之。左右皆散，王冒雨步出。昌慶進所乘馬，又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妃，遷于別宫。尋又遷王于金愷舊第，盜內帑珍寶。初，衍謀廢立，司空李應烈曰："龍孫非一，何必今

王！”至是，應烈呼嘯踴躍，喜形於色。應烈，衍子惟茂婦翁也。淐以衍爲校定別監。

衍移入金俊舊第，淐遣六番都房衛之。時世子自燕京還，至婆娑府，静州官奴丁五孚潛渡江告變曰：“林衍既廢立，恐東宫聞亂不入國，使夜别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，請毋入境。”世子聞之，疑慮彷徨。大將軍鄭子璵等曰：“彼竪子何敢爾耶？無根之説可信乎？”羅裕策馬進曰：“事未可知，觀變而入，猶未晚也。毋爲賊臣所紿。”武德將軍金富允亦言之。諸校鄭仁卿，麟州守臣保子也，潛渡江就父探問，具以狀還白。五孚亦曰：“告奏使郭汝弼亦在靈州，請使人見之。”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，又執義州防護譯語鄭庇，問知其實。然後世子痛哭，欲還入蒙古。諸臣皆猶豫，不肯從，獨仁卿力勸，乃行。

衍擅廢立，自謂莫敢誰何。及聞世子北還，日夜憂懼。將軍俞元績與郎將鄭守卿欲誅衍，復王位，言於將軍尹秀。秀陽諾，奔告于衍，衍捕鞫之。守卿不服，元績服，遂殺之，籍其家。蒙古遣使責廢立，衍誣王以病遜位對。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，詔徵王與淐及衍問之。衍懼，會宰樞其第議答詔書。衍嘆曰：“我欲正國家而後朝于帝所，今徵詰如此其急，將如之何？”因泣下。宴黑的，賂珍寶甚多。又令三四品各以空名實封陳答詔便宜。復宴黑的于其第。黑的言：“宜復王位。”衍不得已，會宰樞議廢淐，復立王。同知樞密趙璥居常恭遜，頗得衆心。衍之廢立也，璥病不與。

及衍擅權，朝野歸心於璥。將軍金文庇欲誅衍與璥子將軍允璠，已定約，使告璥，璥不從。文庇知事不集，反告於衍。衍流璥于黑山島，殺允璠及璥女壻秘書郎張顥等七人，籍其家，又流璥子允温。璥力能圖衍，而恇怯速禍，時人惜之。一日，有人見慈恩寺設齋樹幡，告衍子惟幹云："亂作，官旗已竪矣。"惟幹奔告衍，闔門驚駭。

王如蒙古，衍恐王泄廢立事，使惟幹及腹心扈從。王至京師，惟幹因康和尚彌縫其事奏之。帝勑云："世子與李藏用已具陳朕所，詳知汝父擅廢王，信乎?"惟幹奏："此李藏用所爲，請問之。"帝以問藏用及申思佺、元傅，各以實對，帝頷之。惟幹復奏，帝止之曰："汝之所言皆妄也。"遂縶其頸，命中書省牒衍曰："汝之子有來奏，臣僚亦有來奏，朕意未詳。汝於此時，宜即入朝明辨!"衍欲拒命，遣夜别抄于諸道，督民入居諸島。衍憂懣，疽發背而死。天陰旬餘，至是開霽。

時順安侯琮監國，惟茂請贈參知政事，謚莊烈。琮又以惟茂爲校定别監。惟茂集都監六番自衛其家，使惟梱領書房三番衛惟幹家，爲外援。惟茂忌童謡讖説盛行，令曰："有能捕童謡及説圖讖者，賞以爵貨。"召日官伍允孚等，問以鎮國之策。允孚曰："如病深而求醫，末如之何!"帝使頭輦哥國王、趙平章等護王東還。王先遣鄭子璵諭國中臣僚出都舊京。惟茂

意欲不從，恐衆議不合，使致仕宰樞、三品以上顯官、四品以下及臺省各以實封議可否。皆曰："君命也，敢不從乎?"惟茂忿怒，莫知所爲，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，聚保人民以拒命。又使金文庇領夜別抄戍喬桐，以防北軍。衍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，督民入保諸島。按察使崔澗與東京副留守朱悦、判官嚴守安謀，執夜別抄囚金州，以待王還。及王入境，從間道赴行在。全羅道按察使權坦、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渰見王傳諭帝旨，皆感泣，即曉諭州郡。西海道按察使邊亮聞王還，奔詣行在。惟茂聞之，遣人追之，不及。

惟茂以童穉繼執父權，罔知所裁，每事決於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斐等。姊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省宋松禮，外雖面從，心常憤惋。惟茂將拒命，中外洶洶，文系謀於松禮。松禮子琰及玢俱爲衛士長。松禮、文系集三別抄，諭以大義，謀執惟茂。惟茂聞變，擁兵以待。三別抄壞其家東門，突入亂射，衆乃潰。擒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，欲流于島，以蒙古使在館，恐生他變，皆斬于市。流應烈、君斐及族父宋邦乂、李成老、外弟李黄綬等，乃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，朝野大悦，咸謂更生。應烈剃髮而逃，追者獲之至毬庭，有少年輩數其罪，争拳之。惟梱自剄未殊，蒙古使見之，扼其喉而殺之。惟茂母李氏，性妬險，凡拒命殺戮，多其教也。及敗，盛服懷珍寶欲逃，趙璈妻子至門伺之，捽髮批頰。又里有宿怨者，争聚裂脱其衣，觀者如堵，不得匿，遂入芹田，兒童争以瓦礫擲

之。後並其子惟幹、惟柜、惟提等執送蒙古。

趙彝　金裕　李樞

趙彝，初名藺如，咸安人。嘗爲僧，歸俗學舉子業，中進士。後反入元，稱秀才，能解諸國語。出入帝所，譖曰："高麗與日本隣好。"元遣使日本，令本國鄉導。元宗遣宋君斐偕元使如日本，至巨濟，因波險乃還。王遣君斐如元，奏曰："日本大洋萬里，風濤險惡，且小邦，未嘗通好。"帝大怒詰責。於是，王遣潘阜如日本，又遣安慶公淐如元奏之。帝以彝譖，怒不解，責淐甚嚴。淐還，彝矯旨勒留中路，淐復入告中書省，乃得還。淐遂憂憤成疾。至東京，東京人又拘傔從，劫奪馬價，然後放之。彝常以讒毁爲事，竟不得志而死。有金裕、李樞者，亦反人也。

裕，登第永寧公綧之入質也。樞副韓就選弓箭陪卒，裕作詩求行，就愛其詩，置選中。裕既入朝，背本國，常欲奉使還，以逞其欲。乃語丞相安童曰："海東三山有藥物，若遣我，可得。"安童信之，遂遣裕及申百川來。裕矜其戎服，略無愧色。傳安童書曰："聞王國土産藥品，可備尚醫用者。今遣金裕等往採，可給人力，令收以歸。其藥品：海東三山液藥方：大嶺山香柏子六十斤、智靈洞全蜜四十斤。有体人參合用造酒方：永同郡香麴子五十斤，南海島失母松五十斤。

服藥後膳方：金剛山石茸六十斤，大嶺山南榧子五十斤，松膏餅三十斤。沐浴方：觀音松上水、風眠松葉二百斤。”及裕等還，王遣譯語郎將康禧答書曰：“伏承鈞旨，諭以小邦所產藥品，令採進。就問裕等，一依名數採進。但觀音松上水，未審所在。問諸裕等，則云在洛山上，即欲遣人與裕等索之，反云‘多得風眠松葉，則松上水無亦不妨。’此曾啓都堂稟旨而來，便不往索。若觀音松上水，本無之物也。松膏餅則取松白皮，熟鍊灰水百杵，和蜜汁粘麪，乃作餅。裕以爲自生於松上，皆誑言也。”

樞，上將軍應公之子，初名唐古，嘗反入元，妄奏金漆、青藤、八郎虫、榧木、奴台木、烏梅、華梨、藤席等物，產於本國。帝信之，遣必闍赤黑狗及樞等來索之。王報中書省曰：“今奉省旨云：‘王國未平，聖慮憐憫，今歲朝幣，不須進奉。所用金漆良多，今遣必赤往取。’竊念小邦所儲金漆，就陸時散盡。且其所產南方海島，比爲逆賊往來之所，當更乘間往取奉獻，先將十缸以進。其瀝汁之匠，當就產地徵來起遣。又黑狗口宣榧木，土人謂之白木，問其產地於樞，則云昇天郡之今要島也。其青藤、八郎虫，亦出於此。又於珍島南海等處，皆產焉。其榧實、桐柏實，亦產此地，距王京千餘里，難以立致，樞不自往見而返。兹與達魯花赤遣人視其有無，待還具奏。先以榧木若干片奉獻。八郎虫則樞初言產於喬桐郡，今使人往取，

則無有也。又云出於今要島，當復使人就審。其奴台木、海竹、冬柏、竹簟，輒隨所有以進。烏梅、華梨、藤席，元非所產，昔於西宋商舶粗得若干，並此進奉。”元又遣樞來索大木，樞因侵擾不已。王欲悦其意，拜將軍。樞伐大木，載以十艘，並載其奴婢貨財而去。未幾，元遣樞又索材木。樞欲入蔚陵島斫木，王以大將軍姜渭輔爲伴行。樞以三品秩卑，言曰：“三品如狗耳，吾不可與同行!”乃以簽書樞密事許珙代之。王請于元，遂罷之。

韓洪甫

韓洪甫，楹城人。嘗怨其兄洪弼，反入蒙古，也速達愛之如子。一日，紿也速達云：“吾在本國窖藏白金，人莫知之。且吾兄家産頗饒。聞今已死，請往收兄財及吾藏銀而來。”也速達許之，仍遣二人伴行。洪甫至金郊驛，自計以爲若偕二人入京，不可獨留。託語二人曰：“今吾失冠，請還尋之。”取他人鞍馬匿草莽。乃後二人而來，言於朝曰：“我之投蒙古，以吾兄故，本非背國。不勝懷土之情以來。”未幾，也速達牒云：“楹城人韓洪甫，投入已有年矣。向者請取本郡大井寺窖藏銀物而來，我令二人伴行。及到金郊驛，逃竄不還。兩國和好之約不固者，實由此等姦人語言也，請捕送。”時洪甫歸其鄉久矣，遣別抄追捕之。也速達又遣阿介等來詰曰：“洪甫、尹椿、閔偁、張升才、郭

汝益、松山六人，何不遣還?”曰：“松山、升才已死，洪甫今猶未獲，閔偁、尹椿流遠島，汝益無恙。”阿介曰：“死者已矣。若洪甫、尹椿之輩，可率以還。”曰：“流者路遠水深，不可計日而致，亡命者潛匿幽險，亦難速得。”阿介曰：“雖幽險，亦國地，何不可得!”於是，召還偁並洪甫，執送于也速達。

尹椿嘗爲陽根城防護別監，蒙古兵圍城，椿率衆出降。蒙古兵選城中精鋭六百，使椿領之，留其兵三百鎮之，刈禾備糧餉。椿移書春州防護別監鄭至麟諭降，至麟不聽，城守益固，蒙古兵解圍去。後椿自虜中還言：“諸將勸車羅大退屯西京，車羅大辭以無詔，乃曰：‘吾寧死於此，豈可退兵。’殊無歸意。車羅大嘗將舟師七十，盛陳旗幟，欲攻押海，使吾與一官人乘別船督戰。押海人置二砲於大艦待之，兩軍相持。未戰，車羅大臨岸望之，召吾等曰：‘我船受砲必糜碎，不可當也。’更令移船攻之。押海人隨處備砲，故蒙古人遂罷水攻之具。今莫若屯田島內，且耕且守，清野以待，此策之上也。”崔沆然之。給椿家一區、米二百斛、豆一百斛，超授親從將軍。

于琔

于琔，鎮州人。元宗朝，以譯語累遷郎將。嘗使蒙古，因留不返，與叛人陸子讓請帝以聖旨取家屬。王上表曰：“在昔《春秋》之義，尚不容三叛人。況

今皇帝之時，何反受二賊子？”琁又與叛人金守磾俱剃髮，在也速達營訴曰：“高麗有急，必遷濟州。今言復都舊京，非實。”也速達信之。及太子自蒙古還，至也速達營，也速達欲令琁等對辨，太子曰：“何信叛人之言？吾寧祝髮被拘於此，豈可與叛人辨哉？”也速達愧而遣還，只留樞密使金寶鼎、指揮金大材、譯語李松茂等。後琁東還，娶林惟栶妻蔡氏。中書省以爲“朝廷嘗督取林衍、惟栶家屬赴京，蔡氏不遵朝命，漏網獨留，而琁娶之，罪莫大焉。”遂移文達魯花赤誅琁、蔡氏，父樞密使仁揆亦坐流靈興島。琁兄弟三人登科，其母例當受廩，有司議曰：“凡祿三子登第者母，爲其生文章輔弼也。今母雖有登第三子，一爲逆臣，不宜與祿。”遂止。

崔坦

崔坦，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。元宗十年，林衍廢王，立安慶公淐。坦與營吏韓愼、三和縣人校尉李延齡、定遠都護郎將桂文庇、延州人玄孝哲等，以誅衍爲名，嘯聚龍岡、咸從、三和人，殺咸從縣令崔元，夜入椵島營，殺分司御史沈元濬、監倉朴守奕、京別抄等。初，平章事洪鈞再鎭西北，人懷其惠，稱爲父。淐恐北方生變，以鈞子祿遒代李信孫爲兵馬使。祿遒至營十日而亂作。祿遒踰垣走，欲投海死。分道黃宗誚止之，曰：“吾欲偵變，待吾還而死，亦未晚也。”

宗諝良久不來。祿遒以爲見害。俄聞有人呼："莫殺營主!"祿遒乃還。坦使人言於祿遒曰："前王再朝上國，以安東方，民受其賜。林衍，鎮州一兵卒耳，有何功德，操弄國柄，擅廢吾王耶？朝無忠臣，吾等奮激，欲誅首惡，復戴吾王耳。先平章再鎮北方，活我民命，尚書今又再來安撫，有先公之風，吾等不忍背德。"祿遒曰："君等不忘吾父，延及後人，何感如之？請釋分道及隨使電吏。"坦從之，祿遒等遂還京。

時閤門祇候韓景胤退老中和縣，使其子及弟旦具坦等反狀，奔告于朝。以國子祭酒張鎰爲兵馬使，率兵遣之。以安撫使李君伯畏賊不得入而還，削其職，復遣前侍御史朴烋代之。烋請備儀而去。烋至大同江，張蓋踞胡床，俟賊出迎。賊忽擊而出，列騎江邊，使數人拏舟來，言曰："當今無主，宣諭使誰所遣乎？義無迎命。"惟載從者一人而去，數林衍之罪。坦殺西京留守崔年、判官柳粲、司錄曹英紱、龍州守庾希亮、靈州守睦德昌、鐵州守金鼎和、宣州守金義、慈州守金潤，其餘諸城員吏，皆没於賊。成州守崔群爲其下所殺。鼎和之妻，大卿李德材女也，初入境，恃其色不障面，人皆知其美。至是，賊縛鼎和於柱，淫之於前。金義爲人慷慨，賊使行酒，憤恚自縊而死。

義州副使金孝巨出獵于野，静州戶長尹殷甫聞變，馳告曰："西京人殺諸城守，欲投蒙古。"孝巨使郎將康用圭跡之。用圭至靈州界奔還，曰："崔坦、韓慎等所爲也。"俄而，坦等率三十餘人至大富城。時蒙古使

脱朵兒來在此城，問其故。坦等詭言曰："高麗卷土，將深入海島，盡殺北界諸城人。故吾等殺諸城守，欲入告上國。"脱朵兒曰："近處諸城官吏多在，何不殺之？"坦曰："欲稟於公殺之。"脱朵兒曰："可執義、麟、静三城守以來，餘皆殺之！"於是，孝巨及麟州守鄭臣保、静州守韓奮等至。脱朵兒曰："非我召之，實坦也。可往見之。"孝巨曰："官人前日累獵弊境，予每蒙護恤，感戴何言？第國法不得越境，故不敢謁耳。今幸承喚，顛倒而來，請先謁官人。"乃許之。孝巨因進酒，從容言曰："今三城守獲謁大官，雖死無恨。彼諸城守，無辜見殺，誠可憐憫。請遣使止之。"脱朵兒乃遣麾下二人止之，獲免者頗多。於是，孝巨等二十二人被執，歸于蒙古。

明年，坦馳奏蒙古帝云："京兵欲侵我等，請遣天兵三千來鎮西京。"帝賜坦及延齡金牌，孝哲、慎銀牌，詔令内屬，改號東寧府，畫慈悲嶺爲界，以坦等爲總管。忠烈四年，王與公主如元，至西京。公主召延齡、慎，問其謀反始末，皆伏地背汗，不敢仰對。十一年，坦、慎、孝哲等執文庇管下人，誣以"此輩與宰相廉承益謀殺我等"，遣人告遼東宣慰使按察府，宣慰使遣東京安撫總管來鞫之。明年，王遣承益及金周鼎、趙仁規、柳庇等偕來，使往東寧府辨之，坦等服其誣。

十六年，帝罷東寧府，悉歸西北諸城。王拜慎、文庇爲大將軍，玄元烈爲太僕尹，羅公彦、李翰爲

將軍。

十八年，世子在元。帝以慎等付之，命曰："（比）〔此〕人雖叛爾國，向朝廷有分毫心，爾勿大責!"三十一年，慎拜同知密直司事，從王如元。黨王惟紹，譔毁忠宣。三十三年，與惟紹伏誅，籍家産，父子兄弟皆没爲奴。慎子方固、用盉等三人充驛戶。方固、用盉皆登第，至是削名籍。忠肅十六年，方固、用盉皆許通，方固出守梁州，用盉拜成均學諭。

裴仲孫

裴仲孫，元宗朝積官至將軍。十一年，復都開京，榜示書日，趣令悉還。三别抄有異心，不從。王遣將軍金之氐入江華，罷三别抄，取其名籍還。三别抄恐以名籍聞于蒙古，益懷反心。仲孫與夜別抄指諭盧永禧等作亂，使人呼於國中，曰："蒙古兵大至，殺戮人民。凡欲輔國者，皆會毬庭!"須臾，國人大會。或奔走四散，争舟渡江，多溺死者。三别抄禁人出入，巡江大呼曰："凡兩班在舟不下者，悉斬之。"聞者皆懼而下。其或發船欲向開京者，賊乘小艇追射之，皆不敢動。城中人驚駭，散匿林藪，童稚婦女，哭聲滿路。賊發金剛庫兵器，分與軍卒，嬰城固守。

仲孫、永禧領三别抄會市廊，逼承化侯温爲王，署置官府，以大將軍劉存奕、尚書左丞李信孫爲左右承宣。初，賊謀作亂，將軍李白起不應。至是，斬白

起及蒙古所遣回回於街中，將軍玄文奕妻、直學鄭文鑑及其妻皆死之。參知政事蔡楨、樞密副使金鍊、都兵馬錄事康之紹逃亂出橋浦，賊騎追不及。江華守卒多亡出陸。賊度不能守，乃聚船艦，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，自仇浦至缸破江，舳艫相接，無慮千餘艘。時百官咸出迎王，其妻孥皆爲賊所掠，痛哭聲振天地。前中書舍人李淑真、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于仇浦，斬五人。至浮落山，臨海耀兵，賊望見懼，以爲蒙古兵已至，遂遁。淑真與郎中田文胤等封府庫，使人守之，無賴者不得盜。賊入據珍島，剽掠州郡，王命金方慶往討之。明年，方慶與蒙古元帥忻都等率三軍擊破之。賊皆棄妻子遁，賊將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。

初，守司空致仕李甫、判太史局事安邦悦、上將軍池桂芳、大將軍姜渭、輔將軍金之淑、大將軍致仕宋肅、少卿任宏皆陷賊中。及賊敗，甫、桂芳被殺，渭、輔、之淑、肅、宏得免歸朝。信孫隨賊，欲向耽羅，中路而還。邦悦當還都時，卜于奉恩寺太祖真，得半存半亡之兆，以謂“亡者，出陸者也，存者，隨三別抄入海者也。”乃隨賊南下。說賊曰：“龍孫十二盡向南，作帝京之讖，於此驗矣。”遂爲謀主。及賊敗，抽身將謁方慶，兵士擊殺之。存奕據南海縣，剽掠沿海，聞賊遁入耽羅，亦以八十餘艘從之。賊既入耽羅，築內外城，時出剽竊，横行州郡，殺守宰，濱海蕭然。王遣通精姪金贊及吴仁節等六人招諭之。通

精留贊，餘皆殺之。十四年，又命方慶討之。方慶與忻都等進攻之，賊大潰。通精率七十餘人遁入山中，縊死。耽羅遂平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一

列傳卷第四十四

叛逆五

曹頔

曹頔，不知所出，或云義興郡驛吏。忠烈時，夤緣內宦，權傾中外。忠宣即位，益見親昵，累轉右常侍。忠肅朝，入密直，遷選部典書。頔嘗娶廉承益孽女，與承益外孫定安君許慶争財，訴于王。嬖臣崔安道、李宜風爲慶譖頔，王以頔得幸忠宣，右之。頔與萬戶洪綏譖安道，下巡軍，杖流海島。未幾，安道復幸於王。頔懼，密與護軍高子英、郎將金良柱謀逃入元，比蔡河中等諂事瀋王暠，窺覦國釁，謀奪王位，語在《河中傳》。驟陞僉議贊成事，進拜左政丞。忠肅薨，忠惠逼慶華公主蒸焉。主恥之，欲還于元。時

頔稱疾不出，公主召之，具道見暴狀。頔與洪彬及省官詣忠惠宮，群小當門，不得入乃還。忠惠追召不聽，至永安宮，招集百官，聲言逐去群小，而陰爲瀋王地。忠惠率萬戶印承旦、全英甫等二十餘騎，至永安宮，門閉不得入，乃使尹繼宗、丘天祐召頔，又不出。頔以前護軍李安、張彦、吴雲爲巡軍首領官，收國印置永安宮，令前軍簿總郎柳衍、左思補、李達衷，軍簿佐郎成元度，藝文檢閲金得培守之。

會金注莊來自元，詐言："帝許忠惠襲位。"忠惠大喜，賜馬二匹，頔黨聞之，稍稍逼去。忠惠榜諭云："頔等不畏朝廷，佩執弓刀，脅聚國人謀逆，罪莫大焉。百官有能歸正者，宥。"使前判書李兆年召省官及諸宰相曰："曹頔久爲瀋王臣僕，潛畜異志，諸君胡爲助之?"頔聞之曰："我爲政丞，見王荒淫無道之行，若不聞于朝廷，罪在我身。王雖欲殺我，我不懼。"遂使閔珝連車綴宮門外，以備之。頔又與彬、申伯、黄謙、白文舉、王伯、洪晟、趙廉、全思義、朱柱等，及省官令珝、雲、安、趙炎輝、李休、李英富、韓昇、張巨才、裴成景等，點軍千餘，剪紅綃，貼衣爲識，皆執刀杖，夜五鼓，進襲忠惠宮。忠惠率幸臣數騎出射之，頔軍敗走，追至巡軍南橋，安射王中臂。頔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，以防流矢，先鋒攻破連車而入，頔勢窮，走入永安宮。有親舊諭以出亡，頔不聽，入公主殿，王軍追入，射殺之，尸于巡軍南橋下。執安、謙、柱、昇、文舉、炎輝、巨才等，繫巡軍，獨宥彬

及省官。

後王使嬖人金教化執元度，謂曰：“昔曹頔構亂，汝亦與謀，又作贊頔詩，何哉？”對曰：“百官脅從，臣亦無他，且不作詩。”王命賦詩，使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。元度嘗因婦翁贊成尹繼宗爲掌令，繼宗如元，敬夫因評理盧英瑞代元度職。及繼宗還白王，還授元度。以故元度、敬夫有隙，至是，敬夫詭解詩意。王怒毆元度，且曰：“誰與汝掌令官？非予所知。”枷囚巡軍。遂罷其職，以敬夫代之。

內竪朴仁平，亦頔黨也，性最姦猾，得幸忠肅，拜大護軍。王嘗命贊成金士元獻禽于太廟，仁平竊之，代以其家瘠肉，王知而不能斥。尋以罪囚巡軍，仁平以金賂王左右，遂免竄逐。火者楊安吉，頔養子也，時在帝側用事。其妹適人已久，王欲求援安吉，黜其夫以嫁仁平。仁平反與頔潛結，王欲罪之，仁平知之，逃至瀋王所，與頔、安吉相爲唇齒，遂背王，以國家陰事訴瀋王，又引誘柳清臣、吴潛與之比，趙璉、趙延壽、金元祥等陰附之。於是，王之侍從皆離畔，莫適所從。時人曰：“仁平人猫，誤王者必此人也。”

趙日新

趙日新，從恭愍入元宿衛。及王即位，授參理，還國拜贊成事，錄功爲一等。日新挾負紲之功，暴横驕恣，請王曰：“元朝權倖欲官其族者，既請於殿下，

又囑臣。今使典理軍簿，掌銓選，恐有司拘文法，多阻滯。請復政房，從中除授。”王曰：“復舊制，未幾又變，必爲人笑。卿以所托告我，我諭選司，誰敢不從？”日新憤然曰：“不從臣言，何面目復見元朝士大夫！”遂辭職。憲司嘗劾日新不法，日新請與臺官辨。憲司又囚日新家奴，日新毁獄出之。一日，王於殿內設火山，陳雜戲觀之，日新與王同倚欄檻。巡軍府以事囚理問裴佺家奴，日新領卒五十餘人，立馬府門外，呼吏令釋之。吏不聽，乃毆之，囑萬戶洪裕，竟釋之。宰相議以五軍錄事掌都評議司案牘，都評議錄事即以案牘傳付之，皆棄去。日新聽五軍錄事讒，鞫都評議錄事金德麟等，皆除名不敘，錮子孫。王知其不可，不得已從之。於是，都評議錄事皆缺，以五軍錄事及進士、學生充之。國人畏其勢，莫敢言。其弄權自專類此。尋判三司事，賜輸忠奮義同德佐理功臣號。

日新召其黨前贊成事鄭天起及崔和尚、張升亮、高忠節、林没輪、張降注、韓範、孫奴介、朴西磴、廉伯顔帖木兒、李松景、郭允正聚于其家，募閭里惡少，謀去奇轍、奇輪、奇輈、高龍普、朴都羅大、李壽山等，乘夜遣人殺之。唯輈見殺，餘皆逃。時王在星入洞離宮，日新率其黨圍離宮，殺直宿判密直司事崔德林、上護軍鄭桓、護軍鄭乙祥等，衛士驚駭。日新曰：“毋恐！但除惡輩耳。”遂劫王。開御寶，自除爲右政丞，天起爲左政丞，李權判三司，羅英傑判密直，升亮鷹揚軍上護軍，官其黨有差。又除裴天平壤

道存撫使，張元碩江陵道存撫使，劉廣大鐵嶺防護使，李壽長義州防禦使，封義成、德泉二倉。與忠節、和尚等劫金逸逢、安震、黄順、李濟，使之從己，相與謀議。令忽赤、巡軍大索轍等，捕其母妻，逮繫滿獄，劍戟盈路。王與公主移御泉洞離宫，侍衛皆賊黨，國人危之。日新欲歸罪其黨以自免，夜與和尚入直離宫。至曉，徐謂和尚曰："公所佩劍甚良，請觀之。"和尚曰："此劍多殺人。"與之，日新以其劍斬和尚，遂勸王出討賊。王疑不許，日新固請曰："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？"王不得已，帶劍幸十字街。百官始聚，斬升亮等八九人，梟首于市，下天起獄，斬其子前總郎明道。日新自爲左政丞，加贊化安社功臣號，授忠節同知密直，乙輔贊成事，洪開道密直副使，李君常、朴曦代言。

王移御丹陽大君第，日新獻觴于馬上，於大妃、公主亦如之。王用李仁復言，決意誅之，幸行省，會耆老大臣密議。翼日，復幸行省，命金添壽執日新，引出門外斬之，囚乙輔、英傑、權、忠節、君常、曦、李宗、蔡河老等二十八人。賊黨趙波回聞老母繫獄自來，遂斬之。是時，連日陰霾，及斬日新，天日開霽。耆老上書都僉議司曰："竊見趙日新心懷僭踰，巧言便給，陵轢尊長，自伐其能。陰結凶殘，爲其黨援，凡所欲爲，略無忌憚。頃者監察執義金玔、持平、郭忠秀舉劾其罪，日新居間廢格，反罪言官，國人皆切齒。自度罪盈，爲衆指目，夜募其黨鄭天起、崔和尚等，

大備兵刃，闌入王所，殺衛士，迫脅左右，擅開御寶，署置官職，自爲右政丞，天起爲左政丞，機要之地，皆委其黨。分遣凶徒，恣行殺戮，奪攘無厭，衆心恟恟。日新恐姦謀敗露，斬其徒和尚，扶王上馬，反害其黨，揚言己功，大加名號，陽退爲左政丞，居王左右，露刃使氣，人莫不寒心，曰：‘自我肇邦，四百有餘年，人臣敗逆，未有如此者。’況歸附聖元以來，世尚公主，義爲君臣，親爲甥舅，寵錫便蕃，固非他國之比。雖有元惡大憝，畏聖元德威，不敢小有侮慢。但自某王至某王，或氣鋭年幼，爲政有所未至。今我王天資粹美，禀性仁明，臣民愛戴如父母。日新狂妄一小孺，敢稱亂如此，幸今伏辜，人心皆快。然其黨多是某年間惡輩，聖德寬洪，猶保性命，罔有悛心，其惡逆又至此。原火不可不盡滅，蔓草不可不早除。伏望仰告天庭，承明斷以懲後來。”

百官上書征東省曰：“誘衆弄兵，人臣之大逆；制刑討罪，天下之通規。事係安危，理當申達。竊惟本國歸附皇元，于今八十餘載。仰荷懷綏之德，恭承制禦之威，黎民按堵，邦國底寧。人知犯分則必誅，豈有干名僭踰，謀爲逆亂者乎！不意有賊臣趙日新，潛圖不軌，擅自起兵，謀去奇氏，攻破其家。參政逃匿，院使見害，闌入王宫，殺害左右，恣行暴虐。自知罪不容誅，又恐姦謀敗露，反殺同黨崔和尚等，滅口自雪，扶王上馬，又捕其黨，揚言爲功，自爲政丞，居王左右，常露刃使氣，人莫不寒心。夫日新者，潛畜

異謀，多結黨援，親戚厮養，寔繁有徒。方其作亂，捕之若急，禍不可測。賴我王默幹神機，假以辭色，以伺其變，不勞兵刃而日新就戮。當其肆虐，百姓凜凜，若崩厥角，今既伏辜，人民寧息。若非我王含弘之德，英斷之謨，焉能一朝剪除凶醜，易於反掌！伏望聞于宸聽，明正典刑，以懲後來。"

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、吏部尚書不花帖木兒來鞫，執送日新孽子丑厮在燕都者。又遣宗正府斷事官哈兒章、兵部郎中剛升等來，斬天起、忠節、廉伯顔帖木兒、允正、君常、李龜龍，籍其家，流君常二子希古、希慶配烽卒。又斬西磴、陳英瑞等十四人，杖廣大、英傑、壽長等十七人。震濟以年老，免杖贖銅。順以子也先帖木兒有寵於帝，得免。貶洪鐸檜原縣令，乙輔光陽監務權濟州牧使。流仇天祐、元碩、閔桓、朴良衍、孫襲于外。鐸，日新妻父也。元又以日新妻子給奇天麟爲奴婢。後皇后免其妻。

金鏞

金鏞，安城人。性陰譎，有機檻，多詐忌克。恭愍以元子入元宿衛，鏞侍從有勞，累遷大護軍。及即位，授鷹揚軍上護軍，奏爲行省員外郎。元丞相脱脱遣使戒王勿用憸人，贊成事趙日新、知申事崔德林要其使，言"班主金鏞、承旨柳淑、金得培等居中用事。"使者白王，罷淑、得培，鏞方寵幸，得不罷。時

行省官多徵求州郡，宣使嚴淑到永州、河陽收公廨田稅，又歛綜布六百匹，驛輸于京。王聞之，召鏞責曰：“省吏出外，其禁已久，何玩法擾民?”下淑巡軍獄，尋釋之。錄鏞侍從功爲一等，賜土田奴婢，拜密直副使，賜輸忠奮義功臣號。趙日新作亂，犯行宫，多殺宿衛者。鏞直宿于內，獨免，又不捍禦，物議紛紜。王亦疑之，杖流海島。元將討張士誠，遣使募名將。王封鏞安城君，遣之。明年，東還，拜知都僉議司事。

鏞、鄭世雲、洪義與贊成事金普争權幸。普丁母憂，密諭行省都事崔介上書，請令百官行三年喪。鏞等矯旨下其書都評議司，逼令施行。王悉知其狀，流鏞于濟州，遂罷三年喪。召拜僉議評理，尋改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，判密直。辛貴貶在外，妻康氏獨居，淫穢無忌，大臣多私之，鏞亦通焉。貴母告御史臺鞫之，鏞以權倖獨免。鏞爲巡軍萬户，招集無賴隸巡軍近千人，常以自隨。八關會，忽赤、巡軍分隊扈衛，巡軍與忽赤争路，擊忽赤將軍，忽赤訴于王，置不問。鏞素與世雲争寵，及世雲與安祐、金得培、李芳實平紅賊，鏞矯旨密令祐等殺世雲，因以爲罪而殺祐等，語在祐傳。改贊成事。初，紅賊招降楊廣諸州，水原府先降，降爲郡，削其四部曲，隸安城。至是，鏞納水原人賂，復陞爲府，還其部曲。鏞嘗遇諫議大夫金漢龍曰：“賀公將拜奉翊!”漢龍喜，叩頭謝。鏞之鬻權如此。

賊金守、曹連等五十餘人，夜至行宫興王寺，斬

門者直入，相呼爲宰臣，稱帝旨，殺侍衛漢龍及僉議評理王梓、文睿府左司尹金台權、宦者姜元吉，衛士七八人，徑至寢殿。宦者李剛達負王匿太后密室。賊入寢殿，宦者安都赤貌類王，代王卧於寢內。賊認爲王，殺之，踴躍呼萬歲。既而，知王尚在，佯言於衆曰："慎勿驚動乘輿!"以其黨四十餘人監宮內諸務，促膳夫進膳，欲王不疑而出也。賊分遣其黨入城，殺留都宰相。會諸相以祝釐在妙蓮寺，聞變，將如巡軍，集兵討賊。賊先騎已至妙蓮洞口，政丞柳濯等駷馬由間道至巡軍。鏞獨不赴妙蓮，先至巡軍集衆，陽言討賊，謂諸相曰："諸公領此兵，先詣行在，予亦收散卒繼進。"濯揣鏞有異志，留以觀變。鏞與其門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，凡賊被執來者，不訊輒殺以滅口。亂定，以討賊爲鏞功，策爲一等。

時廉悌臣新拜政丞，宰樞往賀。鏞酒酣，謂悌臣曰："三患去矣，不樂何爲!"人莫知所指。或謂洪彦博死，是謂一患去。賊黨盡殲，二患去。自是百姓無憂，三患去。或云彦博、世雲、三元帥也。彦博以勳戚爲首相，鏞雖執權，不得自逞，故云。然興王賊黨逮捕者九十餘人，鏞一不鞫訊，人皆疑之。王召鏞曰："欲下汝巡軍，按問情狀，但念前功，姑從末減。"即流密城郡，令巡軍提控表德麟押行。竄其黨之元及大護軍高㦖等數人于外。自是月初，日月無光，無雲而陰。及鏞之去，天氣清明。尋遣大護軍林堅味、護軍金斗移繫雞林府，與按廉李寶林鞫之。鏞曰："予以八

年三宰，無欲不遂，豈有犯上之心乎？但欲去洪侍中耳。”堅味等詰云：“何以殺安都赤乎？”鏞無以對。遂支解，徇于諸道，傳首京師，梟于市，籍其家，瀦之。斬其黨十餘人，杖流者亦數十人。斗初至密城，拜於樓下，鏞顛倒下接之，自以罪重，見斗褫魄。飲於樓上，猶未知斗爲何人也，酒三行，乃悟曰：“君是金將軍耶！”鏞既誅，王追念不已，爲之泣下，再嘆曰：“誰可恃者！”命巡軍勿復問鏞黨。

奇轍

奇轍，蒙古名伯顏不花，幸州人。高祖允肅，性侈靡，事豪俠，附崔忠獻，驟拜上將軍，歷踐兩省。嘗以黄衣喝道，往來倡家，行路指笑。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，謚康靖。父子敖，蔭補散員，累遷總部散郎，出守宣州。年六十三卒。娶典書李行儉女，生軾、轍、轅、輈、輪。軾早死。季女選入元順帝後宫，封第二皇后，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。忠惠時，帝遣資政院使高龍普、太監朴帖木兒不花追贈子敖秉德承和毓慶功臣，封榮安王，謚莊獻。敕翰林學士歐陽玄撰墓碑，賜之。妻李氏爲榮安王大夫人，表其門曰“貞節”，數遣使來錫衣酒。又以轍爲行省知政事，轅爲翰林學士。本國拜轍政丞，封德城府院君，轅德陽君。

轍、轅、輈、輪倚后勢縱恣，其親黨亦夤緣驕横。轅嘗會宗族，宴其母，器皿珍羞，窮極侈麗，見者以

爲東韓以來罕有也。内侍田子由妻李氏，奇氏族也。王幸其家，强淫之。未幾，子由與妻遁。輪與田麻頗毆内僚燈燭輩，王怒，親至麻頗及輪家，索麻頗不得。又幸輪家，率輪還置酒，遣惡少輩，又索麻頗於輪家，竟不得。廉敦紹，轍妹壻也，其家奴恃勢頗張威福，與其黨五六人謀奪人妻，矯王命强迎以歸。經三宿，夫家始知，訟之。王怒，下巡軍鞫訊，皆服，杖流遠島。輈肆暴，中外苦之。忠穆立，置整治都監。輈知其罪，亡命楊廣道。按廉金玔捕送都監，杖之。轍族弟三萬，亦倚勢恣行不法，奪人土田。整治都監杖下巡軍，逾兩旬死。其妻訴行省理問所，囚都監官徐浩等。判都監事、政丞金永旽白王曰：“殿下何囚整治官?”王曰：“三萬奪人田五結，何至於死!”永旽曰：“三萬恃勢稔惡，奚止奪五結田!”元聞三萬死，遣工部郎中阿魯、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鞫之。阿魯等坐行省欲訊浩，鎖項而來。三萬弟善財罵浩曰：“我兄幾姦汝妻，懷恨杖殺乎”浩曰：“我妻士族，寧有是耶?若婢妾，必有穢行。”善財母賤，故云然。元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浩等。王薨，德寧公主命轍、王煦攝征東省事。恭愍將幸行省賀聖節，轅欲並馬而語，王命衛士分衛前後，使不得近。趙日新謀除諸奇，分遣人殺之，轅被殺，轍亡匿免。

王與公主屢幸李氏第宴。王表請于元曰：“小邦爰自祖宗之代，獲叨甥舅之榮。土風雖愧於中原，天幸多逢於上國。玆者榮安王大夫人李氏，衣冠奕葉，禮

義名家，毓德坤元，曾踐黃金之屋，儲祥震索，當開碧縷之門。竊聞皇朝之法，有所謂孛兒扎者，合姻亞之懽，爲子孫之慶。古既如是，今胡不然？若蒙陛下爲大夫人李氏，舉盛禮之優優，示殊恩之衎衎，則九族感睦親之義，誓永世而不忘。一邦殫歸美之誠，祝後天而難老。”

帝遣巒巒太子、定安平章等賜孛兒扎宴。王與公主幸延慶宮，公主、太子南面，王坐西，李氏坐東。王行酒，先跪獻太子，太子立飲。太子行酒，獻李氏，次王、公主。宴將闌，使者傔人升坐西階，衛士東階，置肉争啗，較勝否爲樂，食多而先已者爲勝。宴罷，皆下庭連袂立。使者在西，轍、權謙等在東，各奏胡歌，蹈舞而進，俱會庭心，以紵絲一匹連執，環立歌舞，旋回者數四。斷其所執，段段而分之。是宴剪布作花，凡五千一百四十匹，他物稱是。由此，物價騰湧，禁公私宴及齋筵油密果。自是，遣使錫宴無虛歲。本國置李氏府曰慶昌。元遣直省舍人忙哥授轍遼陽省平章，兼賜衣酒。王以事杖流監察糾正，轍白王曰：“糾正雖有罪，恐爲後世口實。”王即釋之。元錫王功臣號。轍適自遼陽來覲母，作詩賀王，不稱臣。

元遣韃子完者不花改冊榮安王爲敬王，又追封三代爲王，授轍大司徒。時權謙、盧頙俱納女于元，有寵。轍與謙等聲勢相倚，知天下亂，自念積惡斂怨，恐一朝勢去難保。預謀自安，以親戚腹心，布列權要，陰樹黨援，將圖大逆。閱諸道兵器，詐爲詔使，扇動

訛言，密諭期會，約以舉事。王先知之，托以曲宴，令宰樞皆會宮庭，遣判密直洪義、宰臣裴天慶等召轍、頙、謙及轍子贇成事有傑、姪完者不花、謙子萬戶恒、舍人和尚、頙子行省郎中濟等。轍、謙先赴，密直慶千興、黄石奇，判事申青等密白王曰："二人已至，其餘子姪及盧頙父子未至。若事洩，變起不虞，不如早圖。"王然之。即令密直姜仲卿、大護軍睦仁吉、于達赤、李蒙〔古〕大等伏壯士，出其不意，椎擊轍，應手而仆。謙走避，追及于紫門，殺之，血濺宮門。遂殺轍從者二人，尸于朱橋。義爲兵所害，奇、權麾下狼狽四散，禁衛四番軍士一時俱發，劍稍交於路。仲卿等率兵至頙家，捕殺之，尸于北泉洞路上。有傑偕天慶詣闕，道聞變，走匿。完者不花、濟、恒、和尚等及支黨皆逃竄，命中外搜捕。没入三家奴婢于義成、德泉、有備諸倉。無賴之徒，多乘亂攘奪。宮城戒嚴，自宰執至胥徒，備兵仗宿衛。

王教曰："我太祖創業垂統，設官立法，上下相保，式至于今。我忠憲王歸款元朝，世祖許其不改舊俗，以存恤之。我國亦恪修職貢，未嘗小違臣節。今有奇轍、盧頙、權謙等，不念元朝存恤之意，先王創垂之法，席勢以陵君，肆威以毒民，罔有紀極。予以連姻帝室，於其所言，一皆勉從，猶爲不足，潛圖不軌，欲危社稷。幸賴天地祖宗之靈，轍等俱已伏辜，凶黨之在逃者，奇有傑、完者不花、盧濟、權恒、和尚等，罪在不原。韓可貴、具貞等，不從國令，故縱

反者是用，俱置典刑。有能捕告反者，以本人家貲，量功充賞，餘人所犯，一切除之。”轍等奪占人口土田，都僉議司立都監，許人申告，各還本主。尋捕有傑、完者不花、濟、和尚斬之。恒獨以素不挾勢，免死，流濟州。有傑之死也，觀者如堵，莫有哀者。其弟上護軍世傑、平章賽因帖木兒時在元，得免。轍妻金氏逃難，祝髮爲尼，獲之，囚巡軍。幼子賽因亦薙髮，匿興王寺，捕殺之。流其黨金寧君金普；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、行省員外趙萬通、同僉洪翊、贊成黄河衍、評理李壽山、密直王重貴、代言黄河晏、護軍黄河湜、前代言洪開道、前右尹田霖、繕工令金義烈、宦者大護軍鄭龍莊，杖前密直任君輔、前廣興倉使林仁起、前護軍金南得、前郎將盧之卿，尋殺龍莊、翊、河衍，籍三家財産，官賣之，太廟令張天翩主之。天翩密令其僕納布十七匹，買錦衾以歸。衆曰：“此錦匪直十七匹，何緣得之?”共追之，僕曰：“我和賣官天翩奴也。”御史臺請罪之。其弟大護軍天志有寵於王，特宥之，止免官。

轍等誅，李氏以憂病。時國家遣將西北以備元，春秋貢獻，羈縻而已，故音問頗阻。皇太子遣金剛吉思迎李氏，李氏固辭，使者三返。太子遣詹事院僉丞保童餽衣酒，金剛吉思因留奉養。李氏卒，官備葬事，賻米二百碩、布二千五百匹。世傑妻房氏，評理彦暉女也。奇氏既滅，金鏞脅誘彦暉，私房氏，以其有夫，不敢自恣，乃與其門客正言崔守雌爲妻。及鏞流，王

繫彥暉、守雌于巡軍，杖之。鏞誅，國人奪房氏，後世傑迎歸于元。元亡，賽因帖木兒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、右丞哈剌波豆、參政德左不花等招集亡元遺衆，割據東寧府。憾其父誅，將寇我北鄙報仇。王命池龍壽、楊伯顏往擊之，賽因帖木兒遁，語在《龍壽傳》。

盧頙

盧頙，交河縣人，娶平陽公昡女慶寧翁主，以故驟貴。忠穆時，拜左政丞，封慶陽府院大君，特許帶玉張蓋，以寵之。頙性貪，好奪人臧獲，整治都監究治之，錄事曹光乙掌其事。頙恨之，欲除名錄事籍，乃不署五軍都目狀。俟除光乙名，然後署之，人多譏議。恭愍朝，以女納于元帝，拜集賢殿學士。後與奇、權謀逆，伏誅。

子濟、稹、𥳑、瑛。濟嘗爲行省郎中，本國封瑞原君。及頙誅，濟亡匿，後詣闕，自訴無罪。王欲原之，下巡軍，竟斬于市。稹封昌城君。頙誅，逮獄，流于外。久之，召還，判密直司事。其子瑄與洪倫犯逆伏誅，稹亦杖流。尋與子楨及鈞俱被誅，籍其家。恭讓在潜邸，娶稹女。及即位，封順妃，追贈稹爲齊孝公。𥳑封慶原君，仕元爲兵部尚書。恭愍十八年，自漠北奉元詔來。至黄州，王遣大將軍宋光美執𥳑，鞫其來故。𥳑誣服與前監察大夫王重貴、樞密院使李壽林及李明等通謀行諜。於是，並其一行十八人殺之。

王嘗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氏不得，至是託以與北元通謀，下巡衛府。又囚重貴等及前佐郎方得珠獄。未幾，殺重貴、壽林、明，梟于市。髠奇氏，置之尼院。皆奇后之族，時人憐其無辜。得珠附辛旽免。

權謙

權謙，政丞溥之子。忠肅初，拜司僕副正，累遷代言，轉民部典書。從王如元，留燕五年，侍從有勞。王還國，錄功爲二等。尋陞同知密直司事。謙嘗爲合浦萬戶，及忠肅復位，屢求爲萬戶，王不聽。謙如元，依勢家，代李俊爲巡軍萬戶。忠穆襲位，東還，謙奉璽詣行宮，拜贊成，尋判三司事。恭愍初，以福安府院君如元，納女于皇太子，得拜太府監太監。謙家奴奪忽只朴元柱妻及李佛臣女，置謙家强淫之。典法司捕鞫，榜暴其罪，並其黨三人杖之。謙後與奇盧謀亂，伏誅。

崔濡

崔濡，蒙古名帖木兒不花，同知密直安道之子。忠惠朝，累遷軍簿判書。曹頔之亂，侍從有勞，錄功爲一等，仕元爲御史。初，宰臣趙芬妻馬氏新寡，服未闋，濡强淫之。芬弟宦者院使伯顔不花在元，聞之，訴中政院。帝遣怯薛旦驢女等鞫問，以豪富獲免，止

杖五十。後又强淫海平府院君尹碩婦。其橫恣如此。轉知都僉議，以事罷。奉忠定如元。及忠定即位，封鷲城君，賜誠勤翊戴協贊保定功臣號。尋拜參理。王宴元使，裴佺謂濡曰："爾爲參理，我所薦也。"濡勃然曰："吾顧因爾力乎！"遂拳毆之。濡又言於王曰："援立之功，無出臣右，然由知都僉議，纔陞參理。尹時遇有何功，以密直副使拜三宰。其父莘係、叔父安淑亦皆嘗爲三宰，豈彼傳家之職乎？"閔思平叱曰："汝抄人之後，六宰於汝極矣，何不知足？"濡怒毆思平。王怒濡，而未能斥。監察司劾之，遣所由執濡家婢來，濡遣奴毆所由，奪婢而去。都僉議司亦劾之。時濡弟版圖判書源怨王，有不遜語，王下源于獄，命右政丞孫守卿鞫之。源不肯就獄，強致之，令跪。源不服曰："政丞曾不知皇帝怯薛固不可罵辱，亦不可鞫問耶！罵辱自有邦憲。"拂袂而出。

濡遂與源率其弟有龍奔于元。恭愍在元還國，濡扈駕至遼陽，逃還入元。與金元之帖木兒等謀擾本國，奏請徵征南兵十萬于我，帝乃遣濡徵兵。時國人之在元者咸奏曰："高麗褊小，方被倭患，且地遠，不可徵兵。"帝然之，召濡等還。帝將征高郵，徵兵于我。濡爲元中尚監丞，奉詔來督軍，且求檜材。王拜濡三司使，又封龍城府院君。初諸奇敗，皇后謂太子曰："爾年已長，何不爲我報讎！"會濡在元，諂事丞相搠思監及后宮宦者本國人朴不花，爲將作同知，又爲同知樞密院事。知后怨王，又恃金鏞殺安祐等諸將而爲内應，

遂與群不逞，説后謀廢王，立德興君，妄奏“紅賊之難，高麗失國印，擅鑄新印用之。”元立德興君爲王，以奇三寶奴爲元子，金鏞判三司事，濡自爲左政丞，凡國人之在都者，咸署僞官，且請發遼陽省兵以來。時王不以失位廢貢獻，屢遣使陳請，冀悟帝心。濡與朴不花等奪所獻禮物、表牋，使不得達。王無如之何，遣慶千興、安遇慶等屯西北面以備之。濡以元兵一萬奉德興君渡鴨緑江，圍義州。我軍敗，退保安州。濡入據宣州。王命崔瑩節度諸軍，戰于隨州之㺚川，濡軍大敗。

初，濡啗蒙、漢軍以利曰：“高麗王威脅將士，使守西北，聞新王來，則不戰而散。事定，賞以高麗宰相妻妾、資産。”衆皆信之。及渡江，我軍堅拒，無一人降者。蒙、漢軍疑我誘致深入，設伏以待，及㺚川之敗，乃知墮於濡計。夜詐爲我軍狀，呼噪驚動，濡軍遂焚其營，渡江走。我軍追至江，不及。柳仁雨、康之衍、安福從扈，千奇等罷憊在後，執而殺之。濡軍還燕京者纔十七騎。

濡又托權勢，謀起大兵而東，且請于帝曰：“如得還國，盡發丁壯，以充天子衛兵。又獻糧餉及女子，歲以爲常。且於慶尚、全羅置倭人萬户府，招誘倭人，授金符，使爲上國之援。”監察御史紐憐等言：“修文德而服遠人，乃前聖之明訓；斥姦諛以清朝政，尤臺憲之當爲。夫遠人服則干戈屏息，讒人遠而是非益明。比聞高麗之爲國也，地處遐陬，威行海嶠，歷代征之

而弗克，號令獨施於一方。惟我太祖皇帝肇基北土，世祖皇帝混一南服，恩威所至，率衆臣服。於是，授以征東丞相之職，妻以公主之榮，錫印主國，貢賦歲修，既爲和親，永洽國典。其國王卜顏帖木兒傳嫡嗣位，恪恭乃職，方貢不匱，海隅咸服。比關賊之陸梁，殘上京於咫尺，煨燼宮闕，劫掠璽符，深入高麗，欲殘邊境。其國王卜顏帖木兒仗義興師，誓殄厥寇，爰出奇策，屠戮殆絶。所獲璽章寶貨等物，遣使來納，究其功勳，不爲不重。豈期伊庶叔塔失帖木兒，既已爲僧，復圖異慮，駿奔京闕，夤緣群奸，朦朧啓奏，重授印章，俾代其位。分撥將卒，防送入國，行未及境，班師西歸。故繁纓猶惜其妄加，而名器豈宜以復授。致生邊釁，有由然矣。察其妄誕之謀，率皆奸臣樞密院同知崔帖木兒不花之所致也。謹按帖木兒不花，狡獪其心，犬彘斯穢。本係高麗，仕居中土，罔知國家之大體，實爲阿諛之小人。論其才，非職任之可加；考其行，無尺寸之報效。詭妄造釁，誣廢忠良，似兹所爲，孰不切齒？迹其斯人之詭詐，揆諸典憲而難容。蓋惡不懲，何以勸天下之善邪？不去，無以彰忠義之心。事雖在於赦前，職難存於革後，罪幸遇原，理合糾正。如蒙准言，即宜遣使詣彼，明諭卜顏帖木兒復還其職，安彼遐方，以酬前烈。收奪塔失帖木兒印章制命，斥還帖木兒不花于本土，庶幾息邊塵之復起，雪忠義之至寃。”帝允之。收塔失帖木兒印章，置永平府。械濡送還，伏誅。

洪倫

洪倫，南陽人，侍中彥博之孫。恭愍王選年少貌美者，寘子弟衛，倫與韓安、權瑨、洪寬、盧瑄等皆屬焉，以淫穢得幸。倫等常直禁中，或終歲不得休沐，皆懷怨懟。王使倫等通諸妃嬪，冀生子以爲嗣，益妃有身。宦者崔萬生嘗從王如厠，密告曰："臣詣益妃殿，妃曰：'有身已五月矣'" 王喜曰："予嘗慮影殿無所托，妃既有身，吾何憂乎?" 少選，問："與誰合?" 萬生曰："妃言洪倫也。" 王曰："明日謁昌陵，佯使酒殺倫輩，以滅口。汝知此謀，亦當不免。" 萬生懼，與倫、安、瑨、寬、瑄等謀。是夜三更，入寢殿，乘王大醉，萬生手劍擊之，頭髓濺壁，瑨、寬、瑄、安等遂亂擊。金興慶、尹瑄、尹可觀因呼曰："賊自外至矣。" 衛士股栗，莫敢動。宰相百執事聞變，無一人至者。宦者李剛達先入寢殿，見血流滿房，詭言上未寧，鎖門禁出入。黎明，太后至，不發喪，百官侍衛如舊。剛達以王命召慶復興、李仁任、安師琦等，密議討賊。仁任以僧神照常在禁中，有膂力，多詭計，疑與瀋王子脫脫帖木兒通謀作亂，下神照獄。既而，見屏幛及萬生衣上有血痕，因萬生巡衛府鞫之，悉得其狀。繫倫等訊之，皆服，唯安、瑄終不服。然倫等辭證明白，即繫安父贊成事方信、瑄父密直稹、瑨父密直副使鏞、寬父判閣門事師普于巡衛府。倫父師禹

時出鎮全羅，繫倫兄彝。百官會于市，轘倫、萬生，斬安、瑨、寬、瑄及其諸子，皆梟首，籍家産，妻妾没爲官婢。杖方信、鏞、師禹、師普，編配遠州。親叔姪堂兄弟皆杖流。

辛禑二年，政堂文學李茂芳詣復興第，曰："何不籍韓方信、盧積家?"復興曰："以韓安、盧瑄不伏罪而死也?"茂芳曰："二賊自知大惡，至死不伏，然情狀著見，論以弑逆，則其父豈免連坐!"復興作色不應。茂芳言愈切，復興不獲已，並籍方信、積家。執義金承得、獻納安定等交章："請誅萬生、倫父母妻子兄弟，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，永不敘。且大逆非特萬生、倫也，其洪寬、權瑨、韓安、盧瑄等，並宜一體施行。"禑皆從之。仁任、贊成睦仁吉、評理邊安烈、政堂文學洪仲宣、判密直王安德、密直副使禹仁烈等，以爲賊臣父兄皆已遠流，請免其死。禑曰："今臺諫之言固是，如之何不從?"仁吉曰："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一年，未聞以夫罪而戮妻，子罪而戮母也。若論弑逆，則雖舉國受戮，尚無憾焉。臣等亦豈得保首領，况彼婦人焉能知?"言甚切至。禑許之。時萬生妻已死，倫妻臨刑得免。命誅師禹、彝、方信、鏞、積、師普及安兄休，弟寧、烈，瑨兄定住，瑄兄楨、弟鈞，寬弟憲，流倫族洪師瑗、洪彦猷、彦修、韓蕆、柳龍生，瑨族權鎬、權適、權鑄、權瀞、權湛，安族韓脩、韓理等遠州，以萬生、倫首惡，並流姨子、姑子。

時池奫利其逆黨田民貲產，倫、萬生之族假法悉誅。初，師禹知倫不肖，欲殺之，未果。及倫嬖幸，寵傾群豎，師禹白王曰："倫人面獸心，願無畜宮中。"王不聽。其在全羅，寄彝書令戒倫縱恣。倫反訴於王曰："臣兄彝疾臣官居己右，讒臣於父，欲罪臣。"彝臨刑曰："倫之惡！倫之惡！素知滅吾門，不忍早除，以至今日！"烈曰："吾於甲寅之變，年方九歲，豈得與聞！"不肯署名刑書。既而曰："若是則違王命也！"遂就死。

金文鉉

金文鉉，善州人。父達祥，官至同知密直司事，與吴仁澤典政柄，鬻官瀆貨。又恃寵，以口舌陵人，爲世所惡。文鉉登第恭愍朝，累遷成均祭酒。兄君鼎有愛妾，當直遽還家，覺妾房中有人，欲執之。人拔劍擊君鼎，欲突出。君鼎大叫，僕隸坌集，人匿床下，逮曉視之，乃文鉉也。由是，達祥甚疾之。

文鉉嘗在善州，州人林永和與弟寶劍，從李芳實擊紅賊。及芳實誅，文鉉利永和家產，率二十餘人夜至其家，矯旨稱芳實之黨皆置極刑，乃執永和兄弟斬之，盡奪其財及馬九匹以歸。又與署令朴瑀善。瑀死，遂姦其妻。又竊宰相金鋐妾。達祥禁之，不能得，懼憲司按治，請辛吨曰："文鉉不肖，在京必將不孝，願置于外。"吨曰："何罪？"達祥不忍斥言，但云狂惑。

文鉉聞之怨恨。又忌其兄，依旽門客陳允儉，謁旽曰："文鉉不幸，爲父兄所疾，願公哀矜，不置死地。"旽曰："汝父兄何疾汝耶!"文鉉曰："我有何罪? 第畏吾口耳。"旽曰："何畏也?"文鉉若不忍言者。旽疑之，密謂文鉉曰："汝父兄有何所爲?"文鉉又若不忍言者。旽益疑，佯怒曰："汝若不言，繫巡軍鞫之。"文鉉曰："吾父兄談公不德，曰：'將必亡國'。予適聞之，顧畏吾泄此言也。"旽信之。譖王黜達祥、君鼎，必欲殺之。王重違旽意，乃命杖之，除名籍没。旽遂擅殺之。文鉉嘗以事貶在外，至是，依旽還京，進退旽門。

旽誅，諫官李寶林、張夏等言："金文鉉黨附逆旽，譖殺父兄，其交構誣陷之事，辛旽、李春富之所常説，一國臣民之所共知。其父臨死亦言：'爲文鉉所陷'，有寃痛之聲，此亦人之所共聞也。此正天地所不容，王法所必誅，若置不問，天理滅矣，人道絶矣。請加典刑，以示後世。"王不允。諫官復争之，不得。憲府又請誅之。文鉉逃。辛禑四年，典法司言："金文鉉弑父與兄，天下大逆，而曲蒙恩宥，得保首領，沉湎酒色，無所忌憚。此而不懲，何以爲國? 請依律處刑，周示四方。"禑杖流全義縣。十四年，縊殺于伊山營。子士清。

金義

金義，胡人，本名也列哥。恭愍末，拜密直副使，

陞同知司事。朝庭使臣林密、蔡斌等還，命義護行。斌酗酒，每欲殺義，義不能堪，欲害之。李仁任亦恐朝庭問恭愍之故，遣安師琦密諭義殺斌等以滅口。至開州站，義遂殺斌及其子，執密，以甲士三百人進，獻馬二百匹，奔于納哈出。辛禑下義母妻于巡軍，將殺之。憲司言："義雖叛逆，婦女何知？請勿殺。"乃没爲尚州官婢，籍其貲産。又繫義兄前判事彦，彦踰獄逃。後權近入朝，遇義於儀真州舟上，自言歸大明爲指揮，征南蠻捷還。時義母在，問之，無戚容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二

列傳卷第四十五

叛逆六

辛旽

辛旽，靈山人。母桂城縣玉川寺婢也。幼爲僧，名遍照，字耀空。以母賤，不見齒於其類，常處山房。恭愍王夢人拔劍刺己，有僧救之得免。明日，以告太后。會金元命以旽見，其貌惟肖，王大異之。與語，聰慧辨給，自謂得道，詭爲大言，輒中旨。王素信佛，又惑夢，由是屢密召入内，與之談空。旽目不知書，常遊京都勸緣，誑誘諸寡婦，售其奸淫。自見王，務矯飾，枯槁其形，雖盛夏隆冬，常衣一破衲。王益重之，凡饋衣服飲食必潔净，至於足襪，必頂戴致敬饋之。李承慶見之，曰："亂國家者，必此髡也。"鄭世

雲以爲妖僧，欲殺之，王密令避之。承慶、世雲死，髮而爲頭陀，復來謁王，始入內用事。賜號“清閑居士”，稱爲師傅，咨訪國政，言無不從，人多附之。士大夫之妻以爲神僧，聽法求福而至，旽輒私焉。

十四年，旽主密直金蘭家。蘭有城府，好毁譽人，以二處女與之。崔瑩責，蘭、旽嫉之，譖貶雞林尹。又罷贊成事李仁復，密直趙希古、洪師範、崔孟孫等，引所善蘭及金普、李春富、任君輔、朴曦代之。又流贊成李龜壽，評理梁伯益，判密直朴椿，芮城君石文成，宦者府院君李寧、金壽萬等，分遣其黨上護軍李得霖、巡軍經歷吴季南鞫瑩、龜壽等，以交結壽萬，離間上下，斥去賢良，大〔爲〕不忠，羅織成獄。瑩等皆誣服，曰：“請速即刑。”遂削瑩等三品以上爵，除壽萬名爲民，並籍其田民。又流陽川君許猷、典工判書邊光秀、判事洪仁桂、猷子典理判書瑞、僉議評理金貴、上護軍梁濟、大護軍李仁壽、護軍洪承老。凡謗己者，輒中傷，虐焰董灼，大臣以下皆畏之。旽尋祝龜壽、貴、椿髮，置山寺，遣白絢、李元具杖之，復遣王安德、裴仁吉沉于海。旽當注擬，自稱舉賢良。及除目下所擢授者，皆其所善也。

王封旽爲真平侯，自是日加崇重。尋授守正履順論道燮理保世功臣、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領都僉議使司事、判重房、監察司事、鷲城府院君、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，始改名旽。初，王在位久，宰相多不稱志，嘗以爲世臣大族，親黨根連，互爲掩蔽，草

野新進，矯情飾行以釣名，及貴顯，恥門地單寒，連姻大族，盡棄其初。儒生柔懦少剛，又稱門生、座主、同年，黨比徇情，三者皆不足用。思得離世獨立之人大用之，以革因循之弊。及見旽，以爲得道寡欲，且賤微無親比，任以大事，則必徑情，無所顧藉，遂拔於髠緇，授國政而不疑。請旽以屈行救世，旽陽不肯，以堅王意。王强之，旽曰："嘗聞王與大臣多信讒間，願勿如是，可福利世間也。"王乃手寫盟辭曰："師救我，我救師，死生以之，無惑人言，佛天證明。"於是，與議國政。

用事三旬，讒毁大臣，罷逐領都僉議李公遂、侍中慶千興、判三司事李壽山、贊成事宋卿、密直韓公義、政堂元松壽、同知密直王重貴等。冢宰、臺諫，皆出其口。領都僉議久虚其位，至是自領之。始出禁中，寓奇顯家，百官詣門議事。旽以"辰巳聖人出"之讖，揚言曰："所謂聖人，豈非我歟！"以元命兼鷹揚軍上護軍，掌八衛四十二都府兵。元命、蘭皆以旽故大用。初，顯後妻寡居，旽爲僧通焉。後歸顯。及旽貴主顯家，又通焉，以顯妻主中饋。旽貪淫日甚，貨賂輻湊。居家飲酒啗肉，恣意聲色，謁王則清談，齕菜果茗飲。密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："人謂公酒色過度。"旽不悦，罷之。十五年，旽以四月八日，大燃燈于其第，京城争效之，貧戶至乞以辦。諫官鄭樞、李存吾上疏極論旽罪惡，皆見貶逐，語在《存吾傳》。

自是，旽之桀驁尤甚，宰相臺諫皆附旽，而言路塞矣。王以無嗣，欲納妃，親選德豐君王義、散騎安克仁、正郎鄭寓、判官鄭良生女于内庭，旽與王並據胡床觀之。旽既以計盡逐勳舊，僉議評理睦仁吉，雖潛邸舊臣，以武人不識字，不爲忌。及其凶詐益露，恐仁吉白王，因事譖之。任君輔言："仁吉舊人，不可以小失去。"旽銜之。又聞樞之見逐，君輔營救，益嫉之，遂譖王，並仁吉同日竄之。旽以黄裳、李壽山、韓方信、安遇祥、李金剛、池龍壽、楊伯淵、金達祥、李云牧、張必禮、李善等爲禁衛提調官，於是内外之權，悉總於旽。旽與宰樞迎廣州天王寺舍利于王輪寺，王率百官往觀。百官冠帶立庭，旽著半臂，手圓扇，竝御床坐，袖緣化文，立授王令押，王受之愈謹。居數日，旽率僧徒還舍利，贊成李仁任從旽步至天壽寺送之。後兩府祭正陵，旽不拜，坐對公主神座侑食。王謁諸陵，百官皆隨王拜，旽獨立不拜。王嘗御假樓，觀擊毬雜戲，都堂帳幕在樓東，旽騎馬至幕前，諸相皆起立。旽馬而與語，至樓下乃下馬，與王坐樓上。侍中柳濯進饌，旽坐受。旽服飾一如王，見者不能辨。王又幸高羅里，觀擊毬，旽於帳殿前乘馬，侍中以下起立，旽騎過，垂鞭自若。又與侍中尹桓侍王宴，桓行酒，旽以飲餘授桓，桓飲之無愧色。王一日步幸旽第，旽與王並踞如儕輩，無復君臣之禮。每出入，騎從百餘，儀衛擬於乘輿。

旽請置田民辨整都監，自爲判事，榜諭中外曰：

“比來紀綱大壞，貪墨成風，宗廟、學校、倉庫、寺社、祿轉、軍須田及國人世業田民，豪强之家奪占幾盡。或已決仍執，或認民爲隸，州縣驛吏、官奴、百姓之逃役者，悉皆漏隱，大置農莊，病民瘠國，感召水（早）〔旱〕，癘疫不息。今設都監，俾之推整，京中限十五日，諸道四十日。其知非自改者勿問，過限事覺者糾治，妄訴者反坐。”令出，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主，中外忻然。旽間一日至都監，仁任、春富以下聽決焉。旽外假公義，欲市恩於人。凡賤隸訴良者，一皆良之。於是，奴隸背主者蜂起，曰：“聖人出矣。”婦人訟者貌美，旽外示哀矜，誘致其家，輒淫焉，訟必得伸。由是女謁盛行，士人切齒。判事張海家奴爲郎將，遇海高揖不下馬，海怒鞭之。奴訴旽，旽囚海及其女于巡軍。其欲收群小心以濟姦慝類此。百官嘗會旽家，車馬填街，而宮門寂然，識者寒心。是日，地大震。時公卿舊臣皆被竄逐，旽惟憚太后，讒間百計。

王憂無嗣，形于辭色，或至泣下。旽說王曰：“開文殊會，則君臣和協，佛天歡喜，必誕元良。”王從之，設會於宮中，凡七日，欣然有得子之望。前會一日，別建净殿，覆以白茅爲道場，吹螺擊鼓，如三軍鼓角，聲振城中。都人初聞，以爲宮中有變，皆驚駭，久之乃定。會罷，旽乃出緇黄雜流填咽宮掖。令諸君、宰樞及各司逐日設齋，縻費不貲。王幸旽願刹洛山寺，左右争言：“今歲大稔。”王跪佛前曰：“自不穀莅國，

十有五年，水旱爲災，今歲之稔，實由僉議燮理。”王敬吨，常稱僉議而不名。王上壽太后，益妃、定妃侍宴，吨亦與焉。一日，柳濯享王，二妃在東，吨坐西，謂王曰：“二妃年少而愚？”王曰：“不愚。”吨又戲曰：“聖體不已勞乎？”王曰：“勞矣哉！”密直許綱妻金氏，上洛君永煦孫也。綱死，吨慕其門閥，欲娶之。金聞之曰：“我公平生未嘗睨粉黛，妾何忍背耶！必欲污，我當自刎。”遂斷髮爲尼。吨聞而止。

十六年，元以吨爲榮祿大夫、集賢殿大學士，賜衣酒。吨受宣置座傍，曰：“安用此物爲？但他所與不可棄也。”王惑吨言，冀生子，又大設文殊會於演福寺中佛殿，結彩帛爲須彌山，環山燃大燭。又環佛殿燃燭，燭大如柱，高丈餘，負以獅象，夜明如晝。備列珍羞凡五行，絲花彩鳳，炫耀人目，幣用彩帛十六束。又以金銀作假山，置于庭，幢幡葆蓋，五色曄日。選僧三百，遶須彌山作法，梵唄震天，隨喜執事者，無慮八千人。王與吨坐須彌山東，率兩府禮佛。吨白王曰：“善男女願從上結文殊勝因，請許諸婦女上殿聽法。”於是，士女雜遝，寡婦至有爲吨冶容者。吨以餅果散於婦女，咸喜曰：“僉議乃文殊後身也。”士女飫珍羞，或棄地，一會所費至鉅萬。

王命忽赤忠勇衛二百五十人，晝夜衛吨。演福寺僧達孜嘗以讖説吨曰：“寺有三池九井，三池澄净，扶蘇山映池心，則君臣心正，致太平。九井者，九龍所在，堙塞久，不可不開。”將設會，吨令李云牧役府兵

開三池九井。是會凡七日，暴風三日，大霜三日。始會，暴風終日，黄埃漲天，御床爲人所觸而碎。王又親設文殊會於演福寺，有氣如烟，出佛殿三日。旽白王曰："佛放光。"旽以道詵《祕記》"松都氣衰"之説，勸王遷都，王命旽往平壤相地，春富、達祥、宦者禮儀判書尹忠佐等從之，典校令林樸、内書舍人金麟、知製教金禧皆佩劒以行。麟，監察大夫漢貴之子，禧，漢貴姪也。漢貴嘗詐稱旽戚屬，故從之。及旽還，四日猶不朝謁。王以久不見，悵然不樂，使人請見。旽曰："吾今疲矣，明日乃進。"王命營成均館，旽與濯、李穡會崇文館相舊址。旽免冠扣頭，誓先聖曰："盡心重營。"左右皆曰："少損舊制，可易成。"旽曰："文宣王，天下萬世之師也，可靳小費，虧前代之規乎！"有僧禪顯、千禧，皆旽所善者也。千禧自言入江浙傳達磨法，王親訪于佛腹藏，尋封國師。又邀禪顯于康安殿，封王師。王九拜，禪顯立受。百官朝服就班，旽獨戎服立殿上，每王一拜，輒稱嘆，私語宦者曰："主上禮容，天下稀有。"其陰媚取寵如此。史官尹紹宗在傍，旽顧謂曰："毋妄書國事！吾將取觀之。"初，禪顯之未封也，紹宗族僧夫目謂紹宗曰："旽之貪暴，犬豕不若，必誤國家。禪顯附之，吾不忍見。"遂逃入山。

元使乞徹至，問曰："聞爾國有權王，何在？"時中國謂旽爲權王，故云。旽在奇顯家，由奉先寺松岡出入王宫。岡西南有隙地，旽白王曰："幸就此構小

房，則庶便老僕進退。”王許之。吨分其黨督役，不日而成，宏敞深邃。又於北園作別室，重門深幽，明窗净几，焚香獨坐，蕭然若無欲者。惟許顯妻及二婢出入，凡訴寃者、求官者，必遣妻妾先賂顯妻内謁。顯妻謂其人曰：“别室甚狹，不可著表衣，又不可率從者以入。”其妻妾著短衫，賫貨賄獨入，陳所欲。吨獨與相對，醜聲流聞。判事朴普安、三宰姜碩嘗以事遣其妻謁吨，吨欲污之，皆厲聲固拒。顯與妻事吨，朝夕不離側，若老奴婢然。

知都僉議吴仁澤與千興、仁吉、元命，三司右使安遇慶、前密直副使趙希古、判開城李希泌、評理韓暉、鷹揚上護軍趙璘、上護軍尹承順等密議曰：“辛吨姦佞陰狡，好讒毁人，斥逐勳舊，殺戮無辜，黨與日盛。道詵《密記》有‘非僧非俗，亂政亡國’之語，必是此人，將爲國家大患，宜白王早除之。”判少府寺事姜元甫與判書辛貴善，會貴遣人借器於元甫，元甫曰：“欲何用?”曰：“將以饋吨。”元甫曰：“何用饋?我與某某將除之。”其人歸告貴，貴馳往告吨，吨夜令其徒備弓劍以衛，詣王告變，曰：“吨，山水間一衲也，上勒令至此，吨不敢違命，思欲去姦惡，用賢良，使三韓百姓粗得平康，然後將一衣一鉢還向山林。今國人將殺吨，願上哀矜。”王驚問之，吨具以貴語對。乃命繫仁澤等于巡軍，又囚貴、元甫鞫之，杖流仁澤、希古、千興、元命、遇慶、仁吉及仁澤子英佐于南裔，没爲官奴，籍其家。又流暉、希泌、璘、承順、元甫、

大護軍柳仁梓、韓德卿，又以郎將田永貴、朴世元私議千興等無罪，並流之。獄方興，旽赴西普通法席，三品以下皆帶弓劍以衛。旽以其黨李元具爲慶尚、江陵道察訪使，金鼎爲楊廣、全羅道察訪使，高漢雨爲西海平（壞）〔壤〕、交州道察訪使。元具素與旽相善，及旽得志，來謁尋求去。旽曰："國家欲選賢良，君何去也?"俄授大護軍，爲察訪。凡旽之讎怨，皆爲之報，累遷判太僕事。又監察大夫孫湧，日詣旽家，事皆告稟。旽坐堂上，湧每出入，俯伏堂下。玄風人郭儀，每遇俗節，備酒饌往靈山奠旽父墳，令守者達旽，旽以素不相識，驚喜召之，尋除正言。

十七年，日本遣僧梵盪等來聘。梵盪等至行省，諸相皆立，旽獨南向坐，不爲禮。梵盪等怒詰之，旽忿甚，欲毆之。館待甚薄，至闕其饔餼，仁任私餉之。王聞甚慚，旽終無愧悔。旽燃燈，設火山，邀王幸其第，與云牧、顯、知申事廉興邦、鷹揚軍上護軍李得霖等率文武數百人，爲左右隊督之。燈以百萬計，極其奇巧。又盛陳雜戲，王賜布百匹。得霖本隊尉，夤緣附旽驟顯，貪縱不法。嘗爲全羅道按廉，未行，憲府劾得霖盜廣州貢紬，王命臺官勿問，督令之任。及爲班主，縛毆內侍別監，憲府又劾之，王亦不問。後旽以得霖盜影殿材殺之。

旽始有寵，李齊賢白王曰："旽骨法類古之凶人，請勿近。"旽深銜之，以老不得加害，乃謂王曰："儒者稱座主、門生，互相干請。如李齊賢門生，門下見

門生，遂爲滿國之盜，科舉之害有如此。”時藝文館請行科舉，王素疑署科或濫，且重違旽意，不許。既而聞典校寺書疏祝者惟一人，乃幸九齊，取李詹等七人。旽惡柳淑，譖王殺之，又聽金文鉉讒，殺文鉉父達祥及其兄君鼎，語在淑、文鉉傳。前密直副使金精與金興祖、趙思恭、俞思義、金齊顔、金龜寶、李元林、尹希宗等謀誅旽，思恭洩謀於所善前洪州牧使鄭暉。暉與提學韓蕆告春富，春富入白，王命繫巡軍獄鞫之，杖流有差。旽追遣私人於中路皆縊殺之。又以璘、元命嘗與思義通書，皆杖殺之。凡爲旽所殺者，妻子不敢訴冤，廷臣無敢言之。旽又欲盡殺流人，訴於王，遣孫演于慶尚、全羅道，其黨洪永通謂旽曰：“多殺人何益？佛氏罪福報應之説，亦可畏！願更思之。”旽悟，更白王，召演還。

十八年，以公主忌（晨）〔辰〕，設會于演福寺，僧尼數千，施布八百匹。時水原道饑，流民聞會坌集。旽以餘布分與流民，以干譽。旽欲自爲五道都事審官，令三司上書請復之。王曰：“我皇考忠肅王值旱災，焚香告天，罷此官，天乃雨。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！”焚其書。後旽齎諸道州縣事審奏目詣王，王戲曰：“五道都事審，僉議可自爲之。”又曰：“大盜莫若諸州事審。”事遂寢。旽密令春富請移都忠州。王怒，旽托言松京濱海，海寇可畏以解之。王乃下令將巡駐三蘇，發民除道，又於平壤、忠州皆作離宫及公主魂殿，儲峙供頓，民甚苦之，然畏旽，無敢言者。判司天監陳

永緒等上書，以爲："近者太白晝見，又年饑，静吉動凶。"王曰："何晚奏耶?"明日，謂左右曰："國事，大臣不可不與聞。"與旽議，罷之。旽於八關會，攝王受群臣朝于儀鳳樓。王性猜忍，雖腹心大臣，及其權盛，必忌而誅之。旽自知鴟張太甚，恐王忌之，密謀不軌。僧釋温初附旽，以辛丑戰功封輔理君。後被罪逃，髮而改姓名高仁器，拜判少府監事。洩旽逆謀，旽因自辨於王，復祝仁器髮，放于金剛山，實庇之。

十九年，帝遣使來錫王命，並賜旽綵帛璽書，稱相國辛旽。王因諫官言，令六部臺省官每月六衙日親奏事。旽言："六衙日聽政，則聽訟官五日內未能窮治，請於初二、十六兩日視事。"從之。二十年，旽傔人享旽于穿坂，王出廳望之，自侍中以下有爵者皆與，凡二百餘人。都人聚觀，謂之僉議餞送。權適又大享旽，設火山臺。旽不敢自安，乃移凉廳，請王觀之。旽初以僧行見信於王，既納蘭女，又畜妾無算，卿大夫妻貌美者，必密招私之。凡在朝者，皆希恩畏威，争獻臧獲、寶器。王猶以不受禄，不近色，不置田園信重之。旽恣行威福，恩讎必復，世家大族，誅殺殆盡，人視若虎狼。至使仕者夜直其第，論資授官，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，道路爲之填塞，市不開貨。奇顯、崔思遠爲腹心，春富、蘭爲羽翼，黨與滿朝。王亦有不自安之意，稱領相而不敢官。

王謁憲、景二陵，旽分遣其黨設伏道傍，約行大事。及王還宫，旽謂其黨曰："何不如約?"其黨曰：

“見上儀衛甚盛，不忍犯也。”旽怒且罵曰：“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。”自是日夜聚謀，更刻日舉事。時求官者悉附旽，選部議郎李韌亦爲旽門客，備知凶謀，陰籍記之。事迫，乃匿姓名，稱爲寒林居士，爲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，即微服亡去。續命以其書聞，王命巡衛府收捕旽黨顯、思遠、仁器，前少尹鄭龜漢，將軍陳允儉，顯子前正郎仲脩，韓乙松等鞫之。王始疑韌誣構，不之信，及訊其黨，皆服，乃誅顯、思遠、龜漢、允儉、仲脩、仁器、乙松等，流云牧、辛貴、辛修。翼日，旽以小兒生辰，飯僧廣明寺。王命承宣權仲和降香，賜龍衣。旽遂謁正陵，王命仁任、興邦及頭裏速古赤從之。後二日，流旽于水原，命李成林、王安德押行。理部、憲司請族顯等，王曰：“門下重房，何無狀疏?”都評議司奏曰：“旽本庸僧，過蒙恩幸，乃詭謀竊權，陰結黨與，圖爲不軌，幸賴天佑，剪除其黨。旽以逆首，只竄于外，尚保首領，宜置極刑，並誅遺孽同產，及其黨顯、思遠等子，餘黨亦悉窮治。”門下省奏曰：“大逆，天下萬世之所不容，辛旽本一微僧，濫遇上知，位極人臣，進退百官，頤指氣使，廣植凶徒，覬覦非分。幸賴祖宗之靈，殿下先見之明，凶謀發覺，乃用寬典，止於流放，三韓觖望。且旽之黨與，不但顯、思遠等七人而已。伏望斷以大義，置旽極刑，籍没家產，並夷其黨，以快衆心。”憲府又請誅旽，流其親黨，籍產瀦宅。王曰：“法者，天下萬世之公，予不得私撓！宜如所奏！”遣察訪使林

樸、伏覆使金玔于水原誅旽。即召還旽所逐千興、瑩、希泌、承順等。

初，王與旽、春富等同盟。至是，授樸盟書，使示旽，數罪曰："爾嘗謂：'近婦女所以導引養氣，非敢私之。'今聞至生兒息，是在盟書者歟！城中造甲第至七，是在盟書者歟！如是者數事，數罪訖，可焚此書。"樸至水原，使人詐報宣召，旽喜曰："今日召還，蓋爲阿只思我也。"阿只，方言小兒之稱。旽婢妾般若生牟尼奴，王以爲己子，是爲禑，阿只，指牟尼奴也。水原府使朴東生泣旽前，陳其情款，成林叱退之。旽當刑，束手乞哀於樸曰："願公見阿只活我。"乃斬之，支解徇諸道，梟首京城東門。

初，樸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。王目美冲曰："汝知阿只事矣。"對曰："臣已知。"樸怪之，出以問美冲。美冲曰："上嘗鑄金錢，授臣往旽家賜阿只。阿只大喜。旽謂予曰：'上數幸吾家，非爲我也。'予具以聞，故上有是言。"至是，旽誅。樸謂史官閔由誼、李至曰："誅辛旽，國家大慶。又有大慶，君等知乎？上幸宮人生子，今已七歲。旽潛養之，不使國人知，是亦當誅。史官宜知之。"又斬旽二歲兒及旽異父弟判事姜成乙，誅春富、蘭、云牧，其子沒爲官奴。又誅旽黨大護軍李伯修，護軍白絢、孫演、金斗達、金元萬，僧天正、哲觀，奇顯子仲齊、淑倫、仲平，林熙載、辛純、辛貴、林世、崔津、林仁茂、林端，沒蘭從弟大護軍千寶、端弟郎將桂爲奴，皆伏劍自死。杖流湧、

永通、金鉉、許完，前承旨金縝，春富弟光富、元富，上將軍金重源，大護軍宋蘭、孫湊、金安、石蘭、金鼎、吴仲華，民部尚書成俊德、成汝完，禮部直郎吴一鶚，太常少卿趙思謙、柳濬，郎將朴千祐，前軍簿正郎柳資澤、尹德方、韓休、楊天式、羅松、金暉西、辛兀之、金良劍、高敏等有差。思謙後爲判事，論通其妻父之妾，又附旽，多受賄賂，廢爲庶人，流遠州。一鶚嘗爲政房少卿，冒受中郎將河永洪俸祿，監察司論劾，除名不敍，附旽得官，至是敗。三司右尹李遇龍，亦以旽黨免官。旽及逆黨妻妾皆没爲官婢。竔後以功驟遷至政堂文學。旽性畏畋犬，惡射獵，且縱淫，常殺烏雞、白馬，以助陽道，時人謂旽爲“老狐精”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三

列傳卷第四十六

辛禑一

辛禑，小字牟尼奴，旽婢妾般若之出也。或云：“初般若有身滿月，旽令就友僧能祐母家。産，能祐母養之。未期年，兒死。能祐恐旽讓，旁求貌類者。竊取隣家隊卒兒，置諸他所，告旽曰：‘兒有疾，請移養。’旽諾。居一年，旽取養于家，以同知密直金鋐所賂婢金莊爲乳媪。般若亦未知爲非其兒也。”恭愍王常憂無嗣，一日，微行至旽家，旽指其兒曰：“願殿下爲養子以立後。”王睨而笑不答，然心許之。旽密令其黨吴一鶚爲書，祈洛山觀音云：“願令弟子分身牟尼奴，福壽住國。”及旽流水原，王語近臣曰：“予嘗至旽家，幸其婢，生子，毋令驚動，善保護之！”旽既誅，王召牟尼奴納明德太后殿，謂守侍中李仁任曰：“元子在，吾無憂矣。”因言：“有美婦在旽家，聞其宜子，

遂幸之，乃有此兒。”後王欲以牟尼奴爲嗣，請就學，太后不欲，曰：“稍長就學，未晚。”王命知申事權仲和往前政堂李穡第，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。乃書八字以進，王以禑命之，仍召侍中慶復興、密直提學廉興邦、政堂文學白文寶，議封禑江寧府院大君，使文寶及田祿生、鄭樞等傅之。二十三年九月，王冒稱禑故宮人韓氏出，追贈韓氏三代及其外祖。甲申，崔萬生、洪倫等弑王，太后率禑入内，祕不發喪。丙戌，殯于寶房，禑與宰樞發喪舉哀。翼日，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，仁任欲立禑，議未決。都堂相視，莫敢發言，判三司事李壽山曰：“今日之計，當在宗室。”永寧君瑜及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，大言曰：“王以大君爲後，捨此何求?”

仁任率百官遂立禑，年十歲。

十月癸巳朔，告喪于太廟。

壬寅，雷雨雹。

丁未，下書宥境内，曰：“不幸天不佑我國家，先考奄棄群下，痛不容言。宦者崔萬生及洪倫、權瑨、洪寬、韓安、盧瑄等，與近臣金興慶妬寵宿怨，乘釁肆毒。幸賴祖宗在天之靈，捕獲萬生等，已正典刑，原其致亂，流興慶于外。於洪武七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國之宗親暨大小臣僚，以先考遺命，承王大母旨，俾予繼位。予方幼冲，在衰絰之中，固辭至再至三，遂不獲已，以至於此。於戲！凡爾内外大小臣庶，各盡乃心，恪守先王成憲，弼予于理，以安社稷！”宥辛

吨黨。

甲寅，大霧二日。

庚申，葬玄陵。是日，虹圍日，日傍又有大小二日。

十一月己巳，攝事于太廟。

是日，大雨雷電，地大震，鵬鳴于大室。

追謚韓氏爲順静王后。

遣密直使張子温、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告訃，請賜謚、承襲。請謚表曰："帝王之道，雖遠不忘，人子之心，惟親是顯。竊念臣父先臣顓，早承舊服，爰處遐方，幸逢聖人之興，灼見天命之集。既委質於事上，亦盡心而治民，若稽成規，宜請殊號。伏望同仁夷夏，施澤幽明，察先臣篤於忠貞，哀孤臣迫於痛悼，舉易名之典，副向化之誠。則臣謹當宣孝治於一方，祝聖壽於萬歲。"承襲表曰："居高惟在聽卑，承國宜先稟命，輒陳哀懇，仰瀆聰聞。伏念臣禑，惡運既深，先臣奄逝，年齡甚弱，方居衰絰之廬，政事惟繁，難曠蕃宣之職。兹當呼籲，冞切兢惶。伏望推無外之洪恩，降由中之明詔，俾小國得遵舊典，許孤臣仍守遺基，則臣謹當永堅保釐之心，上答生成之造。"

設八關會，以國恤不受賀。

移安仁德太后真于光巖寺。

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剌不花來獻駱駝二頭、馬四匹。

大明使林密、蔡斌等還至開州站，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，執密，遂奔北元。張子温、閔伯萱逃還。

十二月，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爲西北面上元帥。遣判密直司事金湑如北元告喪。

倭寇密城，焚官廨，虜掠人物。

元年正月，禑如普濟寺，設百齋，釋服。

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。

禑始置書筵，以田祿生、李茂方爲師傅。

倭焚掠密城，以萬戶不能禦，遣將軍崔仁哲往按之。

令百官各陳便民策。

納哈出遣使來問，曰："前王無子，今誰嗣位耶？"時北元以恭愍無嗣，乃封瀋王暠孫脱脱不花爲王，故有是問。

二月，以同知密直韓邦彦爲楊廣道副元帥，兼都巡問使。

禑下書曰："予以幼冲，承先王之業，處臣民之上。罔知所爲，以致乾道失常，地災屢現，顧惟眇昧，其何以堪？豈政刑之失宜，民不得所而致然歟？於戲！凡爾內外大小臣僚，各盡乃心，毋事虛文，務求實效，以底豐平之理。"

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聘日本。

戊申，日有黑子。

己酉，亦如之。

禑以疾放囚。

三月，遣判事孫天用如京師獻貢馬一百匹。

禑祭慈明、仁和兩殿。

倭寇慶陽縣，楊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彦與戰，敗績。

以年饑，禁酒。

甲申，雨雹，大如彈丸。

四月，以判密直李子松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，贊成事池奫爲西北面都元帥，門下評理柳淵爲東北面都元帥，徵諸道兵，以備北元。尋得邊報平安，乃止。

以判密直司事李成林爲西北面宣慰使，密直副使趙思敏爲東北面宣慰使。

戊申，雨雹。

己酉，祔忠定王于太廟。

以密直副使崔公哲爲泥城上元帥。

耽羅獻金帶三腰及銀器。

五月，禑有疾，設消道場于書筵廳。

以李寶林爲司憲府大司憲。禑謂書筵官曰："前日大司憲來，悔不引見。"遂召寶林，與之酒曰："憲府，國家耳目，敬哉。"

北元遣使來，以贊成事黄裳爲西北面都體察使，左副代言成石璘爲體察使，如江界慰遣之。

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京師獻歲貢馬。

六月，倭公昌等十六人來降。

大明人張來興等被俘于倭，逃還，遣孫君祐押送京師。

七月己未朔，日食。

八月，倭寇樂安、寶城。

改定都城五部戶數。

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六級。

書雲觀言："近者天文示異，災變屢興，宜移御避災。"禑議遷都，判三司事崔瑩等議曰："今無大故，不可遽舊都。"乃止。

泥城萬戶飛報瀋王母子率金義及進奉使金湑已到信州，中外洶懼。以知門下府事林堅味爲西京上元帥，密直副使商議慶補兼都巡問使，門下評理商議楊伯淵爲安州上元帥，同知密直李元桂爲元帥，贊成事池奫爲西北面都體察使，密直副使羅世爲西海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，密直副使朴普老爲副元帥兼都體察使，密直副使趙仁璧爲東北面元帥，門下評理邊安烈爲副元帥。又徵諸道兵。

九月，泥城元帥崔公哲麾下二百餘人叛，殺軍民，渡江去。

倭船大集德積、紫燕二島。時將卒悉赴北征，乃簽坊里丁及諸陵戶爲兵。又徵楊廣、全羅、慶尚諸道兵，以我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，耀兵東西江以備之。尋放還諸道兵。

禑以知仁州事田秀妻有乳保恩，與布七百匹、米二十石。

西北面都體察使池奫請又發兵爲後援，命三司左使李希泌爲都指揮使，率兵赴之。

徵諸寺住持僧戰馬各一匹，又取諸寺田租，以充軍須。

以密直副使李琳爲西北面宣慰使，往察事變。

迎桐華寺釋迦佛骨，置神孝寺，作佛事。

倭寇寧州、木州、瑞州、結城。

十月，我太祖射虎以進，禑賜衣一領曰：“惡獸可除，然亦危事，後其慎之！”

閱諸道所募兵，放還老弱。

禑欲召書筵官講書，宦者金玄曰：“每月暇日宜停講。”禑曰：“讀書非視事，何可廢也？”遂出講。

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、巡問使韓邦彦不能禦倭，編配戍卒。

禮儀判書朴仁桂爲楊廣道安撫使。

以天變屢見，釋杖罪以下囚。

以河允源爲司憲府大司憲。

十一月，以河乙沚爲全羅道元帥。

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倭賊二艘，殲之。

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，殺安撫使林完、牧使朴允清、馬畜使金桂生等以叛。州人文臣輔星主、高實開，鎮撫林彦、千戶高德羽等起兵盡誅，禑遣使如京師奏之。

十二月丙戌，大霧。

禑出書筵，讀《大學》。問右副代言尹邦彦曰：“《詩》云：‘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’，何義也？”邦彦不能對。禑曰：“予嘗謂儒者能通經書，今乃爾耶！”時禑昵近宦官宫妾，不親士大夫，識者憂之。

倭寇楊廣道濱海州縣，以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爲兵

馬使，禦之。

遣密直副使金寶生如京師賀正，阻風還泊喬桐。

戊戌，雷。

癸丑，霧。

二年正月，復遣金寶生如京師。

攝事于太廟，上尊號。

以添設職，賞軍士自奉翊、通憲至七八品無算。

二月，遣李之富如定遼衛通好，仍察事變。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。

判事安德麟擅殺人，繫獄鞫治。

僉議評理洪淳卒。

三月，以朴普老爲西北面元帥兼都巡問使。

遣簽書密直司事鄭公權安胎于禮安縣。

般若夜潛入太后宮，啼號曰："我實生主上，何母韓氏耶?"太后黜之。仁任下般若獄，臺諫巡衛府雜治之。般若指新創中門，號曰："天若知吾寃，此門必頹。"司議許時纔入門，門自頹，時僅免。人頗異之，竟投般若于臨津，斬其族判事龍居實。

遣判事金龍如定遼衛通好。

四月，以郭璇爲楊廣、全羅道體察使，察將帥、守令備禦勤怠。

官軍久留西北面，民多飢乏。以李淑林爲完護使，賫布千五百匹賑之。

禑曲宴禁中，宰相請奏樂，禑以國恤不許。

營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西。

懶翁設文殊會于楊州檜巖寺，中外士女無貴賤，賫布帛果餌施與，恐不及，寺門塡咽。憲府遣吏禁斥婦女。都堂又令閉關，尚不能禁，放于慶尚道密城郡，行至驪興神勒寺死。

五月，遣知印尹思禮賫布千五百匹，分與西北面各站。

以六曹印小，改鑄之。

濟州萬戶金仲光捕斬逆賊哈赤、姜伯顔等十三人，分配妻子于光、羅二州。

庚午，地大震，鵄巖吼。

禑出北園，習騎馬，又觀弄杖戲。

北元人吴抄兒志來，禑待之厚。

取及第鄭總等。

六月，代言李元紘封雩祭香，忘其祝板，久而請押，禑怒曰："祀事不可不慎，爾何慢耶？"

以大旱禁酒。禑謂宰相曰："宫中亦不宜用酒。"宰相以爲不可，禑曰："予性不好酒，自今不復飲。"

以柳濚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巡問使，柳實爲全州道兵馬使。

放輕繫，量移諸流配人有差。

判事金龍自定遼衛賫高家奴書還，其書曰："僕自洪武五年歸降朝廷，數年之間，深蒙厚恩，非筆舌一言能盡。玆因本國不知怎生廢了普顔帖木兒王上頭，主人疑惑。况又將差去官蔡大使等亦廢了，因此不通王命。這三二年，恁又與納哈出通音，前後不一。然

人在天地間，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理？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争，奈南雄侯大人回京，又恐恁那裏心上不安。俺這裏與兩箇守方面的官人商量了，且交他每回去。即自總兵官靖海侯、余都督、李平章三箇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，總統大軍，轉運大糧，至遼陽海州、瀋陽、開原等處，堅守城池，交恁知會。我想著前元時分，與王普顔帖木兒共同策應，殺沙劉二、破頭潘，那其間王京官人每多信從我來，今日前日何異？未敢以不至誠待人。切思無知納哈出，孤兵深入，所部將士，未戰自敗，從然僥倖到金山子，百無一二？然又接王保保輩。况彼幾戰敗，將何足爲論？旦夕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，如勁風之掃敗葉，臨時雖悔何及？若原來使臣金龍至，專望列位相國，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心爲意，作急差經濟老臣，或奉上之馬，並總兵官靖海侯等大官人處來説話。趁此之機，不可失期。更有遼陽先前避兵之民端。冀列位相國早爲發付前來。不惟民之思，即實報國家善政之一端也。果允所禱，先將己未起男婦備細手本將來，與總兵官大人看。况東寧等處來歸之民遼陽如市，去使詳知。原差蔡大使取的馬如達，可作急差人來，解與我國家添力一般。若今次不來，顯知我也説謊，恁再如何説話？克日大軍殄滅納哈出等後，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？”都堂見書喜，給龍銀五十兩。

以太后不豫，宥二罪以下。

倭焚掠固城縣。

書雲觀請依道詵《密記》，凡制度一循土俗，禁斷異國之風。

七月，倭賊二十餘寇全羅道元帥營，又寇榮山，焚戰艦。

判密直司事金湑自納哈出營逃還。先是，僧小英托緣化，遣其徒數人于北方，潛寄書瀋王曰："今國家臣弑其君，主諛臣諂，國柄專在權臣，若引兵來，大事可成。"見其書來告，下小英獄鞫之，果服。乃沉于碧瀾渡。

全羅道元帥柳濚擊倭于靈巖。

倭寇扶餘。至公州，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，敗績。賊遂陷公州。楊廣道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，斬之。賊又寇石城，趣連山縣開泰寺。仁桂迎戰，墮馬被殺，賊屠開泰寺。仁桂素得民心，時號賢將。

都堂奏："倭寇方興，唯防禦都監造軍器，恐或不足，請令各司、各愛馬、諸都監，各以其司錢物，剋期繕造，以備緩急。"從之。

以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。

以太后誕日，宥二罪以下。

遷喬桐縣民于近地，以避倭寇。

東萊安集魚承漢貪暴，憲府劾之。

倭寇朗山、豐堤等縣，元帥柳濚、兵馬使柳實力戰却之。禑遣人與綵段。

訛言倭將寇都城，夜半發坊里軍守城。又聞賊欲

先登松嶽，發僧爲軍，分守要害。

諫議李悦製疏文以進，禑問代言李元紘曰："此疏用於何日？"對曰："在今夕。"曰："然則當復何時寫之而受押？"又以藝文檢閱金爾音不豫令作疏，囚巡軍獄。宰樞睦仁吉等請釋，禑曰："命令大輕，未可遽釋。"仁吉等再請，乃釋之。

庚辰，震漢川君王暌及其妻朴氏與孺子。俗傳："蓄震家之物，可致富。"以故，都人坌集，争取牛馬、財帛、器皿、木石、瓦甓。暌及朴氣猶未絶，至臠其支體而去。暌家須臾變爲丘墟。都堂令巡軍、典法推其財産，悉還其族。

八月，銀鑄定妃印及乳媪辰韓國大夫人張氏印，張即金莊也。

以金縝爲慶尚道元帥兼都體察使，金用輝爲泥城元帥。

有人自定遼衛逃還，言："定遼衛將乘秋來侵。"遣使諸道點兵。

九月，以慶補爲西北面都體察使。

倭寇古阜、泰山、興德等地，焚官廨。又寇保安、仁義、金堤、長城等縣。

禑造等身佛，聚僧徒點眼于禁中。

以天變，宥二罪以下。

禑習馳馬放鷹。

以韓邦彦爲安州副元帥，金得齊爲義州元帥，趙思敏爲全羅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，睦忠爲助戰兵馬使，

密直副使孫光裕爲海道上元帥。

憲府論劾判事趙思謙奸其妻父李培中妾，又嘗諂附辛旽，多受賄賂。禑命收職牒流外。

以邊安烈爲楊廣、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。

西北面蝗。

閏月，因倭寇水路阻梗，罷漕運，蠲全羅、楊廣、慶尚沿海州郡賦有差。

以羅世爲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。

奉安敬孝大王真于王輪寺影殿，號曰惠明。

戊申，葬順静王后韓氏于懿陵。時明經及第韓略言："我韓氏宗人也。初韓氏卒，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火其屍收骨，厝于奉恩寺松林。"乃於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，備儀物移葬顯陵之西。轜車至十川橋，祖奠將撤，燒魂錢，延及柩幄，並爇儀物，惟柩賴救得免。時人異之，或云天火。

追上玄陵尊號"仁文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"，韓氏"宣明齊淑敬懿順静王后"，配享惠明殿，魯國公主，祭于別室。

十月，羅興儒還自日本。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，獻彩段、畫屏、長劍、鏤金龍頭酒器等物。其國僧周佐寄書曰："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，亂臣割據，不納貢賦，且二十餘年矣。西邊海道頑民，觀釁出寇，非我所爲。是故朝廷遣將征討，深入其地，兩陣交鋒，日以相戰。庶幾克復九州，則誓天指日，禁約海寇。"

以密直副使沈德符爲東江元帥。

北元遣兵部尚書孛哥帖木兒來，都總兵河南王、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貽書曰："往者予與令先君獲承往來甚厚。厥後，令先君爲小人所譖，方在危疑，遣介來告，予亦周旋，以定其事。大駕東巡，予惟舊交之故，期於宣力國家，不意早世，未展慰問。每惟高麗事我朝，自世祖爰降貴主，建爲東藩。今所存者，非舅甥即姻亞也。去歲，或傳令先君無嗣，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，必致危亂。是以遴爾族世往承其祀，詔使既行，彼則有梗。當此之時，朝廷非乏樹立之策，失問罪之舉也。特念天戈一臨，不無玉石俱焚。是以脱脱不花暫館遼西，不令一卒一馬渡江，以俟彼之覺悟。玆者所遣抄兒志至，深陳彼情，以爲寔不悖德。又知伯顔帖木兒王有子牟尼奴在，國人見推領務。夫朝廷之於爾國，義則君臣，恩則婚媾，當其命王之意，正欲安全爾家，豈有偏於彼此？然令先君去世，今已二年。脱脱不花近在境上，北邇大朝，南隣朱寇。王子雖爲衆所服從，未有朝廷之命，竊料彼中人心向背，亦各有半。而乃冥然莫醒，則謀事者可謂未爲得計矣。且小之事大，必得所恃，乃可立國。如令先君往年以大駕北狩，必暫餌朱寇，以安境内。然朝廷在近，加以故主義重，甥舅恩厚，而可悖哉？今料彼設若不歸大朝，亦當南事朱寇，則吞噬無厭。汝雖盡其事之之禮，則彼之親汝安汝，未必能如汝心。掊爾財力，遷爾人民，改爾社稷，不知其何所不至矣。聖天子寬容待物，忘過記功，方且延攬四方忠義，以爲恢復之計。

王子誠能改圖以副上命，厲兵秣馬，共成掎角，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，則於爾祖歸國之功，不尤有光歟？爰念令先君交契之厚，故備言之，書到，可善審利害輕重，速令使來，朝廷必有處也。”納哈出亦遣右丞九住來，歸我行人文天式。

倭寇鎮浦。以洪仁桂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

倭寇江華府，焚戰艦。

倭寇韓州，崔公哲擊之，斬百餘級。禑與酒鞍馬。

戊辰，雷。翼日，亦如之。設消災道場于外院寺。

遣密直副使孫彦如北元，百官呈省書曰：“本國世世相承，保有東土。至忠敬王，首先歸順世祖皇帝，仍襲王爵。其子忠烈王尚世祖皇帝親女忽篤怯烈迷思公主，生子忠宣王，忠宣王生子忠肅王，忠肅王生子伯顔帖木兒王，伯顔帖木兒王生子牟尼奴。見今襲位，以俟明降，具載往歲申達之文。不期金也烈哥附托不干本國王，派瀋王完澤禿之孫脱脱不花，結構凶黨，上誑朝廷，欲亂國統。今來參詳國家之統，父子相傳，古今天下，一定之理，不可紊亂。如蒙准呈，將亂統生事之徒，發還本國究理，允合公道。”

又遣開城尹黄淑卿于納哈出，以報九住之來。納哈出曰：“我本非與高麗戰，伯顔帖木兒王遣年少李將軍擊我，幾不免。李將軍無恙乎？年少而用兵如神，真天才也，將任大事於爾國矣。”壬申，憲府上疏曰：“往者瀋王之變，宰相協謀決機，諸將仗義奮忠，輒率偏師，晝夜倍道，逆戰却逐，使朝野寧謐，而賞典不

舉，無以勸後，請第功行賞。”從之。

十一月辛巳，祔敬孝大王于太廟。大雨、震電，不克祔。

倭寇晉州溟珍縣，又焚掠咸安、東萊、梁州、彦陽、機張、固城、永善等處。

丙戌，霧、雨雹、震電。

倭寇晉州班城縣，又寇蔚州、會原、義昌等縣，焚掠殆盡。

己亥，祔敬孝大王于太廟，以忠惠王母弟同一室，祔以韓氏。

倭寇密城郡及東萊縣。

十二月，納哈出遣使遺白金及羊。

倭焚合浦營，屠燒梁、蔚二州及義昌、會原、咸安、鎮海、固城、班城、東平、東萊、機張等縣。

北青千戶金仁贊獻海東青，禡賜白金五十兩。

以池奫爲門下贊成事，尹邦彦密直提學，鄭良生大司憲，金濤左副代言，金承得右副代言，以禹仁烈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裴克廉晉州道元帥。

憲府劾論判事金禧嘗附辛吨，稱爲姻婭，多行不義，又不告父忌，乃削職歸田里。

三年正月，倭盜會原倉。

以池湧奇爲楊廣道副元帥。

納哈出遣使遺羊馬。

以印海爲楊廣道副元帥。

二月，倭寇新平縣，楊廣道都巡問使洪仁桂擊之。

北元遣翰林承旨孛剌的齎冊命及御酒、海青來，詔曰："上天眷命，皇帝聖旨。諭牟尼奴，粵惟我國家，受天景命，統承萬方。世祖皇帝聖德神功，澤被四表。惟時高麗，雖介在海隅，能仰德執義，率先來臣，以順以忠，帝用嘉之，爰降貴主，俾爾祖啓壤三韓，作我東藩，百年于兹。前歲伯顔帖木兒没，爾衆以繼襲之典，上章有司，而不言有子。國家恤彼宗祀廢殞，乃簡爾族之良，用承厥世，是以有脱脱不花之命。今者來言伯顔帖木兒有嗣牟尼奴在，故遣使往問，而祖母洪氏請章偕至。夫父死子繼，古今之通誼也，在理苟安，何難改作？今以牟尼奴爲征東省左丞相、高麗國王。於戲！稽古象賢，期於爲治而已。牟尼奴其益懋迺心，保乂我民！毋替若祖爲我國藩輔之義，則忠孝之道，於是在矣，往敬之哉，益光寵命！"

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。

納哈出遣文哈剌不花來。

北元遣豆亇達來，祭敬孝大王。

始行北元宣光年號。

倭寇慶陽，遂入平澤縣。楊廣道副元帥印海與戰，不克。

禑令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及郡縣吏有膂力者，使防倭。

諸司員吏告歸田里，久不還者，削職，取其田給有戰功者。

以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爲全羅道都兵馬使，與衣馬。

各道要衝，皆置防護，以遏流民，修築沿海州郡山城。

令中外决獄，一遵《至正條格》。

三月，池奫伏誅。

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北元謝冊命，表曰："天地無私，廣施生成之造；侯藩有慶，優承寵渥之恩；萬姓懽呼，四方聳聽。伏念臣年才總角，材乏經邦，權世職而守封，罙懷兢惕，效臣順而嚮化。常切蘄傾第，緣道阻於朝宗，易致讒興於萋斐。惟哀懇必期於奏達，顧臣庶冒昧，而籲呼睿謀。克灼其群情霈澤，仍從於寬典，遂令陋質，獲被耿光。爵既襲於真王，秩又升於左相，賜以仙壺之醞，侑以錦毛之禽。顧無糾逖之勞，豈意褒崇之賞，爲榮過厚，揆分難堪。玆蓋陛下志在固存仁敦綏遠，敷虞文德，兩階之舞雍容，復漢官儀，十行之詔密勿。天下之勢離必合，太平之期適當今。謂孤臣爲世皇之外孫，謂小邑爲太后之故國，眷顧特殊於他姓，光華越於常倫。臣敢不益殫不二之心，恪遵侯度，恒貢由中之信，永祝皇齡！"

且獻禮物，皇帝白金七錠、紵布八十一匹，皇后白黄紅紵布各九匹，二皇后白紵布九匹、黄紵布五匹、紅紵布四匹，中書省太師闊闊帖木兒、太保哈剌章、太尉蠻子各白紵布八匹、黑麻布七匹、鞍子一面，平章、參政、臺大夫下至内官小臣，皆遺紵麻布有差。遣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于納哈出，仍遺麻布各十五匹、鞍子一面、胡床、豹皮、屏風等物。娘子姐姐至麾下

官人各遺紵、麻布有差。

又送納哈出宴餞回禮白紵布八十匹，以納哈出翁主、文哈剌不花、豆亇大等，嘗遥受本國官爵，皆遺祿俸布，納哈出五百匹，翁主、文哈剌不花俱三百匹，豆亇大五十匹。

宥境內，惟洪倫親族及池奫黨不原。

憲府以水旱兵革請禁酒，從之。

倭寇西鄙，以海州須彌寺爲日本脉，設文殊道場以禳之。

倭寇窄梁，又寇江華，京城大震。以崔瑩爲六道都統使，三司左使李希泌爲東江都元帥，睦仁吉、林堅味等十一人副之。受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度。義昌君黄裳爲西江都元帥，我太祖與楊伯淵、邊安烈等十人副之，受京畿都統使李仁任節度。募徵諸道僧徒，作戰艦，京山三百人，楊廣道一千人，交州、西海、平壤道各五百人。遂下令僧徒如有苟避者，以軍法論。

四月，倭寇蔚州、雞林。

以睦仁吉、洪仲宣爲門下贊成事，睦忠同知密直，王賓密直副使。

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。

倭寇蔚州、梁州、密城等處，焚掠殆盡。

以旱災兵革，禁公私宴飲。

以知密直李琳爲慶尚道助戰元帥。

倭焚彦陽縣。雞林府尹尹承順斬倭四級。

以王賓爲安東道副元帥，瑞城君崔公哲爲江陵道

元帥。

倭賊入西江，崔瑩、邊安烈出師却之。

禑下書都堂曰："今星變、旱乾，災異可畏，宜釋徒流，以答天譴。"所釋者唯宦者金玄。

以密直副使慶儀爲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面副元帥。

取及第成石珚等，近臣金虔中第，禑喜，與鞍馬。

丙子，暴雨雹。是月旱。

五月，以旱，宥二罪以下。

倭寇密城，侵掠村落，取麥載船，若蹈無人之境。安東助戰元帥王賓擊却之。

癸未，雩，且遍禱諸寺。

以京城濱海，倭寇不測，欲遷都内地。會耆老尹桓等書"動、止"二字，議可否。衆雖心不肯，恐後有變，禍將及己，皆占動字書名，唯崔瑩否。慶復興、瑩等詣太祖真殿卜之，得止字。禑曰："倭寇密邇，可從卜耶?"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原，瑩諫之，事遂寢。

我太祖擊倭于智異山，大敗之。

庚寅，大雨雹。

禑以洪仲宣、權仲和爲師傅。

倭賊百餘騎寇南陽、安城、宗德等縣。

新作市廛東廊。

倭復寇江華，烽火自江華，晝舉不絶，京城戒嚴。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，召募勇士，皆賞以官，先給布，人五十匹。

丁酉，以德寧公主祔于神孝寺忠惠王真殿。倭又寇江華，大肆殺掠。

慶尚道都巡問使禹仁烈以病辭，以裴克廉代之。

六月，文天式還自北元，獻玉帶及琉璃盃。

憲府劾奏："崔仁哲本賤人，冒受官爵，承命出使，擅自還朝，妄獻倭捷，欺瞞國家，濫受賞賜。請置于法，以懲後來。"遂收賜銀杖，流永州，道死。

庚戌，禱雨。禑歎曰："五月二十九日，祖聖忌日也。水旱無災，祖聖之願，故當此日，雨暘不失其期者，四百餘年。今乃不雨，以予幼冲否德，未厭天心乎？抑有寃枉耶？"遂徹膳。謂宰相曰："旱災太甚，豈無故哉？必是寃怨所召肆。予欲悦人心，屢下恩宥，卿等因循不肯行，得無不可？"於是，宥二罪以下，唯金續命不原。

倭寇西海道安州，金公世等三人擊斬四級，與布人五十匹。

倭又寇長澤縣，元帥池湧奇擊走之。

禑下書都堂曰："今聞邊民被虜於賊，幸而逃還，皆指爲賊諜，輒殺之，甚不可也。夫思鄉懷土，人情之常，況有父母妻子者，孰不思還？特畏死從賊耳。自今凡逃還者，必加褒賞，雖實諜者，毋得殺戮，官給資粮，以遂其生。如有斬倭還者，賞之加等。其令邊郡張榜以示，違者罪之。"

乙卯，大雨。

以知門下朴普老爲西海道助戰元帥。

謝恩使李子松還自北元。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，皆泣曰：“自我播遷，困於行間，不圖今日復見禮儀。”待之甚厚。

以密直副使李仁立爲西京副元帥，判密直韓邦彦爲安州元帥。

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請禁賊，書曰：“本國與貴邦爲隣，雖隔大海，或時通好。歲自庚寅，海盜始發，擾我島民，各有損傷，甚可憐愍。因此丙午年間，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，即蒙征夷大將軍禁約，稍得寧息。近自甲寅以來，其盜又肆猖獗，差判典客寺事羅興儒齎咨再達，兩國之間，海寇造釁，實爲不祥事意。去後，據羅興儒齎來貴國回文，言稱‘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，割據西島，頑然作寇，實非我所爲，未敢即許禁約。’得此參詳，治民禁盜，國之常典。前項海寇，但肯禁約，理無不從。兩國通好，海道安静，在於貴國處之如何耳。”

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、全羅道，水軍都萬戶鄭龍、尹仁祐等率兵候之，獲一船殲之。禑與龍等衣一襲。

倭寇西海道永康、長淵等縣，三元帥擊之。

倭寇豐州、安岳。

禑下書都堂曰：“今困於兵革，加以飢饉，不可以土木之役，重困吾民。自今中外營繕，一皆停罷！”

倭寇咸從、三和、江西等縣。

禑謂宰相曰：“倭雖賊，其屍亦當瘞之。况我江華、西海之民死於賊，暴露甚衆，豈可忍視？其出內

帑錢布，以資掩埋。”

野城君金寶一妾朴與寶一適孫金孜爭田，誣告孜奸其妹。憲府具朴罪，縊殺之。

先是，遣使于下三道，抄閑散子弟，至有鬻子易馬者。名雖抄閑散，半是農民私隸也。至是，都堂覈其實，皆放還。

七月，以歲旱，國用虛竭，除生日進馬。

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漣州。永世還曰：“漣州五逆之地，不可建都。”

北元遣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，請挾攻定遼衛。禑贈金帶鞍馬，不受。

倭寇豐州。西海道上元帥朴普老進擊之，副使趙天玉等十餘人死。遣使諸道，修築山城。

八月，遣啓稟使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。

以贊成事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。

戊午，雨雹。

倭寇信州、文化、安岳、鳳州。元帥梁伯益、羅世、朴普老，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，敗績，請遣將助戰。於是，以我太祖及林堅味、邊安烈，密直副使柳曼殊、洪徵爲助戰元帥赴之。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，安烈、堅味等奔潰。太祖將戰，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，試射之，以卜勝否。遂三發，皆洞貫，曰：“今日之事可知。”戰於州之東亭子。戰方酣，遇泥濘之地丈餘，太祖之馬一踴而過，從者皆不得度。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，皆斃之。乃縱兵乘之，遂大

破之。

太祖口不言功，堅味等諱其敗，自以爲己功，要取爵賞。是戰也，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，及戰罷，餘三矢，謂左右曰："吾皆射左目眥，汝往觀之。"往觀之，果盡驗。餘賊阻險，積柴自固。太祖下馬，據胡牀張樂，僧神照割肉進酒，命士卒焚柴，烟焰漲天。賊勢窮出，死力衝突，矢中座前瓶。太祖安坐不起，命金思訓、魯玄受、李萬中等擊之，幾殲。

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，書云："草竊之賊，是逋逃輩，不遵我令，未易禁焉。"

以三司右使崔公哲爲義州元帥。

倭寇海州。

九月，倭寇靈光、長沙、牟平、咸豐等地，倭又寇海、平二州。禑授崔瑩鉞，使與元帥李希泌、金得齊、楊伯淵、邊安烈、禹仁烈、朴壽年、趙思敏、康永、柳濚、柳實、朴修敬等擊走之。

以密直副使裴彦爲和寧府尹。

姜仁裕在北元，遣人來告曰："平章文典成、大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鍊兵秣馬，待高麗軍來，欲攻定遼衛。"時我不應攻遼之請，故又督之。遣軍簿判書文天式，告以天寒草枯，不可出師。

倭寇岳陽縣。元帥李琳擊之，獲二艘。

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，且請禁賊，書曰："竊念本國北連大元，西接大明，常鍊軍官，以充守禦。迺於海寇，只令沿海州郡，把截防禦。賊徒偵候，

乘間入侵，燒毀民廬，奪掠人口，及覩官軍，隨即騎船逃匿，爲害不小。今蒙大將軍言及諄諄，又於弘長老備諳厚意，其益圖之。”

十月，始置火㷁都監，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。茂宣與元焰焇匠李元同里閈，善遇之，竊問其術，令家僮數人習而試之，遂建白置之。

修京城。

倭賊四十艘寇東萊縣。

庚申，雷。

倭寇咸悦縣。

政堂文學權仲侍書筵，講《貞觀政要》，至魏徵對太宗曰：“喜怒之情，賢愚皆同。賢者能節之，不使過度，愚者縱之，多至失所。陛下常能自制，以克厥終，則萬代永賴。”禑曰：“美哉言乎！卿其法魏徵以教我！”對曰：“但殿下容受臣言，臣敢不竭心力？”

以贊成事楊伯淵爲安州上元帥。

十一月，遣前開城尹黄淑卿如北元賀節日。

下印海于清州獄，治伊山敗軍罪。

丁亥，霧塞。

己丑，以月食，停八關會。

禑與乳張氏書曰：“念昔先后不幸奄棄，予方幼弱，惟爾小心保護，以著勤勞，式至今休，曰篤不忘。賜田百結，奴婢十口。雖有過愆，犯不至十，悉皆原宥。”

與長寧公主及張氏各米豆並六十碩，知申事楊以

時四十碩。

倭寇扶餘、定山、鴻山，又倭〔船〕百三十艘寇金海、義昌。都巡問使裴克廉與戰，敗績。倭寇守安、童城、通津等縣。

以星變月食，宥二罪以下。

命韓山君李穡注唐太宗百字碑以進。

十二月，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賀正。

中郎將池遇淵與判書閔伯萱争田，訴于版圖，正郎李養中詰遇淵嘗在合浦盜官物。遇淵銜之，誣告養中爲都官正郎，受人賂，下巡軍鞫之。遇淵逃，捕得誅之。

帝放還我國人丁彦等三百五十八人。

有僧達明者，遊歷安州等處，自稱忠肅王母弟德興君之子，潛圖不軌。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之以來鞫問，本善州民王加勿也。並其黨五人斬之。

三司左使李希泌卒，贈謚忠靖。

納哈出遣使遺羊一百六十頭，毛牛三首。

四年正月，都評議使率百官相地于新京。

倭寇延安府。

二月，倭寇安山、仁州、富平、衿州。

以年荒，停燃燈。

以知杆城郡事田光富貪墨害民，枷市三日，杖流之。

點五部坊里軍。

壬申，地震。

江華府屢被倭寇，民失其業，給穀三百石賑之。

三月，倭寇富平，又寇泰安郡。

遣判繕工寺事柳藩如京師謝恩，禮儀判書周誼請謚、承襲。謝恩表曰："帝德天臨，萬邦咸仰。臣疑冰釋，一國更生，事久乃明，恩深莫報。伏念臣爰從弱歲，遽喪嚴君，敢稽告訃以易名，輒望哀孤而錫命。馬取諸耽羅以遞送，人到於定遼而被留，亟期行李之必通，乃敢浮海，而復年華之屢易，尚未回舟，罔知事變之所由，徒切呼籲而無已。忽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，故其向闕以蕲傾惟億萬歲，歡聲競沸，喜氣悉均。共言曖昧之已明，益竚恩憐之必至。玆蓋陛下舞干体舜，弛罟蹐湯，綏斯來，動斯和，華夏蠻貊之率俾，道以德，齊以禮，典章文物之修明。乃令海邦，獲瞻天日，臣謹當率循先人之業，永有依歸，對越上帝於心，恒申頌禱。"請謚表曰："節惠賜謚，固帝王之大公，請命顯親，尤人子之至願。冒陳愚懇，庸浼亶聰。伏念臣父先臣顓，當聖人之作興，以小邦而歸附，斯克勤於侯度，嘗效薄勞。奈不永於天年，奄辭昭代，若稽諸古，必易其名，敢訃告之後時，仍陳乞之併瀆。今荐更於歲律，益翹佇於德音，降監在玆，兢惶無已。伏望敦勸忠之典，推恤孤之恩，特令貞魂，獲蒙寵命，則臣謹當恒述藩宣之職，罙殫頌禱之誠。"請承襲表曰："建邦樹屏，帝命斯彰，繼世襲封，臣鄰攸慶。玆當再瀆，尤切三思。伏念臣猥以幼冲，適丁憂恤，粤從先考，權國事者數年。顒望上恩，對天威

於咫尺，措躬無地，惟簡在心。伏望施字小之恩，降纘考之命，而令庸品獲被耿光。則臣謹當永觀苗裔之存，願爲漢輔，共祝康寧之嚮，恒效箕疇。”

贊成事睦仁吉、判密直趙仁璧帥師放火炮，習水戰。

倭寇南陽，遂焚掠水原府，府使愼仁道僅以身免。元帥王賓與戰，敗績，請濟師，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。

倭又寇林、韓二州。

修京城。以密直副使趙希古爲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。

四月，倭寇德豐、合德等縣，火都巡問使營。

倭船大集窄梁，入昇天府，中外大震。我太祖與楊伯淵合擊，大破之。

五月，以旱，宥二罪以下。

倭寇西州庇仁縣，又寇水原、龍駒等處。戶長李富擒獲十餘人。

以評理商議崔公哲爲楊廣道都元帥。

六月，倭寇清州，賊鋒甚鋭，我軍望風而遁。賊四出攻掠，我師復乘間襲之，斬十餘級。

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浚，使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。

倭又寇木州、寧州、温水縣。

平壤君趙思敏卒。

帝放還我行人崔源、全甫、李之富。

以禹仁烈爲慶尚、楊廣、全羅三道都體察使。

倭寇宗德、松莊、永新等縣。元帥崔公哲、王賓、朴修敬等擊却之。

七月，鄭夢周還自日本，九州道節度使源了浚遣周孟仁偕來。

丁丑，以生辰放囚。

北元使來，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即位。禑欲托疾不迎，使强之，禑出迎行省。倭寇牙州，入東林寺。崔公哲、王賓、朴修敬等進擊，斬三級，獲馬二十餘匹。

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陽浦，獲一艘，盡斬之，放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。

、八月，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，斬五十級。

虎入京城，多害人物，我太祖射殪之。

倭寇延安府及海州，遣判崇寧府事羅世、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，大索倭賊于諸島。

周誼、柳藩還自京師。禮部尚書朱夢炎錄帝旨，以示我國人曰："朕起寒微，實膺天命，代元治世，君主中國。當即位之初，法古哲王之道，飛報四夷酋長，使知中國之有君。當是時，不過通好而已。不期高麗王王顓，即稱臣入貢，斯非力也，心悦也。其王精誠數年，乃爲臣所弑，今又幾年矣，彼中人來，請爲王謚號。朕思限山隔海，似難聲教，當聽彼自然，不干名爵。前者弑其君而詭殺行人，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

者乎？好禮來者歸，爾大臣勿與彼中事。如敕施行。”

憲府上言：“近來州郡屢經倭寇，凋弊已甚，而守令每爲賓客，多張宴樂，耗費錢穀，侵漁細民。爲按察者，若罔聞知，其弊日甚。自今請令按廉條啓民瘼及守令得失，以憑黜陟。”

倭寇衿州、陽川。

九月，宰樞等詣奉恩寺太祖真殿，卜遷都，不吉，事遂寢。

倭寇瑞州。

憲府劾崔源：“在京師，帝問金義殺使，先王被弑事。源不遵使旨，不諱國惡，請治其罪。”乃下源獄鞫之，不服，竟殺之。

倭寇鐵州。

復行洪武年號。

以密直副使林成味爲西京都巡問使。

倭寇連山、尼山、公州。

以門下評理韓邦彦、判密直李琳爲楊廣、全羅道助戰元帥。

倭寇益州、全州。

十月，倭寇沃州、珍同、懷德、青山、林州。楊廣道元帥韓邦彦擊之，斬二級，獲馬十匹。

倭屠燒全州。

遣版圖判書李子庸、前司宰令韓國柱如日本，請禁賊。遺九州節度使源了浚金銀、酒器、人參、席子、虎豹皮等物。

以成汝完爲政堂文學，商議王承貴、金光厚、崔準、金漢、安翊、張夏、睦子安爲密直副使。

遣判密直司事沈德符如京師賀正，版圖判書金寶生謝放還崔源等。謝恩表曰："神機廣運，德洽四方，賤价畢來，歡騰一國，嫌疑攸釋，壅塞必通。伏念臣猥以冲資，叨逢盛旦，嘗馳一二之行李，歲月更忽，值三百之歸來，室家交慶。矧當源等之既至，其慰禑心之曷勝？玆蓋陛下推字小之仁，廓包荒之度，諒微臣畏天之敬，憐殊俗懷土之思，悉皆放還，令其完聚。臣謹當恪恭藩職，恒輸事上之忠，倍祝天齡，永沐漸東之化。"

十一月，以門下評理朴普老爲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察使。

倭寇益州。

禑嘗召左使洪仲宣、政堂文學權仲和等曰："京城控海，慮有不虞之患。且地氣有衰旺，而定都已久，宜擇地徙都之。其考道詵書以聞。"仲宣、仲和及韓山君李穡、右代言朴晉祿與書雲觀會議，前總郎閔中理上言："詵《密記》所載北蘇箕達者，即峽溪，可以遷都。"遣仲和及判書雲觀及張補之、中郎將金祐等往相之。仲和還曰："得北蘇宮闕舊基，凡百八十間。"於是，設北蘇造成都監。朝議尋以峽溪僻在山谷，漕舶不通，遂寢。

以冬寒放囚。

霸家臺倭使來，泊蔚州。信弘言："彼若見我，必

歸告其國。”遂紿曰：“高麗將拘汝。”使懼逃歸。

辛巳，地震。

賜裴克廉鞍馬衣酒，賞捕倭功。

以地震，宥二罪以下。

信弘與倭賊戰于固城郡赤田浦，不克，遂還其國。

以前密直副使黃淑卿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。

有李安仁者，剃妻髮稱爲家婢，賣之不得，欲殺之，妻逃。安仁與妻父母詰，欲拔劍刺之，典法司論殺之。

十二月，倭寇河東晉州。都巡問使裴克廉與兵馬使俞益桓夾攻，斬十九級，追擊于泗州，斬二級。

丙午，雷。

置左蘇造成都監。時議欲遷都，國史有“左蘇白岳山，右蘇白馬山，北蘇箕達山等三所，創建宮闕”之文，故有是役。

高家奴以兵四萬來投江界。

遣柳曼殊于東北面，吴季南于全羅道，安翊于楊廣道南，佐時于江陵道，王安德于西海道，慶補于交州道，計點户口。依西北例，置左右翼軍，惟慶尚道令都巡問使裴克廉掌之。後憲府上疏罷之。

憲府上疏曰：“諸道山城，國家往往遣使修築，多發軍丁，不日畢功，旋致崩壞，其弊甚巨。請自今不復遣使，令守令徵發旁郡軍丁，農隙修葺。若未畢，則停待明年，以爲年例。功臣之號，必待有功。近年

以來，自兩府至六曹判事，添設奉翊，無寸功者，濫授功臣號。如有樹立大勳者，何以爲賞？請重惜名器，毋得妄與。古者非有功不侯，今封君甚衆。近因倭寇，漕運不通，倉廩虛竭。除省宰封君外，其餘封君，請勿頒祿。”

無冰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四

列傳卷第四十七

辛禑二

五年正月乙亥，遼東都指揮司遣鎮撫任誠來，索被虜人及逃軍，咨曰："洪武三年十一月，高麗軍所虜遼陽官民男婦千餘人，及各衛軍人，逃往彼處者，悉發解送！"時遼東人傳言高麗遣兵助北元，故托以遣誠來覘虚實。

以密直副使安翊爲楊廣道計點使。

諫官上言："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近因倭寇水旱之災，百姓饑饉，宜加存恤，勸課農桑。而今者後蘇、左蘇土木之役，方興不已，民困力政，將轉于壑，非惟失農，又不能拾橡栗以自資。請即停罷，至秋始役。"禑不聽。

以災變慮囚。

二月，日本國遣僧法印來，報聘獻土物。

以年荒，停燃燈，罷移都左蘇。

丙辰，雨雹。

倭寇順天、兆陽、珍原等處，鄭地與戰，敗績。

丁卯，雨雹。

沔州人前判書崔有龍匿民口八十，事覺，計點使安翊斬之。

三月，以知門下事禹仁烈爲慶尚道上元帥，密直副使睦子安爲全羅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。

沈德符、金寶生回自京師，帝賜手詔曰：“爾來者承姦之詐，不得已而來誑。今命爾歸，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。其殺無罪使者之讎，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，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。豈不俘知滄海與吾共之？若不信吾命，則以舳艫數千、精兵數十萬，揚帆東泊，特問使者安在。雖不盡滅其黨，豈不俘囚太半？果敢輕視乎？”

禮部尚書朱夢炎錄帝旨以示國人，曰：“自高麗國王顓王奉表入貢稱臣，其表云：‘子孫世世，願爲臣妾。’何期數年之後，王被姦臣所弑？弑後疊差人來，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爲。未知王之端的，拘使詢由，又三年矣。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，特敕歸還。未幾，復差使至，却之不納，使彼自爲人回。不逾數月，止稱賀正貢馬爲由，而又使至，稱臣措表，皆嗣王之稱，如此者五次矣。若却之不納，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爲也。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，自漢至今，其國君臣多不懷恩，但廣詐交而構禍。在昔漢時，高氏失爵，光武復其王

號，旋即寇邊，大爲漢兵所敗。唐有天下，亦嘗錫封，隨復背叛，以致父子受俘，族姓遂絶。迨宋之興，王氏當國，逼於契丹、女真，甘爲奴虜。元世祖入中原，嘗救本國於垂亡，而乃妄懷疑貳，盜殺信使，屢降屢叛。是以數遭兵禍。今王顓被弑，姦臣竊命，將欲爲之首，構讎怨於我，納之何益？以《春秋》論之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又何言哉？乃何前後五次，皆云嗣王之爲，陪臣奉之？爾中書差人詣彼，問嗣王之何如，政令之安在。若政令如前，嗣王不被羈囚，則當仍依前王所言。今歲貢馬一千，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。明年貢金一百斤、銀一萬兩、良馬百匹、細布一萬匹，歲以爲常。仍將所拘遼東之民，無問數萬，悉送回還。方乃王位真而政令行，朕無惑也。設若否此，必弑君之賊爲之，將後多詐並生，必肆侮於我邊陲，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。朕觀此姦之量，必恃滄海以環疆，負重山固險，意在逞凶頑以跳梁，視我朝調兵如漢唐。且漢唐之將，長騎射短舟楫，故涉海艱辛，兵行委曲。朕自平華夏，攘胡虜，水陸通征，騎射舟師諸將，豈比漢唐之爲？然且遣使往觀，問嗣王安否，如敕施行！”乃使奏差邵壘、趙振隨德符等來。二人至恬水站，傳聞本國遣文天式、吴季南使北元，乃曰：“昔殺行人，今又懷二心，吾與其死於高麗，寧死於我土。”遂不至而還。

倭寇道康縣。

高城君柳濚卒。

遣前典工判書李演、護軍任彦忠如遼東，修好于總兵潘敬、葉旺，演等，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

以印原寶爲西北面體察使。

以太后不豫，慮囚。

倭寇谷城，又寇南原，殺判官，留三日。又寇順天府。

遼東移咨督令發還同知李兀魯思帖木兒等三十三人，又令刷還黄城等處移來人民。

四月，遣萬戶鄭龍、尹松以戰艦二十追捕倭賊。

以密直副使安翊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

甲辰，地震。

護軍周謙至自京師曰：“帝令周姐姐見我，又問：‘你國王是前王子耶？’謙對曰：‘前王正妃魯國公主無後，今王乃宫人所出也。’”

辛亥，雨雹。

倭寇安山郡。

禑納判開城府事李琳女，冊爲謹妃，置府曰厚德。以琳爲鐵城府院君。

慮囚。

五月，倭焚掠豐川，殺知州事柳滋、按廉金侃，火官廨民舍，虜六十餘人而去。元帥沈德符以業精江千戶任堅、李吉生不赴救，斬之，並杖文化安集凡永富。

禑以端午，登市街樓，觀擊毬、火炮、雜戲。

乙亥，雨雹。

戊寅，太白晝見，凡二十五日。

韓國柱還自日本，大内殿義弘遣朴居士率其軍一百八十六人偕來。

乙酉，以旱，命判典醫楊宗真行醮求雨。宗真號碧雲，本中閩道士也。

倭寇信州。

鐵原君崔孟孫卒。

宦者金實諫曰："殿下何學射御、擊毬乎？若學射親征伐，則國不國矣。自古稱聖君者，必言堯舜，稱庸君者，必言桀紂。願以堯舜爲法，桀紂爲戒，用賢去邪，以興至治。"

閏月，安州元帥崔元沚擊倭于永清縣，敗之。

遣檢校禮儀判書尹思忠報聘于日本。

禑以封妃，宥杖八十以下罪。

倭寇蔚州、雞林府。

六月，倭寇清道郡，元帥禹仁烈擊走之。

帝遣還耽羅飄風人洪仁隆等十三人。

倭賊自雞林向江陵道。以趙仁璧爲江陵道元帥，朴修敬爲安東道元帥兼府尹。

癸未，太白晝見。

北元遣僉院甫非告郊祀，改元天元。

納哈出亦遣文哈剌不花來。及還，禑曰："丞相與吾先君稱兄弟，吾以父事之。"遺苧麻、布各一百五十匹。

倭寇龍州、義州，萬戶張侶擊却之。

庚寅，太白晝見。辛卯，亦如之。

七月，倭寇樂安郡。

遣永寧君王彬如北元賀郊祀改元。

前判三司事孫洪亮卒，贈謚靖平。

李子庸還自日本，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被虜人二百三十餘口，獻槍劍及馬。

倭入武陵島，留半月而去。

八月，倭寇餘美縣，又寇隨、郭二州。

以前雞林尹金光富爲合浦都巡問使。

遼東都司移咨都評議使司曰："近聞納哈出遣人，經由哈、剌雙城，潛往高麗行禮，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兒亦遣使馳驛，前往高麗會議公務。切詳本國累嘗遣使賓貢我朝，臣禮既施，異謀難畜。納哈出等雖差人潛往本國，豈意復與交通？可將胡使差人押送，以表忠誠。不然，則姦宄自昭，後悔無及。"

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爲全羅道元帥。

九月，流乳媼張氏于砥平縣。時政堂文學許完、同知密直尹邦晏，托張謀去内宰樞林堅味等，事敗。張常在禁中，公受賄賂，多行不法。禑嘗數往妃所，張曰："禮，君王必擇日御妃嬪，今何如野狗綏綏乎？"至是臺諫並劾不敬之罪，流之，斬完、邦晏等，語在《崔瑩傳》。

辛卯，雨雹。

九月，倭寇丹溪、居昌、冶爐等縣。

至嘉樹縣，都巡問使金光富與戰，敗死。

移置海印寺所藏歷代實録，及經史諸書于善州得益寺。

以李乙珍爲忠州、丹陽道兵馬使，張伯淵爲清州兵馬使，分領諸將卒，以備倭寇。

倭寇山陰、晉州、泗州、咸陽，遣使西海、楊廣等道，簽水軍，備倭寇。

以前崇敬尹李元瑄爲楊廣道上元帥。

十月，梨花。

戊辰，大霧。

己巳，雨，木冰。

禑移居梨峴新闕，本柳芳係家也。

禑出花園，視花木。内宰樞具先王所乘輅請乘，禑曰："吾聞學乘馬，未聞學乘車。"遂却之。

詣太后殿上壽曰："予今幼冲，國家粗安，惟太后德是賴。以楸洞闕遠太后殿，故罷之，徙居于此，如蒙訓誨，敢不敬聽。"

遣門下評理李茂方、判密直裴彦如京師進歲貢，上陳情表曰："臣生十歲，臣父臣顓暴薨。祖母洪即命臣居喪次，主喪事。臣但知哀號，不知所爲。未幾，群臣奉祖母之命，請臣權署國事，臣雖欲辭避，其道無由。群臣具表文，請臣署名，入奏天子，乞賜先臣謚號並臣爵命。歲月逾邁，迄今未蒙明降，臣雖愚蒙，豈不恐懼？私心自念，亡父能知天命所歸，舉國内附，降年不永，奄爾淪逝。叛臣金義盜殺使臣，奔于北方。祖母既老，臣又幼弱，時之多艱，未有若是之甚者。

不賴聖天子保全之惠，將何以圖存哉？此所以奉表瞻望，日俟德音之至也。陪臣德符回自京師，欽奉聖旨，伏讀流汗，跼天蹐地，若無所容。祖母洪謂群臣曰：‘吾孫年幼，必不能別白事宜，群臣又難自達，妾當上表敷奏。’是用差陪臣李茂方、裴彥等齎擎祖母表文，並管領金三十一斤四兩、銀一千兩、白細布五百匹、黑細布五百匹、雜色馬二百匹赴京。伏望陛下錄先臣歸附之功，察祖母窮迫之情，賜先臣謚，命臣襲爵。歲貢之物，亦容小邦不拘定數，隨力所辦以獻。則先臣含笑地下，迪我子孫，世爲聖朝藩輔。臣之至願也，臣之至幸也。伏惟聖鑑採納。”

王太后表曰：“故高麗國王王母太妃妾，竊聞自古帝王臨御海內外，萬邦蒼生，共惟臣妾。男爲臣，女爲妾，其類雖殊，其性則同，其勢雖殊，其情則親。故曰：匹夫匹婦，不獲自盡民主，罔與成厥功。今妾勢窘事迫，不過號天而已。陛下即天也，而視聽自我民，天不言而陛下代之言。此妾之所以觸冒天威而罄竭所蘊也。妾生十六歲，事先臣王燾，生二子，長曰禎，次曰顓。禎之子曰昕，曰眡，相次襲位，而皆早夭無後。顓最後立，事妾盡孝道，國人悉知之，天地悉鑑之。及陛下即位，顓能知天命有歸，樂於內附，陛下亦知其忠矣。不幸短命，暴亡致疑，傳言失真，聞于天聰，陛下怒之，誠是矣。雖然，其亡也暴，故致人疑耳，非有他故也。若其殺使之賊金義，在途聞顓之薨，即生姦計，欲立瀋王爲王，逃入胡地，至今

不敢還國，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。妾又聞‘興滅國，繼絶世，聖人之大政也。’况國未至於滅，世未至於絶乎？今禑以顓遺孤，權署國事，表請贈謚襲位，已有年矣。妾與國人，無大無小，日夜瞻望，以竢德音，而猶未降也。陛下爲天地，於天地之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各得其性，而獨小邦，不霑王化，妾實痛之，妾實痛之。又念小國濱海，隣於倭國，日與爲敵，故其執政皆爲將帥，居中者少，以半入朝，恐致踈虞。儻或倭賊得志，豈非小邦之不幸，朝廷之所慮哉？小國地薄，不産金銀，中國之所知也。馬有二種，曰胡馬者，從北方來者也，曰鄉馬者，國中之所出也。國馬如驢，無從而得良焉。胡馬居百之一二，亦中國之所知也。近因倭寇，損傷殆盡。布匹雖出於國中，然數至於萬，誠難充辦。遼東流移民戶，見行出榜招集。妾自少未嘗妄言，况敢欺天乎？妾生於大德戊戌，行年八十又二，朝暮當辭盛代，誠不忍亡兒顓一心向化之美，泯而不彰，煢煢孤孫，無以立於世。是以犯禮法，披心腹，以冀陛下一悟。陛下哀之恕之，賜先臣之謚，降世爵之命，收歲貢之詔，使小邦私圖其宜時節，獻土物，永永遵守。則妾當安心待盡，而亡兒顓亦當圖所以報恩於冥冥之間矣。妾以婦人，享其二子三孫相繼榮養，一旦遇急難，不能有所別白於聖明之世，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？今人有十金之産，尚欲傳之子孫，無所墜失，况一國乎？况老牛舐犢之情乎？妾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”

遣贊成事睦仁吉、密直副使睦子安、梁濟捕倭于全羅道。

戊子，雷。

三司左使權仲和、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檜巖，以書雲觀言道詵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。

壬辰，大霧，凡七日。

十一月，禑獵于新京。

以慶尚道元帥禹仁烈爲合浦都巡問使。

十二月，杖宗簿副令李義，流于楊廣道内廂，流贊成事商議梁伯益于昌寧，以義與張氏謀事，伯益知而不告也。

乙亥，雷，地震。

以同知密直慶儀爲西京元帥。

禑宴李琳及琳母李氏、妻洪氏于禁中，賜洪氏卞韓國大夫人印。琳等既出，禑與宦官張樂極歡，尋正色曰："古人有言：'人惟求舊，衣必求新。'今臣寮在予左右，言予得失，交修啓沃，雖有讒説，予不信也。向者張氏詆我撻我，有國以來，困辱妖物之手，莫我若也。幸賴憲府糾摘，妖物遠竄，宫中稍安。外有耆年碩德，圖議庶政，内與爾等酣酒以樂，亦何妨乎？"

納哈出遣人遺鷹及羊。

憲府上疏曰："張氏本侍婢，冒稱乳媪，濫干恩寵。嘗與池奫交通謀亂，又與楊伯淵、洪仲宣、金濤等相應，情跡暴露，餘悉伏辜，張氏幸免。今又送腹

心元順于許完、尹邦晏通謀。事覺，完等已就典刑，獨張氏流外。今聞李義、俞甫相與結黨，欲令張氏還京。乞誅張氏，以絶禍根。”

六年正月癸巳朔，放朝賀。

斬張氏，傳首于京。

以右常侍朴永忠爲公州道兵馬使，禮儀判書皇甫琳爲全羅道兵馬使，以安東元帥朴修敬爲慶尚道都巡問使。

永寧君王彬賫詔還自北元。

禑馳馬于男山。

二月，李茂方、裴彦至登州而還。茂方等至遼東，都司奏省府臺官，欽奉聖旨：“所貢既不如約，陪臣不至。爾中書差人詣彼發遣，來使回還，須如前約，方許來貢。”

北元遣禮部尚書時剌問、直省舍人大都閭，冊禑爲太尉。禑率百官郊迎。

倭寇永善縣。

有人自遼東來，言：“遼東訓兵，欲攻納哈出。”乃遣判事崔鄲、副正安天吉于西北面覘之。

門下評理朴普老卒，贈謚敬烈。

倭寇寶城郡，入富有縣。

以洪仁桂爲江界元帥，崔元沚爲泥城安撫使。

三月，倭寇順天松廣寺。

禑獵于城東。翼日，又獵于伯顔郊。崔瑩等驅獸而前，禑射中之。

以韓邦彦爲安州道元帥。

遣密直副使文天式如北元賀節日，謝册命。

倭寇光州及綾城、和順二縣。遣元帥崔公哲、金用輝、李元桂、金斯革、鄭地、吴彦、閔伯萱、王承寶、都興禦倭于全羅道。

以尹桓爲門下侍中。

四月，遣崇敬尹周誼如遼東，咨曰："小邦事大之禮，不曾有缺。欽蒙聖慮憂恤，特降詔旨，許以三年一聘。近年以來，朝貢不通，蓋因孫内侍身故，金義叛逆事。孫内侍本國若害之，則當及延院使一行，豈止此官？金義逃入胡地，不敢還國，則本國之不干，衆所共知。向使沈德符等同來使臣，到來觀察，曲直自昭。使臣亦既不至，李茂方半塗而回，如此事情，不能上達，負屈莫伸。竊見都司見處，東藩重任，儻若朝廷必使小邦受罪，豈不可憐？乞加詳察，特爲辨明。俾小邦復遵原奉詔旨，許容陪臣入朝，始終欽蒙聖恩，世世子孫，永爲臣妾。"誼至遼東，都司飛報朝廷。帝命執誼至京師。

以柳珣爲漢陽道都兵馬使兼漢陽尹，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三司左使，趙仁璧爲江陵道上元帥。

五月，禑欲觀石戰戲。知申事李存性諫曰："此非上所當觀。"禑不悦，使小豎毆存性。存性趨出，禑取彈丸射之。國俗於端午，無賴之徒，群聚通衢，分左右隊，手瓦礫相擊，或雜以短梃，以決勝負，謂之石戰。

倭賊百餘艘寇結城、洪州。

右代言徐鈞衡掌國子監試。禑欲觀詩賦題，鈞衡不從，曰："場屋試題，不可外洩。"

禑醉遊花園，結綵棚張樂。

領三司事崔瑩領諸元帥，出屯東西江備倭。

刑巫蠱者六人。

禑以賊退，與崔瑩酒，召還。

憲府上疏曰："我祖宗皆設書筵，講論理道，涵養氣質，薰陶德性，以爲理國之本。上昇王遵祖宗之法，當殿下之在潛邸也，命二大臣以爲師傅，朝夕講習，其慮深遠。及殿下即位之初，日開書筵，舉國欣懽。近來全廢講讀，中外臣民，莫不觖望。願殿下復開書筵，日與老成大臣，講論理國安民之道。報平之禮，所以聽政布令，實祖宗成憲，先代君王，奉行惟謹。近代停廢不行，非徒有虧祖宗之良法，亦使軍國機務，多所淹滯。願自今勿廢報平之禮。"禑納之。

取及第李文和等。禑賜乙科三人馬。又以文和李琳之孫女壻，賜紅鞓。

以不能禦倭，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哲、楊廣道都巡問使安翊，斬其都鎮撫二人。

以典理判書金斯革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

六月，禑微行至冶家，取鍛具，置冶禁中。其主奔告崔瑩，瑩因之。乃詣闕，請勿置冶。禑怒，命近臣毆其主。

以吴彦爲楊廣道助戰元帥。彦嘗奪人財穀，送于

其家，凡五十馱。時之爲帥者，貪污多若是。

倭寇井邑縣，元帥池湧奇擊之。

禑始出報平廳聽政，謂諸相曰："凡爲王者，必受命天子者當之。今予猶未受命，委政耆舊，聽其所爲。然予默察其政，雜然無統，甚孤予委任之意。自今以後，每月初二日十六日，各司之長，親啓所職。予當課其能否。"

帝以五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，頒詔赦天下。

三司右使石文成卒。

禑率林堅味子檝等小竪馳馬于男山。

禑移居開城尹權鎬第。是月，京城饑，布一匹直米五升。

七月辛卯，太白晝見，經天。癸巳，亦如之。

典獄署令金德生僞造檢校告身十五通，事覺，杖之。

乙未，以生辰，宥二罪以下。信州監務申英乙嘗爲國贐錄事，盜官物，事覺，杖之，屬典法爲隸。

全羅道元帥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鄉，奪所俘百餘人。

以典法判書權季容爲楊廣、全羅道察理使，前判典農寺事黄希碩爲體覆使。

禑遣宦者李得芬讓崔瑩曰："有民社然後爲國，今使倭寇侵掠至此，何也？我當親征。"瑩曰："臣請往擊之。"

倭寇西州，又寇扶餘、定山、雲梯、高山、儒城

等縣，遂入雞龍山。婦女嬰兒避賊登山者，多被殺獲。楊廣道元帥金斯革擊走之。倭掠青陽、新豐、鴻山而去。

北元遣使頒赦，納哈出使人亦來。

倭寇錦、沃二州，又寇咸悦、豐堤等縣。

奉加恩縣陽山寺太祖真，移安于順興，避倭寇也。

甲寅，隕霜。

禑令小豎坑坎後苑，紿知申事李存性陷之。日以此等戲爲樂。

禑欲出獵，李仁任、崔瑩等止之，禑曰："吾素不好鷹犬，諸相實導之也。且卿等好遊畋，能飛過不蹂禾稼耶？"

八月，遣海道元帥羅世、沈德符、崔茂宣，以戰艦百艘，追捕倭賊。

禑獵于城南，凡五日。以宦者李得芬、金實爲守城元帥，身佩弓矢，臂鷹而出。使宦官、小豎胡歌胡笛，彈琴擊鼓以從。知申事李存性獨不弓矢，禑怒罰之。禑又欲如木村之野，李仁任諫曰："若向木村，必過玄陵，過而不奠，可乎？所奠之物，豈可猝辦？且奠當禮服，將如之何？"禑以問崔瑩。瑩對亦然，乃止。

乙丑，謹妃生子，命名昌，宥一罪以下。

禑登殿戲，有窺者輒執而杖之。倭寇公州，金斯革擊，斬四級。羅世、沈德符、崔茂宣等擊倭于鎮浦，克之，奪所虜三百三十四人。金斯革追捕餘賊于林川，

斬四十六級。

禑出遊里巷，射狗。自是射殺雞犬，日以爲常，城中雞犬幾盡。

倭焚黄澗、禦侮、中牟、化寧、功城、青利等縣，遂焚尚、善二州。

昌城君成士達卒。

遣使徵兵于楊廣西海道。

啓稟使周誼在京師，寄書都堂曰："誼五月初四日到遼陽，遼陽飛報朝廷，遂致。誼七月初五日入見，帝命縛誼，幽于天界寺數日。中官本國人尚寶監丞崔安至，訊其事由。誼對曰：'凡朝廷所需不如約者，蓋我小邦地僻民稀，物産尠少，未易辦耳。今聖恩海涵春育，萬邦咸寧，如不憐我小邦，雖誅一誼，亦何濟哉?'中官遂以誼言入奏。明日，帝召誼，御札示誼曰：'彼東夷易施輕詐，往來肆毒，果是求安者耶？必欲根禍於將來者歟?'誼再拜頭，對曰：'小邦豈敢肆毒？其貢不如約者，非忠誠不至，實民貧而物不備也。'帝震怒，復示誼曰：'曩者弑其主，中國已與絶交，有敕諭：高麗限山隔海，似難聲教，使彼自爲爾。乃詭詐多端，數來願聽統屬，及至約以效貢，姑定常貢之例以爲驗。却乃弗從，果願統屬者歟？抑姦詐現然歟?'於是，命校尉將誼而出，仍使監之。又明日，復遣崔安謂誼曰：'爾既來此，必不得歸爾。令通事先往取貢，如前約！'復諭誼：'前所需馬一千，已貢若干，今再取輳作一千。明年金一百斤，銀五千兩，布

五千匹，馬一百，以爲常貢之例，則赦爾東夷殺使及內使之罪。’帝命如是，誼敢傳達，惟諸相國量之！”

倭侵京山府薪谷部曲。

禑出後苑，命放群馬，令左右捕之，輒賜捕者。

倭屠咸陽。

九月，禑率群少馳馬後苑，或手自飛索以羂馬，無所不爲。禑升殿上，手瓦礫擊人。又入後苑，與上護軍文達漢、知申事李存性習射，取存性笠爲的。

以密直副使裴克廉爲慶尚道都巡問使。

倭焚雲峰縣。

禑與內竪夜至密直使柳遂第，索其室女。遂曰："臣之有女，國人所知。若行聘禮，臣敢不從？"是夜，禑五至其第，竟不得。遂即榮也。

我太祖與諸將擊倭于雲峰，大破之，餘賊奔智異山。

以子昌有疾，釋囚。

十月，周誼還自京師。

以密直副使閔伯萱爲西京道副元帥。

禑率林椒等持竿黏雀于閭巷，炙于墻下而啖之。禑不視事，日與群少馳騁閭里，擊殺雞犬。宰相諫官莫有規諫者。

辛未，雷電。

壬申，雷。

丙子，霧。

禑率林椒等擊雞犬于閭里，里人不知而罵之，禑

走避。又獵于佛日寺之野。

倭焚金海府。

十一月，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：“殿下年甫十歲，嗣承大統。先王遽棄群臣，南北多虞，人心動摇，朝夕莫保，社稷之危，甚於累卵。殿下能以幼冲之年，遵奉太后之訓，謹守法度，尊師好問，日與將相大臣開經筵，講論修身理國之道。至於威儀動作之間，不失尺寸，四方之使，莫不嗟嘆，歸語其國曰：‘聰明英偉，他日太平主也。’由是，覬覦之徒，不敢生心，父老懽忻，以望維新之化。天地祖宗，實知實監，佑我殿下，早降元子，以紹祖宗之緒，實三韓萬世之福也。殿下於此，安可不爲子孫萬世計耶？自今年正月以來，道路流言，殿下頗與兒輩留心鷹犬，馳馬後苑。臣等始聞之，以爲：‘殿下即位之初，年方幼冲，尚不如此。况今春秋已長，宫闈已備？惟當作爲大經大法，明示萬世，豈容如此？萬一有之，皆兒輩所爲耳？’近者殿下日與頑童捨儀衛，出遊閭巷。宿衛之士，但守空闕而已。路人見龍顔不知，以爲無賴少年，至有犯清塵者。三韓之人，無貴賤老少，莫不觖望，相告曰：‘主上何爲至於此哉？’大臣百官皆仰屋竊嘆，但畏天威，不敢開口。夫人主一身，生民之休戚，社稷之存亡繫焉。故言則左史書之，動則右史書之。一言之非，取笑四方，一動之失，貽患萬世，可不慎哉？以殿下聰明，豈不知今日所爲，不合於先王之道也？其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爲之者，必非殿下之意也，由小人之輩

進言曰：‘今當國家多難之日，雖以人主之尊，不可不習武也。’以此邪説，上惑聖聽，殿下不察，以爲此輩真愛我也，遂乃深信而行之。夫以堂堂盛朝將相士卒，各奮忠義，凡有所向，靡不摧挫，豈必殿下親自馳馬試勇，然後能保社稷哉？躍馬撫劍，匹夫之勇也，好之不已，必至於敗身，殿下何學焉？昔漢昌邑王馳騁田獵，王吉諫而不聽。及至爲帝，不改其行，輕出無節。時方久陰，夏侯勝諫曰：‘皇之不極，厥罰常陰。’又不聽，終致傾覆，爲天下笑。殿下受太祖四百六十餘年之社稷，三韓億兆之命，懸於殿下之一身，萬一馬逸顛蹶，其於宗廟社稷何？《洪範》有之曰：‘狂恒雨若。’今自孟冬以來，連月淫雨，天之眷眷於殿下，而欲其改過遷善者，明白切至矣。伏望殿下上念天心，下察輿情，爲社稷萬世計，放黜頑童，無復輕舉。親御報平廳，聽斷萬機，日開經筵，詳延老成，講論治道，成就聖學。如有行幸，則一遵祖宗故事，必待中嚴外辦，百官序立，天仗整齊，清道而後行。”禑不聽。

禑與承旨徐鈞衡馬一匹。

辛卯，霧。

禑欲學鑄鏡，召鏡匠。

禁賊使安吉祥病死。

日本押物中郎將房之用還，探題將軍五郎兵衛等使偕來，獻土物。

十二月，禑遊黄丙沙洞，遇美女，攜入民家淫之。

又嘗奪密直李種德妓妾梅花，淫于路傍人家，尋納宫中。禑遊戲晝夜，聞人有女，輒突入奪之。

遣門下贊成事權仲和、禮儀判書李海如京師，貢金三百兩、銀一千兩、馬四百五十匹、布四千五百匹，請謚、承襲。請謚表曰："聖君恤典，易名示終，孝子至情，顯親爲重，肆當呼籲，罙極凌兢。伏念臣否運之逢，嚴顔奄棄，上表請謚，瞻企今爲七年，對影撫躬，悲傷則如一日。兹殫悃愊，益切悚惶。伏望陛下察外夷布列之雖多，如先臣歸附者有幾？特頒茂渥，以慰貞魂。臣謹當與祖考爲一心，幸釐箕域，傳後昆於萬世，永作漢藩。"請承襲表曰："天臨在上，敷施生物之仁，情動乎中，顒望分茅之命。兹當呼籲，罙切兢惶。伏念臣爰從弱齡，已值否運，徘徊對影，恨未由兄友弟恭，怵惕存心，庶無墜父作子述。故再陳襲爵之請，而上達向化之誠，自始至今，益勤無怠。歲律已七周之久，星軺無一介之來，瞻企未涯，敷陳以表，志願所在，神明共知。伏望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，愍小國危疑之際，不責既往，而許自新。特頒綸綍之音，俾守箕裘之業。臣謹當既飽以德，保釐青社之群生，永終是圖，拜獻華封之三祝。"

禑以李仁任生日，至其第，張樂酣飲，至夜乃罷，與馬二匹。

憲府上疏曰："惟我先王，宵衣旰食，惕厲寅畏，日與大臣，講論理道，出入起居，罔敢或輕，必諏日擇方，整備儀衛，然後行。近年以來，倭寇侵陵，國

家多難，大元近居北鄙，大明屯兵遼瀋，朝夕覘我事情，將然之患不可測。正殿下兢畏勵精，非禮勿動之時也。而日率群少輕出，遊戲閭巷險隘，無所不至。恐有顛蹶之虞，不測之變也。”禑覽疏頗慙悔，欲讀書，令進《通鑑》一部。

七年正月丁亥朔，放朝賀。

禑畋于東郊，又登殿屋上。

二月，以朴林宗爲西京都巡問使。

禑畋于西郊。

以李仁任爲門下侍中，崔瑩守侍中。

禑移居院使金光壽第。

以南秩爲慶尚道都巡問使。

倭焚寧海府。

癸未，日有黑子。

遣使賑慶尚、全羅道饑。

禑畋于長湍。

三月，禑火獵于東郊，次壺串，放群馬，手飛索羂以羂之。

權仲和等至遼東，都司以歲貢不滿定額，却之，乃還。

以門下評理羅世爲東江都元帥，贊成事黃裳爲西江都元帥。沿江要衝，皆置元帥，以備海寇，凡十五所。

倭寇江陵道，遣簽書密直南佐時、密直副使權玄龍擊之。時是道大饑，備禦甚疏，遣同知密直李崇率

交州道兵以助之。

戊戌，大雪二日。

全羅道饑民多餓死，諸戍卒及人民逃散過半。

崔瑩請蠲濱海州郡三年租税，從之。

復營壽昌宫。

倭寇松生、蔚珍、三陟、平海、寧海、盈德等地，焚三陟縣。

江陵道副元帥南佐時報："倭入三陟、蔚珍，欲取吾斤、沓谷兩倉之穀，不克而退。今徵聚飢民，守之爲難，請發倉賑饑，至秋還之。"江陵道助戰元帥報："交州道簽兵，皆羸弱不可用，其步兵今已放遣。請除烟戶軍，先簽閑散官，且令朔方道騎兵二百來助。"從之。

四月，攝事于諸陵獻官闕。以堂後柳謙、録事鄭修遺忘，不告都堂也。

都人以釋迦生日張燈。禑欲微服徒行觀燈。下馬，僕人牽退少遲，禑手策馬踶，傷其面。憲府以内乘别監邊伐介等掌廐馬，不能調習，而又非時進馬，至使上驚動，請罪之。乃杖流伐介等五人。

己巳，雨雹。

倭自智異山逃入無等山，樹柵圭峰寺巖石間，三面峭絶，唯小逕緣崖，僅通一人。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珍募敢死士百人，乘高下石，以火箭焚其柵。賊窘墜崖，死者甚衆。餘賊走海，竊小舶而遁。前少尹羅公彦以快船追及，盡殺之，擒十三人。

以旱，慮囚。

五月，倭寇伊山戍，楊廣道都巡問使吴彦戰却之，斬八級，擒一人。

海道萬户崔七夕私放軍三十餘人，以其糧送于家，事覺下獄。

雞林元帥尹虎斬倭十一級。

遣判典農事李龜哲于西北面，刺探定遼衛事變。

京都有一尼，自稱彌勒，人皆信之，争施米布。憲司杖流之。

宥二罪以下。

書雲觀言："旱既太甚，請禁屠殺，罷土木之役。"

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，斬十六級。

倭寇寧海府。

遣密直提學張夏及判事楊宗真禱雨于開城大井。是日雨，與夏廐馬。

三司右使柳遂卒。

慶尚道高靈郡饑，棄兒滿路，餓死者不可勝計。

六月，憲府言："僧徒多依近幸，受上押願文，横行中外。願自今如有夤緣受押者，罪之。且州郡吏苟避鄉役者多。請除中科舉、立軍功外，勿許免鄉。"禑納之。

倭寇庇仁縣。

以密直鄭地爲海道元帥。

安東兵馬使鄭南晉、體覆使黄希碩捕倭，禑與酒及馬。

禑畋于延福亭。

倭焚永州。

倭船五十艘至金海府，圍山城，元帥南秩擊却之。秩又戰于寧海、蔚州、梁州、彦陽等處，凡五合，斬八級。

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助戰元帥。

海道元帥鄭地病，以門下評理商議沈德符代之。

禑奪騎人馬出遊。時內乘畏憲府，不敢非時進馬，故禑頻奪人馬。於是，詣闕者皆匿其馬。

知門下府事商議李韌卒，贈謚翼孝。

倭寇蔚珍縣，權玄龍與戰，中槊，遂奮擊敗之，斬二十級，獲馬七十匹。

禑奪騎人馬出遊，手執鐵杖，遇狗擊殺之，一日所殺，或至二十餘。

料物庫及諸倉庫告罄，因倭寇與旱災未納貢賦故也。

禑乘醉馳馬于龍首山，墮馬輿還。

七月，倭寇金海府。

慶尚道按廉報："倭入丑山島，欲寇安東等處。甫州普門社所藏史籍，請移內地。"遣史官移置忠州開天寺。

庚寅，以禑生辰，宥一罪以下。禑集群妓宮中，爲長夜之樂，自是殆無虛日。

倭寇固城縣，南秩與戰，斬八級。

濟州人飄泊上國境。時大明疑我從北元，見囊中書有紀洪武年號，喜，厚慰遣還。

遣前判事李希椿于楊廣、交州道，監造戰艦。

遣副正鄭連于定遼衛，以探事變。

辛亥，大雨。

八月，禑令群妓奏樂，與布一百五十匹。抄坊里人及京畿丁夫修城門。

頒祿未贍，自七品以下，皆給以布。

宦者朴元常導禑作十六天魔樂，憲司上疏斥之。

禑畋于新京。

書雲觀請移都，於是議徙漢陽。

九月，倭寇永州、瑞州。

禑獵于郊，聚牧馬，手飛索以緆之。

以中外官印制無等，改鑄之。

南秩擊智異山餘倭，斬四級，並獲馬十六匹。

十月壬子朔，日食。憲府言："變怪屢見，禍患可畏。請夙興夜寐，恐懼修省。"不聽。

禑畋于江陰縣，宴樂達曙，賜奏樂人布一百匹。

辛酉，大霧。

豐儲倉告匱。

禑率宦官二三人，夜二鼓，踰宮墻而出。直宿諸臣不知所之，大驚。俄而，禑還。

倭寇臨河縣。

壬申，彗見于氐，長丈餘，十五日乃滅。

遣門下評理金庾如京師賀正。

禑畋于江陰縣，令女妓樂師奏樂徹夜，與布百匹。

十一月癸未，雷。

丙戌，震電雨雹。

遣密直使李海如京師，獻馬九百三十三匹。

以前典工判書崔賢進爲水原、富平道兵馬使。

海陽萬戶土音不花遣人獻鷹，禑悦。

倭寇保寧縣。

静州吏丘閑石、元益、李松壽等叛入遼瀋境，誘民屯聚爲賊，入寇昌州。

倭寇密城郡，知兵馬事李興富斬三級。

禑夜遊閭里，路遇徼巡官，追射之。自是，日與倡妓宦竪遊戲無度，連宵不寐，好晝寢，日暮乃興。

十二月壬戌，以謹妃生日，宥二罪以下。

延山府人任加勿争財，殺其兄軍器少尹鳳起及妻孥，乃囚加勿于獄。

禑納謹妃宫人釋婢，寵愛之。書雲副正盧英壽之女也。英壽，威遠縣人，初爲長寧公主媵臣。

金庾、李海至遼東，不納乃還。

八年正月，門下評理成元揆卒，贈謚簡憲。性姦，以能稱。

遼東胡拔都率兵一千，潛渡鴨江，突至義州，圍上萬戶張侣家。侣與其子思吉、思冲力拒之。侣被創，二子俱中矢。胡拔都奪侣財産及馬十五匹以去。副萬戶崔元沚追擊，斬二十餘級。侣本化寧人，入鎮爲義州站吏，能射御。賂權貴，得拜萬戶，性貪而無知，

人心不附，遂爲賊所輕。

禑謁玄陵、正陵，遂畋于開城。

賑慶尚、江陵、全羅道饑。

二月，以門下評理韓邦彦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兼安州道上元帥，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輝爲都安撫使兼副元帥，以備定遼衛兵。

判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書，以變怪屢見，請遷都避災。禑下其書都堂，李仁任執不可，遂寢。

以德城君吴季南爲慶尚道都安撫使。

封釋婢爲毅妃，父盧英壽爲大護軍，母爲福安宅主。

倭寇林州，都巡問使吴彦擊之，不克。

置盤纏色，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，以備歲貢。

禑給毅妃印，以義順庫爲妃私藏。

禑以子昌病，宥二罪以下。

甲戌，日有黑子，大如雞卵，凡三日。

有私奴無敵自稱彌勒化身，伏誅。

海陽萬戸金同不花遣其子夫耶介爲質。

閏月，倭寇林州、扶餘、石城。

禑畋于南郊。禑與閹竪内乘惡少輩，馳騖閭閻，擊殺雞犬，奪人鞍馬。

金同不花遣人獻鷹。禑與衣服。

禑獵于東郊。禑嘗曰："吾聞史官記吾過失，若見，則吾必殺之。"由是，史官不敢近。

倭寇平海郡。

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，處之禿魯兀之地。

日本歸被虜男女百五十人。

無麥苗。

三月，倭寇三陟、蔚珍、羽溪等縣。

立毅妃府曰德昌，拜盧英壽爲密直使。時毅妃寵傾後宮，衣服器皿，奢麗之物，過於謹妃。由是其父亦榮顯，不日封君，氣焰燀赫。

倭寇寧越、禮安、榮州、順興、甫州、安東。

四月，憲府劾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，事下都堂，李仁任與秩善，止令安置宜寧縣。

禑夜出觀燈。

禾尺群聚，詐爲倭賊，侵寧海郡，焚公廨民户。遣判密直林成味、同知密直安沼、密直副使皇甫琳、前密直副使姜筮等追捕之。成味等獻所獲男女五十餘人，馬二百餘匹。禾尺即楊水尺。

遣門下贊成事金庾、門下評理洪尚載、知密直金寶生、同知密直鄭夢周、密直副使李海、典工判書裴行儉等如京師，進歲貢金一百斤、銀一萬兩、布一萬匹、馬一千匹。

禑畋于江陰。

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、副元帥權玄龍與倭戰，斬三十級。

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禾尺三十餘人、馬百匹。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，下巡軍鞫之，斬其首謀者，

没入妻孥、馬匹，餘皆釋之。

都評議使司牒諸道按廉，分置諸州，比平民差役，有不從令者，斬之。

以密直副使李居仁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密直副使尹有麟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

倭踰竹嶺，寇丹陽郡，元帥邊安烈、韓邦彦等擊敗之。

五月，慶尚道陜州有一私奴，自稱劍大將軍，其徒一人稱抄軍將軍，一人稱散軍將軍，聚徒衆群行剽掠，將殺其主及守令以作亂。按廉使安景恭遣州軍捕斬之。

取及第柳亮等。

倭寇永春縣。

丁卯，太白晝見。

倭寇淮陽府。

六月，宥二罪以下。禑如尚乘閱馬，如惠妃殿，如盧英壽家。自是尚乘及英壽、李仁任家，無日不至，或一日九至設宴。其他所往，不可勝紀。

金庾等至遼東，不納乃還。

倭寇慶山、大丘、花園、雞林等處，又寇通溝縣。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尚道體覆使。

以李仁任領門下府事，崔瑩領三司事，洪永通爲門下侍中，李子松守門下侍中。

諫官鄭釐等上疏曰："人主一身，萬化之源，宗社之安危，生民之休戚係焉。古之人君，克慎威儀，非

禮勿動，有所行幸，必備儀衛，動必以時，出必端門，行必黄道。殿下但率一二僕從，晝夜馳騁閭巷。竊念鑾車在前，屬車在後，猶恐有銜橜之虞，況以一二僕從，不限晨夜，馳騖街曲，萬有驚蹶之患，其可悔乎？矧今南國屯兵近境，倭賊深入州縣。又有草賊竊發其反間者，窺覘京都，屢見獲焉。由此觀之，安知不有姦人刺客之變耶？此舉國臣民所共寒心也。伏惟殿下深慮，動必以禮，出入有節，宗社幸甚。”禑不聽。

七月，以張夏爲各道山城巡審使。

我太祖以門下贊成事爲東北面都指揮使。時胡拔都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，以太祖世管其道軍務，威信素著，遣以慰撫。

帝平定雲南，發遣梁王家屬，安置濟州。禑遣密直司使柳藩如京師，賀表曰：“大春秋之一統，運啓中邦；整雷霆之六師，威加南極。捷音遠播，喜氣旁騰。竊以虞書載有苗之征，漢史記交趾之擊，蓋其執迷而干紀，故乃聲罪而致討。蕞爾雲南，濱於海徼，妄謂險遠之足恃，敢肆跳梁而不恭。爰出睿謀，偉矣萬全之舉，克平獷俗，赫然一怒而安，息馬投戈，超今邁古。兹蓋陛下重華協德，光武同符。告厥成功，混車書寰宇之內；屈此群醜，置俘虜海島之中。是宜氛祲之消，益慰神人之望。伏念臣幸逢昭代，欣聞凱歌。攝政鼇東，雖阻駿奔之列；陳詩美上，聊申燕賀之誠。”

八月戊子，太白晝見。彗星見太微東藩，長丈餘。

議定遷都漢陽，諫官上疏止之，不聽。

有鄭賡者，入定妃殿，潛通侍女，杖流延安府，杖侍女黜之。

禑出正殿視事。

禑獵于新京。

九月，白州守洪順上書曰："南京鎮三角山，火山也，木性之國，不宜爲都。"禑不聽。

賜宮女理裝布五千餘匹。

命守侍中李子松留守。

癸酉，禑至漢陽。

十月，禑畋于郊。

倭寇南原，慶尚道助戰元帥、知兵馬事沈于老斬倭三級。

禑被酒馳騁閭里，墜馬傷面。

十一月，大司憲盧嵩等上疏曰："近日殿下出遊，入直辭内府令李德時，不以告百官有司。内乘金天守等進不調習之馬，以致顛蹶，請鞫其罪。"從之。

禑如鷹揚軍上護軍李存性第，曰："予少好馳馬，今尚不能自已。"存性曰："地方冰凍，恐馬顛躓，願爲宗社自重。"禑不悦。

遣同知密直司事鄭夢周、版圖判書趙胖如京師賀正，仍進陳情、請謚、承襲表。陳情表曰："歲貢下之，奉上天聰高而聽卑，力或未周，情在必達。臣禑少而孤苦，加以愚蒙。處朝鮮山海之間，壤地褊小，值日本干戈之際，財賦凋殘，雖懷事大之忠，未徹燭

微之鑑。歲月逝矣，日夕惕然。伏望陛下記先臣翼翼之心，憐孤臣煢煢之疚，示教條之寬大，通行李之往來。則臣謹當保一方之人民，罔愆于度；爲萬世之臣妾，永觀厥成。”請謚表曰：“丕視功載，雖舊不遺，永言孝思，惟親是顯，玆殫悃愊，庸浼高明。竊以禮莫重於示終，德莫加於懷遠，此帝王之懿範，而古今之恒規。先臣顓於洪武七年薨逝之後，累次上表請謚，未蒙明降，歲律悲於九更，天聰敢於再瀆。伏望陛下特頒恤典，以慰貞魂。則臣謹當率先考以移忠，與東人而祝壽。”承襲表曰：“茅土之封，帝王所以樹屏；箕裘之業，人子所以承家。冒貢愚衷，敢干聰聽。伏念臣年方十歲，喪我先臣。對影無依，悼歲月之徂逝；撫躬自幸，蒙天地之生成。第錫命之尚稽，肆傾心之益切。伏望陛下以九經懷柔之道，擧萬國封建之權，俾臣之微，纘父之服。則臣謹當嘉與父老，祝皇齡之萬年；以至子孫，修侯服於百世。”

以天變屢見，放輕繫。

十二月，命曹敏修守松京。

禑畋于郊，至暮不返。群臣失禑所之。夜深乃還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五

列傳卷第四十八

辛禑三

九年正月癸丑，納哈出遣文哈剌不花請尋舊好。

禑如謹妃殿，作儺戲。翼日，禑以妓樂出遊。時寒風甚烈，禑手自吹笛，謂妓輩曰："手凍，吹笛甚苦。"

鄭夢周等至遼東，都司稱有敕不納，止納進獻禮物。曰："天覆地載，日月所臨，爲烝民之主，封疆雖大小之殊，治民之道，莫不亦然。其盡大地之民，亘古至今，豈一主而善周育者也？前者三韓酋長爲臣所弑，弑後疊來奏朕，臣貢如常，却之再三不止。特以歲貢難之，必止。今不止而固請，乃以前數年零碎之貢，合而爲數，而暗爲愚侮。然三韓之域，奠於中國之東，滄海之外。朕觀我中國之書，其方之人不懷恩而好構禍，縱使暫臣，亦何益哉？爾守遼諸將，固守

我疆，毋與較徵。今以數年之物，合而爲一，稱爲如敕，其意未誠。符到之日，仍前阻歸，不許入境，止許自爲聲教！”

胡拔都來掠泥城，中流矢走。

門下府上書請還松京。

丁巳，禑徒行如謹妃殿。

禑出遊，百官侍衛，禑忌之，馳馬還。

遼東都司移文曰：“高麗臣事大明，不宜與納哈出通好。今聞納哈出遣文哈剌不花請好，高麗厚禮以慰之，其於臣事大明之意如何？如欲免罪，莫若檻送文哈剌不花，以效其誠。不然，雖有後患，悔之何及！”

二月戊寅，禑帶弓矢馳馬于郊。翼日，又畋于郊。

以僧混修爲國師，粲英爲王師。

禑觀打魚于楊州。

禑發漢陽時，軍民甚苦暴露。及行，火其廬幕，以冀不復來也。

賜楊廣道按廉柳克恕、交州道按廉崔資廐馬各一匹。克恕、資皆姦慧諂諛，善伺候人意，當禑之南遷，剝民膏血，窮極珍羞，賂遺權貴，以取媚悦，故賜之。

己丑，禑還松京，以宰臣朴原鏡第爲時坐宫，設彩棚雜戲以迎，成均學生獻歌謡，禑曰：“學生何其少耶？”廉興邦對曰：“往者養賢庫充羨，能養諸生，故人争入學。今匱乏不能養，故少。”禑曰：“其給豐儲倉米養之。”

禑宴群臣于花園，夜分乃罷。

以柳曼殊爲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，羅世爲海道元帥。

三月己酉，禑馳馬於市，有人走避，禑追及，以鐵如意擊之，遂如惠妃殿。

典理總郎裴仲倫妻與族僧云珪通，逃至延安府，捕鞫之。杖仲倫妻，没爲官婢，云珪斃獄中。

禑率林檄等十餘騎如惠妃殿，又如盧英壽第，馳馬射狗。又如安逸院。院，尼寺也。

以旱，禁酒。

前副正禹吉逢殺妻逃，捕鞫之。

慶尚道按廉呂克諲言："河陽、永州、報令、化令、河東等處有閑曠地，請屯田以助軍餉。"從之。於是，克諲奪人祖業田，或奪耕牛，民失其業，怨讟旁興。

禑如李仁任第。

前郎將鄭元甫嘗詐稱川寧安集，繫獄逃，又稱居昌安集，赴任營私，伏誅。

以曹敏修爲門下侍中、林堅味守門下侍中。以林堅味及都吉敷、禹玄寶、李存性提調政房。

禑臂鷹畋于郊。

四月，禑封崇國師、王師，出花園遥禮之。

三司右使林成味卒，贈謚忠簡。

以旱，宥二罪以下。

竹城君安克仁卒，贈謚文定。

取及第金漢老等，我太宗擢丙科第七人。

禑馳馬于東郊，遊于佛日野。

禑觀石戰戲。

五月，禑令成均館進四書，讀《論語》數章，即輟。禑如寶源庫祈雨壇，親自擊鼓以禱。

禑冒雨出遊。

前判事韓仲寶嘗安撫濟州，矯旨縱欲，下巡軍獄。其弟上護軍仲良素與仲寶不友，至是喜仲寶得罪，疏其過惡，投匿名書于李存性第。並下仲良獄，並杖流邊地。

陟城君朴原鏡卒。

慶尚道按廉報："晉州等處麥穗三四歧。"

禑潛至壺串觀牧馬，宿衛者皆失所之。

知門下商議閔伯萱卒。

有私婢一産三男，賜米二十碩。

前判事趙瑚與宦者争田，宦者訴禑，杖瑚，流遂安郡。

六月，密直使金寶生卒。

禑畋于延福亭三日。

交州江陵道禾尺、才人等詐爲倭賊，寇掠平昌、原州、榮州、順興、横川等處。元帥金立堅、體察使崔公哲捕斬五十餘人，分配妻子于州郡。

臺諫交章上言曰："自我太祖統一三韓，子孫相繼，事必師古，乘輿出入，必因宗廟，會同賓客等事，未有無事而妄行者。至于永陵，不遵祖宗之法，不從諫臣之言，日與群小，嬉遊閭里，聲聞上國，終有岳

陽之行，貽我無窮之恥。今殿下遊幸無節，從以數騎，馳騁無方，臣民缺望。願上畏天命，下法祖宗，出入有節，侍衛有儀，無或輕出，以慰臣民之望，以永宗社之福。"

倭寇慶尚道吉安、安康、杞溪、永州、新寧、長守、義興、義城、善州等處。

禑宴宰相于花園。

倭寇丹陽、堤州、酒泉、平昌、横川、榮州、順興等處。

以王安德爲楊廣道助戰元帥，遣典儀令禹夏于慶尚道督察元帥禦倭勤怠。

閹人金剛欲娶皇甫加之女，不果，托以他事，訴于禑，囚巡軍。

以羅世爲慶尚道助戰元帥。

以倭寇入内地，移忠州開天寺所藏史籍于竹州七長寺。

戊戌，禑以盧英壽生日，宴于花園。

七月，漢陽府尹張夏捕倭反間三人。

以倭寇方興，令在外閑散、奉翊、通憲皆赴征。

禹夏督諸兵馬使擊倭于義城，斬三級。

知順州事黄安信嘗監運軍糧，盜用米七十五石，事覺，有司將置於法，以戚連毅妃，止令削職。

倭寇大丘、京山、善州、仁同、知禮、金山等處。禑賜安東府使李忠富廐馬，曰："戮力防禦，以保胎室！"

以尹可觀爲慶尚道助戰元帥。

禹夏督諸兵馬使，與倭戰于禮安，斬八級，又戰于順興，斬六級。

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，端州萬戶陸麗、青州萬戶黄希碩、千戶李豆蘭等追至西州衛、海陽等處，斬渠魁六人，餘皆遁去。

交州江陵道都體察使崔公哲遇倭于芳林驛，斬八級，奪其兵仗及馬五十九匹。

八月壬申朔，書雲觀丞池巨源告日食。不果食，重房請治其罪，乃杖七十。

以門下贊成事趙仁璧爲東北面都體察使，判開城府事韓邦彦爲上元帥，門下贊成事金用輝爲西北面都巡察使，前版圖判書安思祖爲江界萬戶。時大明責事大不誠，屢侵邊境，故備之。

禑如定妃殿，遂如林堅味第，馳馬閭巷。

倭陷居寧、長水等縣，分兵欲寇全州。全州副元帥皇甫琳戰于礪峴，却之。

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爲楊廣道都察理使，知門下事安慶爲都安撫使，保安君朴壽年爲都巡慰使。

倭賊一千三百餘人寇春陽、寧越、旌善等處。

壬午，禑奪騎林檄馬如盧英壽第，檄及宦官皆步從，遂如定妃殿。

萬頃安集金瑞元、鎮撫韓福押漕轉，托以漂没，竊米布，囚鞫之。

癸未，禑如定妃殿。夜又至，不克入。左司議權

近等上書戒逸遊。禑嘗馳騁閭里，然猶忌臺諫。宦豎等進説曰："臺諫皆上所除，如有忤旨，替之何難?"自是禑益輕臺諫，無復忌憚，遊戲畋獵無度。近又與同僚極諫，禑醉甚，欲射之。

倭寇任實縣。

我太祖大破胡拔都于吉州。

遣門下贊成事金庾賀聖節，請謚、承襲、陳情。密直副使李子庸賀千秋節。

請謚表曰："節惠易名，是皇王之恤典；顯親歸美，惟人子之孝忱。竊念臣父先臣顓，早襲世封，邈居藩服，際昌辰之肇啓，知景命之有歸，慕義一朝，率先款附，輸忠七載，罔或怠荒。奈不弔於昊天，而奄辭於盛代?顧以委質而至此，謂應賜謚而示終，歲律已届於十更，天語未蒙於一降，肆陳愚懇，再瀆聖聰。伏望陛下憫先臣之誠，哀孤臣之志，特賜殊號，以旌貞魂。則臣謹當率考攸行，恒無替於厥服，順帝之則，用永保於斯民。"承襲表曰："錫命推恩，仰惟聖君之典，踐位行禮，實爲孝子之心，敢此呼籲，寀增惶懼。臣聞《詩》歌纘考宣王，所以待韓侯，《傳》稱揚名仲尼，所以語曾子，以斯爲美，終古則然。欽惟陛下舜舞干，師湯弛罟，分茅胙土，措天下於泰山，斂福錫民，躋一世於壽域。遂致多方之面内，而無匹夫之向隅。如臣者，方在弱齡，即喪嚴父，對影海曲，哀吾生之曷歸，翹首雲霄，望俞音之益切。伏望陛下，憐臣移孝爲忠之至願，諒臣以小事大之微誠，特霈洪

私，俾承先業。則臣謹當之屏之翰，永保箕封，曰壽曰康，恒申華祝。”陳情表曰：“高高在上，降監孔昭，斷斷無他，敷奏則瀆，罙切兢惕，輒覬允俞。伏念蕞爾小邦，際於興運，天休滋至，非遠人之與京，國步斯頻，奄先臣之不祿，肆嬰多故，已至十年。洪武十一年，差陪臣沈德符等進獻馬匹、金銀器皿等物。回還，賫奉詔旨：‘節該今歲貢馬一千，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。明年貢金一百斤、銀一萬兩、良馬一百匹、細布一萬匹，歲以爲常。欽此！’祗承教條，靡遑啓處。但金銀之不産，遐邇所知，而馬匹之未敷，褊小攸致。每被都司之阻，尚稽天府之充。洪武十五年，再行儘力措辦金銀、布匹、馬匹，輳足原奉之數。差陪臣金庾、洪尚載、金寶生、鄭夢周、李海、裴行儉管押，前赴朝廷，到於遼東甜水站聽候間，蒙都司差來徐千戶錄示聖旨：‘節該歲貢，以數年之物，合而爲一，其意未誠，仍前阻歸，不許入境。欽此！’金庾等欽遵回還。當年六月，再差陪臣周謙前去懇告，亦蒙阻回。八月，差陪臣柳藩賫擎表文進賀平定雲南，亦蒙阻回。十一月，差陪臣鄭夢周賫擎表箋，進賀洪武十六年正旦，亦蒙阻回。即目欽遇聖節、千秋節，例合進呈表箋。誠恐仍前阻回，臣與一國臣民，進退無憑，驚惶失措。所願微誠之必達，雖加嚴譴而何辭。謹遣陪臣重大匡、門下贊成事金庾等，謹奉表箋，赴朝廷進賀。伏望陛下愍先臣方進忠而未終，哀孤臣欲繼志而弗獲，特頒詔旨，俾詣趨蹌。則臣謹當不二不

三，謹修侯度，時萬時億，恒祝皇齡。”先是，我使行由遼東，輒不得達，故令庾等航海而往。

我太祖獻安邊之策，曰：“北界與女真、達達、遼瀋之境相連，實爲國家要害之地。雖於無事之時，必當儲糧養兵，以備不虞。今其居民每與彼俗互市，日相親狎，至結婚姻。而其族屬在彼，誘引而去，又爲鄉導，入寇不已。唇亡齒寒，非止東北一面之虞也。且兵之勝否，在於地利之得失，彼兵所據，近我西北，舍而不圖，乃以重利，遠啗我吾邑草，甲州、海陽之民，以誘致之。今又突入端州、秃魯兀之地，驅掠人物。以此觀之，我之要害、地利、形勢，彼固知之矣。臣受任方面，不可坐視，謹籌邊策以聞。禦寇之方，在於鍊兵齊舉。今也以不教之兵，散處遠地，及寇之至，倉皇招集，比其至也，寇已虜掠而退。雖及與戰，其如不熟旗鼓，不習擊刺何？願自今鍊兵訓卒，嚴立約束，申明號令，待變而作，無失事機。又師旅之命，繫於糧餉，雖百萬之師，有一日之糧，方爲一日之師，有一月之糧，方爲一月之師。是不可一日無食也。此道之兵，昔運慶尚、江陵交州之穀以給之，今以道内地税代之。比因水旱，公私俱竭，加以遊手之僧、無賴之人，托爲佛事，冒受權勢書狀，干謁州郡，借民斗米尺布，斂以甔石尋丈，號曰反同，徵如逋債，民以飢寒。又諸衙門諸元帥所遣之人，群行傳食，剝膚椎髓，民不忍苦，失所流亡，十常八九。軍之糧餉，無從而出。乞皆禁斷，以安百姓。又道内州郡，介於

山海，地狹且瘠，今其收税，不問耕田多寡，唯視戶之大小。和、寧於道内，地廣（以）〔而〕[1] 饒，皆爲吏民地祿，而其地税，官不得收，取民不均，餉軍不足。今後道内諸州及和寧，一以耕田多寡科税，以便公私。又軍民非有統屬，緩急難以相保。是以先王丙申之教，以三家爲一戶，統以百戶，統主隸於帥營，無事則三家番上，有事則俱出，事急則悉發家丁，誠爲良法。近來法廢，無所維繫，每至徵發，散居之民，逃竄山谷，難以招集。今又旱饑，民心益離，彼用錢穀，餌以招納，潛師以來，虜掠而歸。一界窮民，既無恒心，又皆雜類，彼此觀望，惟利之從，實爲難保。乞依丙申之教，更定軍戶，使有統屬，固結其心。又民之休戚，繫於守令，軍之勇怯，在於將帥。今之爲郡縣者，出於權幸之門，恃其勢力，不謹其職，以致軍缺其須，民失其業，戶口消耗，府庫虛竭。乞自今公選廉勤正直者，俾之臨民，字撫鰥寡。又擇堪爲將帥者，俾之總戎，捍禦國家。"

倭陷沃州報寧等縣。

禑常置妓女于宮中，惡其誨淫，黜之。未幾，復召納之。

金斯革擊倭于木州黑站，斬二十級。

禑畋于長湍縣三日。

以門下評理池湧奇爲全羅道都元帥。

---

〔1〕 據《高麗史節》要改。

九月壬寅，禑如前典工判書王興第。時興以其女妻邊安烈子顯，期在明日。禑曰："聞汝將嫁女，其俟予命嫁之。"令出其女。興伏於庭曰："臣女幼騃，且其母被疾，避寓無方，何心納壻？"禑瞋目叱曰："小豎欺我耶？"翼日，召興曰："毋嫁汝女！汝不從命，罪及妻孥。"侍中曹敏修等曰："安烈爲國名將，厥功甚懋。今奪其婦，將臣孰不觖望？臣等爲殿下痛心。乞許成婚。"不聽。至暮，幸興第，興已空其家而避之。禑大怒，興不得已，對曰："惟命。"

以知門下事李乙珍爲江陵道元帥。

憲府劾入直辭韓福卿及各成衆愛馬、薛里別監皆不侍從，致使上獨遊閭里。禑不悦。

甲辰，禑令王福命擇嘉禮吉日。福命曰："臣之孫女，得疾避居，未知所在。"禑曰："我既與王興約，卿何方命乎？"

日本國歸被虜男女一百十二人。

以大護軍鄭承可爲五道體覆使，檢察軍容虛實，戰守勤怠。

憲府論宦者禮儀判書曹恂導禑荒淫，流于全羅道內廂。

倭寇江陵府屬縣。

倭陷淮陽府。

設鎮兵法席于重興寺，命判書雲觀事崔融踣徐師昊所立碑。蓋以立碑之後，兵革不息，水旱相仍故也。

倭寇金化縣，陷平康縣。

京城戒嚴，徵平壤西海道精兵入衛。

遣前政堂商議南佐時，知密直安紹，密直商議王承貴、王承寶、鄭熙啓、印海，開城君王福命，判開城府事郭璇等往擊之。

禑如尚乘及林堅味、盧英壽第，遂馳騁閭里。遇典理總郎朴德祥，撻之，奪其馬，侵夜遊戲，侍從皆失所之。道遇人，輒自杖之，至有斃者。

倭陷洪川縣，元帥金立堅、李乙珍與戰，斬五級。

大設鎮兵法席于中外佛宇，共一百五十一所，供費不可勝計。

赴防軍士自備糗糧。

南佐時等擊倭于金化縣，敗績，王承貴中矢。

禑如李仁任、盧英壽、李琳第。琳適宴族屬，禑既醉，遂率琳及族屬而還，置酒極歡。

十月，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，倭突出掩擊，擒公哲子。

乙亥，大雨，震電。丙子，亦如之。

禑冒雨馳騁里巷，捕雞刺狗。四至尚乘，三至盧英壽家，張樂達曙。

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，敗績，退屯春州。賊追至春州，陷之，遂侵加平縣。元帥朴忠幹與戰，逐之，斬六級。賊入據清平山。以贊成事商議禹仁烈爲都體察使，前密直林大臣爲助戰元帥，往擊之。

泥城萬戶曹敏修遣兵馬使朴伯顔覘遼東。伯顔還言："鞍山百戶鄭松云：遼東總兵官奏帝曰：'韃韃遣

文哈剌不花於高麗，欲與攻遼，請遣兵救之。’帝命孫都督等領戰艦八千九百艘征高麗。孫都督到遼東，又三分遼東軍發船向高麗。會韃韃擊渾河口子，盡殺官軍，屯兵渾河。都督兵與戰，不克，還。”禑聞之，命都堂議備邊。

交州道按廉使鄭符道遇倭賊百餘騎，賊急擊之。符脱入林間，從吏輜重、印章皆被奪掠。

以倉庫奴隸因收田租，侵漁百姓，分遣田民都監官于諸道。

癸未，禑率數騎放鷹于橐駝橋畔捕雀。夜率巡綽官如定妃殿。

乙酉，以毅妃生日，宴宰樞、耆老于禁中。

丙戌，早出遊，百官衙會，失禑所之，遂罷朝。臺省交章諫曰：“從諫弗咈，爲君之美德，敬事而信，爲國之急務。諫不聽則君德虧，而過失彰，信不立則民心乖，而政令廢。殿下即位以來，言官所啓，一皆聽從，從諫之美，一國舉欣。近來隣國有警，海寇深入，往來反間，事變可畏。殿下不擇晝夜，單騎馳騁，臣等憂危，諫至再三，輒賜俞允。而宦官、内竪、衛士、圉人，逢迎諛説，導上非禮，反使殿下出入無時，失信於國，不忠不道，莫此爲甚。其内乘別監及速古赤、宦官、内竪之執事者，請加鞫問，以鑑後來。且辭者，出納王命，其任匪輕。是以古者必擇正直謹慎者二人，以充其任。今加置二人，而反有所不逮，殿下出入，不以告百官。請依古制，擇置二人，汰去其

餘。”疏啓，禑杖宦官金吉逢，充泥山營卒，黜內豎徐良守，還隸都官，內乘別監金千用逃，令索之。

倭寇安邊府谷縣，四出虜掠，如蹈無人之境。

以密直提學商議趙浚爲江陵交州道都檢察使。

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、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，斬二十餘級，獲馬七十二匹。賊收餘衆，退泊高城浦。遣鎮撫金光美獻捷。禑賜乙珍、玄龍、忠輔白金各五十兩，軍士之力戰者三人銀盂各一事，光美馬一匹。

十一月，以全羅道都元帥池湧奇仍爲都巡問使。

李乙珍馳報：“高城浦倭賊晝乘舟，夜登岸虜掠，而道內兵少食乏，未易與戰，相持日久，民甚苦之，請濟師。”

戊申，禑如定妃殿。翼日，亦如之。

譯者張伯還自京師曰：“帝以進賀使金庾、李子庸過期而至，下法司。禮部咨曰：奉聖旨：‘高麗遠自東鄙，曩者來奏，願聽約束。其中懷詐多端，視生隙如尋常，朕所不納，止許自爲聲教。向後數來請命，朕將以爲誠意至極，所以限定歲貢，用表彼誠。去後貢不如約五年矣。今又以慶禮來，誠則誠矣，然非期節而至，豈不侮之甚歟？雖然，以發使之事論之，則非高麗國王陪臣之非，乃使者故爲侮慢，過期而至。今高麗既全臣妾永守事大之誠，來使既非朝禮，當送法司如律令。其所進禮物，既不依節而至，勿納，更與高麗文書，必然願聽約束。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、

金五百斤、銀五萬兩、布五萬匹，一發將來，乃爲誠意，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至彼。欽此。'已將進獻禮物，不動原封，盡數責令原差來人裴仲倫等收領，於水路回還。今再令差來人崔涓等四名齎文，陸路回還。"

賜密直周誼母尹氏米二十碩、豆十碩。

戊午，禑如定妃殿。

倭寇清風郡，都巡察使韓邦彦與戰于金谷村，斬八級。

遣門下評理洪尚載、典工判書周謙如京師賀正。

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諸道，以備倭寇，從之。

分遣護軍陳汝宜、總郎申雲秀、前判事宋文禮、前少尹黃成吉于楊廣、西海、全羅、慶尚道，監造戰艦。

戊辰，禑如定妃殿，聞中常里人家火，馳馬救之。

十二月癸酉，太白晝見。

甲戌，禑如定妃殿，又率宮女遊男山。

禑令兩府百官議歲貢，皆以一遵帝旨爲對。於是，置進獻盤纏色。

以知密直都興爲揚廣道都巡問使。禑與宮女並轡遊閭里。

以慶尚道副元帥密直副使尹可觀仍爲都巡問使，鄭地爲海道都元帥，楊廣、全羅、慶尚、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。

禑如盧贇第。贇，英壽之弟。禑嘗至英壽第，見贇妻之美，自是屢往焉。

丙申，禑如定妃殿，不克入。

十年正月，宰樞以禑狂妄日甚，不似人爲，祭于惠明殿及玄陵以禱之。

辛丑夜，禑如定妃殿，不克入。

癸卯，禑如惠妃殿，又如盧英壽及盧贇第，又如妓龍屯家。自是屢至龍屯家。又如潘福海第。

以前南陽府使安俊爲全羅、忠清、慶尚三道體察使，問民疾苦。

遼東兵百餘騎侵江界，虜別差金吉甫、百戶洪丁以歸。

癸亥，禑如盧英壽第，百官侍從。禑召禮務佐郎李汝良曰："汝等慮予單騎出遊，令百官扈從，禮則然矣。予深居九重，忽忽無聊，是用出遊，以遣寂寥耳。若城外，則扈從宜矣，安可每從街陌遊乎？且臺省各司，公務浩繁，宜各治事，毋致稽滯！"遂馳上男山，百官又從之。又召汝良曰："何不從命，敢如是乎？自今無復我從！"是日，九至英壽第。

判事池得清强奸卒知門下事閔伯萱之妾，囚于巡軍。

都評議使司移咨遼東，遣還被倭劫掠逃來登州人王才甫等二名。

二月己巳，禑畋于壺串，百官侍從，命止之。自是無日不畋于郊。

庚午，禑如定妃殿。

瞽者金哲善吹簫，常出入盧英壽第。禑至輒召，樂以忘倦。哲從臾爲非，長禑之惡，國人惡而欲去之。至是，哲矯旨，事覺，杖流錦州。

甲戌，禑率宦豎洗馬于東池，與之馳騁。禑手吹笛，令宦豎爲雜戲，使金元吉作唐人戲。元吉辭以墜馬傷脚，禑怒杖之，垂死，怒猶未解，下巡軍獄，尋釋之。

禑令諸道流竄者，騎船捕倭以贖罪。

倭入鎮浦，還所虜婦女二十五人。

三月，密直安仲温卒。

判門下府事崔瑩出穀八十碩，補軍餫。

鈴平君尹陟卒。

己酉，雨雹。

禑習射于馬巖。

丙寅，禑畋于元中浦，四日乃還。

禁酒。

四月甲戌，雨雹。

禑以釋迦生日，與諸嬖如花園觀燈，宴樂迎送。錄事李崐適以聽候内旨近其側，禑見之曰："黑笠者誰?"遂執而親杖之。崐痛不可忍，執其杖。禑怒甚，蹴其面，使巡軍鞫之，流驪興郡。

丙子，地震。

前開城尹洪壽老之妻，因妬取木板毆壽老，腰折以死。典法司執其妻鞫之，死獄中。

癸巳夜，禑如定妃殿。

甲午，禑如甘露寺，遂畋于元中浦。時北方有警，遣判密直姜筮、唐山君洪徵、前密直柳源、鄭夢周等于東北面刺探事變。

五月，遣判宗簿寺事金進宜如遼東，進歲貢馬一千匹。以金銀非本國所産，遣司僕正崔涓奏請減其數。

禑觀石戰戲于鴟巖，召其能者數人與酒，又與杖，使盡其技。

乙巳，禑如金湊第。

戊申，地震。

夜，禑率閹人、歌妓縱遊衢路。

戊午夜，禑率宮女數隊如紫霞洞，遂如廉興邦第。翼日，又率宮女如紫霞洞，同浴而戲。夜遊道，遇判事金允珍，命囚，尋釋之。

六月庚午，禑率閹豎、倡妓過市，梃擊市人以爲樂。人皆奔匿，失貨者甚衆。

遣前判宗簿寺事張方平如京師，獻歲貢馬二千匹。

癸未，禑微行遊東郊，至歸法寺南川，與宮女同浴，淫褻無所不至。翌日，亦如之。

禑率宮女至演福寺，手擊鍾鼓以禱雨。

初，趙英吉爲李仁任婢壻，生女曰鳳加伊。禑如仁任第，淫焉，寵傾後宮，賜英吉馬，除典農副正。

乙未，禑宿仁任第。自是，屢宿其第。

七月癸卯夜，禑率宮女、宦者縱遊委巷，歌吹載路。時禑喜著白草笠，奴隷之惡少者效之，亦戴此笠，

詐稱王夜行閭里，殺雞狗，或因以劫掠，事覺，伏誅。

倭陷求禮縣。

禑觀魚于東江。

倭寇永同、朱溪、茂豐等縣。

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聖節，請承襲及謚，右常侍李天祺賀千秋節。

承襲表曰："天聰孔邇，民欲是從，子職所先，父業之嗣，再殫悃愊，庸瀆高明。伏念臣禑積釁之加，嚴親云没，繼猶判渙，常存恐懼之心，奉以周旋，久佇恩憐之澤。既星霜之屢換，而雨露之尚稽，益切呼籲，冀蒙俞允。伏望陛下体綏遠之道，垂恤孤之仁，遂令孱資，獲被寵命。則臣謹當率循祖考，宣八條於箕封，嘉與臣民，三呼於嵩嶽。"請謚表曰："賜謚所以勸忠，顯親所以致孝。俯攄危懇，仰瀆聰聞。伏念先臣粵自遭逢，迄于薨逝，職貢不愆於侯度，精誠至形於聖謨。爰從訃告之初，而望旌褒之久，未獲曰俞之命，敢申無已之求。伏望陛下同視華夷，推恩存没，遂令貞魄，得荷殊稱。則臣謹當思前烈而益虔，祝皇齡於罔極。"

壬戌，禑觀魚于壺串，都堂復令各司扈從如儀。

癸亥，禑欲畋于郊，至城南門，借馬于侍中曹敏修，敏修辭以無馬，遂如東江觀魚。夜還，宿于李仁任第。

乙丑，禑觀魚于歸法寺南川。

崔涓至遼東，都司延安侯、靜寧侯遣使馳奏曰：

"一、高麗進馬五千匹數足，來使合無朝見。奉聖旨：'著他來。'一、高麗進貢金銀不敷，願將馬匹准數，合無准他。奉聖旨：'准他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，金五十兩准馬一匹。'"涓乃還。

八月，倭寇梁山縣。

戊辰，禑畋于南郊。百司會藥院侍衛，失其所之，奔走東西。至暮，禑冒雨還。翌日，又馳馬如新京，侍從皆不及。禑乘舟泝沿于江，百司出竢于郊。至曙，禑乃還。

濟州萬戶金仲光貢馬一百四匹。禑選留良馬三十九匹，餘皆賜嬖幸、閹豎。

庚午，禑如定妃殿。

倭寇銀川所、永同、青山、安邑等縣，又寇全羅道安城所、所川驛。

乙亥，禑畋于郊。夜還，笙歌鼓舞，爲巫覡戲，歎曰："人生世間，有如草露！"泫然流涕。

倭又寇天蠶所。

禑冒大雨，欲畋于東郊，憚百司扈從，至城東門即還，却出城南門遊畋，至暮還。判三司李成林等不知禑已還，會城東門樓，至夜猶待。

禑率鳳加伊出城北門，至東郊川，泛木柹爲舟，自挽以戲，至夜還。尋又欲往郊外，左右曰："夜已深，天又大雨，將安之?"禑曰："第欲呼鷹耳。"遂出南郊，至曙乃還。又畋于東郊，手秉畫角，鳳加伊、水精、初生等衣男服，臂弓腰箭以從，馳往新京，遂

至海豐郡，娱戲百端，乃與諸嬖日中野合。時禑出遊無虚日，内廄馬瘦乏，所過奪人馬以載宫女、宦者，人争避匿，道路爲空。

禑如定妃殿。

禑至，進獻盤纏色，取良馬騎之，畋于壺串。及還，馳突市肆，人皆辟易，失其貨物者多。

日本國遣使歸所虜男女九十二人。

倭寇西海道蘆島，焚軍船二艘。

西北面都巡問使金用輝進鷹。時禑好田獵，諸道元帥争進鷹犬以取悦。

禑與李仁任妻朴氏如仁任别墅，極歡，夜偕朴氏還。

遣禮儀判書金進宜如遼東獻歲貢馬一千匹。禑畋于東郊，命百司："毋復扈從。"

九月庚子，禑如李仁任第，是日凡三至。翼日，亦如之。

禑畋于永安城。

禑如禮成江。

以同知密直尹有麟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

禑如李仁任第，聞其隣同知密直權季容家有笛聲，使人召吹者。季容疑矯旨，罵之。使者還，誣以被毆。禑怒，遣人執季容以來，蹴其面，囚巡軍，尋釋之。

禑佩弓矢，射雞狗于閭里，遂馳入進獻盤纏色，取良馬五匹歸諸内廄。

戊午，禑如李仁任、盧英壽第，酗酒荒淫，敬孝

王忌日也。

禑如定妃殿。

以崔瑩爲門下侍中，李成林守門下侍中，李仁任判門下府事，宦者金實爲門下贊成事商議。

十月乙丑，實赴都堂署事。

前判事金鼎侯毆殺其妻，憲府劾治之。

倭寇西海道館梁。

癸酉，雷電。

定遼衛奉帝命，欲渡鴨綠江互市，許留義州互市，禁用金銀、牛馬。

戊寅，震電。

禑畋于海豐郡，日暮還。

北元遣使來，至和寧府，遣護軍任彦忠慰諭遣還，以道梗，留半歲而去。

閏月，禑畋于南郊，還，登花園墻爲戲。

壽昌宮成。

遣連山君李元紘如京師獻歲貢，表曰："一人御極，克廣德心；萬國來庭，畢獻方物。茲當執壤，乃敢籲天。竊念小邦獲逢昭代，惟先考既勤於述職，而孤臣尤切於輸忠。洪武十二年間，欽奉聖旨：'約定歲貢。欽此。'自從承命之初，願遵約束。以至歷年之久，未及經營，蓋緣財力之窮，實非精誠之薄。洪武十六年十一月間，陪臣崔涓、張伯等回自京師，齎到禮部咨文。，欽奉聖旨：'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、金五百觔、銀五萬兩、布五萬匹，一發將來。欽

此。’臣與一國臣民，罙增戰懼，自責稽遲，遂即辦以多方，僅能充於定數。伏望陛下諒臣役志於享上，憐臣誓心而靡他，滌除既往之愆，昭示有容之德。則臣謹當恪守侯度，永覲玉帛之朝。恒祝皇齡，竊效岡陵之頌。”

都評議使司申禮部曰：“原奉五年歲貢金五百斤，數内見解送九十六斤一十四兩，其未辦四百三斤二兩，折准馬一百二十九匹。銀五萬兩，數内見解送一萬九千兩，未辦三萬一千兩，折准馬一百四匹。布五萬匹，數内見解送白苧布四千三百匹、黑麻布二萬四千四百匹、白麻官布二萬一千三百匹、馬五千匹，數内已解送四千匹，遼東都司收訖，今見解送一千匹。”

元紘拜辭，禑手賜酒曰：“國家安危，繫卿此行，卿其慎之，無爲國家羞！”又遣銀川君趙琳賀正。時上國尚懷疑阻，奉使朝聘者皆憚之，附勢求免。元紘、琳俱以散職而行。

倭寇長淵縣，西海道上元帥王承寶與戰，敗績。

狼川君李邦直卒。

禑畋于南郊，還至龍德家。龍德一名加也只，通濟院婢書雲正崔天儉妾出也。初以毅妃宫人見幸，寵踰毅妃。禑自是日至其家。

禑又至龍德家，手自理馬，遂畋西郊。

禑如定妃殿。

禑如李仁任、盧英壽第，遂馳射雞犬于閭巷，墜馬，入龍德家。

倭寇清河縣。

禑畋于南郊，還至龍德家。翼日，又至其家。

宦者金實、李匡等言於都堂曰："龍德家隘陋，非至尊所幸。且膳夫奔馳道路，可爲國家羞。願置龍德近闕地。"乃修判書李誠中第。

十一月甲子朔，禑畋于南郊。前日，崔瑩、李成林使人謂金實曰："先王之時，一月六衙日，今但二衙日，每不視朝，至使百官未知班次。明日衙會，須啓視朝！"實以告禑，不報，遂如龍德家宿焉。質明，百官皆會，禑自龍德家出。實自宫馳告，請必視朝，禑曰："宰相圖議國事，良是。予猶有童心，遊戲無節，爲可愧也。爾其持酒慰諭！"實詣都堂言之，諸相曰："雖未成朝禮，今聞上言，亦可爲喜。"

以密直副使曹敏修爲全羅道助戰元帥。

禑畋于郊，率龍德宿李誠中第。自是常宿是第。禑親執斧斤，斲木爲戲，惡人觀聽，杖衛士三人各四百。

辛未，禑遊戲市肆，遂如李仁任及龍德家。翼日，亦如之。夜奏胡樂，巡遊里巷。

倭寇同福縣，都巡問使尹有麟、光州牧使金凖、長興府使柳宗與戰，斬九級。

己卯，封龍德爲淑妃。以其父崔天儉爲密直使，母爲明善翁主。又以其兄孩兒夫鄭熙啓判密直司事。禑寵鳳加伊，數至李仁任第。龍德妬之，譖曰："評理都吉敷嘗通鳳加伊。"禑出吉敷爲西北面都體察使。

以崔瑩判門下府事，林堅味爲門下侍中。

禑夜宴淑妃宮。禑常在是宮歌舞徹夜。毅妃寵衰，斥在花園。

放輕繫。

禑如定妃殿。

倭寇水原工二鄉，府使許操擒賊諜三人。

遼東都司遣女真千戶白把把山率七十餘騎，奄至北青州。萬戶金得卿引兵陽避之，乘夜焚其營，擊斬四十人，把把山遁歸。初，李元紘等至遼東，知都司將遣兵，至哈剌雙城，邀截胡使，密遣人來報，都堂即移牒，使得卿豫爲之備云。

崔天儉奪柳惠剛家。

十二月，以全羅道都巡問使尹有麟禦倭有功，遣護軍宋繼性賜酒。

禑如盧英壽第，賜馬一匹。

以我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，門下贊成事沈德符爲上元帥，知密直洪徵爲副元帥，向北青州，以備遼東兵。禑命太祖曰："東方軍民之事，專付于卿。"及聞金得卿擊走把把山，乃還。

海道萬戶尹之哲遇倭于德積島，擊走之，獲二艘殲之，得所虜男女八十人。

置推徵色，以徵郡縣逋欠貢賦。

判昌德府事魚伯評卒，贈謚良安。

伯評以醫術媚權貴，致位兩府，縉紳恥之。

禑遣宦者賜矢人宋夫介酒及緜五斤，繼至其家，

悦其工於矢，遂命名曰安。自是百工之家，無所不至，輒效其所爲，甚精。

禑畋于南郊，驛吏疲於供頓，罵之曰："彼獨夫曷喪?"僧覺然寓華藏寺，妄稱得道，招集婦女，頗有醜聲。憲府論劾，杖流龍門山。

禑如盧英壽第，淫其家婢新月。

禑畋于南郊，還至崔天儉家，庭跪見天儉。時天儉暴貴，賂遺布帛、牛馬、奴婢者頗多。市井浮薄卑賤之徒，夤緣出入禁闥，無所忌憚。禑之所與，亦不可勝計。

以典法判書權和爲東北面安撫使。

十一年正月癸亥朔黎明，禑自淑妃宫如盧英壽家。晚還淑妃宫，行賀正禮，受群臣朝。還宿英壽家。

禑在淑妃宫，疾作不出者二日。

禑聞前判三司事姜仁裕納女壻，先期馳至，奪其女以歸，置于定妃宫，日晏不興，停人日朝賀。時有女者懼見奪，皆未備婚禮，潛納壻。護軍宋千祐娶知門下都吉逢女，揚言曾失節，然畏其勢，不敢去。

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曹彦擊倭于汝走島，獲一艘，擒三人。禑賜白金五十兩。

禑宴姜仁裕妻于定妃宫，至曙乃罷。禑率崔瑩畋于會賓門外，賜瑩鞍馬。禑如定妃殿，以姜氏故，常宿是殿。

宦者金實棄妻，欲更娶士族女。至期，請休沐，禑曰："見女於我，然後可娶。"實因淑妃以請，禑許

之，實得娶之。禑銜之，托他事下實巡軍獄，欲殺之。實逃，大索，下當直千戶柳克恕于獄。

禑賜姜仁裕鞍馬。

安東元帥皇甫琳斬倭二級。

大閱于毬庭。

禑馳至巡軍，罵柳克恕曰："汝若不獲金實，當以其罪罪之。"遂取雜戲具而出。

禑觀講武于馬巖。以不能教戰，鞭武藝都監使成仲庸、李贇。諸軍鼓噪習戰，傷者頗多。

慶尚道按廉李文和報曰："道內已無盜賊、饑饉、疾疫之災。"時議譏其諂。

禑觀講武于馬巖，親騎射酗酒，暮還定妃宮。

使知申事廉庭秀賜酒于武藝都監，仍諭之曰："往者罪李贇、成仲庸，是國家大事，非私怒也，卿等勉之！"

禑出，與宮女菊花並鞍行。

二月甲午，宮女祭松嶽還，禑往迎之，射狗以歸。

以王安德爲楊廣道都元帥。

丙申，禑如王興第，納其女。翼日，賜興馬二匹。自是常宿其第。

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，問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。

庚子，禑夜遊閭巷，遇漢陽尹張子温，奪其鞍馬。

丙午，禑出遊市井，夜如定妃、謹妃、懿妃、淑妃諸殿，乃還王興第。

庚戌，禑畋于壺串。夜還，至巡軍獄，親枷囚人。

倭寇西海道皮串。

萬戶金乙寶强奸金千玉之妻，憲司鞫之。

庚申，禑畋于海州，崔瑩、李成琳等從之。禑臂鷹，與新月、鳳加伊並轡而馳。

執金得卿，歸于京師。

禑與林堅味、李成琳待程與極厚，潛使張子温賂與金五十兩，傔從三人銀各五十兩。

三月，禑至海州，與諸嬖遊戲鵠川。至古新平縣射鹿墜馬，絶而復蘇。時自京城至海上，供給之車，絡繹不絶。寺人、内竪恃寵縱暴，折辱按廉、守令，西海吏民，不堪荼毒，皆散走，禑樂而忘返。禑至延安府，大雨，扈從者暴露，牛馬道死相望。

倭寇永康縣。

己卯，禑射殺雞犬于市街，遂畋于郊，夜還王興第。

姜仁裕與妻祭松嶽。禑親吹笛張樂，迎于賞春亭，沉醉。夜還，路逢前郎將全成吉，撲殺之。奪禮儀佐郎金漢老馬，令宮女騎。還宿王興第。

癸未，禑遊戲市井，還宿定妃宮。姜仁裕進衣，禑賜仁裕鞍子。

甲申，禑如定妃宮，路逢私僮，奪其馬，親縛之，因巡軍。

禑如崔天儉第，遂至火桶都監，發火數梢。夜還王興第，厚德府行首李富潤遇諸道，以爲惡少，不避。禑怒，下獄笞之。

四月壬辰朔，大雨雹大如拳，數日乃消。

禑畋于南郊，遂至東江觀魚。

禑率新月、鳳加伊出遊東郊。

前書雲副正方洽郎將李文桂以僞造印伏誅，其黨鄭安進在獄死。

遼東遣人買農牛。於是，置點牛色，聽西北面民互市，得牛五百頭。都巡問使烙印以送，遼東以爲帶印牛，乃公家所獻，不與直，故尋罷之。

帝放還金庾、洪尚載、李子庸、周謙、黄陶、裴仲倫等，許通朝聘。子庸道死。

倭寇交州道，以趙仁璧爲四道都指揮使。

取及第禹洪命等。

禑如廉國寶第。翼日，國寶設學士宴，禑又往。

禑如鄭夢周第。

以贊成事沈德符爲東北面上元帥，知密直洪徵副之。

判德昌府事金立堅爲交州道副元帥。

禑如鄭夢周第，夢周方宴耆老。禑痛飲，執巵跪進李穡曰："師傅亦樂觀女樂耶?"遂率座中妓奪馬於路，載而還。

倭寇襄州。

五月，遣門下評理尹虎、密直副使趙胖如京師謝恩，且請謚、承襲。謝恩表曰："聖澤旁施，卑情上達，撫躬知感，舉國騰懽。竊念臣禑，幸遭聖明之朝，庸謹歲時之禮，顧所禀之愚魯，而輒罹於愆尤，畏天

之威，無地可措。何圖睿鑑，灼見危悰，既容菲薄之儀，又貸稽遲之責。示訓謨之明著，通朝聘之往來，喜與愧並，涕隨言出。茲蓋陛下至仁柔遠，大智燭幽，察臣無他之心，許臣自新之路。遂令遐裔，得荷洪私。臣敢不修侯度而益虔，祝皇齡於罔極?”請謚表曰：“賜謚實勸忠之方，顯親爲致孝之本。玆陳危懇，庸黷聰聞。竊念臣父先臣顓，當聖上之勃興，先諸藩而歸附，欽遵正朔，謹守封疆，不弔昊天，奄辭昭代。若稽示終之典，敢請節惠之名。伏望陛下垂日月之明，廓乾坤之度，特頒殊寵，以慰貞魂。則臣謹當效先臣之精誠，祈一人之壽考。”承襲表曰：“建侯所以綏遠，襲爵所以紹先，此帝王之常規，而人子之至願。竊念臣禑爰從弱齒，遽喪嚴顔，念歲月之云徂，撫霜露以增感。第以藩宣之難曠，玆用呼籲之益勤。伏望陛下大度包荒，同仁無外，優垂景命，被及微躬。則臣謹當保民庶於一方，祝聖人之萬壽。”

倭船二十八艘泊丑山島。

以金斯革爲楊廣道上元帥，李和、安柱爲交州朔方江陵道助戰元帥。

禑馳馬於郊，暮還花園，讀《論》、《孟》數篇，終夜書大字，近所未有。

禑與妓改成並轡馳至宋安家。

禑畋于壺串，賜密直潘福海馬。命宦竪奪路人馬載妓，後以爲常。

禑畋于壺串，賜宦者二十餘人馬各一匹。道過乳

牛所，見賣牛瘦弱，憐之，命膳夫勿進牛酪。

禑率妓十餘遊畋，至海豐郡乃還。憲府上疏曰："判事孫用珍奉使大明，天朝疑我國事鞫之。用珍爲國忘身，至死不服，忠義可賞。請贈爵賜謚，官其子孫，以示後人。"從之。

禑出遊市井，暮還花園，與群妓、内豎歌吹戲謔，盛水于筒，注妓服如浴。群妓皆笑，一妓不笑，撻之。

禑起樓于壺串，作樓船，極其侈大，名曰奉天船。以淑妃生日，放囚。

禑率群妓並轡畋南郊，還花園。夜爲水火戲，失火延屋簷。禑脱衣濡水滅之。

六月，禑率群妓遊東郊，及暮還，歌吹喧咽，馬上自舞。

以寵妓改成屬李仁任、林堅味給米，仁任與米豆各五石，堅味與米豆各十石。

丙申，太白經天。

戊戌，太白晝見。

禑畋于壺串，夜還花園，爲處容戲。

司僕副正邊伐介白禑曰："日奪路人馬載妓，人皆怨之。請取諸島牧馬，以供遊畋。"禑然之，遣伐介取島馬三十餘匹。

禑如李仁任第，欲與仁任妻朴氏往多也岾别墅。朴氏辭以無馬，禑奪路人馬，遂與俱往，率群妓縱淫樂。仁任又與改成穀二十斛，衆妓、内豎各二斛。

遣密直使安翊、密直副使張方平如京師賀聖節。

左司議大夫李至等上疏諫遊畋。禑使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義，遽大怒曰："時方危亂，此輩不欲吾習馬，不忠孰甚？當痛懲之，以絶言者。"宰相相視無一言。後禑悉書諫官名以藏，曰："此輩可使防倭。"由是，諫官多謝病。

禑率妓至歸法寺川同浴，夜還至前開城尹吳忠佐第。忠佐妻本丹陽大君�家婢，没入義順庫，有女三人。忠佐規免賤役，私事宦寺，納其中女，自是屢至其第。

倭寇瓮津麒麟島。海道萬戶鄭龍追擊之，獲三人。

遼東遣桑麟來推還元季流民李朶里不等四十七人。

禑如壺串，賜新樓監役官李希椿等五人馬各一匹。

倭寇平海府，江陵道都體察使睦子安擊却之，斬五級。

壬申，太白經天。

海道萬戶鄭龍、尹之哲等領戰艦入海島，搜捕倭賊。

乙亥，太白晝見二日。

禑宿壺串新樓。禑率妓如東江，乘奉天船，張水戲，後以爲常。

戊寅，地震，聲如陣馬之奔，墻屋頹圮，人皆出避，松嶽西嶺石崩。禑曰："此地震，無乃天欲陷遼東耶？"

帝放還金庾一行人前典工總郎宣之哲等三十八人。禑賜笠及布，其死不返者，令所在官給其妻孥穀。

己卯，地震三日。

禑率妓如壺串，四日不返。宦者鄭鸞鳳詣壺串，白禑曰："殿下不恤國事，甚非爲君之道。且都堂未得取旨，事多壅滯，請還視事。"禑乃還。尋又如壺串。

八月，以子昌生辰，宥二罪以下。

以同知密直崔元沚爲西北面都安撫使。

禑如多也岾李仁任別墅。

倭寇端州。

禑召廣興倉官，語曰："聞密城税米多耗欠，可徵本官，勿徵其押吏。"改成本密城妓，押吏托以請之。

全羅道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人。

九月，譯者郭海龍還自京師，言："帝遣詔書使國子監學錄張溥、行人段祐，謚冊使國子監典簿周倬、行人雒英來。"禑喜，賜海龍銀帶一腰，廐馬一匹。

以我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，知密直洪徵爲副元帥。

張溥、段祐等來，賜詔曰："自有元之失御，兵争華夏者，列若星陳。至於擅土宇，異聲教，豈殊乎瓜分，虐黔黎，專生殺，不外乎五胡。若此者，將及二紀。治在人思，眷從天至。朕本寒微，君位中原，撫諸夷於八極，相安於彼此，他無肆侮於邊陲，未嘗妄興九伐之師，涉水陸之艱，以患吾民。爾高麗天造東夷，地設險遠，朕意不司，簡生釁隙，使各安生，何數請隸而永堅，况群臣諫納。是以一視同仁，不分化外。今允虔誠，命承前爵，儀從本俗，法守舊章。嗚呼！盡夷夏之咸安，必上天之昭鑑。既從朕命，勿萌

釁隙以遂生！”

周倬、雒英等來，冊禑爲國王，制曰：“爾高麗地有三韓，生齒且庶，國祖朝鮮，其來遐矣，典章文物，豈同諸夷？今者臣服來賓，願遵聲教，奏襲如前。然繼世之道，列聖相承，薄海内外，凡諸有衆，德被無疵，古先哲王，所以嘉尚。由是茅土奠安，襲封累世。爾王禑，自國王王顓逝後，幼守基邦，今幾年矣。爾方束髮，智可臨民，朕命吏部如敕，召中書精筆朕言，欽天命爾，弗敢禮違，仍前高麗國王世守三韓，命使賫擎，如國以授。爾其仰觀俯察，必遂群情。嗚呼！國無大小，授必上穹，當斯要任，豈不厥位艱哉？自襲之後，毋逸豫以怠政，毋田獵以殃民，潔祀境内，以格神明，精烝嘗之羞，奉爾祖考，循朕之訓，福壽三韓永矣，爾其敬哉！”賜謚制曰：“皇天授命，宰土馭民者，非勤政無逸，曷以達天？爾高麗國王王顓，生前怠政，務在逸勤，致使身遭凶隕，天命就淪，歲月云徂。嗚呼！恃險居安而致此歟？抑開誠心附人而致是歟？嗚呼！言險在德，非險可恃，言誠在爾，非誠必有所歸。天道好還，未有不然者也。今年秋七月，爾陪臣李成林等，表辭懇切請謚。爾以昭列，代命嗣王，撫育於黔黎。今者釋彼臣非，允其所請，謚爾恭愍，以彰人世，爵爾王，封英靈於幽壤。嗚呼！不昧而有知，則逢災而禦，靈聰而必覺，遇患而防，吉爾邦家。朕其爾誥，允聽宜哉！”

禑專事馳騁，不閑禮度，國人憂之。至是，動止

稍中節，人皆喜悦。溥等亦曰：“所聞異於所見。”

倭寇咸州、洪原、北青、哈蘭北等處。我太祖自請往擊，與戰于咸州之兒洞，大敗之。禑喜，賜白金五十兩、段絹各五匹、鞍馬，又加定遠十字功臣號。張溥等問徐師昊所立碑，乃命復立。溥等往觀之，欲徙南郊，更相地，竟不果。

禑焚黄于太廟，遣同知密直崔乙義致膰于張溥，溥躬迎以受。密直副使具鴻致膰于周倬，會倬方食，鴻不告，置廚而還。倬大怒曰：“王以天子之命，告廟焚黄，禮也。祭訖，致膰使臣，亦禮也。膰肉至，則以天子之尊，尚盛服躬迎，况其他乎？吾當躬迎如禮，何不我告而置諸廚乎？其罪有三：不敬慢天子之命，一也。忽國王之教，二也。輕祖宗之賜，三也。不誅而何？”張子溫曰：“鴻位雖密直，武人也，未知禮。”倬曰：“如此化外之人，不足算也，但責之使知耳。”

溥等謁文廟，召生員孟思誠講詩。時以朴宜中爲大司成，鄭總、閔霽爲司藝，權近爲直講，霽、近皆以前判事假充。周倬等求見我國祀典，乃書社稷、籍田、風雲以示，倬加以忠臣烈士、孝子順孫、義夫節婦，使並祭之。倬嘗對館伴河崙云：“洪武十六年間，遍詔天下，於皇太子箋文稱臣。汝國進箋，亦當欽依。”自是，箋文始稱臣。

禑謁玄陵，宣讀誥命。張溥等往觀社稷壇，責其不營齋廬。又欲觀城隍，朝議以爲“不可登高遍瞰國都”，給以净事色爲城隍以示之。净事色乃醮星所。張

溥等欲觀籍田，朝議沮之。張溥等欲詣闕，禑方在淑妃宮未還，館人以故遲留不進馬。溥等大怒，欲徒行，廉興邦進曰："王不豫，未得梳沐。今天使奄至，恐王不及禮，待請小留。"溥等然之。及禑還，乃邀宴慰。

以前知門下事李乙珍爲江陵道元帥，捕倭賊。

十月，以贊成事趙仁璧爲交州道元帥。

張溥、段祐等還。翼日，周倬英等還。禑餞于西普通院，執卮酒，謂倬曰："不穀權署東藩，十有餘年，未得受命，惟恨下情不能上達。今許臣承襲，又錫先考謚，不勝感激。"言未既，有淚盈睫。倬嘆之，極歡而罷。禑贐溥等衣服、鞍馬、白金、苧麻布，四人皆辭曰："敢不拜賜？然今身不受寒，且不徒行，受將何用？"唯受朝臣贈行詩，覽而嘆曰："東方有人矣。"

禑如王興第。又如前判事申雅第，使雅出其女而見之。上護軍林樧奉觴以進，禑曰："汝何得乃爾？"對曰："此臣之族也。"禑曰："予爲汝族矣。"賜樧馬一匹。

遣判門下府事曹敏修，贊成事張（自）〔子〕温、禹玄寶，簽書密直司事河崙如京師謝恩，且請曆日符驗。仍納前元給付本國鋪馬蒙古文字八道。

謝詔表曰："睿恩覃及，無間華夷，聖訓誕頒，曲全終始，對揚惟謹，感激實深。伏念臣學未知方，才非經國，猥承訓諭，以啓愚蒙。守舊則許以儀章，遂生則戒以釁隙，懷柔至此，古昔所稀。兹蓋陛下乃聖

乃神，允文允武。謂四海之兼濟，當一視而同仁，特遣星軺，俾宣天語。臣謹當永銘心而無斁，勤述職以益虔。”謝謚表曰：“皇華忽臨，恤典斯舉，九原知感，一國與榮。竊念臣先父國王臣王顓，僻處遠邦，幸逢昭代，欽承天命，委質爲臣，懷保民生，盡心以理。奄爾不禄，于兹有年，豈謂俞音，特垂睿澤？兹蓋陛下功著上下，仁敦始終。念先臣納欸之誠，憐孤臣顯親之願，遂令貞魄，亦被耿光。臣謹當繼先志而益勤，祝皇齡於有永。”謝承襲表曰：“恩深眷佑，世襲保釐，居寵若驚，誓心知感。臣資材愚魯，學術謬迂，第紹先在於承家，而事上重於述職，屢陳卑懇，冀蒙俞音。使華鼎來，明命益著，兹蓋陛下体書敷德，法易建侯，特降綸言，俾承緒業。臣謹當率由聖訓，祇畏天威，守青社以遂生，效華封而祝壽。”

禑如申雅第，納其女，自是屢宿其第。

遣門下贊成事沈德符、密直提學任獻如京師賀正。

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倭六級，並獲兵仗。

戊申，地震。

知門下事金斯革卒，贈謚忠節。

左代言尹就以崔天儉家奴無禮，抶之。淑妃訴禑，禑怒，下就巡軍獄，廢爲庶人。

十一月，禑畋于元中浦五日。

文天柱，本微賤者，以毅妃戚，得爲江華萬戶，侵漁百姓，貪暴無比。邑人宦者金碩具所犯訴之，乃下巡軍獄，杖流之，令國人隨官品出馬，以充歲貢。

禑宴群臣。

鷄林府尹裴元龍斬倭四級，海道元帥朴子安斬倭二級。

以門下贊成事商議禹仁烈爲西北面都巡問使，知門下事安沼爲東北面都巡問使，同知密直池湧奇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

十二月，威城府院君盧英壽卒。

禑率術者相葬地于南郊，贈謚良孝。

禑如盧英壽第。夜如前副令崔時霔家，納其女。翼日，又如時霔家。

遣密直副使姜淮伯如京師，進歲貢馬一千匹、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匹。

安翊、張方平等回自京師，欽奉宣諭曰："天下到處亂的時節，我出來了，收捕了天下，著恁四夷知道的上頭。差這里的人呵，不的當，所以原朝行來的火者，他鄉中有親戚爺娘，到那里呵，我這里的勾當，甚麽不説？爲那般上頭？差幾介火者去了來，恁那先王至誠呈表來，後頭凡百不至誠的上頭，不交恁來往來。後頭差將人呵，皇太子生日也趕不上，九月十八日我的生日也趕不上。洪尚載進年表來呵，又正月裏來的上頭，不得無罪，貶的雲南去了。來歲貢如約的上頭，病死的死了，有的都著回去了來。今番開去的詔書呵，不曾著秀才每做，都我親自做來的。到那里看，不曾移改恁風俗，自依恁那里行。今番將來的馬呵，那里有我騎的？口説至誠，心不至誠，直甚麽事

至誠呵？甚里顯至誠？以物顯至誠有！事不得人，何能事鬼神？歲貢呵，預前一發（揍）〔凑〕辦，將來時節，恁路上艱難，俺這里收呵也不便當，一年一年家將來。説與恁那宰相每，好生整理百姓。恁這使臣每呵，我這里説的言語，到那里件件説不到，乍麽算？”

使臣又奉宣諭曰：“恁那里倭賊定害那不定害？我待將軍船搶解倭賊海島去，徑直過海到那里，不知他那里水脉。金州裝粮，過恁地境，著知路人指路，到那里搶解了呵回來，他來的口子裏，乍營守禦！”

封姜仁裕女爲安妃，鳳加伊爲肅寧翁主，妓七點仙爲寧善翁主。以私婢官妓封翁主者，古所未聞，國人驚駭。七點仙本密直南秩妾也，初，禑召之，秩令托疾不見，都堂囚秩家奴十人，秩不得已，出之。丁巳除夜，禑與鳳加伊宿李仁任第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六

列傳卷第四十九

辛禑四

十二年正月，禑在李仁任第，仁任妻進大爵曰："今日三元，謹上壽。"禑進爵，仍戲曰："吾一則爲孫，一則爲婢壻，今乃對飲，得無失禮耶?"乃冒處容假面，作戲以悦之。

禑欲與肅寧翁主珠玉粧，召寶源庫別監黄補，問珠玉之數。

補對以無。禑大怒，即囚于巡軍。又囚提調朴天常、徐鈞衡、李還儉家奴各十人。

修典工判書權鑄第，爲肅寧翁主宮，以爲時座所。

林堅味、李成林、廉興邦等進賀，興邦復與諸宰相奉觴稱壽。自後兩府百官啓事，皆詣肅寧宮，寵冠後宮。

肅寧之移居是第也，禑率道流等前導後衛而來。

判德昌府事權玄龍卒。玄龍膂力絶倫，所向無前，時號“萬人敵”。

李仁任之女姜筮妻死，禑親率畫師寫其真。其母朴氏痛哭，禑手酌大杯，前跪曰：“大母輟哭！然後予將倒此。”遂裂素自帶，使宦者皆帶之。

保安君朴壽年卒。壽年驍健善戰，所向有功，時稱勇將，然使酒難近。

以修肅寧宫遲緩，杖流造成都監判官高汝霖。

二月，奪洛川君金漢磾家，爲安妃殿。

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請便服，及群臣朝服、便服，仍乞減歲貢。請衣冠表曰：“議禮制度，大開華夏之明，慕義嚮風，庶變要荒之陋，敢攄愚抱，庸瀆聰聞。竊觀聖人之興，必有一代之法。上衣下裳之作，蓋取象於乾坤，殷冔周冕之名，皆因時而損益，以新耳目之習，而致風俗之同。欽惟陛下挺神武之資，撫亨嘉之運，文物備矣，聿超三代之隆，德教霈然，覃及四方之廣。雖命小邦之從本俗，既賜祭服以至陪臣，豈容其餘尚襲其舊？在盛世之典，固無所虧，但遠人之心，深以爲歉。伏望陛下憐臣以小事大，許臣用夏變夷，遂降綸言，俾從華制。臣謹當終始惟一，益殫補袞之誠，億萬斯年，永被垂衣之化。”請減歲貢表曰：“天高而無不覆燾，人窮則必至籲呼。兹竭卑忱，用干聰聽。洪武十二年三月間，陪臣沈德符回自京師，欽齎手詔及錄旨：‘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，明年貢金一百觔、銀一萬兩、良馬一百匹、細布一萬匹，歲以爲

常。欽此，節次施行。’間又准禮部咨文，欽奉聖旨：‘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、金五百觔、銀五萬兩、布五萬匹，一發將來。欽此。’爲金銀本國不産，蒙遼東都司聞奏：‘高麗進貢金銀不敷，願將馬匹准數。’欽奉聖旨：‘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，金五十兩准馬一匹。欽此。’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管領馬五千匹、布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，前赴朝廷貢納，訖措辦到洪武十七年，歲貢馬一千匹、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匹，已差陪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，管領前去進貢。顧遠方境壤褊小，而比年海寇侵陵，民生孔艱，物産悉耗。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，馬布恐難充數於將來，兢惶實深，進退惟谷。伏望陛下以乾坤之大度，父母之至恩，許隨力分之宜，優示蠲減之命。臣謹當述侯職於永世，祝聖壽於齊天。”

以鄭地爲海道元帥、四道都指揮處置使，趙琳爲漢陽道元帥兼漢陽府尹。

淑妃寵衰，獨居花園，嘗使侍者彈琴，適禑至而止之。禑大怒，謂侍者曰：“及予之至不彈，何也?”欲抶之，淑妃抱禑腰曰：“妾今寵衰無聊，又抶侍者，妾將奈何?”禑拳毆其臉。肅寧翁主誣淑妃與其母挾媚道爲蠱，禑大怒，即黜淑妃，歸其父崔天儉家。

囚淑妃宮人于巡軍，嚴加鞫訊，逮繫甚衆。又下天儉及其妻于獄，籍其家。戊戌，禑畋于西海道，肅寧翁主及宮女等皆以男服從行。禑與肅寧並轡馳驅原野。內豎韓富忽遇山阿，不及下馬，肅寧之馬已馳過

矣。肅寧自以素賤，意富輕己，譖殺之。是行也，禑自吹笛，婦寺唱歌，晝夜不輟，供費鉅萬，西海州郡騷然。

都巡問使王安德、按廉使裴矩、海州牧使李淑林、延安府使安俊等，大具酒食饗禑，皆賜廐馬，凡二十五日而還。

三月乙亥，禑如姜仁裕第，遂畋于南郊。

庚辰，禑出遊，有一人馳過。禑下馬親執其人，裸縛繫馬鬃，緣道馳騁，血流被體。

竄淑妃及天儉于全州。以教媚道，縊殺淑妃母及族兄孩兒，並侍女四人。林堅味、李成林、廉興邦等惜其寃，欲救不得。有一人臨刑曰："必報殺我者"，辭色如常。棄尸于市。後數日，禑往觀之，使守尸者復張其尸于車上以爛之，腐臭滿路，人不敢近。

謝恩使曹敏修、禹玄寶、張子溫、河崙，進奉使沈德符、任獻、金子盎等齎曆日及船馬符驗八道，還自京師。

四月丙戌朔，雨雹。

禑觀魚于海豐郡重房池，裸而捕魚。

癸巳，禑與毅妃如花園觀燈，綵棚雜戲，窮奢極侈，歌吹達曙。

丙申，霜。

禑畋于壺串，命群小劫奪行人馬載妓。雖兩府，皆拱手被奪。

癸卯，禑如妓細柳枝家。

乙巳，禑冒雨出遊，暮與宦者五人爭馳馬于市。

辛亥，禑觀石戰戲于郭沙洞。又畋于壺串。

五月丁巳，禑如毬庭，親自調馬。

取及第孟思誠等。

癸亥，禑率群小擊毬于市街，又冒雨畋于壺串。都評議使司以禑常在東江，分宰樞爲四番侍衛。時禑喜與宦官及妓裸而走水叉魚，日以爲常，賜同戲人布三百匹。

宰樞饗禑于壺串。禑乘醉，不脱衣冠，騎馬入水。

以成均祭酒王康爲西北面安撫使，安集流離人民。

六月，下廣興倉使羅英烈、副使田思理、分臺糾正權幹于巡軍。時英烈等頒禄于東江倉，禑如東江，使宦者安琚語英烈等，賜從行叉魚及養馬冶工等三十一人米各一石。英烈等對曰："此倉先王所以禄百官也，不可用以濫賜。"禑大怒，命琚發倉與之，囚英烈等，三日釋之。遣門下評理安翊如京師賀聖節，密直副使柳和賀千秋。時每奉使人還，執政視賂多少，高下其官，或不如欲，必中傷之。以故奉使者規免其禍，不得不貨市。翊流涕太息曰："吾嘗以爲遣宰相朝聘者，爲國家耳。今日乃知爲權門營産也？"

以安琚忤志，流于竹山島。

禑如肅寧翁主宫，翁主告曰："今臣民皆云：'上每殺無罪之人。'上何至如此？"禑曰："汝亦安知將加汝何等罪耶？"

七月，鄭夢周還自京師，欽奉宣諭聖旨曰："恁那

裏人，在前漢唐時節，到中國來，因做買賣打細，又好匠人也買將去。近年以來，悄悄的做買賣也，不好意思再來。依舊悄悄的買賣呵，拿著不饒。如今俺這裏也拿些箇布匹、絹子、段子等物，往那耽羅地面買馬呵，恁那裏休禁者。恁那裏人也明白，將路引來做買賣呵，不問水路旱路，放你做買賣，不問遼陽、山東、金城、太倉，直到陝西、四川，做買賣也不當。這話恁每記者，到恁那國王衆宰相根前説知一。”

禮部咨曰：‘奉聖旨：天覆地載，帝命宰民者，孰知其數焉？王有能知造化者，守帝命之分，或限山，或隔海，毋生釁隙，修禮睦隣，體上帝好生之德，各保生民，未有國祚不縣遠者也。設若否此，輕施譎詐，肆侮隣邦，未有不構兵禍以殃民。前者恭愍在時，入貢使至，朕嘗歎之。朕起草萊，王顓之爲王於三韓，始顓祖弑君，至於斯時，四百六十七年。乃三韓王子王孫，今善貢於我，即推誠以待，所以凡使三韓者，必土人閹者行。朕意正在推誠，豈期恭愍膺弑君之愆，難逃好還之道則弑矣？弑者不度，意在掩己之逆，故殺我行人。既後數請約束，朕數不允，正爲守分也。請之不已，朕强從之，所以索歲貢，知三韓之誠彼聽命矣。不一二年違約，又不三年如約，又不二年訴難。嗚呼！朕觀四海之内，隣於中國者，三韓之邦，非下下之國，徑一二千里，豈無人焉。何正性不常？且歲貢之設，中國豈倚此而爲富？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。今誠詐分明，表至云及用夏變夷，變夷之制，在彼君

臣力行如何耳。表至謂歲貢，云及生民孔艱。使者歸，朕再與之約，削去歲貢，三年一朝，貢良驥五十匹，以資鍾山之陽，牧野之郡，永相保守。諭今歲歲終，以此約爲驗。後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旦，方進如始，朕言不二，未審彼中從乎？'”

日本霸家臺歸所虜一百五十人。

遣典醫副正李行、大護軍陳汝義于耽羅。時朝廷欲取耽羅馬，且此島屢叛，故遣行等招誘子弟。至明年四月，行乃率星主高臣傑子鳳禮以還。耽羅歸順始此。

八月，林堅味罷。

以李仁任爲左侍中。

加封肅寧翁主爲憲妃，立府曰肅寧。

以趙英吉爲密直副使。

右侍中李成林率百官陳賀于憲妃宮。禑令都堂進木緜布百匹，賜憲妃五十匹，諸妓三十匹。

丙午，以熒惑入南斗，設消災道場于禁中。禑手擊鼓，燃僧頭臂。

遣贊成事尹珍、密直副使李希蕃如京師，謝蠲減歲貢，密直副使李竱再請衣冠。謝恩表曰：“睿恩汪濊，寶訓丁寧，舉國均歡，撫躬知感。竊念爲臣之職，當修奉上之儀。但土地之崎嶇，而人物之鮮少，冒陳卑抱，干瀆高明，渙發德音，曲加蠲免。兹蓋陛下柔遠能邇，厚往薄來，視四海猶一家，保萬姓如赤子，遂令僻陋，得與生成。臣謹當祗服敷言，恭承嘉惠，永守藩於東

土，恒祝算於南山。”請衣冠表曰：“聖人之制，惟在大同，臣子之情，必期上達，敢申再三之瀆，庶冀萬一之從。先臣恭愍王顓，於洪武二年間，准中書省咨，該欽奉聖旨，頒降冕服及遠遊冠、絳紗袍，並陪臣祭祀冠服，比中朝臣下九等遞降二等。竊惟小邦，爰自先父，欽承命服，益仰華風，顧舊制猶未悉。更於愚心，寧不知愧，冒進封章之奏，顒竢寵錫之加，未蒙允俞，祇增兢惕。伏望陛下擴兼容之量，推一視之仁，遂使夷裔之民，得爲冠帶之俗。臣謹當服之無斁，願賡安吉之歌，奉以周旋，恭上康寧之祝。”

九月，禑如慣習都監。

遣門下評理金湊、同知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賀正。密直副使張方平獻歲貢雄馬十五匹、雌馬三十五匹。

十月壬辰，雷。

禑出遊，親自吹角。

禑畋于西海道，至魁淵，謂知門下安沼曰：“爾謹侍從，予乃嘉之。從今爾無我詐，我無爾虞，雖有讒言，予不信聽。”沼拜謝，酌觥進之。初，沼被讒出使和寧，故有是言。凡十六日而還。

十一月，禑如慣習都監。

丁卯，設八關會。禑率妓及宮女登憲府北山觀之。是會，巡軍與近侍争路雜沓，近侍多爲槊所傷。

安翊、柳和等還自京師，宣諭聖旨曰：“我要和買馬五千匹，你回到高麗，先對衆宰相説，都商量定了

之後，却對國王説，知肯不肯時，便動將文書來！我這裏運將一萬匹段子、四萬匹布去。宰相的馬一匹價錢段子二匹、布四匹，官馬並百姓的馬一匹段子一匹、布二匹和買，你休忘了！”

十二月癸未，日食，陰雲不見。

禑以盧英壽小祥齋，如雲巖寺。

畜馬别監邊伐介至濟州，多受人馬，又奪人臧獲，盜用尚乘田租，憲府劾流遠方。禑使妓燕雙飛佩弓吹笛，衣繡龍衣，並轡而行。

丁酉，震雷，地震，木冰，昏霧四塞，咫尺不辨人。

遣典客令郭海龍如京師，奏曰：“小邦所産馬匹不多，且又矮小，何敢受價？今來欽奉聖旨，容當盡力措辦。伏候明降。”

帝遣指揮僉事高家奴、徐質來，刷己亥年避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，因前元瀋陽路達魯花赤咬住等之誣告也。又索買馬三千匹，每一匹給大布八匹、段子二匹。各官差家人送馬到遼陽，取價回還。

十三年正月壬子朔，禑如壽昌宫，率百官賀帝正，仍宴高家奴、徐質。

禑令寶源庫進綺絹百匹。别監版圖總郎李蔓實，以庫匱不即進，禑怒，杖二百。

以廣興倉告匱，减百官俸。

倭寇江華，都統使崔瑩出屯海豐。

二月，高家奴、徐質還，遣知密直事偰長壽如京

師。陳情表曰：“天無不覆，曲遂生成，人有所窮，必至呼籲，玆陳危懇，庸瀆聰聞。竊念小邦，遭逢盛代，時罔愆於職貢，地已入於版圖，既無遐邇之殊，均是撫綏之內。洪武十八年六月間，有遼東都指揮使司據草河千戶焦得原告移文，取發李朵里歹等四十七名，將金原貴、銀得顯等連家小發回去。訖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日，准左軍都督府咨：‘據前瀋陽路達魯花赤咬住等告，己亥年間，本路軍民四萬餘戶，前去高麗避兵，除金原貴等家小取回外，有李朵里不等，未曾復業。奏奉聖旨：節該教指揮僉事高家奴、徐質取去。欽此！’切詳前元當己亥、辛丑之歲，賊兵入遼東、瀋陽之間，俘掠一空，分離四散，或有一二之來寓，安能四萬之得多？見有李朵里不歹等前來寄居，除將本人等連家小三百五十八名，欽依發遣外，惟土人之還歸，實舊業之是復。臣會驗到聖朝戶律內一款，節該‘凡民戶逃往隣境州縣躲避差役者，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，流移他郡，曾經附籍當差者，勿論。欽此。’又會到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六日，欽奉詔書爲臣襲爵事，節該‘一視同仁，不分化外。欽此。’幸緣得霑聲教，雖流徙亦在範圍，况彼所陳，過於其實？伏望明垂日月，度擴乾坤，察迫切之情，降寬大之澤，遂令遠俗，得安其生。臣謹當常懷一視之仁，倍祝萬年之壽。”

時禑在東江，有司請還京，率百官拜表。右侍中李成林知禑不樂入京，告曰：“拜表之禮，臣等攝行，殿下不必躬親。”禑悦，自東江李仁任別墅，率妓十餘

騎吹角。與燕雙飛並驅入京，奪人笠於道爲的，而馳射之。禑又率燕雙飛並轡如多也岾，日以爲常。時燕雙飛衣冠與禑無異，路人望之未辨。

郭海龍還自京師。

禮部咨曰："奉聖旨：'朕嘗與諸蕃國王，懋以誠信相孚。與高麗來使，云將段布鬻馬五千。今使者來，乃言邦微産寡，物不敢進，財不敢受，願進五千。嗚呼！高麗不能體朕之至意，以朕倣前代以逼人。若此者，朕所不爲。爾禮部速報國王知，仍前以物互市，凡匹馬布八匹、段二匹，不分官民，永爲交易之道！'"

禮部移咨曰："欽奉聖旨：'高麗隔海限江，風殊俗異，以夷夏論之，本等東夷，實非中國所治。天造地設，三面負海以爲險，餘者憑山以爲固。從古至今，人民蕃息。凡王於是方，主宰生齒者，必上帝有所命，方乃妥焉。曩者中國歷代，數曾統馭，然與彼當時之人，皆有始無終，得失載於方冊，朕所見焉。所以前者命絶往來，使自爲聲教，以妥三韓。彼中陪臣，强請約束，朕姑從之，云何量彼必有始而無終。若往來之久，釁隙由是而生，其根民之禍，莫甚於此。去歲金通事泛海，潛入浙民間。今年任通事密通京師瞽者，探聽事情。噫！此計此量，豈是彼此相安之道？且昔所需歲貢，艱不如約，方如約，即訴難。朕推誠准其難，悉去之，微需馬種，以固其誠。其數五十，比前之貢，二十分之一。以金銀布匹共論之，止該百分之

一耳。今以一分之物至，觀美惡以驗其誠，則物見人心矣。若此之爲，必欲取信相安於攸久，未見其美也。莫若令彼自爲聲教，不必往來。彼中君臣同心，奉天勤民，以安黔黎於三韓，豈不悦上帝之心，福及於將來？不必强往來，致生釁隙。爾禮部移咨高麗國王，必如朕命無疵矣！”

三月，前郎將慶弘詐稱龍潭安集，事覺，伏誅。

禑率群妓出遊西江，又畋于西海道，取進獻馬四十匹以行。

丁丑，日有黑子。

遣典工判書李美冲押初運馬一千匹如遼東，其老病矮少者，皆退還。

四月，禑聞徐質復來，自西海道馳還入京，從者皆不及。

又率群妓遊歸法川。

乙未，隕霜。

禑親點妓隊，其後至者六十餘人，贖布百五十匹。

徐質來，督進獻馬。

禑令都評議使司進苧、麻布一千五百匹，分賜憲妃宫侍女、閹人。

五月，禑觀石戰戲於鳶巖。翼日，亦如之。

長壽還自京師，欽奉宣諭聖旨曰：“你那高麗的事，也有些不停當。不知那里古典如何？我這中國古典裏看起來，件件都是他自取的。當初我即位之後，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者、官人每去動問王。只想他是

你土人，我這裏𣅿大椀小都知道，交仔細説與你，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，後頭王又弑了，爲這上不要來往，問甚三綱五常有無，教他自理會。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，疊疊的來纏，去聲。這箇意也有甚難見？只想道這一枝軍馬，别處都定體了，必來征伐也。你都差猜了，我的意是實實的意，我的手詔恰便是説誓的一般，説道'若非肆侮于邊陲，朕安敢違上天之命'云云。你後頭只管來纏我，便道既要聽我的約束，比似俺中原地面，各有歲貢，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、金銀、布匹，却便不如約了。中國豈少這些？但試他那心。臨了艱艱澀澀，辦了五千馬，前後也該六千，至誠處却也有了，隨後便來訴難。我與他一發都除去了，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，是一百分中只取他一分。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的來，教百姓看了，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。且休問中騎不中騎，你看那様子？爲那上我惱了？教再來絶交，與將文書去了，你曾見麽？高麗自古出名馬，近間來進的馬都恰好，只伯顔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好馬來與我，那馬却是好。我今番爲征進，用著些馬，想那裏也缺少些段匹，爲這般，教和買些馬去。你便教各官家人送馬到遼陽，要將段子、緜布做些襖子衣服穿。却不至誠，你便使將兩箇小廝來，説不敢受價，便是不誠處。這般是我欺你，問再乾要馬，這箇意思如何？先番幾箇通事小廝每來，那裏説的明白？你却是故家子孫，不比别箇來的宰相每。你的言語我知道，我的言語你知道，以此説與你，你把我這意思，

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槩，則要至誠，倒不要許多小計量。那裏合做的勾當，打緊是倭子，倒不要別疑慮。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，密匝匝的多築些城子，調些軍馬守住了，一壁廂多造些軍船隄備著，百姓些福，至至誠誠的做著行呵，雖百萬兵也難近。大抵人呵容易欺，神天難欺。有你說與那宰相每，他每喫的是百姓的，穿的是百姓的，享榮華富貴，交他也思量與百姓造福，保守那三韓一方之地，誰似恁快和？休只管小計量，明日神怒人怨呵，不好也。我這中國的事，只做買賣來的人，也儘可以知得，何必則管差使臣來？今日也弔筆頭，明日也弔筆頭，一箇來說一團，上聲。有甚好處？你只依著三年一遍家差人進貢。我若怪你三年一遍來，便是朝廷的不是，我如何肯怪你？你是故家，我所以仔細和你說，你記著者，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，守著他那一陀地面，我也不征他。他却不守分，我這裏的逃軍，他招誘將去了，罪人他藏匿了，只管生邊釁。因此，我教征伐他，都平定了，大抵不生事呵，有甚話說。耽羅我也本待買些馬用來，再尋思不中，不必買了。爲甚麼？假如我這裏海船到那裏，有些高高低低，生起事來，又不得不理論，（例）〔倒〕也不必買了，耽羅原屬原朝來的馬，教我區處，我却不肯。我若要取勘呵，頭裏便使人去了。我若取勘了，又少不的教人去管，既人去管，便有高高低低，又生出事來，我決然不肯。那耽羅近恁地面，則合恁管，我不肯取勘他。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宰相每，大剛只

要至誠，保守那一方，休來侮我。我明日差人往遼陽，爲馬價的事去也。我的言語，你記著説到者！”

又宣諭聖旨曰：“我前日和你説的話，你記得麽？”長壽奏：“大剛的聖意，臣不敢忘了？只怕仔細的話記不全。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聖旨，臣一發領一道錄旨去。”聖旨：“我的言語，這里册兒上都寫著有。大抵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。那里豈無賢人君子？必知這意也。你對那宰相每説，他只是占田土，占奴婢，享富貴快活，也合尋思教百姓安寧，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，密匝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，築起城子，多造些軍船，教倭子害不得便好。你却沿海三五十里家無人烟耕種，又説倭子在恁那一箇甚海島子裏經年家住，也不回去，恁却近不得他，這的有甚難處？著軍船圍了，困也困殺那廝。這等都是合做的事，你説與他！你是舊（是）〔時〕宰相家子孫，必是聰明，這等話與我説道者。昨日爲馬價的事，差人遼陽去了，教看來的馬，直兩箇段子、八箇緜（木）〔布〕的，或不直這價錢的，一个个分揀著，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。耽羅我也想教些船去，不要一時抛在那里。只離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來周回，搶著逐一箇抛者，買了便回來。我又尋思不便當，恐又生出事來，不免又動刀兵，以此不買去了。原朝放來的馬，只恁管，我不差人。我要差人時，一頭得了大都，便差人管去了。大槩人不才的多，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，那廝倚著朝廷的勢力，倚恃著朝廷的兵威，無所不爲起來，

便是激的不好了。我决然不差人，却也地面近恁那里，和羅州廝對著，從來恁管，只合恁管。我常（相）〔想〕漢光武時，四夷請官，光武不許。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，知道許多弊病，所以不許他。這是光武識見高處。後來的君王多差了，便如高麗，也都分爲郡縣，設置官守。後頭也是那不才之人，恃倚朝廷威勢，做的不好，都激變了。却因朝廷事多，就不暇整理他了。則今番兀都那雲南，我本不征伐他，他却如常生邊釁，以此無（乃）〔奈〕何去征他，調了二十二萬軍馬，和餘丁二十七萬。平定之後，帶戰亡逃病，折了我五萬兵。一萬里遠，接連著吐番一帶，用（熱）〔諾〕多軍馬去守，又無益於中國，征伐之事，蓋出於不得已。你回去疊疊的説與他，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，休要侮我。這中國有甚話説。若不至誠，不愛百姓，生邊釁，這等所爲呵，我却難饒你。我若征你，不胡亂去，一程程築起城子來，慢慢的做也。你是故家，我所以對你仔細説，休忘了，與他每説道這意思者！”長壽叩頭。聖旨：“如何？有甚説話麽？”長壽奏：“臣别無甚奏的勾當，但本國爲衣冠事，兩次上表，未蒙允許，王與陪臣，好生兢惶。想著臣事上位二十年了，國王朝服、祭服，陪臣祭服，都分著等第，賜將去了，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子。有官的雖戴笠兒，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有纓兒的帽子。這些心下不安穩。”聖旨：“這却也無傷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，不害其爲賢君。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様帶帽

子來。後頭尋思了，我既趕出他去了中國，却蹈襲他這些个樣子，久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，以此改了。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遮日頭遮風雨便當。伯顏帖木兒王有時，我曾與將朝服、祭服去，如今恁那里既要這般劈流撲刺做起來，自顧戴有官的紗帽、百姓頭巾戴起來便是，何必只管我根前說？”長壽奏：“臣來時，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直趕到鴨綠江，對臣說：‘如今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，又未明降，好生兢惶。你到朝廷苦苦的奏。若聖旨裏可憐見呵，你從京城便戴著紗帽，穿著團領回來，俺也一時都戴。’臣合無從京城戴去。”聖旨：“你到遼陽，從那里便戴將去！”長壽服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，國人始知冠服之制。

以旱，禁酒。

遼東漕船漂泊西海諸島。時有人自宣義門馳入而呼曰：“唐船軍人盡下岸，將襲京城，已至門矣。”都城大駭，執其人訊之，乃訛言也。

遣判司僕寺事任壽、判典客寺事柳克恕、典工判書金承貴押二三四運馬三千匹，相繼如遼東。

六月，依大明之制，定百官冠服。百官服之，以見徐質，質歎曰：“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冠帶，天子聞之，豈不嘉賞？”禑與宦者及幸臣獨不服。李沃以左常侍，胡服呼鷹，從禑馳射。

李元吉自定遼衛逃來，曰：“定遼衛點兵，將向我國。”禑聞之，載兵甲如壺串。禑在壺串，都堂遣知申事權執經請還，面送徐質，禑怒，囚兩侍中及內宰樞

家奴各三十人。

遣判司宰寺事朴之介押五運馬一千匹，並退還改換馬如遼東。都司延安侯、定元侯、武定侯同押馬官點選，分爲三等，上等給價段二匹、布八匹，中等段一匹、布六匹，下等段一匹、布四匹。

徐質將還，禑在東江。質謂舘伴、宰樞曰：“我欲親見國王辭歸。”兩府再請，禑不來。及質詣闕，乃稱“王病，莫能興”，慰遣之。

乙巳，太白晝見。

閏月，遣門下贊成事張子溫如京師，謝許改冠服。表曰：“聖謨孔彰，兢惶駢集，睿恩覃被，佩服宲深。伏念臣禀性愚蒙，托身邊徼，幸遭逢於昭代，既荷生成，實欽仰於華風，再勤陳請，庶幾變魯而用從周。何圖訓誨之加，俾新威儀之制。人民相慶，草木增輝。兹蓋陛下運啓同文，仁敦柔遠，推赤心置人腹，以四海爲一家，令小邦而有章，進微臣以遷善。臣謹當與父老而蹈舞，永祝皇齡，傳子孫而率由，罔愆侯度。”

子溫至京，以進馬駑，下囚子溫錦衣衛。

遣門下評理長壽如京師賀聖節，密直副使尹就賀千秋。

七月，召還淑妃于全州。

禑在壺串，觀雜戲，賜雜戲人五綜布五百匹。

禑率淑妃還京，尋復往壺串。

八月，禑令各司及成衆官宿衛壺串。

李仁任以老病辭。

以李成林爲左侍中，潘益淳右侍中，崔天儉川陽府院君，潘福海門下贊成事，申雅、王興同知密直司事，吴忠佐密直副使，盧龜山右副代言。天儉恃勢，多奪人田，人莫敢言。龜山年未二十，國人皆以爲不稱。於是宦豎、商賈、漁獵之徒，無不官矣。

禑自壺串如毅妃、淑妃宫，遂還壺串，呼鷹牽狗，吹笛吹角，長歌縵舞，前後導從，絡繹于道。

都堂謁定妃，妃垂簾引見，語以玄陵盛事與禑之失道，仍賜酒。

禑以中秋，徵六道倡優，陳百戲于東江，竭帑藏以供費。宰執、臺諫不能匡救，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。

禑許義成、德泉兩庫胥吏著高頂笠，年老者除六品，以宦官曹恂之請也。

禑裸水中，馬交群妓。天大雷電以雨。

禑自壺串還，如定妃殿。

禑爲淑妃以黄金鑄佛。

九月，改封憲妃爲德妃。

前判事金希仁因内人納女于禑。

江陵道元帥李乙珍欲奸楊口縣人楊富室女，領卒十餘人圍其家，不獲，遂强奸富妻。時富死未百日，憲府劾之，廢爲庶人，杖一百，流懷德縣。乙珍在江陵，輒取人女爲妾。其麾下效之，持兵搜索閭里，强奸人女者頗多。

禑自壺串如金希仁家。

遼東來市屯田牛五千七百頭。

禑以玄陵忌日，謁陵不與祭。

以宦者壽寧府尹曹恂爲巡軍鎮撫上護軍，金琓爲千戶。

遣知門下府事張方平如京師賀納哈出降附。表曰："天命用集，帝圖方隆，師律以臧，戎醜自屈，捷奏星轉，頌聲海騰。欽惟陛下挺聖武之資，撫亨嘉之運，昧爽丕顯，端拱九重之中，志氣如神，决勝萬里之外。熊羆之旅纔出，犬羊之群悉平。大哉功業之光，赫然古今之冠。伏念臣叨守藩職，欣聞凱歌，干舞兩階，莫贊苗征之舉。德洽四國，賡載虎拜之詩。"

禑還自壺串，巡行閭里，吹螺前導，群妓隨之。

夜宿毅妃殿。

遣宦者李匡諭都堂曰："自今服大明衣冠，宜誠心事之！"左右侍中皆稱賀。禑尋以胡服馳騁於路。

前判事朴英茂濫乘傳騎，又影占良民十一戶。事覺，都巡問使王承寶鞫之，英茂死獄中。

十月庚戌，雷。

〔以光州人盧俊恭廬墓服喪三年〕，旌其閭。[1] 辛亥，雷電。禑巡行街路，遂如壽昌宮，與林檄等爲鞦韆戲。又閱妓樂于花園，以樂不中意，令徵爲首者布二百五十匹。

遣門下評理李玖、知密直李種德如京師賀正。

禑與淑妃、毅妃宴于花園。禑在花園，始服冠帶，

---

〔1〕 據《高麗史節要》增補。

俄而去之。是日不出遊，都人咸喜。翼日，復出馳騁。

禑命巡軍禁僞傳內旨。時嬖寵權勢之家，使奴隸收田租，亦奉旨以行，真僞混淆，莫之能辨。有詐傳王旨者金奉，僞作王牌者金仲奇等八人，並斬之。

公州牧使高懽犯贓，事覺逃來，邀禑於家，納女。

倭寇林、韓、西三州及鴻山縣，都巡問使王承寶與戰，敗績。

禑率倡妓宴于定妃殿，宴未終，遂如高家。又率妓十餘人巡行街路，如高懽及金希仁家，遂如定妃殿。又率妓出遊街路，與林檄或先或後，争射雞犬。

十一月，以密直副使金賞爲全羅道助戰元帥。

禑率崔瑩、王福海等獵于海豐。

全州元帥權和斬倭二人，禑賜酒及帛絹。

禑如高懽家，遂如定妃殿。暮又如定妃殿。禑數至妃殿，頗有醜聲。

禑如崔瑩第，賜酒，仍求利劍。又率群妓如細柳枝家。

禑如金鼻回回家，索其女不得，賜回回子鞍馬，仍令編髮侍從。後又取其女，著男服隨之。

禑欲以安淑老女爲妃，命有司備嘉禮，用幣布七千五百匹、白金一千五百兩，他物稱是。時淑老女在定妃殿，外人謂禑先淫，後行嘉禮。

以遼東細作横行，賜西北面都巡問使鄭熙啓、都安撫使崔元沚及泥城、江界、義州萬户段子人一匹，命收私田半租，以備軍餉。又令諸道按廉使考將帥能

否，守令殿最，月季報都堂。

禑率密直林檄、代言盧龜山等嬖倖數十騎，遊行閭里，四至定妃殿。

前判事孫慶生盜用其鄉密城貢布二百五十匹，事覺，憲府論劾，籍没家産。慶生逃，乃囚其妻鞫之。

張方平等行至甛水站，都司使千戶王成欽錄聖旨以示之，曰："今後高麗國使臣來者，於一百里外止回，不許入境，亦不許送赴京師，不揀指以諸等時節行禮等項，不必教來。其國執政之臣，輕薄譎詐之徒，難以信憑。自許往來至今，凡百期約，非過則不及，未嘗誠意相孚，可以絶交，不可與之往來。若欲求進，示敕使錄而還！"方平等遂還。

李成林謂李玖曰："公以大臣奉使，怯懦不入定遼，無狀碌碌之人，徒費國廪耳！"玖熟視不對。

禑在定妃殿，夜半聞有呼噪聲。禑驚動，以爲亂作，命左右被甲宿衛。

禑以子昌不學，鞭之，取版圖司黄金一錠賜之。都評議使司亦進白金一錠于昌。

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，修戰艦，遣門下評理商議禹仁烈、判密直洪徵于漢陽府審視重興山城形勢。

星山君李原珣卒。

禑令内乘飼馬三百匹於忠州界。内豎因緣侵暴，州郡苦之。

十二月，宜城君南佐時卒。

遣永原君鄭夢周如京師，請通朝聘。

禑以善妃生日，命內官曹恂宴其第，賜馬二匹、苧布四匹、段子一匹。

倭寇井邑縣。

禑以王興生日，詣其第，賜馬一匹。

以淑妃疾，宥二罪以下，命僧禱殿內。立淑妃府曰懿惠，命依崇敬府例。

禑如判事崔時霔家，淫其女。

禑諭都堂，凡奪占諸倉庫宮司田民者，具名以聞。都堂自嫌，遂閣不行。

禑聞申雅奪人臧獲土田，大怒，命囚其子孝温、壻前三司左尹朴保寧。孝温逃，命巡軍圍雅家大索，獲之，下獄，皆杖流角山。

俞仁吉、李仁寬等冒稱內乘，乘馹傳食州郡，斬之，徇諸道。

祭牲自死。

高麗史一百三十七

列傳卷第五十

辛禑五 辛昌

十四年正月，鄭夢周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

停頒宰相祿。

下三司左使廉興邦、領三司事林堅味、贊成事都吉敷、右侍中李成林、贊成事潘福海、大司憲廉廷秀、知密直金永珍、密直副使林檄等于獄，並其族黨誅之，語在《堅味傳》。

禑以宦者金亮、金完爲京畿左右道察訪兼諸倉庫田民使，賜劍遣之。禑賜都統使崔瑩倭劍二十把。

庚寅，禑四至定妃殿，暮還花園。

以崔瑩爲門下侍中，我太祖守門下侍中，李穡判三司事，禹玄寶、尹珍、安宗源門下贊成事，文達漢、宋光美、安沼門下評理，成石璘政堂文學，王興知門下事，印原寶判密直司事。

遣密直司使趙琳如京師，請通朝覲，表曰：“聰明作后，訓戒孔昭，視聽自民，幽微必達，玆當冒昧，敢以控陳。臣性資愚蒙，學術鹵莽，不幸幼年之孤苦，惟賴洪造之生成。先父荷易名之恩，小臣霑襲爵之寵，同仁一視，渙頒綸綍之言，用夏變夷，許新冠服之制。揆分踰望，圖報矢心，庶以歲事之往來，少伸臣衷之萬一。忽承敕諭之降，有嚴譴責之加，實咫尺之不違，而手足之罔措。爰馳賤介，冀達卑忱，又蒙阻回，倍增恐懼。臣禑忖度，蓋因年幼署事之初，任用陪臣林堅味、李成林、廉興邦、潘福海、都吉敷、李存性等，委以國政，欲圖治效，不期蒙蔽用事，恣行不法，以致於斯。已將上項人等，明正典刑，既已除其姦慝，罙自切於呼籲。伏望陛下推父母保子之心，體乾坤生物之德，特賜俞允，俾通朝宗。臣謹當守侯度而益虔，祝皇齡於有永。”琳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

禑閲妓樂于壽昌宮，日以爲常。

始頒百官祿。

禑出花園張妓樂，宦者李匡諫止之。

令宗室、耆老、臺諫、六曹舉文武賢良。

禑畋于南郊。

安置廣平府院君李仁任于京山府，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。

以不能禦倭，囚江華萬戶金辛寶于巡軍。辛寶逃，斬巡軍令史。

二月，禑閲林堅味、廉興邦等樂器于花園，鍾鼓

絲竹之聲，晝夜不輟。

封安淑老女爲賢妃，妓小梅香和順翁主，燕雙飛明順翁主。禑如東江，乘奉天船，縱奏音樂，留宿。

賜燕雙飛馬二匹，又賜妓十五各一匹，從燕雙飛請也。

禑如壺串，竟日泛舟爲樂。夜乘醉拔劍，欲刺左右，左右皆散。篙工二人獨在船，禑欲刺之，劍墜地，不及害。翼日還，吹螺道前，妓二十餘人隨之。

禑以金永珍家及金銀器賜小梅香，以林、廉等家財賜嬖幸無算。

庚申，燃燈，禑如奉恩寺。

偰長壽還自京師，口宣聖旨曰："高麗願聽朕約束。朕令歲貢馬，所進馬不中用，而又訴難。我令勿進，只令三年進種馬五十匹，所進馬又不中用。後買五千匹，又皆弱小，以我一匹價，可買彼兩三馬。今又以改衣冠謝恩進馬，粗蹄腫腿，既是來獻，何至於此？是必使臣行至西京賣換而來耳。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使，經年罪之。爾歸以告執政大臣，朕既許通商矣，彼反不肯明白通牒使來貿易，乃陰令人來大倉，窺覘我興師造艦與否，重賞我人之去洩消息者，是街中小兒之見也，自今慎勿如此，又毋得遣使來。鐵嶺迆北元屬元朝，並令歸之遼東。其餘開元、瀋陽、信州等處軍民，聽從復業！"

帝以徐質歸言禑有疾，賜藥材。

禑命修五道城，遣諸元帥于西北鄙，以備不虞。

禑如東江。

泰州郡事李真盜官錢，事覺，鞫之。

禑自東江還，馬驚，射殺之。

禑與崔瑩密議攻遼，發京城坊里軍修漢陽重興城。

禑取潘福海駿馬騎之，曰："無乃善驚乎?"版圖判書宋贇進曰："福海所難馭也。"禑怒曰："汝以予取賊馬耶?"遂殺贇。

禑遣政堂文學郭樞如京師謝賜藥材，表曰："大德天施，生成庶類，睿恩波及，浹洽微軀，銘佩實深，粉糜難報。伏念臣素因氣禀之弱劣，動有疾病之侵尋。惟良藥不産於小邦，致陪臣爲求於上國。何圖瑣末，獲達高明，出醫局之珍藏，附賤介以寵錫。兹蓋陛下法易育物，體書好生，推惠澤以曲加，俾纏綿而有喜。臣謹當益盡心於蕃翰，恒祝釐於壽康。"

大明欲建鐵嶺衛，禑遣密直提學朴宜中表請曰："昊天廣大，覆育無遺，帝王作興，疆理必正，兹殫卑悃，仰瀆聰聞。粤惟弊邦，僻在遐壤，褊小實同於墨誌，磽确何異於石田?况從東隅，以至北鄙，介居山海，形勢甚偏。傳自祖宗，區域有定。切照鐵嶺迤北歷文、高、和、定、咸等諸州，以至公嶮鎮，自來係是本國之地。至遼乾統七年，有東女真等作亂，奪據咸州迤北之地。睿王告遼請討，遣兵克復，就築咸州及公嶮鎮等城。及至元初戊午年間，蒙古散吉大王、普只官人等領兵收附女真之時，有本國定州叛民卓青、龍津縣人趙暉，以和州迤北之地迎降，聞知金朝遼東

咸州路附近瀋州有雙城縣，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舊築小城二坐，曚聾奏請，遂將和州冒稱雙城，以趙暉爲雙城總管，卓青爲千戶，管轄人民。至至正十六年間，申達元朝，將上項總管、千戶等職革罷，以和州迤北還屬本國，至今除授州縣官員，管轄人民。由叛賊而侵削，控大邦以復歸。今欽見奉‘鐵嶺迤北、迤東、迤西，元屬開元所管軍民，仍屬遼東。欽此。’鐵嶺之山距王京僅三百里，公嶮之鎮限邊界非一二年。其在先臣，幸逢昭代，職罔愆於侯度，地既入於版圖。還及微軀，優蒙睿澤，特下十行之詔，俾同一視之仁。伏望陛下度擴包容，德敦撫綏，遂使數州之地，仍爲下國之疆。臣謹當益感再造之恩，恒祝萬年之壽。”

三月乙亥朔，禑在壺串乘麒麟、奉天等船，恣爲雜戲，按劍辟左右，獨坐舟中，通宵不寐，曰：“父王夜寢，爲人所弑，吾甚戒之。”

禑納崔瑩女爲妃。

以尚衣進衣遲緩，斬別監厚德府少尹元允海、判事康義。

禑如崔瑩第，遂與瑩，宴于崔氏宫。

斬延安府使柳克恕、宦者金實。克恕，林堅味之門客，且聽李存性言，潛逸實囚也。

封崔氏爲寧妃，立府曰寧惠。又封申雅女爲正妃，王興女爲善妃。

自李謹妃而下，崔寧妃、盧毅妃、崔淑妃、姜安妃、申正妃、趙德妃、王善妃、安賢妃及小梅香、燕

雙飛、七點仙等三翁主，諸殿供上之物甚夥，常滿庫之布，一月用三千九百匹，諸倉庫俱竭。乃豫收三年貢物，猶不足，又加徵斂。

殺公山府院君李子松，以子松嘗止崔瑩攻遼也。

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報："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，以兵千餘來至江界，將立鐵嶺衛。帝豫設本衛鎮撫等官，皆至遼東。自遼東至鐵嶺，置七十站，站置百戶。"禑自東江還，馬上泣曰："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，使至於此！"遂徵八道精兵，下令曰："明日欲西幸，臣僚宜皆著大元冠服！"我太祖及諸宰樞言："大明使將至，今西幸則民心動摇，請待大明使還。"禑從之，國人皆喜。時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，憲府以大明使將至，禁之。

禑如定妃殿。

大明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，禑稱疾，命百官郊迎。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詣王得明，乞歸敷奏，得明曰："在天子處分，非我得專。"

禑將出畋，點群妓，有一妓不及，怒殺之。

再如定妃殿，遊行閭里，夜至花園，使唱胡歌宴樂。

王得明還。

庚子，宥境内，遂如西海道，寧妃及崔瑩從之。

命門下贊成事禹玄寶留守京城，發五部丁夫爲兵，名爲西獵海州白沙亭，實欲攻遼也。

禑徙世子昌及定妃、謹妃以下諸妃于漢陽山城。

是時全羅、慶尚二道爲倭寇巢穴，東西北面方憂割地。京畿、交州、楊廣三道困於修城，西海、平壤二道迎候西獵，加以徵兵，八道騷然，民失農業，中外之怨，甚於仁任、林、廉時矣。

四月乙巳朔，禑至鳳州。初，禑獨與瑩決策攻遼，未敢顯言。是日，召瑩及我太祖曰："寡人欲攻遼陽，卿等宜盡力!"太祖曰："今者出師，有四不可：以小逆大，一不可；夏月發兵，二不可；舉國遠征，倭乘其虛，三不可；時方暑雨，弓弩膠解，大軍疾疫，四不可。"禑頗然之。太祖退，謂瑩曰："明日宜以此言復啓。"瑩曰："諾。"夜，瑩復入啓："願毋納他言。"

明日，禑召太祖曰："業已興師，不可中止。"太祖復啓曰："殿下必欲成大計，宜駐駕西京，待秋出師，禾穀被野，大軍食足，可鼓行而進矣。今出師非時，雖拔遼東一城，雨水方降，軍不得前，却師老糧匱，祇速禍耳。"禑曰："卿不見李子松耶?"太祖對曰："子松雖死，美名垂於後世。臣等雖生，已失計矣，何用哉?"禑不聽。太祖退而涕泣，麾下士曰："公何慟之甚也?"太祖曰："生民之禍，自此始矣。"

丁未，禑次平壤，督徵諸道兵，作浮橋于鴨綠江，使大護軍裴矩督之。船運林、廉等家財于西京，欲充軍賞。又發中外僧徒爲兵，抄京畿兵屯東西江以備倭。

加崔瑩八道都統使，以昌城府院君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，以西京都元帥沈德符，副元帥李茂，楊廣道都元帥王安德，副元帥李承源，慶尚道上元帥朴葳，

全羅道副元帥崔雲海，雞林元帥慶儀，安東元帥崔鄲，助戰元帥崔公哲，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趙希古、安慶、王賓屬焉。以我太祖爲右軍都統使，以安州道都元帥鄭地，上元帥池湧奇，副元帥皇甫琳，東北面副元帥李彬，江原道副元帥具成老，助戰元帥尹虎、裴克廉、朴永忠、李和、李豆蘭、金賞、尹師德、慶補，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元桂、李乙珍、金天莊屬焉。左右軍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人，傔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人，馬二萬一千六百八十二匹。

遣右代言李種學行助兵六丁神醮禮。

命奉天船都元帥、同知密直李光甫還屯開京西江，以備倭。

禑如大同江，陳百戲，奏胡樂竟日。

有巡軍萬戶府知印矯禑命放卒十人，斬以徇。

辛酉，左右軍都統使將出師，禑醉，日晏不興，不得拜辭。禑酒醒，泛舟石浦，至夕乃還，飲諸元帥酒，賜衣鎧、弓劍、馬有差，奏胡樂達曉。

壬戌，左右軍發平壤，衆號十萬。

禑如大同江，張胡樂于浮碧樓，自吹胡笛。

有圉人裸而洗馬于江，禑見之，以爲慢我，命斬之。自是常至大同江，樂而忘返。

乙丑，停洪武年號，令國人復胡服。

倭入椒島。時京城丁壯皆從軍，唯餘老弱，每夜烽火屢舉，京城單虛，人情危懼，莫保朝夕。

禑將出畋，進一馬而斬之，曰："此馬數驚我也。"

又道見亡卒二人，即命斬之。禑淫樂殺戮日甚。

戊辰，太白晝見。

辛未，遣文達漢、金宗衍、鄭承可，宦者曹恂、金完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，至都鎮撫皆賜衣。

禑如大同江泛舟，使奏胡樂。禑自吹胡笛，且爲胡舞。

五月甲戌朔，日食。

禑縱樂于大同江，至夜乃還。禑每出遊，輒奏胡樂，令倡優呈百戲，崔瑩日領軍士出入吹笛，君臣荒淫，百姓怨咨。

全羅道按廉使柳亮報："倭船八十餘來泊鎮浦，寇旁近州郡。"

禑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、楊廣道，凡托疾不赴北征而令子弟奴隸代行者，悉發禦倭，其隱避者，斷以軍法，籍没其産。

禑以宦者金剛少忤意，斬之。與寧妃如浮碧樓，或射或擊毬。欲殺圉人，崔瑩請勿殺，禑曰："翁嗜殺人，何禁我耶？"瑩曰："臣之殺人，不得已也。"禑目左右，遂斬之。

以倭寇寖盛，遣元帥金立堅于漢陽，以衛世子及諸妃。

庚辰，左右軍渡鴨緑江，屯威化島。亡卒絡繹於道，禑令所在斬之，不能止。

禑如風月樓，殺宦者大護軍金吉祥、護軍金吉逢，人莫知其故。

甲申，泥城元帥洪仁桂、江界元帥李薿先入遼東境，殺掠而還。禑喜，賜金頂兒、文綺絹。

禑夜殺宦者一人。

丙戌，左右都統使上言："臣等乘桴過鴨江，前有大川，因雨水漲，第一灘漂溺者數百，第二灘益深，留屯洲中，徒費糧餉。自此至遼東城，其間多有巨川，似難利涉。近日條錄不便事狀，付都評議使司知印朴淳以聞，未蒙俞允，誠惶誠懼。然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，是不忠也。安敢避鈇鉞而嘿嘿乎？以小事大，保國之道，我國家統三以來，事大以勤。玄陵於洪武二年服事大明。其表云：'子孫萬世，永爲臣妾。'其誠至矣。殿下繼志，歲貢之物，一依詔旨。於是，特降誥命，賜玄陵之謚，冊殿下之爵，此宗社之福，而殿下之盛德也。今聞劉指揮領軍立衛之言，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啓禀，策甚善也。今不俟命，遽犯大邦，非宗社生民之福也。况今暑雨，弓解甲重，士馬俱憊，驅而赴之，堅城之下，戰不可必勝，攻不可必取。當此之時，糧餉不給，進退維谷，將何以處之？伏惟殿下特命班師，以答三韓之望。"禑與瑩不聽。

禑如大同江，賜宦寺細布有差。

以宦者金完爲過涉察理使，賫金帛馬匹，分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元帥，督令進兵，軍中留完不遣。

楊廣道按廉田理馳報："倭寇四十餘郡，留兵單弱，如蹈無人之境。"乃遣元帥都興、金湊、趙浚、郭璇、金宗衍等禦之。

令諸妃在漢陽者，皆還開城。

乙未，禑至成州温泉，作胡樂徹夜。

左右都統使遣人告崔瑩曰："軍多餓死，水深難以行軍，請速許班師。"瑩不以爲意。是日，軍中訛言："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北面，已上馬矣。"軍中洶洶。曹敏修罔知所措，單騎馳詣太祖，涕泣曰："公去，吾安往？"太祖曰："予何去矣？公勿如是！"遂諭諸將曰："若犯上國之境，獲罪天子，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。予以逆順，上書請還師。王不省，瑩又老不聽。盍與卿等見王，親陳禍福，除君側之惡，以安生靈乎？"諸將皆曰："吾東方社稷安危，在公一身，敢不惟命。"於是，回軍渡鴨緑江。太祖乘白馬，御弓白羽箭，立於岸，遲軍畢渡，軍中望見，相謂曰："古今來世，安有如此人乎？"時霖潦數日，水不漲，師既渡，大水驟至，全島墊没，人皆神之。時童謡有"木子得國"之語，軍民無老少歌之。

丁酉，漕轉使崔有慶以回軍奔告于禑。是夜，我恭靖王與兄芳雨及李豆蘭子和尚，上護軍柳龍生、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禑所奔于軍前，道遇支應守令，盡奪其馬以行。禑日午猶未知。

戊戌，禑聞大軍已至安州，馳還。夜至慈州泥城，下令曰："赴征諸將，擅自回軍，惟爾大小軍民，盡心以禦，必大加賞賚。"回軍諸將請急追之，太祖曰："速行必戰，多殺人矣。"每戒軍士："汝輩若犯乘輿，予不爾赦。奪民一瓜，亦當抵罪。"沿途射獵，故緩

師行。

己亥，禑至平壤，收貨寶，渡大同江，夜至中和郡。

辛丑，禑於道上聞諸軍已近，從間道疾馳至歧灘。詰朝還京，入花園，從者纔五十餘騎。

自西京至京城，從禑臣僚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，絡繹不絶。

瑩欲拒戰，命百官以兵仗侍衛。

六月癸卯朔，諸軍來屯近郊，爲書授金完以啓曰："我玄陵至誠事大，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。今瑩爲冢宰，不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，先舉大兵，將犯上國。盛夏動衆，三韓失農，倭奴乘虛深入爲寇，殺我人民，燔我府庫。加以遷都漢陽，中外騷然。今不去瑩，必覆宗社。"

甲辰，禑遣前密直副使陳平仲以書諭諸將曰："受命出疆，既違節制，稱兵向闕，又犯綱常。致此釁端，良由眇末。然君臣之大義，實古今之通規，卿好讀書，豈不知此？況復疆域，受於祖宗，豈可易以與人？不如興兵拒之，故我謀之於衆，衆皆曰可，今胡敢違？雖指崔瑩爲辭，瑩之捍衛我躬，卿等所知。勤勞我家，亦卿等所知。教書到日，毋執迷，毋吝改，共保富貴，以圖始終！予實望之，不審卿等以爲如何？"

又遣偰長壽往軍前，賜諸將酒，欲知其意，諸將進屯都門外。

東北面人民及女真之素不從軍者，聞太祖回軍，

争奮相聚，晝夜星奔而至者千餘人。

禑乃發府庫金帛，募兵得數十餘人，皆倉庫奴隸、市井之徒。

徵兵諸道入援，聚車塞巷口，分軍守四大門。削敏修等官爵，以崔瑩爲門下左侍中，禹玄寶右侍中，宋光美贊成事，安沼評理，禹洪壽司憲府大司憲，鄭承可鷹揚軍上護軍，趙珪密直副使，金若采知申事。牓于大市曰："執敏修等諸將者，勿論官私奴隸，大加爵賞。"

己巳，我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巖，遣知門下事柳曼殊入自崇仁門，左軍入自宣義門，瑩逆戰，皆却之。曼殊初行，太祖謂左右曰："曼殊目大無光，膽小人也。往必北走。"果然。時太祖解鞍放馬，及曼殊奔還，左右以白太祖，不應，堅卧帳中，左右再三白之，然後徐起進膳，命鞁馬整兵。將發，有矮松在百步許，太祖欲卜勝兆，以一衆心，遂射松株，一矢立斷。乃曰："再甚麽？"諸軍士皆賀。鎮撫李彦出曰："陪我令公往，何處不可行乎？"

太祖由崇仁門入，與左軍掎角而進，守城之軍，莫有拒者。都人男女，争持酒漿，迎勞軍士，曳車開路，老弱登城望之，歡呼踴躍。敏修建黑大旗，至永義署橋，爲瑩軍所奔。俄而，太祖建黄龍大旗，由善竹橋登男山，塵埃漲天，鼓鼙震地。

瑩麾下安沼率精兵先據男山，望旗奔潰。瑩知勢窮，奔還花園。太祖遂登巖房寺北嶺，使吹大螺一通，

於是，諸軍圍花園數百重，大呼請出瑩。每征討，諸將不用螺，獨太祖於馬前吹螺，故都人聞螺聲，皆喜太祖之軍已至矣。

禑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，瑩不肯出。吹螺赤宋安登墻吹螺一通，諸軍一時毀垣，闌入于庭。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殿中，索瑩。禑執瑩手泣別，瑩再拜，隨忠輔而出。太祖謂瑩曰："若此事變，非吾本心。然非惟逆大義，國家未寧，人民勞困，寃怨至天，故不得已焉。好去好去！"相對而泣。遂流瑩于高峰縣。李仁任嘗言曰："李判三司，須爲國主。"瑩聞之甚怒，而不敢言，至是嘆曰："仁任之言，誠是矣。"光美、沼、珪、承可等逃匿，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詣闕拜謝，還軍門外。先是，童謡曰："西京城外火色，安州城外烟光。往來其間李元帥，願言救濟黔蒼！"

丙午，復行洪武年號，襲大明衣冠，禁胡服。

罷禹玄寶，以曹敏修爲左侍中，我太祖右侍中，趙浚簽書密直司事兼大司憲，諸將皆復職。

時大明聞禑舉兵，將征之。帝欲親卜于宗廟，方致齋，及聞還軍，即罷齋。

諸將入城，會議興國寺，罷諸道築城及徵兵。執安沼、鄭承可囚巡軍，並流之。司憲府論宦者曹恂、曹福善、尹祥，前知申事金若采之罪，皆流遠州。

是夜，禑與宦竪八十餘人，擐甲馳至我太祖及曹敏修、邊安烈之第，以皆屯軍門外，不在家，故不得害而還。

己酉，諸將會議崇仁門，使李和、趙仁璧、沈德符、王安德詣闕，請悉出宮中兵仗鞍馬。

庚戌，諸將請出寧妃，禑曰："若出此妃，我當偕出。"於是，諸元帥領兵守闕，請禑如江華。禑不得已，乃出，執鞭據鞍曰："今日已暮矣。"左右俯伏泣下，無應之者。遂與寧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，向江華。百官奉傳國寶，置定妃殿。太祖欲擇立王氏後，曹敏修念李仁任薦拔之恩，欲立昌。恐諸將違己，以李穡爲時名儒，欲籍其言，密問之，穡曰："當立前王之子。"

〔六月〕辛亥，敏修以定妃教立昌，年九歲。教曰："恭惟我太祖，肇一三韓，列聖相承，罔不事大以禮，撫下以仁，以保宗社人民，四百餘年于兹矣。我先恭愍王，寅恭小心，畏天敬祖，任賢聽言，以明政教，其功光祖考，澤在生民至矣。及遇皇明，灼知天命，率先諸國，奉表稱臣。天子嘉之，封以王爵，賜以金章，以爲宗社生民之永賴。不幸先王薨逝，卿父嗣位，事大撫下，罔有所愆。不圖爲崔瑩所惑，進鷹犬以導田獵，教刑戮以逞威虐，乃至興師動衆，構釁中國，幾爲宗社生民之禍，言之可爲痛心。幸賴祖宗陰騭之佑，崔瑩黜退，王亦悔過，自遜其位，以宗社之祀，生民之命，付之於卿，厥責重矣。咨爾世子，夙興夜寐，小心敬畏，禮大臣，尊師傅，勤學好問，從善納諫，毋遠耆德，毋邇頑童，去聲色，絕遊畋，

毋嗜酒以亂神心，毋聽讒以害忠良。于以修己德，于以立國政，庶可以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宗社。有一不謹，天命人心，可不畏歟？嗚呼！爲君不易，懋敬之哉！”

是日，尊母謹妃李氏爲王大妃，毅、淑、安、正、善、德六妃，寧善、和惠兩翁主，皆歸私第，絶其供上。流諸妃之父姜仁裕、崔天儉、趙英吉、申雅、王興、吴忠佐等于遠地。

以曹敏修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、西海、交州道都統使，我太祖爲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。

朴宜中還自京師，禮部咨曰：“本部欽奉聖旨：高麗表云：‘鐵嶺人户事，祖宗以來，其文、和、高、定等州，本隸高麗。以王所言，其地合隸高麗，以理勢言之，其數州之地，曩爲元統，今合隸遼東。高麗所言，未可輕信，必待詳察然後已。且高麗隔大海，限鴨緑，始古自爲聲教。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，蓋爲能生釁端。昔者逆臣弑君，朕命絶交，彼遣人請聽約束，數番不允，數請不已，然後索歲貢以表誠，方許交往。彼雖稱貢歲幣，連歲皆不如約，未幾，遣人訴難。准其訴難，將前貢削去，只許歲貢種馬五十匹，決以諸色務純，以此貢比前貢，萬百分之一耳。及其進也，皆非奉上之物，盡皆駑下之獸，此侮之一也。表稱謝恩，以馬爲禮。及其至也，皆爛班雜色，雖行商亦不以爲用者，侮之二也。時或遣人譎説温、台、杭、紹、蘇之民，密覘事勢，致令發露，侮之三也。

朕嘗諭諸來使，毋作是姦，休禁民生理，聽民水陸往來，明白興販，何事不成，何機不得？暗生姦詐，誘引下民，致彼誑賺金帛，妄言事勢，公然被小人之誣，是其愚哉？侮之四也。洪武二十年春，朕以匹帛置遼左，與高麗易馬伐胡。彼陪臣等皆以駑來易。以價較之，本國一馬之價，可得二三，今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駑馬，終不爲朕用，侮之五也。噫！高麗地三面環海，一面負山，周數千里，其中豈無賢智哉？凡所交往，此以誠交，彼以詐合，將以罷交，彼又卑辭，若此之爲，朕不知其何心？且朕觀累朝征伐高麗者：漢伐四次，爲其數寇邊境，故滅之。魏伐二次，爲其陰懷二心，與吴通好，故屠其所都。晉伐一次，爲其侮慢無禮，故焚其宮室，俘男女五萬口奴之。隋伐二次，爲其寇遼西，闕蕃禮，故討降之。唐伐四次，爲其弑君，並兄弟争立，故平其地，置爲九都督府。遼伐四次，爲其弑君，並反覆寇亂，故焚其宮室，斬亂臣康兆等數萬人。金伐一次，爲其殺使臣，故屠其民。元伐五次，爲其納逋逃，殺使者及朝廷所置官，故興師往討。其王竄耽羅，捕殺之。原其釁端，皆高麗自取之也，非中國帝王好吞併而欲土地者也。今鐵嶺之地，王國有辭，其耽羅之島，昔元世祖牧馬之場，今元子孫來歸甚衆，朕必不絶元嗣，措諸王於島上，戍兵數萬以衛之，兩浙發糧以贍之。以存元之後嗣，使元子孫復優游於海中，豈不然乎？”

賜曹敏修及我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。

太祖以穆祖諱辭。

以張思吉爲密直副使。義州地接遼東，往來相繼，而思吉以土人，代父侶爲萬戶，悉諳情勢，特加褒奬，以慰邊民。

誅死人等妻流外者，皆許從便。

倭寇全州，焚官廨，又寇金（提）〔堤〕、萬頃、仁義等縣。

我太祖以疾辭職，不聽。

以僧混修爲國師，贊英爲王師。

昌下書曰："恭惟我上王，請命于王太后，諭予小子曰：'若稽我忠烈王、忠宣王、忠肅王三代故事，傳位于汝。予將就居江都以頤養。汝其毋逸遊，毋驕慠，親近忠良，斥去憸佞，遵守祖宗成憲，以底于治！'惟予小子，年方幼冲，不堪負荷，辭至再三，不獲俞允。乃告于宗廟，越翌日辛亥，遂即王位。爰當更始之初，宜布惟新之典，二罪以下，咸宥除之。其崔瑩專擅國柄，殺戮無辜，(妄)〔妄〕興師旅，獲罪上國，見今申達朝廷，瑩及因貶一干人等，未敢輕（有）〔宥〕。於戲！慎終于始，敢忘警戒之心？發政施仁，庶致豐平之理。"

七月己卯，都堂以禑生日，遣三司左使趙仁璧、同知密直具成老于江華，獻衣襨。

昌奉大妃李氏徙居壽寧宮，即壽昌宮也，避名改之。

倭陷光州，命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都體察使皇甫

琳，楊廣道副元帥都興，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、慶尚道副元帥具成老等救之。

日本國使妙葩、關西省探題源了俊遣人來獻方物，歸被虜二百五十人，仍求藏經。

鴨綠江西草賊寇義州青水口子。

遣門下贊成事禹仁烈、政堂文學偰長壽如京師，告禑遜位，請昌襲封，兼奏崔瑩興師攻遼之罪。禑表曰："臣在蒙幼，先臣恭愍王顓薨逝，惟賴祖母洪氏訓誨，又不幸而祖母亡。有兵馬都統使崔瑩，進鷹犬，導田獵，罷去書筵，臣由是無所聞知。近瑩因誅權臣林堅味等，遂爲門下侍中，擅執軍國之柄，恣行誅殺。從臾興師，將攻遼陽，諸將皆以爲不可。臣竊自念，瑩之至此，實由臣致，慚懼殞越，無所逃罪。况臣素嬰疾病，國事且繁，情願閑居頤養。謹依臣高祖忠烈王昛、曾祖忠宣王謜、祖忠肅王燾三代退位於子故事，於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，令臣男昌權行勾當。伏望陛下恕臣（妾）〔妄〕作，諒臣愚衷。俾臣男昌獲霑恩命，襲臣名爵，不勝幸甚。"

長壽帶領崔瑩所拘李思敬等以行。

流曹敏修于昌寧。

八月，以李穡爲門下侍中，我太祖守侍中。

開書筵，以李穡領書筵事，門下評理鄭夢周知書筵事，左代言權近、左副代言柳琰、成均大司成鄭道傳並充書筵侍讀。又令司憲府重房史官各一人，更日入侍。

密直李光甫，本市井無賴人也。禑樂遊東江，遊戲忘返，光甫逢迎，所欲必中。禑大悦，朝夕不離側。至是，下獄杖死。

都評議使司議定田制。

左司議大夫李行等上疏曰："名器，國家所以養賢而待士也。設官分職，自有定制，銓選擢用，已有成法，故必待奇材茂績而登庸之。自權臣擅政以來，多開驟進之門，窮鄉晚進，當途少年，恥不若人，則籍蒼赤以賂之，用田宅以賄之，又求珍玩以充之，飼犬馬以足之，相勝以力，相高以言，得先指占，批教未下，而某爲某官，道路喧傳，名分混淆，祖宗崇賢重禄之意安在？近來添設之多，車不勝載，田翁樵子亦賤之若泥沙。然由是士無忘軀犯顔之節，兵乏狥義守死之心。乞殿下清净爲心，以公滅私，當注擬遷擢之際，恐或有惡德私昵之，及與一二大臣考其功績，察其德行，然後授之，則便佞阿諛之徒，無所容其足矣。且添設勢在不得已而用之，除軍功外，一皆禁斷。百僚各有職事，其無職事者，一皆汰去。義成、德泉諸倉庫，錢穀所在，乞依豐儲、料物例，復設使、副、丞、注簿。至如省府、察院，殿下所與共理天職者，不可不慎簡也。宜遵祖宗成規，以新一代之理。"昌下都評議使司。

司憲府請禁奔競。

戊申，以昌生日，放囚，趙英吉、申雅、姜仁裕、吴忠佐及曹敏修、鄭熙啓、安柱、許鬒、孫光裕、梁

顥，亦皆放歸田里。

給毅、淑、德、安、善五妃米月三十石。

以倭寇大熾，遣慈惠府尹曹彦，密直副使崔七夕、張思吉，和寧尹鄭曜禦之。

倭寇巨濟，鎮撫韓元哲獲一艘，斬十八級。

評理尹虎奔競權門，坐免。

改諸道按廉使爲都觀察黜陟使，楊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，慶尚道前平壤尹張夏，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慶，交州江陵道前密直商議金士衡，西海道密直提學趙云，皆用臺諫之薦。令各舉副使判官，改量土田。

下書曰："予以幼冲，叨居臣民之上，任大責重，惟不克負荷是懼。輔臣、憲臣交章以爲：'近權姦用事，好惡由己，賞罰無章，有功不賞，有罪不罰，法毁弊生，民受其害。宜分遣大臣巡行方鎮州郡，以申黜陟！'予聞是言，良用惕然，命卿等爲諸道都觀察黜陟使，授鉞以遣。嗚呼！賞罰，國家之大柄，所以勸有功，懲有罪也。凡大小軍民官苟能禦寇制勝，施惠安民，戎功政跡最殊者，在所當勸，具狀以聞。其或失律喪師，望敵畏避，州郡陷没，不及赴救者，贓污不法，惰慢不任，方命虐民者，在所當懲。兩府以上，監禁聽候，奉翊以下，以其所犯輕重直斷之。卿等之行，猶予親往，當體至懷，敬哉！"

倭寇連山縣開泰寺，又寇清州、儒城、鎮岑、都堂以秋夕，遣知密直李彬等獻禑衣襨、酒果。

倭寇樂安郡、高興、豐安等縣，屠燒民戶。又寇

晉州，牧使李贇戰死。

以我太祖都總中外諸軍事，以陸麗爲東北面元帥，鄭曜爲都巡問使兼和寧尹。

慶尚道副元帥具成老斬倭五級。

倭寇沃州、黄澗、永同等縣。

九月，遣王安德享禑于江華。安德言："將遷王于驪興。"禑喜，賜安德馬一匹。都堂獻禑衣服、鞍馬，給侍女、内竪、宦者冬衣。禑自江華遷驪興郡，以其郡兵宿衛，收税供奉。遣三司左使趙仁璧、贊成事池湧奇、同知密直禹洪壽、密直副使柳濬等，享禑于通津。

以軍器少尹高鳳禮爲濟州畜馬兼安撫別監，遣之。

己丑，雨雹。雉集壽寧宫，設金經道塲以禳之。

遣門下評理徐鈞衡、密直副使俞光祐如京師，賀平定胡人，獲寶璽。表曰："天戈攸指，聖謨如神。寶玉是俘，胡種自屈，懽均萬姓，功冠百王。欽惟陛下性禀剛明，資兼勇智，聲教同朔南之被，車書臻混一之期。蕞爾虜酋，阻于荒裔，方聞師旅之出討，已見部落之來投，景命惟新，貞符益永。伏念臣生遭熙運，權守弊封，告厥成功，莫詣駿奔之列，矢其文德，聊申虎拜之詞。"

十月，以李穡、我太祖及文達漢、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，右副代言李行兼尚瑞尹，大司成李至兼尚瑞少尹，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。

取及第李致等。

遣門下侍中李穡、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、同知密直金士安如京師賀正，且請王官監國，子弟入學。請監國表曰："保國在於事大，綏遠在於置監。兹殫卑忱，庸瀆聰聽。竊惟小邑，邈處邊陲，雖蒙聲教之漸，尚昧禮義之習。冀王官之來莅，惟聖化之是宣。伏望陛下度擴兼容，仁推一視，命設員吏，俾安要荒。臣謹當守侯度以罔愆，祝皇齡於有永。"請入學表曰："帝王作人，以隆至治，子弟入學，是慕華風，仰瀆高明，俯增兢惕。竊念臣祖恭愍王臣顓，於洪武五年間，上表請子弟入學，欽蒙俞允，先祖奄辭於昭代，生徒未赴於上庠。伏望陛下諒臣向化之誠，許臣繼先之志，遂令蒙幼之輩，得齒俊秀之倫。臣謹當獲霑一視之仁，永祝萬年之壽。"

十一月，趙英吉潛入京，獲之，杖百，復流于順天。

丙戌，大霧。

倭寇求禮等處。

以金宗衍爲元帥。

遣密直使姜淮伯、副使李芳雨如京師，請朝見，表曰："禮莫重於朝覲，心用切於籲呼。惟先臣恭愍之時，值中國聖神之作，奉表内附，稱臣東藩。第在遐陬，仍遭多故，雖勤歲時之進貢，尚阻天日之親瞻。以臣之微，承父之命。兹權署於小邑，當述職於帝庭。伏望陛下度擴兼容，仁推一視，遂令孱質，獲覩耿光。臣謹當參萬國之會同，祝一人之富壽。"

諫官上疏劾知密直李茂、李彬曰："往者趙英吉擅

離貶所，潛入京城，其跡詭秘，事涉可疑。英吉之來也，茂、彬等悉知其情，不即具聞，罪固不細矣。猶握重任，在於左右，使人情洶洶。若不早除，安危之勢，未可知也。宜付憲司，痛行推鞫，以安反側。”疏上，止罷其職。又上疏曰：“茂、彬黨於姦臣李仁任，位至宰相，頗張威福，以氣陵人。幸蒙聖慈，以保其位，誠宜小心翼翼，以補維新之政。乃與英吉反側之謀，茂借馬招致，彬比隣相從，圖濟姦謀，罪莫大焉。止令罷職，爲惡者無所懲艾，乞令憲司收其職牒，嚴加鞫問。”乃流茂于谷州，彬于安邊。

十二月，憲司以惠、慎、定、賢四妃俱非正嫡，請依忠惠王慶妃故事，罷供上，給歲祿。

帝遣前元院使喜山，大卿金麗普化等來求馬及閹人。喜山等皆我國人也。禮畢下庭，稽首四拜，昌立受之。喜山等又傳聖旨云：“征北歸順來的達達親王等八十餘戶，都要教他耽羅住去。恁去高麗説知，教差人那里净便去處，打落了房兒，一同來回報!”於是，遣典理判書李希椿于濟州修葺新舊可居房舍八十五所。

誅崔瑩。

元年正月，藝文春秋館、典校寺上言：“藝文掌詞命，春秋掌記事，典校掌祀典而修祝文，此三者皆重事也。是以先王置官禁中，仍號禁內，而今館寺在外，非先王設官之意也。願自今以史翰二人、典校一人、正字一人入直于內，以復舊制。”從之。

二月，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京師，奏誅崔瑩。

慶尚道元帥朴葳擊對馬島。

三月，憲府劾閔中理，嘗爲晋州牧使，奔父喪，載魚肉以行，又托姨父李穡除版圖判書，不待起復之命，視事受祿，流之。初，憲府不署中理告身，持平金瞻私署與之。又有富商家女殺孕婦，瞻故脱其罪。及瞻赴衙，糾正等不庭迎。

憲府劾李仁任黨李養中、全子忠壓良爲賤，削職流之。

丁亥，姜淮伯等還自京師，禮部奉聖旨回咨曰："高麗限山負海，風殊俗異，雖與中國相通，離合不常。今臣子逐其父，立其子，請欲來朝。蓋爲彝倫大壞，君道專無，不臣之逆大彰。諭使者歸，童子不必來朝，立亦在彼，廢亦在彼，中國不與相干。"

史官崔蠲等上書曰："史官之任，君上之言行政事，百官之是非得失，皆得直書，以示後世而垂勸戒。故自古有國家者，莫不以史職爲重。是以本朝設藝文春秋館，選有文行者八人，同任史翰之職。又置兼官以領之，所以重其任也。近年以來，史翰歧而爲二，兼官亦不供職，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，員少秩卑。故九重之事，廟堂之議，至於關得失、垂勸戒者，皆不能備記，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。願自今以史翰八人，同其職任，各修史草二本。秩滿當遷，一納于館，一藏于家，以備後考。兼官充修撰以下，各據聞見，錄爲史草，悉送史館。又本館直牒京外大小衙門，凡所施爲之事，一一報館，以憑記錄，永爲恒式。"

四月，李穡等還自京師，宣諭聖旨："我這裏有幾箇孩兒，恁高麗有根脚好人家女孩兒，與將來教做親。"

乙巳，隕霜。

全州元帥陳乙瑞獻倭捷，昌賜帛馬匹。

以旱，宥。

五月，憲府以前判事表營壓異母弟爲賤，劾論之。

乙亥，雨雹。

六月，遣門下評理尹承順、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京師，請親朝且稟處女事。

以沈德符判三司事，安宗源門下贊成事，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，丁令孫、李舒源密直副使。

遣安宗源如京師賀聖節，密直使皇甫琳賀千秋節。

慮囚，宥二罪以下。

京畿沿海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，擒斬三十餘級。

七月，判慈惠府事安慶卒。

癸酉，以禑生日，放輕繫。

我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、判開城府事裴克廉、門下評理鄭地等享禑于黃驪府。

前判事金一貴妻與典獄鏁匠金都赤通，憲府劾論之。

憲府以前知永州事李斯芳阿林堅味意，認良爲賤，劾流順天。

倭寇咸陽、晉州，節制使金賞往救之，與戰敗北。官軍不救，賞棄馬走，腸爛而死。遣體覆別監李雍鞫

之。以副鎮撫河致東陪史波豆等嘗不救李贇之死，今又不救，斬之。都鎮撫河就東等十三人，各杖一百。

全羅道都節制使金宗衍獻倭捷。

以李穡判門下府事，李琳門下侍中，洪永通領三司事。

八月，典農副正金摯上書請禁金銀帶，以從儉約。

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玉之奉表稱臣，歸我被倭賊虜掠人口，獻方物硫黃三百斤、蘇木六百斤、胡椒三百斤、甲二十部。初，全羅道都觀察使報："琉球國王聞我國伐對馬島，遣使到順天府。"都堂以前代所不來，難其接待。昌曰："遠人來貢，待之薄，則無乃不可乎？使之入京，慰送可也。"以前判事陳義貴爲迎接使。

壬寅，以昌生日，宥二罪以下。

始置義倉。

昌以琉球國所獻蘇木、胡椒，將用諸宮中，判內府寺事柳伯濡諫曰："昔忠肅王置醯瓮宮中，史書之，傳以爲笑。"不從。

以鄭地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都節制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。

遣典客令金允厚、副令金仁用報聘于琉球國，答書曰："高麗權署國事王昌，端肅復書琉球國中山王殿下。我國與貴國，隔海萬里，未嘗往來，竊聞芳譽，景慕久矣。今者專使辱書，副以嘉貺，仍將本國被虜人口送還，感喜之情，難以言盡。但以館待來使，不

克如禮，良用慊然。今差典客令金允厚等，聊致菲儀，幸照亮。來書云：‘被虜人口，來年皆許回鄉。’益增感喜。乞於允厚等回刷送，令其父母妻子完聚，幸甚。”禮物：鞍子二，銀鉢匙筯各二，銀盞盃各一，黑麻布二十匹，虎皮二領，豹皮一領，滿花席四張，箭一百枚，畫屏一副，畫簇一雙。

司宰副令文允慶蒸其父妾，又盜官物，法司劾奏，絞允慶及妾，以徇于市。

九月，昌將親朝，以領三司事洪永通、判門下府事李穡、判三司事沈德符、門下評理偰長壽、厚德府尹李種學爲從行官。既而，昌母李氏憫其年幼，言於都堂，寢其行。

雞林兵馬節制使朴可實擊倭獻捷。

給田都監啓：“分掌宗室諸君於宗簿司，文班於典理司，武班於軍簿司，前銜各品於開城府，令擇其可受科田者，以憑考核。”命李穡、李琳及我太祖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各賜銀五十兩、彩段十匹、馬一匹，從鄭夢周之請也。下教曰：“尊師重傅，所以爲斯道，崇德報功，所以勸將來。恭惟我列廟在位時，則有若侍中貞肅公趙仁規，功在社稷，德在生民，特令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事載國史，予甚慕焉。韓山府院君李穡，早遊中原，高捷制科，學通天人，識貫今古。事我先祖恭愍王，大爲所重，從容啓沃，協贊政機，潤色討論，顯揚國美。至使人知濂洛之學，俗變鄒魯之風，實卿之力。及至上王起卿視事，屢以疾辭。然

而國家大計，必就而咨，裨益弘多。自我在東宮之日，以至踐祚之初，訓誨弼亮，厥功尤著，是用陞之左揆，倚以仰成。自崔瑩構逆之後，人心虞疑，卿以六十之年，疾病之餘，慨然自請，肩輿就道，入覲天子，奏對詳明，天子嘉納。上下之情以通，宗社之計以定，比之先正，益有光焉。門下侍中李琳，爰自先世，爲國重臣，積德之久，寔生聖善，配我上王，以助內理。予在襁褓，而多疾病，卿乃盡心保佑，式至于今日，臨御有衆，功莫大焉。夫以元舅之親，居冢宰之位，非予私之，實公論所歸也。守門下侍中李太祖舊諱，以文武之略，將帥之才，遇知先祖。逮事上王，入參鼎鉉，出將戎兵。自己亥用兵以來，三十年間，大小幾戰，所至必捷。其大焉者，歲辛丑，闕賊犯京，國家播遷，卿佐大將，克殲凶醜，以復京都。胡人納哈出犯我東北鄙，諸將敗走，乘勝奄至高州之境，卿卷甲兼行，逐出疆外。癸卯，庶孽德興君舉兵入西鄙，卿率輕騎，挫其鋒鋭。丁巳，倭寇海州，諸將奔潰。卿獨身先士卒，擊之幾盡。庚申，倭自鎮浦下岸，橫行楊廣、慶尚、全羅之境，焚蕩郡邑，殺掠士女，三道騷然，元帥裴彦、朴修敬等皆敗死。國家憂之，遣卿及九元帥，諸將逗遛不進，卿獨奮然，率其麾下，鏖戰引月之驛，捕獲無遺，民賴以安。其行師也，動遵紀律，秋毫無犯，軍畏其威，民懷其德。雖古名將，無以加焉？卿之豐功偉烈，在人耳目者，赫赫如此，而不自矜伐，歉然退托，國人益以倚重。及崔瑩妄興

師旅，以圖猾夏，禍在朝夕，在朝之臣，畏瑩之威，無敢言者。卿以宗社生靈之大計，請命上王，執退崔瑩，事大益虔，再安社稷。予實嘉之，處以端揆，仍總軍政。卿性行淑均，局量寬洪，讀書不倦，事必師古。置書筵勸我進學，開言路教我從諫。遣大臣黜陟守令而民生安，選勇將扞禦要害而邊警息。用人材則搜揚茂異，施政教則振起紀綱。正經界而均田法，禁奔競而美士風。匡救不逮，期至中興之理，所謂社稷之臣也。載惟幼冲，荷此艱大，若涉淵水。苟非師傅之訓誨，元舅之保佑，元勳之匡救，曷其能濟？其令卿等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宥十罪以及子孫。於戲！卿其祗服休命，益勵忠誠，以勖我冲人，追配于先王，卿其永有辭於後世。"

以張夏成、石璘爲門下評理，趙云仡、金士衡、崔有慶同知密直司事，權鑄密直提學，閔霽開城尹，李行知申事，李懃左副代言，吳思忠、南在左右司議，趙璞門下舍人，權湛司憲掌令，金爾音、崔士威持平。

取及第金汝知等。

尹承順、權近還自京師。禮部奉聖旨，移咨都評議使司曰："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，本部尚書李原明等官，於奉天門，欽奉聖旨：高麗國中多事，爲陪臣者，忠逆混淆，所爲皆非良謀。君位自王氏被弑絕嗣，後雖假王氏，以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法。古有弑君之賊，由君惡貫盈。凡弑君者，雖在亂臣賊子，亦有發政施仁，以回天意，以安有衆。今高麗陪

臣等陰謀疊詐，至今未寧。設使以逆得之，以逆守之，可乎？若以逆爲常，則逆臣繼踵而事之，皆首逆者教之，又何怨哉？禮部移文前去，童子不必赴京！果有賢智陪臣在位，定君臣之分於上，造妥民之計於國，雖數十歲不朝，亦何患哉？連歲來朝，又何厭哉！又命勿送處女！”

憲府以前知春州事徐彦盜用官物，請鞫問，從之。

十月丙申，霧。

丁酉，大雨，震電。

庚子，雷電。

丙午，霧。

典法司劾判密直司事吴仲華爲官馬色提調，將官馬輕價自買，至五六匹，且謗法官，罷其職。

諫官請書筵，除宦官入侍，不從。

遣門下贊成事裴克廉、密直副使朴經如京師賀正。

癸丑，霧三日。

永寧君瑜卒。

甲子，霧。

舊例，登第者雖參上，皆分三館。知申事李行聽李種學之請，以新及第文裴爲内侍，(城)〔參〕上員金汝知、安純、安允宜、金後、柳漢、姜淮季並不分館，皆勢家子弟也。

十一月，全羅道節制使朴子安擊倭，獻俘。

己巳，霧。

甲戌，地震。

乙亥，雷。

前太護軍金佇、前副令鄭得厚潛往黄驪，謁見禑。佇，崔瑩甥也。隨瑩日久，頗用事，得厚亦瑩族黨。禑泣謂曰："不堪鬱鬱居此，斂手就死？但得一力士害李侍中，吾志可濟也。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輔，汝往見圖之！"仍遺一劍于忠輔曰："今八關日可舉事！事成，妻以妃妹，富貴共之。"佇來告忠輔，忠輔陽諾，奔告太祖。戊寅，八關小會，太祖在邸，不與會。

佇、得厚夜詣太祖邸，爲門客所執，得厚自刎死。囚佇巡軍獄，與臺諫雜治，辭連前判書趙方興，並下獄。佇曰："邊安烈、李琳、禹玄寶、禹仁烈、王安德、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，爲内應。"於是，遷禑于江陵，放昌于江華，廢爲庶人。

十二月，恭讓王遣政堂文學徐鈞衡誅禑，藝文館大提學柳珣誅昌。

寧妃崔氏大哭曰："妾之至此，吾父之過也。"十餘日不食，日夜哭泣。夜必抱禑屍而宿，得粒輒精舂供奠，時人憐之。

［General Information］
书名＝高丽史　10　传　4
作者＝孙晓主编
丛书名＝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　标点校勘本
页数＝4150
SS号＝13742519
出版日期＝2014.11
出版社＝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；重庆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ISBN号＝978－7－5621－6595－8
中图法分类号＝K312.33
原书定价＝780.00（全10册）
主题词＝高丽（918－1392）－史料
参考文献格式＝孙晓主编．高丽史　10　传　4．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；重庆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.11．